DuBose

Natural and Apologetic Theology







天道講臺卷三終

有信則知神創造萬物

有信、則知諸世界乃以　神之命而造、如是所見之萬物非由有形者而造也、希十一由此言而論、信爲最要、故確證與篤信互相聯絡、合而爲一、却極穩妥也、經云、人若無信必不能見悅於　神、希十一故信徒即仰望耶穌、即爲我等之信成始成終者也、希十二如此天道爲天城之門、永福之原也、

美亞非等洲之民、均可進教、第九、　神使逼害之事歸益於聖教、光緒廿六年、義和拳匪呼滅教殺戮其徒、然　神使其旋轉歸益於聖教、而福音亦迅速傳至各處、如使徒約翰曰、我聞如羣衆之大聲於天曰、讚美拯救榮光尊貴權能、皆爲我主　神所有者、且信徒歌新詩曰、救主見殺、以己之血、贖我等於各族各方各民各國之中、而歸於神、默〩〡又〥〩

天道講臺總結

願遵道者心內得證

總結　以上第一卷天道之確證、第二卷兩道相較與僞教謬論、第三卷福音之證據、卽天道講臺之總論也、其確證不一、其類不一、其名層層疊疊、挨排而下、如珠之貫串然、凡心正意誠之士子、無不樂爲接受也、主耶穌曰、我之道、非我道也、乃遣我來者之道也、人願遵行父旨、必知此道、或由　神而來、或由我由己而言、翰〧〡〧其註云、人若最願遵行福音、其心內有的確之證據、此道理乃由　神而來者也、蓋福音指示世人名分之事、故人當依己是非之心而遵行其道、且願認己之罪而倚賴　神之恩、自覺天道之證乃眞、蓋依從基督之誡命者、乃明悉基督之眞理也、凡有愛敬崇拜讚美祈禱之素願、必有福音之證據銘刻於己之心、蓋本書乃開路先鋒、引領世人虔讀兩約聖經、夫聖經之總題、卽當信主耶穌基督、不爾則必不得救矣、第一卷四五章、　神全智全能、萬物爲證、且天地萬物彰顯　神之德、此證據乃確實可靠也、使徒有言曰、我等

心內得證

如此人乃心滿意足而喜悅也、第五、信福音者被聖靈感動而心內得證據、已在拯救之恩典有分、如使徒保羅云、聖靈與我等之心證我等爲　神子、(羅八ノ十六)故在外天地萬物證　神之道爲眞、在聖徒之心內聖靈爲證自己爲　神之子、蓋似是非之心爲證、聖靈亦可在心內作證、而此證可篤信之也、如此信徒得權能傳道於衆、如主耶穌升天之時、與門徒曰惟聖靈臨爾、則必得能力、且必爲我作證於猶太全地等處、觀(使一ノ八)如官吏之出諭給示、必將印蓋之以爲證據、若此　神以聖靈印信徒、而此印作證福音乃眞理也、如使徒保羅達以弗所人書曰爾等既聞眞理、卽救爾之福音、亦信基督、既信之則受所許之聖靈爲印以印爾、(弗一ノ十三)因福音之內證基督徒侃侃而口宣贖罪之法、

以愛爲先

第六、福音以愛爲先、故有得勝之權力、他教均嚴厲霸道、故有刑罰、惟福音以愛爲首也、信徒思想基督離天拋棄榮光降生在世、受苦受難死於十字架、豈非愛主乎、彼思想基督以恩救我、以血洗我、使我免地獄乎、而得天城之福、豈非愛主乎、豈非願從其道而口宣其不可測之愛、

以樂爲基

第七、福音以樂爲基、蓋卷二第九章論不信者之昏暗、此反而論信者之快樂、福音乃平安喜悅盼望、如保羅曰爾當常宗主而樂、我再言爾當樂焉、(腓四ノ四)

配合於衆

第八、福音聖教配合於衆人、蓋福音乃合配萬民之國政、或君主、或民主、或大邦、或小國、因基督之國不屬於世、蓋紅黃黑白、男女主奴、士農工商、文雅愚魯、歐

以耶穌之命而醫病、四則、印福音四書與兩約聖經全書、且每年分給數兆與眞理之聖書十兆也、五則、泰西與中華士子均同心合意而禱告、且祈求天國降臨、

爲何福音有得勝之權

其七、爲何福音有此得勝之權力乎、

誠實篤信

第一、因福音乃誠實可篤信也、若有人問有　神否、有救世主否、有天堂地獄否、靈魂永不毀滅否、罪惡可得赦免否、如此之問、福音有確實之答、故篤信有能力也、

福音之原

第二　神乃福音之原、蓋世人所立之教、如井中之水雨多則滿、雨無則涸、惟　神之教、乃山上之大源、其水永流不盡、如耶穌云、飲此水者必再渴、惟飲我所賜之水者、則永不渴、蓋我所賜之水、必於其中爲泉源湧至永生也、（翰〤〡〣〡〤）此永生之泉源、乃洗人之心、活潑其靈魂、而使其能力得勝其本性之惡、

善必勝惡

第三、善必勝諸惡、蓋　神管理世界、是永世無改變者、因此世界乃日進一日、惡必不能勝善、而萬民同享太平之日、是必有也、夫我等篤信　神有智慧有權柄有愛心、因其有愛心、故不能不願此世界均成爲極美世界、既有此願、而其權柄固能成全此事者也、

使世人得心滿意足

第四、福音眞理乃使世人得心滿意足、蓋人有拜神之心、而福音顯現　神卽人可敬者、人有是非之心、而福音彰顯正直之道、乃最合其心者也、人願得罪孽赦免、而福音有拯救之法、彼此互合、人願得中保、福音乃講　神與世人之間有一位中保、卽基督耶穌也、故世人覺其誠實可倚者、人願爲長生不老、福音乃論永生、卽人在天可享受也、

福音在華由漸興盛

百六十倍

物賴之而造、我等亦賴之、（林前八至六）如何福音有此權柄乎、可答因眞道乃光、僞道是暗、光則入而暗即避之、一也、因福音乃眞理、而外教即異端、主耶穌曰、爾必識眞理、而眞理必釋爾、（翰八三十二）二也、蓋保羅在以弗所三年傳道、故素行邪術者、多有集其書焚於衆前、計書價値銀五萬、主之道大興而獲勝有如此者、（使十九十九至二十）以此觀之、傳道者大有盼望、再俟百年以後、在中華一切偶像盡將滅絕、所有玉帝觀音家堂竈君等名、須查觀書籍而始知也、

其六基督聖教在中華由漸而興盛、　蓋主耶穌論自小至大之意、設譬曰、天國如一粒芥種、人取而種於田、此乃百種之至小者、及其長也、大於諸蔬、且成爲樹、空中之鳥、來棲其枝、又設譬語衆曰、天國如麵酵、婦人取而置於三斗麵中、致麵皆發酵焉、（馬十三三十一至三十三）其解芥子甚小、在猶太成樹却不小、麵酵本屬細微、而全團可發也、福音之傳、亦自有能力而興盛、如在江南肥田種稻一粒、而其穗之子有一百六十數也、余自同治十一年至中國、泰西男女傳道者祇有三百、及光緒三十一年、有三千數百、彼時基督徒有七千、此時有十數萬、彼時傳道者、不過在海之邊、此時在十八省各府、再不多年、或泰西傳道者有一萬、且信道者有億兆、此如何而成者、一則開講堂口宣福音、因此福音乃　神大能以救凡信者、（羅一十六）二則開學堂訓幼者、故從小即知眞道、三則設醫院而

關帝　敬畏鬼神　偶像皆虛

事、時有所聞、彼臺灣膠洲大連灣豈無一二受過本朝封號之神明、立廟其間、何以極好中國地方就到他人之手、可見此等無憑無據之事、在承平時哄騙愚民則可、一遇有事、豈可靠此神明、城池便可不修、兵勇便可不練、能保得長治久安乎、至於自古以來、許多英雄豪傑、如關壯繆等、生而爲英、死而爲靈、功績常垂、聲名不墜、亦祇留得美名、使人欽敬、斷非村夫俗子、騃婦頑童所能與彼直接者、即使有感斯通、誠求必應、此關帝在九原之下、如此日日之煩、彼詎不憚褻瀆彼乎、此理顯而易見、而愚夫愚婦猶日在睡夢之中、毫無悔悟、豈不可笑乎、如此之言、乃應驗舊約先知所說、當是日人將以崇拜所製之金銀偶像、投諸鼢鼠蝙蝠之穴、（賽二廿）傳福音者至某處、敬拜假神之地、一切偶像必被滅、而君民盡行棄邪歸正、則毀木土所塑之神、而歸向上主眞神、如在希臘雅典文墨最盛之城、使徒保羅見民凡事敬畏鬼神甚哉、（使十七）蓋當時希臘事奉者係白玉所雕琢之像、不特其價之貴、併壯其觀瞻、然二三百年之間、均化爲烏有、在羅馬之大國、一切百姓均拜其手所造之偶像、而今則盡行毀之、所以此假神之名目、我等無從而知、特查攷古書而悉之耳、如使徒保羅達書於哥林多人云、我等知在世間偶像、皆虛而無實、亦知　神獨一、無他、雖有稱爲神者、或在天、或在地、且所稱者雖有多神多主、然我等惟有一　神、即父也、萬物本之、我等歸之、又有一主耶穌基督萬

福音掃除虛妄偶像

其五、福音掃除虛妄之偶像、　救世教益曰、査亞洲印度深奉淫神、信之者淫亂不堪、種種穢褻、筆難盡述、且各奉一神、各樹一黨、興兵結怨、靡有已時、中國最信鬼狐、如謂此屋有鬼、雖大廈高垣、無人居處、甚至疾病之人、以爲被鬼纏擾、必延師巫懺悔之、中邪愈深者、或自盡、或瘋狂、常常有之、如謂此屋有狐、必潔治一室陳設果品以供養之、謂若輩出沒無踪、若怠慢之、必至變生不測、且信風水之說、無論何事、必趨吉避凶、又云五洲愚昧之人、此等邪神妖術、往往深信不疑、是皆心中無主之故、總而言之、一家之中、以父母爲主、一國之內、以君王爲主、天地之間以　神爲主、居家不孝父母、何以爲子、居國不忠君王、何以爲臣、立於天地間不遵奉　神、何以爲人、倘棄　神而奉羣神、與欺父而背君者又何異焉、此異端之敎之所以大有害於人與國與世也、而救世之敎則不懼有多少邪神妖術、但奉全權全能之　神、俱能掃除無遺而萬善自生也、

神爲主

蓋福音之傳於中國、已有數十年、現今有許多人不信神佛、觀繡像小說醒世緣之第二回曰、自古聖王治世、恐愚民難以感化、於是以神道設敎以補敎化所不及、所以凡遇神靈顯應保護地方之事、一經大吏奏請、無不立見施行、究竟此事縹渺虛無、有何證據、在上者不過借此籠絡民心、以求相安無事、況且神明受過朝廷封號、列入祀典、地方官春秋致祭、就應該竭力保護城池、拯救百姓、何以水旱之災、仍不能免、刀兵之

縹渺虛無

在羅馬十逼害

堪司炭德

國勢、而恃天牖之赤心、赤心既摯、勢莫能遏矣、蓋數百年之中、在羅馬國信徒逢十次大逼害、其時王之旨意、欲阻滯聖教、使之不能暢行、故出一律法、禁教友不准在公地行走、設在公地上見一教友、命人捕捉入衙、永遠監禁、亦不加以鞫問、令其受冤至死、并有各種各名兇暴之例、逆料此十逼害之中、有數兆基督徒被殺、經此逼害、則此百年之中、教會不易設立、蓋聖道代興一書曰、當此之時、逼迫聖教如是之甚、而從道之人大都願意受死、日見其多、有羅馬兵丁守法場者、人告之曰、我爲聖道教友、汝可殺我、可見聖教友之熱心、嗣衆教友以逼害太多、共謀穴處、祈禱禮拜、俱在其中、既死則葬身於穴、迄今碑文墓誌有可尋者、想見古信徒信心之堅、平和忍耐、以望得救、一穴之中、葬埋教友至數萬人之多、穴之寬廣何如哉、蓋耶穌降生三百餘年之後、羅馬王君士但丁戰勝之時、夢見其旗上有十字架懸掛、而出諭命人進教、蓋聖道代興云、雖君士但丁亦非十分明聖道之人、然彼能將羅馬律法與聖教道理合而爲一、故得榮耀其姓氏、當此之時、其德政極多、如除人自認罪名及他人誓作干證外、概免大辟罪名、他如打印烙毀嬰兒、禁拜偶像不正之理、教百姓守安息日、不准無故出妻、且不准刻待奴僕、蓋西歷一百年、羅馬國之信徒僅五十萬、至西歷三百廿年、有十數兆、以此觀之、大約每四十年、其數倍增、

保羅變易

福音傳於羅馬

稱爲道證

恨耶穌教、將其門徒禁於監中、其人性情最兇、欲迫害教會、滅絕此道、即得官衙、領得文憑、惟其往大馬色城鎖綁信主之人、行至中途、忽見大光從天照下、保羅即仆地、眼變爲瞽、又有聲音說爲何迫害我、此聲即救主之聲也、於是保羅眼瞎三日、晝夜禱告、悔改前非、心得變易、其目方得醫愈、其心方得明亮、而從前所厭棄之道、今則樂受而便立刻往禮拜堂講福音、以此觀之、教會豈不有能力乎、當時信徒得滿於聖靈、皆恒守使徒之訓、及交接之道、且常擘餅祈禱、其意即依新約之誡命、彼此相愛相親、時常受聖餐、且恒祈求、(使〢〤〢) 彼等心內快樂、寬宏度量、周濟貧窮、而日夜敬拜 神、經云、信者之衆、皆一心一志、凡物有無相通、無人云我之財屬我也、使徒我以大能證主耶穌復生、衆獲大恩焉、其中無窮乏之者、蓋有田宅者賣而攜其價銀、置使徒足前、依各人所需者分與之、(使〤〣〢至〣〥)

其四、福音傳於羅馬、　蓋耶穌升天之後四十年、猶太聖城耶路撒冷被滅絕、而基督徒散於全地、其散者遍行傳福音也、教會日漸興盛、教友日見其多、至三十年之後、即耶穌降生一百年、統核從聖教之人已得五十萬、此後教會遭遇逼害、天道溯源云、耶穌受害於猶太門徒、初往諸邦傳教、屢受戕害、其不背教而見殺於人者、稱爲道證、死者雖多、信者日衆、即稱道證者之血爲教種、後世傳爲美談、以是知斯道之傳、不恃乎

往普天下傳道於民

旨必得成全、二則、曰往招萬民爲徒、卽如馬可所記爾往普天下傳福音於萬民、（可十六十五）此命令基督徒卽聽從之、三則、曰與之施洗、使之歸於父子聖靈之名、其意凡信徒必受洗進會、而得聖父聖子聖靈三位一體 神之祝福、四則、曰教之守我凡所命爾者、蓋牧師教師應當傳揚聖經六十六卷之道理、五則、曰我常與爾同在世界之末日、此爲至寶貴應許之言語、卽傳道者在家出門、在陸路、在水道、在本處、在異邦、必得救世之報應、

福音傳於猶太

其三、福音傳於猶太、 主耶穌命其徒傳悔改赦罪之道、自耶路撒冷始、（路二十四四十七）在耶路撒冷京城官長厭棄之、且百姓以主釘十字架、然慈悲之救主仍憐憫之、蓋彼升天之後十日、在五旬節聖靈降下、且使徒彼得講於衆云、 神藉拿撒勒人耶穌施行大能奇事異跡、爾等藉無法者之手取而釘之死矣、衆聞此言、心中如刺、問彼得與諸使徒曰、兄弟乎、我當何爲、彼得答曰、爾等各宜悔改奉耶穌基督名受洗、使罪得赦、則必得主所賜之聖靈矣、（使二三八 又二四一）

三千受洗

當日三千人受洗禮、而主以得救之人增入會焉、（使二四七）後不多日、聽道者多信從數約五千人、（使四四）亦後云信者益增、男女甚衆、（使五十四）亦云、 神之道漸興、在耶路撒冷門徒之數增廣矣、有多祭司順信焉、（使六七）後數年猶太信者有數萬、（使二一二十）斯時有一位法利賽教人名保羅者、素有聲名、本係讀書人、學問淵博、始而極

以賽亞言

主命徒傳道於凡民

之地歸其聖教、蓋大衛預言云、全地之人皆必記憶耶和華也　神而歸服之、異邦之萬族、皆必俯伏於其前、（詩〢〢〢〧）先知以賽亞論基督被人厭棄如羔羊、被棄至死地云、彼受艱苦、後見所結之果、無不心足、（賽〥〣〡〡）如何心滿意足乎、可答萬國九州人來信福音也、先知亦云、有一嬰孩爲我儕而生、有一子賜於我儕、國政爲其所肩荷、其名稱爲奇妙策士、全能之　神、永在之父、平康之君、其權增益、平康無盡、秉公行義、使其國保定鞏固、自今直至永世、（賽〩〦〧）此嬰孩乃指耶穌生於伯利恒一也、此數尊貴之稱、乃指其榮光二也、其權能加增升上、卽指天國立在地三也、如耶穌祈禱云、我等在天之父、願爾名聖、爾國降臨、爾旨得成、在地如在天也、（馬〦〡〇）使徒保羅講耶穌受難、則自卑順命致死、卽死於十字架、則云、爲此　神升之爲至高、賜之以名、超乎萬名之上、使凡在天者、在地者、在地下者、聞耶穌名、無膝不屈、無口不稱耶穌基督爲主、歸榮於父　神、（腓〢〩至〡〡）使徒約翰云、首先由死復活者、爲世王之元首者、耶穌基督、蓋有名書曰、萬王之王、萬主之主、（默〡〧又〡〩〡〦）

其二、基督命其徒傳道於萬國九州、　蓋復活之後、救主之命令曰、爾必爲我作證於耶路撒冷、猶太全地、撒馬利亞、以至地極也、（使〡〨）　其末囑記於馬太福音之終節、一則曰、主云、天地諸權、已賜我矣、卽管治萬物、使凡人之能力、均在耶穌基督之手、故其聖

神

與父一也、故傳眞理者、其語不能不誠實而可信托也、無論中西均以孔子爲善而尊爲至聖、然彼祗論今世之道學、卽人與人相接之事、而未言來世之禍福、惟基督講人道亦言天道、彼論世人之要道且云、天堂地獄之喜樂與苦楚、我等觀孔子之行迹、則言孔子之爲聖、我等觀基督之行迹與死及復活、則言基督之爲神、蓋基督爲神、其教會卽由天而來、主曰、爾觀其菓而識之、蓋善樹結善菓、且善樹不能結惡菓、馬〧〡〦至〡〨 我等觀基督聖教所結之菓、卽仁愛喜樂和平忍耐慈悲良善忠信溫柔節制、故教會爲聖、且進教者爲聖徒、因聖教之首卽 神之子、乃由天而降生者也、我等思基督之權能智慧聖潔、卽可明知其神性、蓋如太陽有熱有光、而顯其榮耀與能力、如此基督有亮光且繁華、顯己爲義氣之太陽而照臨四方、以此觀之、福音極廣之憑據、卽基督之威嚴聖潔權能公義良善智慧憫恤慈悲與仁愛、故基督爲奇妙之救主、乃福音聖教最大之證也、

所結之善菓

第八章福音眞道能勝異邦僞教

福音得勝

聖經舊新兩約與教會之史鑑、均論基督聖教勝於萬國之異端、

先知預言聖教茂盛

其一、先知預言基督聖教之茂盛、先知替 神與其聖子云、爾求我、我卽以異邦賜爾爲業、以地之四極賜爾爲產、詩〢〨 其解卽基督惟求 神、而 神必以異邦拜偶像

諸德盡歸於基督

流、以赦罪者也、馬〢〦〦〣 釘十字架前一夜、在大祭司臺前假見證者謊言、基督默然、如先知預言如羔羊被牽至死地、不啟其口、如羊在剪毛者前無聲、亦若是不啟其口、賽〥〣〧 以後大祭司問曰、爾乃基督乎、爲可頌者之子乎、耶穌曰我是也、爾將見人子、坐大權能者之右、且乘天雲而來、可〡〤〦〢 如此基督顯現其榮光、在總督臺前、基督最威嚴曰、我國不屬此世、我國若屬此世、我臣必爭戰、免我被解於猶太人、我國非由此世而來也、彼拉多曰、然則爾爲王乎、耶穌曰、爾言我爲王、我爲此而生、亦爲此臨世、欲爲眞理作證、翰〡〨〣〦〣〧 主釘十字架自午正至申初、遍地皆暗、地震磐裂、墓開、百夫長及同守耶穌者、見地震與所經歷之事、則懼甚曰、此誠爲 神之子矣、馬〢〧〤〥至〥〤 ○舉凡一切之德、盡歸於基督、如其祖大衛皇云、仁慈與眞實相遇、公義與和平相接、眞實由地而萌、公義自天而現、詩〨〥〸〡〡 彼乃全能、亦是全仁、乃最義、亦是最慈、既論嘉訓、亦具善行、顯律例之威嚴與福音之仁愛、蓋基督非略勝於世界之聖賢、乃超乎或在天或在地者萬名之上也、馬可福音首句云、 神之子耶穌基督之福音、故此福音由天而降、且其所論之救主、乃 神之子也、蓋福音四書乃教會之史鑑、記福音者非懸想如此之人、乃彼等所聞所觀、親目所見、爲之作證而載也、基督實乃良善、彼周游行善、醫病、其所訓之道乃最尊最貴、且有益於人、彼屢次云、我乃由天降下、而爲 神之子、且 神爲其父、亦言我

神

知同能、同德同榮、神無始無終、基督亦然、蓋亞伯拉罕在堯舜之時、爲猶太人之祖、耶穌云、未有亞伯拉罕、我在矣、翰〨三〡三 神無所不在、基督亦然、主曰、無論何處有二三人奉我名而集、我亦在其中矣、馬廿〡三 神無所不能、基督亦然、主曰、天地諸權、已賜我矣、馬廿〡三 神無所不知、基督亦然、主曰、如父識我、我識父焉、翰〨十 基督乃世界之光、羣羊之牧者、眞葡萄之樹、而其門徒爲枝、彼卽路也、眞理也、生命也、亦爲天城之門、生命之餅、生命之水、復活與生命、蓋亞伯拉罕見其日則樂、摩西書指彼、大衛稱彼主、基督大於所羅門、且爲安息日之主、彼乃祈禱之中保、幷有赦罪之權能、凡死者聞其聲必復活、及彼爲審判之主、彼亦曰、我誠告爾、爾將見天開 神之使者升降於人子上矣、翰〡〨 在世之時門徒見其榮光、誠如天父獨生子之榮光也、翰〡〩 總而言之、凡民豈不當尊貴敬拜之乎、〇基督遇難之時、顯其榮、彼預言之受苦曰、我等上耶路撒冷、人子將被賣與祭司諸長及士子、彼必定以死解與異邦人、以戲弄之鞭扑之、而釘之於十字架、第三日必復生、馬廿〡〡 主進聖城而云、今我心悲慟、我將何言乎、父乎、救我脫離斯時、然我特爲此而至斯時也、父乎、願爾榮爾名、翰〡二〡二 亦云、若見舉離地、則必引衆就我、其意在十字架、彼必引領世界衆人爲信徒、翰〡二〡二 基督云、如人子來捨其命爲衆贖罪也、故其本意爲萬民之贖罪主、馬廿〡三 立聖餐之時、彼曰、此乃我血、卽新約之血、爲衆而

毫無罪孽

神愛子

最慈悲、亦極公義、彼乃眞理成身、亦是仁愛降生、彼乃氣和心平、並不自恃自倚、彼乃康强、亦是圓通、彼乃侃侃然而並不冒險、其完全聖潔權力體面榮光、人人可尊而敬之也、○基督毫無罪孽、天使與馬利亞稱基督曰、爲爾所生之聖者、路一35 使徒云、彼乃聖潔誠實無玷污、亦遠乎罪人、希七26 彼侃侃問衆曰、爾中誰能以罪責我乎、約八46 世界之聖賢無一云無過者、孔子曰、人誰無過、亦云某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惟基督則不然、彼云、蓋此世之君將至、彼一無所有於我內也、約十四30 其意魔鬼來、即此世之君、然在我心不受其誘、如不易燃之柴、然使徒彼得云、如無玷無疵之羔、彼前一19 亦云、彼未作惡、口亦無詭詐、彼前二22 使徒稱彼聖義之人、使三14 亦云、惟彼無罪耳、希四15 其敵稱其無罪、彼拉多云、我見此人無罪、路廿三4 亦與猶太人曰、流此義人之血非我罪也、馬廿七24 同釘十字架之二盜、其一曰、惟此人所行無一不善、路廿三41 在十字架之傍百夫長見此、即歸榮神曰、此誠義人也、路廿三47 加畧猶大則悔曰、我賣無辜者之血、馬廿七4 四福音所論基督或言或行、或在會堂、或在家內、或百姓讚美之、或仇敵逼迫之、或在友朋之中、或掛於十字架、則無罪之聖者也、蓋因基督無罪、可替百姓贖罪、保羅曰、 神使彼無罪者、代我等成爲罪、使我等於其內得成爲 神之義、林後五21 ○基督乃 神獨養愛子、耶穌問門徒曰、爾言我爲誰、西門彼得對曰、爾乃基督永生 神之子也、馬十六16 蓋基督與 神同

篤信眞理　和氣　謙卑　憐憫　威嚴　全德勻稱

彼拉多曰、然則爾爲王乎、耶穌曰、爾言我爲王、我爲此而生、亦爲此臨世、欲爲眞理作證、凡屬眞理者必聽我言也、(約翰十八、三十七) 其二心平氣和、雖仇敵激其怒、而彼仍忍耐之、路加云言時士子與法利賽人深疾耶穌、多端詰問、暗中窺伺、欲執其口所言以訟之也、(路十一、五十三、五十四) 其三最謙卑、保羅曰、然猶虛己有奴僕之形式、成爲人之形狀、既有人之形狀、則自卑順命致死、(腓二) 基督洗門徒之足、而露謙卑之狀、則云、我爲主爲師、尚洗爾足、則爾亦當互相洗足矣、(約翰十三、十四) 亦云、我在爾中、如服役者也、(路二十二) 基督雖 神之子、非因有勢而驕、雖無所不知、未有智慧之驕、雖管理天地、亦不恃權之驕、特存謙遜之心而與人來往、其四有憐憫之心、保羅曰、我等之祭司長非不能體恤我之軟弱、(希四) 主見馬大馬利亞之苦慘、則心中悲歎、極其哀慟、(約翰十一) 哭於拉撒路之墓、(約翰十一) 親近耶路撒冷而預言其將遇之災殃、則爲之哭、(路十九、四十一) 其五最威嚴、凡聽其教訓者、即覺其威嚴、凡觀其奇事、即見其榮、有一次命門徒下網、圍魚甚多、彼得則俯伏於耶穌膝前曰、主乎、請離我、我乃罪人、(路五) 祭司長遣吏役捉耶穌、彼等立於衆外而聽其口宣福音、故返歸而不擒獲之、(路二十) 在園內、猶大領兵一隊及祭司長之吏役來尋之、耶穌一言我是、衆覺其威嚴、即退仆於地、(約翰十八) 如郇山之君、基督進京城而入聖殿、逐貿易者推兌錢者之几、及賣鴿者之凳、經云、我室必稱爲祈禱之室、(馬廿一) 其六基督之全德、却乃勻稱、彼乃

喜悅祈禱　基督品格

各種痛苦者、爲鬼所附者、顚狂者、癱瘋者、人攜就耶穌、而耶穌醫之、馬四廿四基督顯其慈愛、路加云、日落之時、有人攜患各種病者就耶穌、耶穌一一按手於其上而醫之、路四四十基督此神跡乃證耶穌爲　神之子、降生救人、蓋施洗約翰遣二徒問耶穌、爾爲所望之基督乎、耶穌答曰、爾以所見所聞者往告約翰、即瞽者明、跛者行、癩者潔、聾者聽、死者復生、貧者聞福音、馬十一五耶穌自己亦曰、我有證大於約翰者、蓋父所委我成就之事、即我所行之事、此事證爲我父所遣者也、翰五卅六猶太人以耶穌無有權能赦免罪孽、故彼醫病爲證赦罪之權曰、今使爾知人子在地有權以赦罪耳、即謂　瘋者曰、起、取爾牀、歸爾家、彼即起而歸其家、馬九一〇基督喜悅祈禱、彼訓其門徒如何禱告、馬六章路十一章路加云、耶穌往山祈禱、終夜祈求　神、路六十二馬可云、次朝天未明、耶穌早起出往曠野、在彼祈禱、可一卅五主終日傳道行神跡、天既晚、即散衆、後往山祈禱、可六四十六亦有一日耶穌見衆則憫之、因其困苦流離、則命徒當求天父遣人傳道、馬九卅六至卅八改變形狀之候、彼登山祈禱、祈禱時容貌異常、路九廿九釘十字架前夜加祭司代民祈求、觀約翰十七章最寶貴之言語在客西馬尼園內耶穌哀痛、祈禱愈切、汗如滴血下地、路廿二四十四在十字架爲敵祈曰、父乎、彼不知所爲、求赦之、路廿三卅四蓋基督爲萬代聖徒祈禱之模範〇論基督之品格其一、最誠實、彼全心篤信眞理、口宣眞理、實講人之是非、而並無諂諛之言也、主在總督之臺前

神

口宣福音
顯其能力

主行奇跡
顯其榮光

而從我、凡欲救其生命者、必喪之、惟凡爲我而喪其生命者、必救之、路〩〢〣〢〤〇基督口宣福音、乃顯現其能力、耶穌登山訓人、畢此諸言、衆奇其訓、因其訓人、如有權者、不同士子也、馬〧〢〨〢〩祭司長之吏役曰、從未有人言、若此人言也、翰〧〤〦在拿撒勒會堂、衆人證之而奇其所出之嘉言、路〤〢〢基督以傳爲最要、故與門徒曰、傳福音於萬民、路加論基督在世之所爲、有二端、卽所行之事、所訓之言、使〡〡或傳道於衆、或講天國之奧妙與徒、彼以最爽快最明暢之法而訓之、彼時常以喻訓人、以世界所見者顯明天國之要道、如散種、稗子、芥菜子、酵頭、珍珠、網拋於海、十童貞女等喻是也、百代之門徒、樂觀此最尊貴之喻、而遵其妙意、主又以權能眞理訓人曰、我誠告爾、我等所知者言之、所見者證之、翰〣〡〡彼論外貌敬拜之禮儀、全屬浮文、人必心內虔誠事奉在天之　神、自此之外似粉飾之墓、外現爲美、而內則充以死骸、及諸汚穢矣、馬〢〣〢〧基督明論天之主宰乃父、而其民爲兒女、此實係寶貴之道、彼講　神之憫恤與仁愛、其公義與審判、彼顯現因聖靈之感動、得重生、因倚賴耶穌之寶血、而得稱義、且說　神之恩、乃拯救之根蓋凡聞其聲、聽其語、讀其書、便覺心內活潑、而願順從之〇救主耶穌亦行奇跡而顯其榮、故因此門徒信之、此三年在猶太、最快樂之時、因凡有病痛者、得醫、惟人篤信基督之能力而可痊愈、馬太云、耶穌遍行醫民中諸疾病、其聲名遍揚敘利亞、凡患病者、負

講天國爲題

耶穌以愛立國、彼等在人中間因言語聲音感於世人、可引領兵勇、耶穌乃目不覩之君、已離世一千八百年、然彼立國在於人心、而其民之愛乃最深至、全此乃證耶穌爲　神之子降生以愛管人○主耶穌始初傳道曰、天國近矣、此天國即　神之國、以　神爲君、以眞理爲基、以善良與虔誠爲例、其國不屬於世、乃屬於天、其民互相扶助、在地立仁義與眞理也、其國通於天下一切之國、與酵之發於麵團、及春夏之生氣發滋於樹林花木彷彿、凡羅馬希臘中華之聖賢、均未計及、又如此之國、惟基督先論天國之榮光華美、此國必通天下、而君民富貴貧賤、老少男女、黑白聰明愚鈍、中西進入此國、不分上下、基督命其徒曰、爾往普天下傳福音於萬民、可16 11 猶太人以外邦人爲污穢、希臘人以他國之民爲夷人、羅馬以已爲貴、勝於天下一切之民、然在加利利山出一基督、曾論天下歸一也、蓋基督亦講凡進此國、必倚賴彼爲獨一無二之救世主、必以已之盼望建在基督爲磐石、又必以彼爲教會之首、天國之魁也、基督不賴世界之軍器而立國、不以能力勒逼世人以從已、不許其徒將富貴與名譽招徒、惟以慈愛領人進教、其民雖宛然死在罪惡之中、彼仍愛之、其民之心雖硬如鐵、因主之慈愛而變軟如綿、在十字架所顯之慈愛、乃引領人進其國、而願爲其民也、基督欲其民全心全意全力全能愛已爲主、彼亦論爲徒者之必要受苦曰、欲從我者、則當克已負十字架

以愛治人

路遇險、門徒曰、夫子、猶太人近欲以石擊爾、爾復往彼處乎、（翰〡〡〨）基督代友而死、曰、人爲友捨命、愛未有大於此者、（翰〡〥〡〣）○基督以愛治人、蓋行於加利利海濱、見有弟兄二人、卽西門與安得烈、耶穌曰、從我、我將使爾得人如得魚焉、彼等遂棄網而從耶穌、又見兄弟二人、雅各與約翰、偕父在舟補網、耶穌召之、二人卽離舟別父而從焉、（馬〤〡〨至〢〢）主云、愛父母過於愛我者、不配爲我徒也、愛子女過於愛我者、不配爲我徒也、不負十字架而從我者、亦不配爲我徒也、（馬十〣〧〣〨）其門徒均聽其命令、彼先遣十二徒、後遣七十徒、各處傳道、彼等樂而在各城各鎭各鄉口宣福音、（馬太十章 路加十章）至今耶穌門徒喜樂遵耶穌之命、而往普天下傳福音於萬民、（可〡〦〡〥）蓋十二使徒三年與耶穌相偕、其品行大有改變、彼等本爲最卑微之捕魚人、然耶穌使其得新性而覺永生之大能、彼等親愛其恩主、故或作聖功、或遭苦死、極爲甘願、故在祭司長之前受難之後、使徒離開公會、因其配爲耶穌名受辱皆喜、（使〥〤〡）蓋彼等始初誤以耶穌將立在地之國、然後明知其在世所設者乃天上之國、彼等本爲以聖教祗在猶太三省、後知四海之內皆兄弟而可進福音聖教、以前彼等膽怯懦弱、常恐遇災遭殃、以後侃侃立在官吏國王之前而被殺不懼、主以最低微者使其爲最尊貴、我等可問如何有此更改乎、可答門徒學於其師而依其完全之模楷、蓋法君那波理恩云、古昔之君、如亞力山大該撒等以權設國、惟

基督如吸鐵石吸衆

耶穌曰、我等已捨一切而從爾、（可十 廿八）蓋亞利馬太人約瑟與尼哥底母、雖基督傳道之時、不明認耶穌爲主、至其死時、却侃侃而爲門徒、（翰十九 卅八）亦恭敬而尊崇之、蓋主履海息風、在舟之人、皆來拜耶穌曰、爾誠 神之子也、（馬十四 卅三）當虔拜之時、其敬愛誠懇切也、亦在危險之中跟從之、主耶穌至、猶太門徒曰、我等亦可往、與之同死、（翰十一 十六）上耶路撒冷時、在途間耶穌行於前、門徒驚異、從之者亦懼焉、（可十 卅二）雖然驚異、門徒因愛其主而不能不從之也、○基督如吸鐵石、卽吸衆就己、財翁時時請宴而以爲最尊貴也、反而言貧窮者、以彼爲木工之子而親近之、彼傳福音於貧者、以爲極鄭重之事、蓋主傳道之時、有許多尊貴之婦供給之、基督數次醫其病、而以爲所愛之友、基督一路愛憐保護一切寡婦、蓋虔誠之婦、跟其至十字架而先證其復活耳、主亦最喜歡小孩、時有人攜孩提就耶穌、欲耶穌按手於其上而禱、耶穌曰、容孩提就我勿禁之、耶穌遂按手於其上、（馬十九 十三至十五）基督顯朋友一倫之美義、蓋約翰爲耶穌所愛之門徒而倚於其懷、（翰十三 廿三）有時數萬人集、致相踐踏、主稱之曰我友、（路十二 一至四）年幼者趨前問曰、我當行何事以得永生、耶穌顧而愛之、（可十 十七至廿一）其敵稱彼稅吏及罪人之友、（馬十一 十九）耶穌爲友、永勿變易、約翰云、旣愛其在世之民、至終亦愛之、（翰十三 一）基督以奧妙之道顯示門徒、云今而後、我不以僕名爾、因僕不知主所行、乃稱爾爲友、因我所聞於我父者、皆已示爾矣、（翰十五 十五）彼因其友拉撒

窮、蓋至十二歲基督上京、曾見加利利省秀麗之山嶺、茂盛之樹林、與肥厚之田地、耶路撒冷即大衛之城、華麗炫爛、有千萬虔誠以色列人上聖殿敬拜耶和華、雖然城內有著名之勝地、佳美之古跡不少、而其心不在是也、乃喜悅坐於聖殿、聽士子之講論、彼等皆奇嬰孩之聰明、以及應對之嘉謨、其母問其爲何在此、彼答曰、豈不知我當在我父之室乎、路二:四十九 所云我父、即　神也、○彼離山村之木肆、在約但河受洗、且在曠地、被試於魔鬼、而後立即傳道、其聲名遍揚全國、有一日耶穌見衆團聚、則登山口宣福音、并在海濱、羣衆集就之、則登舟而講、亦數次在會堂詳解聖經、衆人滿座、或在荒野、有數千人聚而聽其訓、故凡衆共喜樂也、因其所講之道有權也、先知雅各預言賜平安者、即彌賽亞至、曰萬民必歸之、創四十九:十 基督降生、此言應驗、有一日門徒曰、爾見衆擁爾、可一:三十七 亦有時衆民觀鬼見逐、啞即言、均奇異、馬九:三十三 基督上京之時、前行後從之衆皆呼唎囉哪、馬二十一:九 馬太曰、耶穌見衆則憫之、馬九:三十六 一日耶穌在室、遂有衆集、有四人擡癱瘋者、因人衆不得近、則拆其屋頂、以床縋下在主前、可二:一至十二 路加云、耶穌偕使徒下山、立於平地、在彼有多門徒、又有衆民、自猶太四方及耶路撒冷並推羅西頓之海濱來、欲聽其訓而望得醫疾、路六:十七 約翰之門徒論耶穌云、彼今施洗、衆皆就之矣、翰三:二十六 法利賽人曰、舉世皆從之也、翰十二:十九 故基督在世之時、衆民即歸之、○其門徒皆鍾愛之、彼得謂

福音書論基督行述　神遣子由女而生

反爲辯駁其虛浮、彼等不認識基督爲萬古磐石、以致猶海浪一撞、則左右分開其撒出之水花然、蓋一千九百年以前、漢朝時在猶太山地出一人、其品格行止奇跡、若不以新約聖經爲眞、我等實不解之○福音四書論基督降生傳道行奇跡、釘十字架與復活升天、馬太馬可路加三福音論彼在加利利訓農夫與漁人、約翰福音論彼在耶路撒冷同祭司與士子辯論、三福音論耶穌之傳道於衆間、第四福音論其與門徒中顯眞理之奧妙、三福音論耶穌快樂之時、第四福音論其在十字架影下、三福音顯其爲人子、第四福音顯其爲神子、三福音論其在山上改變形狀、第四福音顯其榮光、誠如天父獨生子之榮光也、三福音均記其禱告文、第四福音載其最長最虔懇求之言語、三福音論其在世之時、第四福音論其再來之日、故合而觀之、我等可明知救主完全嘉善之德行也○馬太路加兩福音論及時滿足、 神遣其子由女而生、加四四乃爲應主托先知所言云、童女將懷孕生子、人必稱其名爲以馬內利、譯即 神偕我焉、馬一二三因我主之母馬利亞天使云、彼將生子、爾可名之曰耶穌、因必救其民於罪惡中也、馬一二一 基督降生爲救世主、乃從古至今最快樂之事也、天使曰、我報爾嘉音、關衆民之大喜者也、今日於大衛之城爲爾生救主、即主基督、忽有衆天軍偕彼使者、讚美 神云、在至上之所、榮歸 神、在地和平、人蒙恩澤矣、路二十三十四主幼年時、住拿撒勒城、其家貧

觀其道、勿察其人之品行、惟福音倚靠設立聖教之訓誨、及其品格與行述、基督與其道聯合而不能分離、論罪惡基督因罪惡降生而釘十字架、論三位一體、其要意歸於聖子耶穌、論古時之祭祀、均指基督而獻之、論贖罪之法、基督乃聖潔之羔、論篤信、因倚靠救主、故基督徒乃稱信徒、論稱義、基督乃稱義之根、論成聖、彼乃成聖之模範、論復活、基督乃復活與永生、論審判、基督乃設立爲審判之主、論天城、此乃基督因其民而所預備之地、蓋在美國華城敦京城有五大街、最廣闊、最華麗、均向國政之大議堂而通之、故聖經要道均向基督爲軌、所以基督與福音之聯合、如身之與靈魂彷彿、○使徒保羅曰、大哉敬虔之妙道、無不以爲然、　神藉人身而顯現、（提前三、十六）信道者與不信道者論基督之神性與人性、必判兩途、凡不信者如總督彼拉多曰、耶穌稱基督者我何以處之、（馬二十七、二十二）蓋世界之人如是云、我等以耶穌爲誰者不少也、再有不信者之中、有謂基督爲泰西最尊之聖人、如羅馬希臘中華之聖賢、然信道者則異是、使徒保羅曾論救世主云、　神藉人身而顯現、故基督乃　神之子、因藉人身而亦是人之子、蓋稱其爲聖賢、即以其爲人子、然棄其神性也、亦有不信者如彼拉多之妻與其夫曰、此義人爾勿治其罪、（馬二十七、十九）其意謂基督或善或不善、聽其自然、爾莫之理也、世界之人若如此者不少也、亦有不信者分門別類、彼此不合、互相爭競、一者造論虛空之言、而一者

輪船之喩

奇妙救主

福音教與道學輩則異

切之事乎、或我儕可思此數端是因偶然而成乎、此爲不期然而然之事、我等實難預料及之者、蓋我等不能思總埠上之大輪船集數百旅客同過大海、却爲偶然而成、我等又不能思其木板與桅杆、其繩與指南針、其輪與舢板、盡浮於各海各洋、有千風所吹、有萬浪所湧、而後集在海灣、且在最黑暗之夜有狂風大浪、取一切作料逐塊置於其應住之處、至明日卽成此最榮光之輪船、我等亦不可思以上所論至要之端、可世代相傳、浮於史鑑之海洋、有狂風巨浪賜其歸猶太海灣、而在是處偶然而成福音之方舟、其舟中一切客旅欲至天上之埠、此事確實不克因偶然而來、須必由天地主宰之旨而成者也、

第七章基督爲奇妙之救主乃福音聖教之證

古先知稱基督爲奇妙、因其能其行其訓其道均爲奇妙、彼乃教會之根基、史鑑之本源、蓋萬邦古教及一切古俗因其權而衰、且新教會及嘉風俗因其能力而興、基督自己爲虔誠之本、聖會之心、凡信徒之有名者、由基督而得權能、使徒保羅與約翰、維新者路得與高文、傳道者惠斯里與慕翟、若無基督、則懦弱無力、基督爲世界之光、彼等得此光而發現於世人之前、故基督實爲奇妙之救主也、○福音聖教與道學之輩則異、論亞洲之孔子與釋迦牟尼、歐洲之柏來多與西西路、猶太之摩西與保羅、我等但

晚餐聖禮要道有八

主曰、爾取此餅食之、此乃我身爲爾擘者、亦曰此盃乃新約以我血而立、每飲之時當行以憶我也、第六表明其復活、因七日之首日卽安息日、乃證主日、而當時基督徒守主晚餐、第七乃表明聖徒信基督救贖之恩、使徒云、我等所祝之盃、豈非共享基督之血乎、林前10 11第八、表明基督教會合而爲一之意、使徒曰、餅既爲一、我等雖多乃爲一體、因共分授此一餅也、林前10 11我等思想可有較主晚餐之證據再大者乎、

要據如軌

以上所論十四之要據、均如軌則盡歸於福音、蓋如上所言昔在羅馬大國一切運兵之路、都指羅馬京城而通、自不能偶然而至、必由聰明之人而建造、故此十餘要據歸基督教、必由全知之而成者也、所以基督教會之史鑑所記之事、必有天之主宰所管理、如掌舵者之執行船之權也、本章之大旨、非論一一爲證、乃將十四要端合而爲一、以作確據、論斯證據、可譬刑官審判兇人、先吊齊案卷、而詳細驗看、一、訪知其起意在何人、二、兇手預言與誰有何仇怨、三、手持利鎗而出、四、傍人見其持鎗而行、五、恰遇被殺者於山林、六、山右之人聞其開鎗之聲、七、傍觀者見山右有路斃之人、八、兇手之衣與臂有血跡、九、死者身藏之物在行兇者之手、十、兇手自認云我前日曾殺何人、將此十端聚於一處、豈非極大之證據乎、

十端歸一之喻

觀以上聖教之十四端、如何完畢乎、此一切之路如何歸於中處、宛若輪之有輻、皆向其軸、然從古至今、世代之主、豈非照護管治此一

主言當行此以憶我

華城敦生日

守主聖餐的確證據

聖禮、乃最要之證據、蓋馬太馬可路加三福音記耶穌設立聖餐、保羅在哥林多前書十一章詳論此禮、使徒行傳數次言基督徒時常在主日聚集而守此禮、故從耶穌釘十字架之時、至今教會守此禮而無間斷、蓋聖餐之大意、即記念救主也、耶穌云、爾當行此以憶我也、此證據乃最妥當在中國之牌坊乃有數等、然均係前代誰人所爲何事之證據、其餘如勒碑刻銘、亦記前人之事跡、至於有功之大臣、則建專祠、官員主祭以表前臣之勳勞、在泰西於大軍得勝之處、建造石樓、如塔之大、以著勞績、現今羅馬有大理石所築之圓門、精刻花樣、書記事蹟、即提多滅耶路撒冷之大證據、後之人可一望而知、再古時之英洋亦有像號、即證從前之君王也、再有記憶之禮、如逾越節、乃記憶猶太人由埃及而被拯救、在美國二月廿二日一切書院均要散假、因是華城敦之生日、蓋七月初四文武大員及衆民停工而守此立國之日、此記憶之禮、乃的證從前之有此事跡也、主耶穌之教會從釘十字架之時、守聖餐之禮、當時有使徒信徒及衆民明知基督住在世死於十字架而從死復活、故不能被人迷惑、故在主日守主聖餐乃的確證據、蓋聖餐表明何意乎、第一、表明乃有耶穌基督住於猶太國、第二、表明其人性因指示其身與血、第三、表明其神性因乃稱爲主晚餐、且爲敬拜救主之禮、第四、表明其死因擘餅指其身之損、且所用之葡萄酒乃指其血所流、第五、表明其贖罪、

耶穌預言京城被滅

主降生之年乃西歷之始

教會世代守主晚餐

約者亦論教會必恒久、俟雜亂之事既過而後爲聖潔、以此觀之、福音教或由人而來、或由天而成者乎、○其十二、主耶穌預言耶路撒冷城將被滅、且聖殿拆毀也、此事於四十年以後乃得應驗、我主設兇惡田戶不還葡萄園之菓、即指此事也、(馬〢〡〣〣至〤〤) 主耶穌既近聖城、則爲之哭曰、耶路撒冷乎、耶路撒冷乎、爾常殺先知、以石擊奉使就爾者、我屢欲集爾子女、似母鷄集雛於翼下、惟爾不欲、爾室將爲荒土矣、(路〡〣〣〤〣〥 馬〢〣〣〧〣〩) 主耶穌背十字架而出城、有多婦女哭而哀、耶穌轉身顧之曰、耶路撒冷女乎、勿爲我哭、當爲己及己之子女而哭、(路〢〣〢〨) 此乃指以後之災殃、觀馬太廿四章馬可十三章路加廿一章、主耶穌詳論耶路撒冷被滅之事、基督徒信主言而主升天後四十年、羅馬將軍提多圍困耶路撒冷、彼等逃至西海濱百辣堅固之城、即得拯救、蓋猶太作史者約西弗乃書此時之災難、當時摩西之禮與獻牛羊爲祭即完畢而絕之、於是福音教會各處大興、○其十三、主降生之年、乃西歷之始、蓋主耶穌降生時各國皆有己之歷本、一大半依其皇帝之號爲歷年、在羅馬國彼依創京都而起、故云建城後數年、惟基督降生、則大有改變、各國易其舊例、以降生之年爲始、古昔之事都記主降生以前、或數年或數百年或數千年、衆以主年爲準、此實大爲改變、現今國王之文書日日之新聞報、以及各人之函札、均指耶穌降生爲準也、○其十四、基督教會一千九百年之中、守主晚餐之

主與使徒預言僞師驚亂聖敎

此預言乃指彌賽亞爲萬王之王、萬主之主、蓋耶穌亦論教會得勝之道云、我必建此會於磐石、而陰府之權不能勝之、（馬十六）亦云、天地諸權已賜我矣、爾往普天下傳福音於萬民、（馬廿八）（可十六）使徒曰、基督必操權、待置諸敵於其足下、（林前十五）在默示錄論彌賽亞云、彼乃出常勝而又勝、待世之諸國皆已歸於我主、並歸於主之基督、彼必爲王、至於世世、（默六二）（又十一十五）蓋教會通於天下、乃先知所預言、依人之智慧、此不易成功、然其成全乃證據此預言非人所能測度者、乃由天而來也○其十一、主耶穌與其使徒預言教會之中必有僞師驚亂聖徒、若基督非眞救世主、必先預言教會之興、終不先論其衰、彼設撒稗於穀中之喻、則論此意、使徒保羅講於以弗所長老聽曰、我知我去後必有殘狼入爾中、不惜其羣、即爾中亦必有人起、出背道之言、誘門徒從之、（使二十）彼書信於帖撒羅尼迦教會云、其日之先、必有離道背教之事、且有一大罪人、即沉淪之子顯出、此人叛主、妄自尊大、超於凡稱爲神者、凡受人崇拜者之上、甚至彼坐　神殿內、彷彿、　神且自示爲　神、（迦後二）使徒彼得曰、爾中亦將有僞師私傳陷害人之異端、不認贖罪之主、自取速亡、必有多人從其邪僻之行、致眞道因之而受謗、（彼後二）使徒約翰論敵基督者必惑人、（約翰壹二）觀教會之中古今之僞師僞道、可明知此預言乃成、蓋天主教千年黑暗之時、與新約之基督教比較、可知其所信之道、所拜之禮、且所行之法、大相懸殊、蓋作新

升天之後教會興盛

先知預言福音茂盛

受洗、當時希臘之商賈遍於天下、而其文字爲天下之方言、傳道者能知希伯來之方言而知其文字可用其方言傳道、以其文字著書、而通亞西亞之西、亞非利加之北、歐羅巴之總地、亦論羅馬城稱爲萬國皇后、而其國政管治、凡有相近之國、使其彼此不相爭鬬、故傳福音者從此邦至他邦、從此國至他國、平平安安、宣傳福音主耶穌釘十字架、其標用希伯來希臘羅馬諸文字而書、翰十九廿 此乃指及期滿足希伯來希臘羅馬三國之史鑑國政學問、均聚於十字架、豈非奇妙乎、○其九、基督升天之後、其教會迅速興旺、驟然茂盛、此會如小舟之開行、適遇逆風逆水、大浪堅濤、世界之風俗爲仇、國政之權勢爲敵、然以全能之手當舵、此船速即由下而上、凡君王與官員甚屬逼害、以刀殺以火燒以獄禁而思從速滅絕、蓋猶太人固執不化、則怨恨希臘人、因其文字妙道、卽藐視羅馬人、因性驕傲而權能甚大、阻止之、然教會則得勝、而該撒皇後則信之、蓋基督所立之福音爲一切豐盛國之聖教、而以後必通萬國九州、故我等可想教會之史鑑、係雜亂而成者乎、或由　神之旨而全備者乎、○其十、舊約之先知預言福音教之茂盛、論彌賽亞詩云、我卽以異邦賜爾爲業、詩二八 亦云、王之名必永存、王之名必代代相傳、如日之久、王民必因王而納福、萬邦必稱王爲有福、詩七二十七 但以理曰、天下萬國之國柄、大權大威、俱爲至上者之聖民所得、其國乃永遠之國、但七廿七 猶太教士均以

猶太人望救主降臨

及時滿足基督降生

於大衛之位而治其國、(賽〩〦〧)亦預言彌賽亞因我愆尤而被傷殘以其身獻爲贖罪之祭而主使我衆之罪愆任於其身、(賽〥〣章)但以理預言云人子乘天雲而來、(但〧〡〣)受膏者見絕、並非爲己也、(但〩〢〦)彌迦預言惟爾伯利恒雖在猶大郡中爲小、然將有君自爾出、爲我治理以色列民、(彌〥〢)以上之預言、惟畧而之誌也、猶太人均望大衛之苗裔中將出受膏之君、而後在伯利恒卽大衛所生之處救世主降世、豈非奇妙乎〇其七基督降生之候、猶太人均望當時彌賽亞將降臨、此乃新約所論者、年邁之西面得聖靈之默示、未死之先、必見主之基督、(路〢〢〦)亞拿爲孀婦八十四年、見嬰孩耶穌卽讚主、(路〢〢〦)在耶路撒冷當時望救贖者不少、(路〢〣〨)施洗約翰初傳悔改之道、猶太人自耶路撒冷見祭司問云爾爲誰、答曰、我非基督、(翰〡〤〢〇)時民望基督來、衆心疑約翰卽基督否、(路〣〡〥)撒馬利亞婦曰、我知彌賽亞將至、(翰〤〢〥)衆民均云彌賽亞基督天國大君之國、大衛之苗裔、大衛之坐位而時常彼此談論此事、現今我等思想所應許之彌賽亞卽盼望之時而至、非偶然而來、乃由天之主宰而成者也〇其八及時滿足基督降生、(加〤〤)當時雖屬羅馬選民、仍爲一國而秉權者不離猶太(創〤〩〡〸)主釘十字架之後四十年、耶路撒冷聖城被滅、猶太國分散而其教會獻祭之禮、至世世盡滅、主耶穌降生之時、猶太選民散於各國各邦、而於每大城建立會、後使徒傳道先至此會堂口宣福音、且領人

耶穌由猶太而出

從猶太必出救世主

不願爾不知此奧義、卽以色列人有剛硬者迨衆異邦人入　神國、然後以色列人皆必得救、羅〡一〢〥 以此觀之古聖先知預言猶太民必被散於各地、而仍爲一民、此事爲奇妙、而僞先知未必言之、然現今此預言一絲一毫均爲應驗、此事並非偶然而成之也、○其五、主耶穌基督自猶太而出、保羅云、以肉體論之、基督亦由彼而生、羅〩〥 蓋一千九百年以前在猶太出一位超乎尋常者、彼最尊貴最有權力最有智慧、彼已改變歐羅巴亞美利加敬拜之禮、而漸漸化易天下、卽拿撒勒之耶穌也、其比希臘羅馬中華一切之聖賢宰相、愈能變換世界之風俗道學、竊思在世之大國小邦所宗之教、惟猶太出一位可立天下通行之教會者、甚屬奇異、蓋凡虔誠思念之人、必知如此妙義、非平常人之作爲也、○其六、作舊約者、預言從猶太必出一彌賽亞、卽基督也、此豈弗奇妙耶、經云、蓋感先知之聖靈與感爲耶穌作證者一也、默〡〇〡〩 神許亞伯拉罕天下萬民將藉爾後裔得福、創〡〨〢二 神許列祖雅各云、賜平安者至萬民必歸之、創〡〇〤〩 蓋賜平安者、卽基督也、神許摩西曰、我於其同族中爲之立先知如爾、我將以我言授於其口、使以我所命者諭衆、申〡〨〡〨 彼乃大衛王之後裔、亦爲其主、詩〡〡〇 彌賽亞必在郇山爲君、詩〡〢 又許所羅門曰、王必掌權、自東海至西海、自大河至地極、詩〧〢〨 先知以賽亞預言曰、其名稱爲奇妙策士全能之神、永在之父、平康之君、其權增益平康無盡、必坐

先知預言猶太人被散

統天下、蓋猶太則不然、起初移至埃及此時實屬苦楚、四百年以後、此民遷之猶太聖地、在北有亞述、在南有埃及、此兩大國不時戰鬬、而其軍必過猶太之境、然此小國竟得不滅、後雖被擄至巴比倫、然仍未滅、基督降生以前四百年、彼等被散於羅馬之各城各鎮各處、建造會堂、而依摩西之例、嗣後千年被散於歐羅巴各國、時常被逼害而遇難不少、然彼等未與別國聯姻、仍與本國人嫁娶、現今猶太人散在天下各邦各省、說各處之方言、爲商賈而獲利、然與土人分而不混、蓋在河南開封府一千六百年之前、有一等猶太人移至是處、建造會堂、而敬拜耶和華、當六十餘年之前、常居於是地、今會堂坍塌、而人因貧而散、蓋二百年之前、德國之君問教師曰、基督教最大之證據是何、教師答曰、萬歲猶太百姓也、我等觀其如此之答却甚合配、因猶太之史鑑、乃聖教之確證也○其四、先知預言猶太人必被散於各處、而仍未被滅、蓋在摩西五經耶和華云、我必散爾於異邦人中、使爾爲兵刃所追、使爾土地荒蕪、使爾城邑變爲荒墟、雖然彼在敵國時、我仍不棄之不厭之不滅之、不廢我與彼所立之約、因我耶和華爲其 神、利〢〦〤〤 先知彌迦云、雅各之遺餘者將在多民之中、如主降之露、彌〥〧 主耶穌預言聖城被滅云、其民必被擄於諸國、耶路撒冷必爲異邦人踐踏至異邦人之期滿焉、路〢〡〢 使徒保羅詳論猶太選民被散、迨一切拜偶像之民入基督聖教、彼曰、兄弟乎、我

教由猶太而來

聖經由猶太而來

選民蒙保護

乃由　神而成也、〇其一基督教由猶太國而來　蓋從古至今、猶太人拜獨一無二之主、其祖亞伯拉罕之時、四面八方、世人事奉偶像、然彼認識獨一天地主宰、蓋古時邦國有一千左右、其中祗猶太人以耶和華惟一爲最要之道、雖四之圍民、誘其拜偶像、雖其中有人欲離眞歸假、然世世代代猶太選民敬拜耶和華爲獨一無二之眞活神、蓋此道爲國之基而可堅固、爲教會之高營而可得保護、蓋在古時地廣人多、文教盛興、一統之國中、惟猶太敬拜眞主、此爲最奇、〇其二、舊約新約之聖經、乃由猶太而來、其中之六十六本成爲一書、此書始論聖教之起初、且顯其漸漸而成、如一聖樹、其種由天、而一千五百載中、年盛一年、俟以後結福音之善果、此六十六本其意惟一、其理惟一、其命惟一、其主惟一、作書者雖時隔尙遠、居處甚遙、然彼等所記之書、無有彼此分別、與衆同和、如四肢合爲一身、觀他國之文書有異、看希臘國賢者與賢者相阻住、而論道學者、與不論道學者、亦大相疵謬、如中國孟子與荀子之論性有不同、楊子與墨子之趨向有各異、然現今泰西論文學性理、並格物天道、略不相同、惟猶太之聖經不然、其所論之要道、虔誠之訓、所作之法、互相彷彿、故兩部合爲一書、〇其三、猶太選民蒙保護、乃最奇妙、其祖亞伯拉罕與堯舜同時、故猶太與中華之史鑑相並、華民在亞西亞之東、有最大之太平洋、西有高山與沙塲、故敵兵難至、如此中華四千年一

空坟[illegible]據

要據歸一

升天之耶穌云、我執陰府及死亡之鑰、（默一十八）復活乃基督在世、成全拯救之要法完美之結局、傳道行奇跡、釘十字架已畢、復活如天父加冠在愛子之首而立之爲萬主之主、蓋在主復活之日、天使與父云、彼不在此、今已復活、如其所言矣、爾來觀置主之處、（馬廿八六）故空墳乃福音聖教之根基、亦是信徒所喜樂而篤信之道、使徒約翰論自己曰、先至墓之徒、亦入見而信焉、（約廿八）使徒彼得高唱頌讚歌曰、我主耶穌基督之父　神可頌者也、彼按其鴻慈、使我等因耶穌基督之由死復活、得蒙重生、而有永生之盼望、得不壞不玷不衰之業、即爲我等存於天者、（彼前一三）以此觀之、基督復活爲福音聖教最大之證、

第六章要據歸一

本章所論之十四要據、歸於福音、乃證其眞理非驟然而至、乃由天而成、蓋欲探一事、是偶然而來、或有智慧而成、必細察其形跡與來源、譬有一端顯現智慧、此一端可以爲證、有二端露出聰明、愈知非偶然而來、是有意而成、若有五六之證據、都聚於一、此據愈加堅固、若有十數證據歸於宗、我等必思此却非偶然而來、實由聰明而成、以前羅馬國最大、其京都羅馬城爲最廣闊、觀一切馬路均向城而去、乃證此路乃有智慧者所開、並證其城甚大、如此觀之、以下之證據、都歸福音聖教、可知此教非由人而來、

立福音聖教、在耶路撒冷為復活之證據、使徒非先至撒母利亞安提阿以弗所哥林多、然始初傳復活之道在聖城內、主耶穌命自耶路撒冷始、路廿四四七 此復活之後、祗有五十日、倘有虛假之事、祭司長可使其顯露、當時使徒論耶穌以傳死者復活之道、使四二 使徒以大能證主耶穌復活、使四三三 五旬節有三千人受洗、不多時教會有五千男人、蓋 神之道漸興、在耶路撒冷門徒之數增廣矣、有多祭司順信焉、使六七 耶穌復活二十五年之中、福音迅速傳於各族各方各邦各國之中、而億兆之民篤信眞理、為何乎、因以前所拜之偶像、均為葬在墳墓內之死人、惟耶穌為復活之主、永生之君也○耶穌復活、非止有一事、乃有舊新兩約之道聯合、如山嶺間有最高之山峯是也、蓋復活乃稱義之來歷、保羅曰、耶穌被解為我等罪、由死復活、為使我得稱為義也、羅四廿五 復活乃拯救之印、使徒云、我等為敵時賴其子之死得與 神復和、今已復和、况因其生而得救乎、羅五十 復活乃永生之據、使徒曰、若與基督同死、亦必與之同生、羅六八 復活乃信徒性命之源、主云我乃葡萄、爾乃枝、翰十五一至八 復活乃聖徒復活之證、經云、由死復活、為諸寢而起者之首也、林前十五廿 復活乃末日審判之憑、保羅在雅典曰、蓋 神已定一日、欲以所立之人按公義審判天下、且使之由死復活、賜萬民有可信之證據也、使十七卅一 ○耶穌基督復活、乃最榮光之理、論主為祭司長、經證之云、彼乃活也、希七八 因得勝墳墓與死亡、

論多馬

其仇不見

守主日

此有食物乎、乃以灸魚一片、蜜房一方遞與之、耶穌當衆前取而食之、路〢〤〤〡至〤〣主耶穌復活之後、與門徒同食同行同講、如未死之前同、約翰曰、十二門徒中有名多馬稱低土馬者、耶穌來時彼不在焉、衆門徒告之曰、我已見主矣、多馬曰、我不見其手中釘跡、不以指探其跡、不以手探其脅、我不信也、過八日、門徒又集於內、多馬亦偕之、門已閉、耶穌至、立於中曰、願爾平安、遂謂多馬曰、伸爾指而視我手、伸爾手而探我脅、勿疑當信也、多馬曰、我主也、我 神也、耶穌曰、多馬、爾見我則信、彼未見而亦信者有福矣、翰廿〢〤至〢〩收 蓋多馬先有疑心、而後見主手足釘跡、而深信乃的確之證、故凡觀本書之證、可如多馬云、我主也、我 神也、○若問耶穌復活、爲何不至耶路撒冷使彼拉多希律王與衆祭司長觀乎、可答在墳墓其卑微之事完畢、在復活之時其升高之事乃始、故遇其敵而得其謗毀則不當者也、使徒云、則自卑順命致死、即死於十字架也、爲此 神升之爲至高、賜之以名、超乎萬名之上、腓〢〩〡〇○基督教會守主日爲禮拜、乃復活之據、從創造天地第七日爲安息日、而在以色列民中聖徒守之、在復活之後、信徒守第一日爲安息、使徒行傳云、七日之首日門徒集、使廿〧保羅論教會之捐項云、每七日之首日、林前〡〦〢使徒約翰曰、遇主日我感於聖靈、默〡〡〇現今天下猶太古教守七日之末日爲安息、福音聖教守七日之首日爲安息、故基督徒每禮拜日記念耶穌復活之榮光、○始

爲道受難

門徒大有改變

始初有人起疑

下無有一人云耶穌十二使徒非循良之輩、蓋使徒保羅始初不喜福音、自受洗之後、即以其才能學問而傳揚主道不僅在猶太且在各國遠方、十二使徒去設立教會、其四、作證者爲道受難、保羅曰、多受勞苦、多受鞭扑、繫獄者屢矣、臨死者屢矣、被猶太人鞭五次、每次四十減一、又被杖三次、石擊一次、遇舟壞三次、一晝一夜、我在深海、又常行遠路、遭江河之危險、盜賊之危險、同族之危險、異邦人之危險、城內之危險、曠野之危險、海中之危險、僞兄弟之危險、受勞受苦、屢不寢、受飢渴而無食、遇寒冷而赤身、林後〡一〢〣至〢〧 其餘之使徒因證耶穌由死復活被囚受刑殺戮、其證豈可不信乎、〇主復活之時、十二門徒大有改變、以前彼以爲彌賽亞爲猶太之王、後知其爲萬國之救世主也、前彼爲懦弱膽怯、後侃侃認眞傳揚其道、前彼此相爭在國誰爲尊大、後彼棄其一切所有謙卑而行教、如何有若此之改變乎、可答因彼等知基督復活之大能、腓〣〸 〇主復活始初非衆徒共信、其中有人起疑、馬太云尚有疑者、馬〢〨〡〧 馬可云、後十一門徒坐席時、耶穌現於彼、責其不信及心硬、因不信於復活後見主者之言也、馬〡〦〡〤 然後彼等目覩耶穌復活之身、是實相信也、路加云、耶穌立於其中曰、願爾平安、門徒驚駭、疑所見者乃魂也、耶穌曰、何懼而心疑乎、視我手與我足、可知即我也、試捫我視我、魂無肉無骨、爾視我則有之、言此則示以手足、門徒喜極甚且不信而且奇異、時耶穌曰、爾在

五六百人

其證乃合

忠信者

血氣之體、復活者乃神靈之體、(林前〡〥〤〤)亦云血氣之體不能得神國、(林前〡〥〥〸)故約翰曰、七日之首日晚時門徒懼猶太人於所集之處閉門、耶穌至、立於中曰、願爾平安、(約翰〢〸〡〩)曰、門閉而耶穌至、乃指復活之身、與從前在世之身畧異、耶穌與馬利亞曰、勿捫我、因我尚未升就父、(約翰〢〸〡〧)爲何主說此語、而我實未能知、特可聊想其復活之身乃最聖也、馬太云婦進前抱其足而拜之、(馬太〢〨〩)此乃證其身、確係眞身也、○論復活之作證者、其一、其數甚多、共有五六百人、保羅曰、後同時現於五百餘兄弟、其中大半至今尙存、(林前〡〥〦)有十人言我等觀耶穌復活之身可以爲證、然有五百人同見耶穌復活之後、其證乃確而無疑、保羅記哥林多書之時、亦言其中大半至今尙存、蓋或二百已死、三百仍活、如有人不信是事、可呼此三百人來而聽其言矣、其二、作見證之據乃合一也、雖其言語畧殊、而其意大同小異、此乃證彼等非先互商而後記載、特各人依己所聞、依己所見而書之、故我等可實知其證爲眞也、四福音論主復活、如繪圖之山水花卉鴿毛合成一幅圖畫、先要安慰其驚傷之徒、故首日見抹大拉之馬利亞、路上二徒及與十二門徒云平安、以後欲領迷路羊多馬歸回、此後在加利利山聚集教會、更領彼等歸耶路撒冷而俟聖靈降臨、末與門徒作別而祝福之、此數事倂合而爲一也、其三、作證者爲正直忠心聖潔之人、凡觀雅各與彼得之書信、必覺所記者乃美善也、從古至今、天

必思自見

可答之言

復活之身如何

友以其亡乎、如何一卒以鎗刺其脅、有血與水出而不曾死乎、耶穌豈能藏於山洞、而暗令其門徒講復活之道乎、蓋一人將死未死之候、扒於地上、身體懦弱、即得醫愈、亦難冀久存於世、如何可使其徒信其得勝死於墓、而爲永生之君乎、此萬萬不能者也、○有不信者曰、門徒未曾日覩主身、特心思自見主復活之體、如依華言云、見鬼而懸想、故彼等見其鬼而懸想、的確是耶穌由墓復活、不信者論馬利亞乃婦而易於發急、有愛主之心、三日心內憂悶、茫然罔覺、日夜不臥、時常啼哭、天明見耶穌之鬼、心思是耶穌復活、而將此言傳於各處、不信者又曰、耶穌之門徒因其主釘十字架、中心憂悶焦灼、頭昏心急、而如在夢中、思念見耶穌之鬼、即模糊而想即其復活之身、所有一切巴望、盡在於心而未顯於外、若有如此之事、如何有耶穌之象顯現、祇有於四十日、而驟然無之、爲何一二年中、時常不見此鬼形乎、主耶穌升天之後十日有五旬節、爲何教會茂盛之時、門徒心中十分喜樂、而不再見此像乎、路加福音廿四章十三至三十六節、詳論主耶穌復活之後、與二徒走至以馬迕斯鎮、此離聖城二十五里、彼等二點鐘時、同行同語、但主耶穌行路爽快、兩足疾行、毫無疲倦受傷之形、可令二門徒知覺耶穌之身、全善全美、而不如三日前被釘受苦之狀也、此乃的確證據、二徒非見虛假之象、乃目覩耶穌復活之身、○救主復活之身如何、世人不能細知、保羅曰、所種者乃

五也、因門徒一夜辛苦捕魚、主先命食餅食魚、而八人同食同語、六也、以後與彼得三次言爾愛我乎、七也、當時基督預言使徒彼得之苦死與約翰之善終、八也、此八證主耶穌復活之身、乃眞體、

保羅作證

○使徒保羅明論此要道曰、因其由死復活、大有權能、明顯爲神子、即我主耶穌基督、羅〡〤 使徒保羅最切之言、記於哥林多前書曰、當日我以所受者授爾、其最要者則基督應經所言爲我等之罪、死且葬、第三日復活、亦應經所言也、先現於磯法、後現於十二使徒、又後同時現於五百餘兄弟、其中大半至今尚存、然有已寢者、後現於雅各、又後現於諸使徒、末則現於我、我如未及產期而生者然、林前〡〥〣至〨 所云末則現於我、即指回心轉意之時、彼曰、往大馬色時當正午、途中我見自天有光、更明於日、環照與我同行者、衆皆仆地、我聞聲音以希伯來方言謂我曰、掃羅掃羅、爾爲何逼迫我、爾以足踢刺難矣、我曰主、爾爲誰、主曰、我乃耶穌、爾所逼迫者、使〢〦〡〢至〡〥

見在天主復活之身

使徒保羅當時見主耶穌在天復活之身、有榮光之體、保羅以前爲毀謗者、逼迫者、傲慢者、殘害教會、入各人之家、執男女下於獄、但後即虔誠敬重主耶穌而竭力口宣福音、以前在猶太將滅耶穌門徒、以後在各國設立基督聖教、爲何如此大改變、可答因保羅知基督與其復活之大能、腓〣〡〇

不信者之言

○有不信者曰、耶穌未曾眞死、因災難多而滴血以至發厥而有死象、故睡於墳而後仍活、若有此事爲何兵卒以其死乎、爲何約瑟與其

彼得在五旬節論之

在橄欖山現於門徒、（使〡〤至〡〢）或有數次不記於新約、主現於門徒約翰曰、耶穌在門徒前又多行異跡、尚未載於此書、（翰〢十〣十）

○使徒彼得在五旬節侃侃而明論彼受難之後、神釋而復活之、因死不能拘之也、（使〢〢〤）以後亦在衆人前云、神由死復活之、我等爲此作證、（使〢〡〥）明日在祭司長之前云、拿撒勒人耶穌基督、爾所釘於十字架、神所復活者、（使十〤）若耶穌死後之屍仍藏墓中、諸祭司可置於其前、而使徒則默默無言、然彼得曰、我等所見所聞者、不得不言也、（使〤〢十）在彼得前書使徒曰、我主耶穌基督之父神可頌者也、彼按其鴻慈、使我等因耶穌基督之由死復活、得蒙重生、而有永生之盼望、（彼前〡〣）亦云、爾賴基督而得信　神、卽使基督由死復活、又以榮賜之、之　神致爾向　神有信有望也、（彼前〡〢〡）主由死復活之後、彼得數次見之、而明知耶穌乃永生之主

約翰論之

○使徒約翰亦論基督復活云、首先由死復活者、（默〡〥）亦記升天耶穌之言曰、我曾死、今又生、至於世世、亞門、（默〡〡〨）亦記主言云、爲首先者爲末後者、曾死而復活者、（默〢〨）在其福音末章約翰細詳主耶穌由死復活之後、第三次現於門徒也、當時有七門徒均堪作證、一也、彼等一夜捕魚而無所得、二也、天明耶穌立於岸行奇跡、而使其得魚多、三也、所愛之門徒、先認識基督、然彼得披衣下海、而游水至主前、四也、六人拖滿網之魚至岸、數完一百五十三尾活魚、此許多功夫門徒在主前無一人生疑、而皆知其爲主、

羅馬嚴例

證據有六

使徒作證

其上、容貌如電、衣白如雪、守墓者因畏而戰慄、直若死然、夫守墓者入城、以所經歷之事皆報祭司諸長與長老、集議、則以多銀給兵曰、爾可云我眠時、其門徒夜來盜之、倘此言聞於總督、我卽勸之、保爾無事、兵既受銀、遂如所囑而行、馬〢〨〡〡至〡〥 以上所論總督封墓而設兵守之、蓋羅馬之軍法最嚴、兵卒守夜而睡則殺無赦、彼等作證有地震有天使容貌如電、移墓門之石、而耶穌之屍不在墓、故祭司長賄賂兵卒、勿許言奇跡、祇許言我眠而門徒盜其屍、若此言爲眞、爲何統領不辦兵卒眠臥之罪乎、一也、若彼等眞眠臥、何以詳知所遇之事乎、二也、主耶穌在墓、其門徒如傷心而散、何能在許多守墓中盜屍乎、三也、兵卒先言主復活、後言門徒盜屍、將信其賄前之語、抑信其賄後之語爲眞乎、四也、若門徒盜屍、此屍必至朽壞、爲何五十日以後、使徒云其身不至朽壞、五也、如門徒有此屍、爲何以後侃侃傳主之復活、而受難乎、六也、如是兵卒之證耶穌復活、其言可守也○使徒作證基督復活、路加云、耶穌受害後、以多確據向使徒顯其復活、凡四十日、現己於彼等、論　神國之道、使〡〣 主先顯於抹大拉之馬利亞、可〡〦〩 約翰〢〇〡〤 再現於諸虔誠之婦、馬〢〨〩〡〇 路〢〤〡至〡〡 亦顯於西門彼得、路〢〤〣〤 林前〡〥〥 顯於二徒在以馬迕斯之路、路〢〤〡〣至〣〣 顯於十使徒、路〢〤〣〦至〤〣 約翰〢〇〡〩至〢〥 再顯於十一徒、多馬在其中、約翰〢〇〢〦至〢〩 在提庇哩亞海濱顯於七徒、約翰〢〡章 又後同時現於五百餘兄弟、林前〡〥〦 後現於使徒雅各、林前〡〥〧 在升天之時、

合符其榮光

神使其子復活

兵卒作證

之預言不應驗、故第三日復活、甚屬合配、○救主耶穌基督由死復活、乃合其品格與榮光、彼乃稱永生之道成人身、亦稱　神之聖者、亦稱　神之藉人身而顯現、亦稱聖潔誠實無玷汚、亦遠乎罪人、(翰一14、詩十六10、提前三16、希七26)基督徒以爲如此之人朽壞其身在墳墓臭爛、是大不合意焉、世界之人被罪惡之玼灌流、衆人身內、死後朽壞、宛合於理、惟救世主則不然、在五旬節使徒彼得講於衆曰、然彼受難死後　神釋而復活之、因死不能拘之也、(使二24)○在天之　神賜耶穌基督復活、使徒彼得曰、至第三日　神復活之、(使十40)使徒保羅曰、耶穌基督及使之由死復活之父　神也、(加一1)使徒彼得曰、爾信　神卽使基督由死復活、又以榮賜之之　神、(彼前一21)亦云、至第三日　神復活之、顯以示人、(使十41)使徒保羅在亞基帕王前問最要之言曰、　神使死者復活、爾等何視爲不可信乎、(使廿六8)耶穌之屍在墓、無氣無力、硬冷僵臥、而　神復活之、蓋始初全能料創造萬物、後又使其愛子由死復活、乃愈顯其全權全能、所以實爲可信者也、○守墓之兵卒作證主復活、蓋馬太福音曰、祭司諸長與法利賽人集見彼拉多曰、主、我憶彼誘人者生時曾云、三日後我必復活、故此請命、固守其墓、三日、恐其門徒夜來盜之、而告民曰、彼由死復活、彼拉多曰、爾有守兵、可往、盡爾心固守之、遂往守其墓、封其石、又設兵焉、蓋七日之首日、忽見地大震、蓋主之使者自天而下、進前移墓門之石而坐

身置於墓

婦女作證

至三日復活

也、使徒約翰作證、其證乃眞、三也、另有證據、蓋有犯者釘十字架、則百夫長監斬、當時百夫長證耶穌之死、馬可福音曰、至晚有亞利馬太人約瑟來、彼乃尊貴議士、亦仰慕上主國者、毅然入見彼拉多、求耶穌之屍、彼拉多奇耶穌已死、遂召百夫長、問其死久否、既由百夫長得其情、則以屍賜約瑟、(可十五之四十三至四十五)總督彼拉多以耶穌之屍給其朋友、彼等拔釘、其身取下、則修飾之而置於墓、乃屬於磐石中焉、轉大石於墓門、約翰曰、又有尼哥底母、曾夜間就耶穌者、攜沒藥和以沉香約一百觔而來、二人循猶太人葬例、將耶穌屍用枲布加以香料裹之、耶穌釘十字架之處有園、園中有新墓、從未有人葬者、是日乃猶太人備節之日、墓亦近、故置耶穌於彼焉、(翰十九之三十八至四十二)約瑟與尼哥底母兩位、乃猶太之官、知其氣已絕、其身冷且硬、足證耶穌死、且尊貴其屍而安葬之、另有抹大拉之馬利亞、雅各與約西之母馬利亞等婦、見耶穌屍從十字架取下而修飾之、且置於墳、以後對墓而坐、彼等亦作證耶穌眞死、(馬十五之四十七)四福音之外、凡記新約二十三本者、均時常論主耶穌流寶血、故衆證其死、以此論之、主耶穌死於十字架而葬於墳、萬無疑也、○

主耶穌至第三日復活、(使十之四十)蓋猶太人以第七日爲安息、主耶穌死在前一日下半日、當夜在墳墓、明日亦然、明日之夜仍如此、至後日一早復活、故在墳墓跨三日、此乃自己預言所定之候、早時復活、或者人疑其死不眞、最久居於墳墓、其身乃朽壞、而大衛

是人子亦將三日三夜在地中、[馬十二 四十] 如此謂三日已畢、必從地中而出、蓋因此預言與約拿書聯絡、門徒並不能忘也、主耶穌亦云、己必往耶路撒冷、多受長老祭司諸長士子之害、且見殺、第三日復活、彼得當時曰主切不可、耶穌轉身謂彼得曰、撒但退、[馬十六 二十一至二十三] 因是時主稱彼得撒但、此語刻在其心、蓋基督在高山改變形狀之後、命三徒曰、人子尚未由死復活、勿以所見告人、[馬十七 九] 因聞此語、與觀基督之榮光相連、三使徒即存在其心、主耶穌亦曰、爾毀此殿、我三日建之、耶穌言此乃以設譬其身也、[翰二 十九至二十一] 後在祭司長前審判、有妄證者引此言、[馬廿六 六十一] 主釘十字架之時、有毀謗者亦言之、[馬廿七 四十] 主說三日建殿、乃指其身復活、主亦言人子將被解於異邦人、鞭朴而殺之、第三日必復活、[路十八 三十二三十三] 將近升天之時、彼曰基督當受害、第三日由死復活、[路廿四 四十六] 如此觀之、主耶穌已屢次論己由死復活

由死復活

○基督復活、是由死復活、故主掛於十字架、實在死、立於十字架傍、主所愛之門徒約翰、論耶穌死云、此日乃備節之日、猶太人不欲於安息日有屍留於十字架、且此安息日為大日也、故求彼拉多令人折其腿骨而去其屍焉、兵卒至、將與耶穌同釘之二人、一一折其腿骨、惟至耶穌、見其已死、則不折其腿骨也、一卒以鎗刺其脅、有血與水出焉、見者作證、其證乃眞、彼自知其所言乃眞、使爾亦可信也、[翰十九 三十一至三十五]

以鎗刺脅

在此時兵卒作證主耶穌死、一也、若未曾死、一兵以鎗刺脅、有血與水流出、此必使其死、二

道也、彼曰若基督未復活、則我等爲徒傳、爾等亦爲徒信、且顯明我等爲　神作妄證、蓋我等證　神使基督復活也、然而死者若不復活、　神則未使基督復活、死者若不復活、則基督亦未復活矣、基督若未復活、則爾之信爲徒然、爾仍在爾罪中、且宗基督而寢者、亦皆滅歿焉、我等宗基督、若惟在今生有望、則於衆人之中我等最苦、林前〡〥〡〢至〡〩節以上所論若基督非從死復活、凡牧師教師徒然口宣福音、一也、凡聖徒亦徒然篤信無力之救主、二也、十二使徒狂妄作見證　神爲全權全能、而使愛子復活、三也、信徒仍舊死於罪孽之中、四也、古時從基督而死者皆滅亡、五也、凡背十字架而跟從主者、於衆人之間爲最苦、六也、以此觀之、基督復活之道、不可少也、〇大衛皇爲先知、論基督復活云、我以耶和華置於我前、其在我右、我不至震動、因此我心欣喜、我魂歡樂、我身必安居矣、蓋爾必不遺我魂於陰府、亦不使爾之聖者朽壞、詩〡〦〨至〸凡猶太士子作註者、乃謂大衛指自己而言、然並非如是、因彼稱不使朽壞爲爾之聖者、即指基督也、蓋大衛皇已死千年、而其身已朽壞、在五旬節使徒彼得講兄弟乎、容我以祖大衛之事明告爾、彼已死而葬、其墓至今日尚在我境內、大衛乃先知、知　神曾向之起誓、言將由其子孫中必立一人以坐其位、因其先知此事、故言基督復活、謂其魂不遺於陰府、其身不至於朽壞、使〢〢〩至〣〡〇主耶穌自預言己之復活曰、約拿三日三夜在巨魚腹內、如

門徒虔誠敬拜

其死復活升天

基督復活

根本之道

亮光發現、蓋基督所行之神跡、乃證其爲 神之子、一也、爲 神所遣者、二也、爲其先知所預言之彌賽亞、三也、爲選民所盼望之救世主、四也、亦以所從之神跡、證其道焉、五也、且表明世界心內之瞽者聾者啞者跛者死者、可得全愈而且永生、六也、蓋基督所行之神跡、乃彰五常之理、醫瞽者顯仁愛、咒無菓之無花菓樹乃彰公義、赶出在殿之賣買者乃現禮儀、以井水變爲葡萄酒、乃表智學、醫愈重病、使凡病者明露其堅信、故門徒不特目覩其奇事、乃存虔誠之心而敬拜行神跡之主、蓋論基督居其中、一切之神跡均旋繞之、即觀其奧妙之死、而替凡衆贖罪、一也、其榮光之復活、係證據彼乃 神之子、二也、其騰雲升天、永爲萬皇之皇、三也、此三神跡、豈非比一概者愈華麗者乎、故凡人應當倚賴拿撒勒耶穌古今之道魁、全德之範圍、全智之模楷、全能之良君、道學之明師、虔誠之益友、在降生以前聖徒所盼望者、在升天以後教會所羡慕者、因 神以神跡奇事、及諸異能、並聖靈之恩賜、共證之也、

第五章　基督復活爲福音聖教之證

基督由死復活、乃福音之證據、聖經多論此意、蓋馬太廿八章、馬可十六章、路加廿四章、約翰廿一章、哥林多前書十五上半章、另新舊兩約、有數處論此要道、使徒保羅說此乃爲根本之道、若基督從死復活、福音乃眞理、若基督仍在墳墓、聖經之訓並非天

鸚鵡王請釋迦

虛浮不實

羅馬教之異跡

第六段基督居中神跡旋繞

鵝飛過、亦無渡錢、故自思用法術以渡之、並如鵝之飛而過河、第九鸚鵡王欲請釋迦在樹林中過夜、世尊應之、鸚鵡王飛回邀一切鸚鵡迎接之、其鸚鵡在樹林中一夜飛行、迴護釋迦、並無虎豹獅象豺狼野獸纏擾、明夜其鸚鵡王死而升天、後仍歸地、而敬拜世尊、得其訓誨、夫如來應化事跡一書、所論者均如此也、以此觀之、釋迦所行之異跡、都係希奇法術虛浮不實者、與救主耶穌慈悲憐憫醫治瞽者聾者啞者、瘸腿者、及將死人復活、拯救世人之實跡、大相反背也、○羅馬教之異跡、 此係各種不同、或飲妙泉之水而病得醫、或於聖河浴而疾痛消、或浮在水袍而過海、或敬拜聖母之偶像而病乃痊、或聖禮米撒所行之奇能、或在聖人墳墓前、所顯之奇事、均非如福音四書所載之神跡、均非與聖經之默示聯絡、均非因設立教會而行、均非在人衆中所行、均非有官吏查攷其眞僞、均非記載於經書、均非有先知所預言者、均非設立之見證作據、此種異跡、惟世世代代記於羅馬教書、斷不可以爲有的確之證據也、

第六段基督居其中一切神跡均旋繞之

基督之降生爲最大之神跡、天使與馬利亞曰、聖靈將臨爾、至上者之大能將庇爾、故爾所生之聖者必稱 神子、路一 基督非三十歲始降於人間傳道、乃由 神神能而使其漸生長也、使徒曰、及時滿足、 神遣其子由女而生、加四 故在世界黑暗之中、有

毒龍雌龍

顯其法術

五百象

而皆爲寬宏度量也、第三、有一日至一處房屋中內有臥病在床之人、釋迦牟尼發光而照之、其病者見光而病卽愈、第四、其年邁之時、有三十萬人聞釋迦牟尼將死、因大石礙棺而共爲擡之、良久不動、釋迦過之、卽呼之曰小孩兒、彼等問以何故稱爲小孩、釋迦答曰、爾許多人、擡不動此石、豈非小孩乎、於是用脚指之力、踢大石起來、且一吹變爲塵土、仍現佛像而講法於衆人聽之、第五、釋迦時常與龍遇晤、有一國有毒龍與雌龍相交、且降瘟疫於百姓之中、所有一切有術者、均無法以驅之、於是君王召釋迦來此、龍見之口卽吐火、孰知釋迦頭上有金火燄衝出、卽變爲一千佛像、龍見之卽避於佛後之影中、一時其影明於露水、一切之龍均欽佩而恭敬此佛、第六、升於空中、顯其法術、先有旺火從頭而升、有熱水從脚而來、繼則火與水上下調而和之、次有火從背而出、有水從胸而來、後右目有火、左目有水、且左右兩耳亦如此、其四肢以及股肱、均右有火而左有水、當時釋迦顯其六榮而空中行走、第七、有君王召釋迦及五百僧人至京、且將米酒滾醉五百象、以至損壞房屋、無所不爲、當時五百僧人向上而逃、惟釋迦在街中行走、一見此許多之象、卽以手指伸出化爲五獅、赶逐此象、而五百象卽向獅跪而哭、第八、世尊至恒河、値發水而覓渡、渡子索渡貲、世尊答曰、我以世界一切產業、視之如磚石土泥而均廢棄、當時渡子答曰、如無渡貲、渡胡可得、乃世尊目覩羣

使徒爲道證受苦

第五段論僞跡無證

佛教異跡如來應化事跡一書

釋迦牟尼

望、査其初時門人尙寡、屢次遭逢殘害、耶穌戒以修身、切莫恃勢、其爲勢之言何有哉、且以天國之道宣教、與世俗之事相反、蓋不依從世、必爲人所厭惡、多被驅逐、不得安身、每失產業、利何望乎、耶穌既死於十字架、民視之爲刑戮之罪犯、安可從而望名乎、初時爲徒者屢受民之石擊、多被官之鞭撻、待罪繫於獄中知死而已、猶謂傳道之徒爲勢爲利爲名、烏從而誣之耶、彼等爲主耶穌之神跡作證、而說我等所聞所觀、親目所見親手所捫、傳於民者、不獨在一國、即在亞洲之西、歐洲之南各處傳揚、其確實之證、豈不可接受哉、

第五段論虛假之異跡無確證

上段所論分別眞實、與虛僞之異跡、有七端確實之憑、依此七端則眞、不依此七端則僞、此七端之試探眞僞、如金舖中將試金石以探金銀、其眞僞可立辨然、○佛教之異跡、 依如來應化事跡一書、半頁有圖、半頁有字、蓋本書可聊論其異跡、第一、釋迦牟尼年幼之時、其父親給其一象、而彼則將象鼻一扭、照項一擊而死、即用大力將死象抛於城牆之外、夫依福音書主耶穌年幼時不行異跡、待至傳道時而爲之、第二、有父子兩人同爲吝嗇、後其父先死、轉生爲瞽母之子、而亦爲瞽、至吝嗇子處乞食、而管門者驅逐門外、傷其頭與手、適釋迦經過、將瞽者之頭與手醫愈、於是聞之者、不敢吝嗇

官吏當查攷其眞僞　神跡詳述於經書爲證　先知預言基督神跡　使徒爲所立之證者

邊、在億兆人前行其奇妙之神跡、其四、當有官吏查考奇事之眞僞、　觀約翰福音九章與十一章主耶穌之神跡、亦被官吏查驗、第一約翰九章論生而瞽者得醫愈、當在猶太公會七十官前瞽而得醫者立而問之、亦追呼而復問之、其父母亦呼至而問之、故公會細爲詳查此神跡、第二在約翰十一全章、卽拉撒路死四日而耶穌使其復活、公會聚集而查攷因伯大尼離耶路撒冷僅有六里、數千猶太人出而見拉撒路並諸祭司長相議欲殺拉撒路因有多猶太人往信耶穌、爲其故也、其五、神跡詳述於經書、足證其是眞實者、　夫耶穌之事跡、記於福音四書、卽馬太馬可路加約翰是也、馬太約翰本耶穌使徒、追隨杖履、察言觀行、親炙之久者、馬可路加在七十子之列、亦耳聞目睹得悉其詳者、玆取四子書核之、均歸於一、再有一千九百年、每七日中在各國內有千萬傳道者口宣耶穌之神跡、爲援救之要道、其六、先知預言基督之神跡、　以賽亞云、當是時瞽者必明、聾者必啟、跛者必踴躍如鹿、瘖者必謳歌、(賽卅五)此記於希伯來文字耶穌降生之前七百年而繹於希臘文字、耶穌降生之前有二百七十年、故先有預言後有神跡、證其眞也、其七、蓋十二使徒爲所設立之見證者、　乃十二使徒、與耶穌同食同息同起同居者三載、無俄頃之離、何得謂欺妄、使徒必非愚也、受妄之說、何自來乎、或疑使徒詭詐、必有所冀望、或爲勢或爲利或爲名、而使徒於此三者、無所冀

虛僞異跡

與聖經言彼此聯絡

因設立教會而行

接續神跡在人前行

預言異兆奇事、所言之異兆奇事有驗、遂曰、我儕莫若從異邦之神、毋聽其先知或作夢者之言、(申十三至一)主耶穌曰、當日必有多人語我曰、主也主也、我非托爾名傳教、爾名逐鬼爾名廣行異能乎、我則明告之曰、我未嘗識爾、爾作不善者離我去也、(馬七)亦云、若將有僞基督僞先知者起施大異跡大奇事、即爲選民、若可受其惑則亦惑之矣、(馬廿四)使徒保羅云、有一大罪人、即沈淪之子、藉撒但力行各虛僞之妙用異跡奇事、並諸詭詐助成不義之事、(後帖二)如何可知眞實之神跡乎、其一、眞實之神跡、與聖經之默示、彼此聯絡、蓋以色列出埃及之時、 神使舊約之律法於選民、且摩西行許多異跡證自己爲 神所選者、以後救主降世之時、 神賜新約之福音於教會、主耶穌亦行無數神跡、而其使徒以神跡爲的確證據、其言語爲眞以默示錄之末言聖經之語、不能增加、故神跡亦不能增加也、其二、凡聖經之神跡、則因設立教會而行、 古者摩西在荒野立會、則行神跡、蓋在一千九百年以前、救主設立基督聖教、亦行神跡、現今聖會已立、故不必用神跡也、其三、接續之神跡、在人前爲之而不在人後、故有見者爲證、假使暗中爲奇事、未免人疑其有術、乃當衆爲之、人人目睹、不敢不篤信也、蓋羅馬教所說之施行異跡、一大半在暗中爲之、故無有確證也、惟救世主耶穌三年有半、在加利利撒馬利亞猶太三省、在城中與鄉間、在街道與市面、在聖殿與道途於山上及海

不曾見神跡

輪船不能過海

其友其敵論其神跡

第四段神跡之證據

爲奴、並作苦工、係不依天然之理、然　神眞神導彼等出埃及時所顯之大能、所行之異跡奇事、所用之大力大威、乃實屬合配也、申〧攺　此神跡乃拯救世人之預兆、　神豈束手無爲而不能改變天然之理者乎、三則、有謂世人因不曾見神跡、故云實未有也、

嘗聞暹羅國在赤道之旁、有人向其王曰、在北方水結堅冰、人馬可行其上、王答曰、此事萬萬不能、然王雖不信、而事實非虛、在七十年前、泰西江湖中有輪船來往、載人運貨、是時自英至美、祇有蓬船、有人思用輪船而未能決、於是商諸格物名家、其人詳細講解此事、並給憑申說曰、所裝之煤、終不彀行過大海、於是許多人以爲此說的確、不能再爲設法、後另有其人建輪船、由倫敦城至紐約城、運來運往、殊屬便捷、所以至今有千萬輪船可過大洋、由此觀之、雖有不信者、曰無有神跡、而至終實有之也、主耶穌之友亦論其行神跡、使徒彼得曰、拿撒勒人耶穌施行大能奇事異跡於爾中、乃爾所知者、使〢〢〢　其敵亦論其行神跡、蓋拉撒路復活以後、祭司諸長與法利賽人集公會曰、此人多行神跡、我何以處之、約翰〡一〤〧　凡信道國中之人、均知主耶穌死在十字架、且至第三日由死復活、蓋論此最大之神跡、觀本書第四卷廿三章、

第四段論神跡之證據

夫異跡之眞實與虛僞、可分別明之、摩西與以色列人曰、爾中若有先知、或作夢者、出

天然之理歷久不變

依主聖旨而可變易

房屋卽天父爲其兒女所預備、故在地所行之神跡、卽使此兒女得知拯救之妙法、而不以爲奇、二則、有謂神跡與常行天然之理、歷久不變之道、的係反背、而實不能作其爲眞者也、　蓋論常行天然之理、如易經云、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夫歷久不變之道、則一年四季、夏暑冬寒、春榮秋枯、日夜周流、日出於東、月生於西、此乃天下衆人所共知者也、蓋不信者曰、此常行天然之理、決不能改變、可問爲何不能改變、假使　神乃全權全能而創造萬物、可依其聖旨、爲何一時不能變易歷久不變之道乎、若　神能建立天地、扶持萬物、護助世人、爲何不能改變常行天然之理乎、　神無非在天默坐、聽此萬事萬物自生自滅而已、而不知不能行神跡者、自然不能造萬物、蓋　神乃全聖全善全智全榮、無始無終眞活神、天上萬軍、世上萬民、隨意而待、無能禦之、無能詰之曰、爾何爲、但以常行天然之理、電光一發、必至震人裂樹、然現今人以電氣寄信行車、所有電輪船、亦可推也、如此人可以電變換其天然之理、况　神可在萬物以歷久不變之道、而依其聖旨而變易也、夫目瞽耳聾足跛口啞、則不依天然之理、救主大慈大悲行神跡、則使其得全愈而復其原也、又在荒野有五千人尋覓從天之飯糧、則無食餓死、自不依歷久不變之道、然憐憫之基督、使其食飽、卽順從天理也、猶太人被埃及王逼害而使其

第三段不信者詆排之語

法老第一

神永無改變

與稅吏、夫帝子有何輸稅、示民守法有微意焉、魚口含金、亦鱗族貢獻於　神之子也、至於耶穌臨終、愁雲掩蔽、日暗無光、天昏地震、氣象悽慘、非　神之子身受痛楚、而天地萬物共悲者乎、有售貨於聖殿者、耶穌迫而逐之、人問其故、耶穌曰、爾毀此殿、三日我必復建、後耶穌死三日復甦、明證其身爲　神所居之殿也、

第三段不信詆排神跡之語

凡不信眞理者、不依福音爲拯救之道、不認識獨一無二之眞宰、不賴耶穌爲救世主、不以聖經爲由天之默示、均欲棄絕神跡之證據、蓋法老王爲不信神跡之首領者、彼曰誰爲耶和華、使我聽其命而釋以色列民、我不識耶和華、亦不釋以色列民、出〥 〢一則有謂　神乃永無改變、其智能與權能乃完全、故已創造萬物、彼現今不必更變其前建之功、　此等人云、若　神乃無所不知無所不能、創世界之萬物、必然全備、而無所用其修理、可答無所不知之　神從始初已定神跡爲拯救妙法之證據、故在緊要之際、有神跡不足爲奇、蓋以此等人之說、如創一機器、常爲轉旋、不必修飾、可答地球萬物、是喩機器、然住在地球之上、凡有知識有良心之百姓、彼等並非機器、有志意而自爲作主、若自爲作主、亦能爲善、亦能爲惡、若爲惡、　神可或罰其罪、或替其贖罪、若欲贖罪、必有　神之子成人身、亦以後從死復活、此乃最大之神跡也、如此而觀、地如

王臣之子　管風與海　拉撒路　與父同權　魚口含金

之迦拿即其以水變酒之處、有王臣之子病在迦百農、聞耶穌自猶太至加利利、遂就之請往醫其子、因其子幾至死矣、耶穌謂之曰、若不見異跡奇事、爾等則不信、王臣曰、主、我子尚未死、請爾即至、耶穌曰、爾子生矣、其人信耶穌言而往、正行之時、遇僕告曰、爾子生矣、問何時愈、僕曰昨日未時熱退矣、父知其時適耶穌云爾子生矣之時也、故己與全家皆信焉、(翰〤〤〦至〥〤)耶穌登舟、門徒從之、海中盪甚、至浪掩舟、耶穌寢焉、就而醒之曰主救我我亡矣、耶穌曰小信者乎、何懼耶、即起斥風與海、遂大平靜、衆皆奇異曰、此何如之人耶、風與海亦順之也、(馬〨〢〣至〢〧)主耶穌最大之神跡、即在伯大尼相近京師、使已死之朋友拉撒路復活、觀約翰十一章、可知彼葬在石墳已四日、而門石蓋焉、旁人因主之命、以石移之、而主耶穌在衆前大聲呼曰、拉撒路出、死者即出、於是在耶路撒冷祭司諸長集公會曰、此人多行異跡、我何以處之、若容其如此衆必信之、以後逾越節前六日、耶穌至伯大尼拉撒路所居之處、猶太衆人知耶穌在彼而就之、不但爲見耶穌、亦欲見其所復生之拉撒路也、(翰〡〢〡〩)由此而知耶穌基督所行之神跡、乃彰顯其爲全權全能之救世主也、而凡民可篤信其與聖父同權同榮同能同德、詩云、惟耶和華行大奇事、其仁慈永世常存、(詩〡〣〦〤)天道溯源云、夫世人涉水、則濡而耶穌履海、如行陸地、顯然可證爲宇宙山海之主、有吏取耶穌稅、耶穌命門徒釣魚、取魚口所含之金、以

憐憫衆人　醫其病者　醫諸疾病　彰顯榮光權能

取床而行、翰〥〢至〩如此之慈憐悲憫、豈不大乎、馬太云耶穌周行諸城諸鄉、會堂訓人、傳天國之福音、醫民中諸疾病、見衆則憫之、因其困苦流離、如羊無牧也、馬〩〣〥〣〦約翰曰、耶穌召門徒曰、我憫衆、偕我已三日無所食、我不願使之飢而去、恐於途間困憊也、門徒曰、我等在野地、何由得餅以飽此多人乎、耶穌曰、爾有餅幾何、對曰、七及些須小魚、耶穌遂命衆坐地、取七餅與魚、祝謝而擘之、付門徒、門徒給衆、皆食而飽、拾其餘屑盈七籃、馬〡〥〣〢至〣〨此憫恤豈不廣大哉、馬太云、耶穌出、見人甚衆、憫之而醫其中有病者、馬〡〤〡〤馬可云、至晚日落之時、有人攜一切患病者、爲鬼所附者就耶穌、舉城之人集於門前、其中有多人患各種病恙、耶穌醫之、可〡〣〢至〣〤馬太亦云、耶穌遍行加利利、在諸會堂訓人、傳天國之福音、醫民中諸疾病、其聲名遍揚叙利亞、凡患病者、負各種痛苦者、爲鬼所附者、顛狂者、癱瘋者、人攜就耶穌、而耶穌醫之、馬〤〢〣〢〤主耶穌不僅存憐憫之道、亦施愛憐之行、而彰顯大慈大悲救世主也、耶穌之顯諸異能、非令人驚異也、欲使天下人明知彼之能救世耳、所以明瞽目、開聾耳、全跛足、愈錮疾、甦死人、其異能不可悉數、是則人身有疾、尙且治之、而謂人心有疾、耶穌能不醫之乎、若福音四書僅記耶穌之言語、而不載其神跡、豈非覺其有不足者哉、○其三、彰顯榮光與權能、主耶穌始行之異跡、在迦拿城婚筵之間、即以水變爲葡萄酒、而顯其榮、門徒信之、翰〢〡〡〡耶穌復至加利利

癱瘋　枯手　罪之汚穢　憐恤病者　十八年　三十八年

遣其子成人身、如罪人之身、然以贖人罪而在人身滅罪矣、羅八三 有一日四人擄癱瘋者就耶穌、因人多而不能進堂、由屋頂連床縋下、耶穌見其信則赦免病人之罪惡、而命其取床歸家、此乃顯主耶穌必救其民於罪惡中也、可二一至十二 一日主耶穌入會堂、其中有一枯手者、主曰伸爾手、其手一伸卽愈、馬十二九至十三 蓋罪人如枯手無力可動、然聽耶穌之命、可愈、主耶穌亦醫治癩瘋者、有癩者就耶穌、跪而求曰、爾若肯必能潔我、耶穌憫焉、伸手按之曰、我肯爾可潔、言時癩卽離其身、人潔矣、可一四十至四十五 蓋癩瘋之濁疾、乃指罪惡之汚穢、惟主耶穌可使其潔、故現今或由祖宗傳下之病痛、使子孫身體懦弱、或人自己作惡傷害己之靈魂、均可得拯救、以此觀之、其神跡乃顯其權能、由罪惡之災殃、彼可拯救世人○其二憐恤疾病者、　世之最苦之人、莫如瞽者、黑暗無光、父母之面貌不能見、兒女之形容莫能覩、其苦楚非言可喩、彼呼曰大衛之裔憐恤我、救主耶穌憐憫之而醫治無數之瞽者、使其驟然明亮、萬物可見、是以均歡然快樂矣、路加曰、安息日耶穌在會堂訓人、有一婦爲鬼所附、已病十八年、腰屈不能伸、耶穌見而呼之曰、婦爾得釋於此病矣、遂以兩手按之、婦卽伸、歸榮 神、路十三十至十七 如此則顯現矜恤之心也、在畢士大池有廊、其臥者有瞽者跛者血枯者、所以待水動也、在彼有一人患病三十八年、主問曰、爾欲愈乎、答曰、水動時無扶我下池者、耶穌謂之曰、起取爾床而行、其人立愈、

的確證據

我作證、又云、倘我行之、爾雖不信我、當信其事、(翰十38)又云、蓋父所委我成就之事、即我所行之事、此事證我爲父所遣者也、(翰五36)又云、人願遵行父旨、必知此道或由　神而來、或我由己而言、(翰七17)彼得曰、　神藉拿撒勒人耶穌施行大能奇事異跡於爾中、乃爾所知者、此即　神爲耶穌立據示爾也、(使二22)施洗約翰遣二徒問耶穌曰、爾乃基督乎、當時耶穌醫疾病、逐惡鬼、明瞽目、遂答二人曰、爾以所見所聞者往告約翰、(路七21、22)耶

福音與神跡

穌由天降生、其證據有二、其言與其行、即其福音與其神跡、若福音與神跡兩相和合、其證據乃的確、蓋主耶穌降生、天國則始立、聖教始發、榮光歸於　神、在地和平、人均蒙恩、且福音傳於萬民、此時所行之神跡、豈不相配乎、夫在福音四卷、祇留主耶穌之言語、而不載其神跡、豈非覺該書之大爲缺少哉、主耶穌之神跡、其要有三、蓋由罪惡之災殃、拯救世人、一也、憐恤疾病者、二也、彰顯榮光與權能、三也、

由罪之殃拯救世人

○由罪惡之災殃、拯救世人、　蓋世界之勞苦窮迫疾病痛楚患難號哭難產災殃瘟疫刀兵、均由罪惡之原而來、始初亞當犯罪、　神曰、地必緣爾見詛、爾必畢生勞苦、始得食地之所產、地必爲爾叢生荊棘、爾必食田之蔬、必汗流被面、始可得食、直至爾歸所出之土、(創三17至19)使徒

死由罪來

保羅云、蓋罪由一人入世、而死又由罪來、於是人皆有死、因人皆有罪、(羅五12)主耶穌降生、修理毀壞之佳路、彌補缺陷之郇城、而令地球歸爲極樂世界、使徒保羅云、惟　神

大衛聖詩

子傳子孫傳孫

第二段耶穌所行之神跡

矣、令海水分立如堤使民經過、晝則導民以雲、夜則導之以火光、在野裂磐、使民飲水、如在大淵、令水由磐而出、令水下流、如溪河然、（詩七十八篇十三至十六、二十三至二十四）亦云、國中長子、耶和華擊殺之、其强壯時所生之長子、無一存留、使己之民多攜金銀出於埃及、其支派中無一柔弱之人也、埃及人懼之、見其出則喜矣、耶和華布雲覆民、夜則照之以火、耶和華使鵪鶉飛來、自天降餅、俾民果腹、應民所求、擊裂磐石、使水湧出、在旱乾地、水流若河、此皆因耶和華記念其聖言、並記念其僕亞伯拉罕也、耶和華領己民、欣然而出、導己選民、謳歌而往、（詩一百零五篇三十六至四十三）我之民歟、爾當聽我訓誨、當傾耳聽我口中之言、我將啟口設譬、古之隱語、我今述之、卽我等所聞所知、我列祖所傳於我等者、此諸事我等必不隱於其子孫、必以耶和華可頌之美德、及其權能、並其所行之奇事、傳於後世、耶和華立證言於雅各、設律法於以色列、命我列祖傳示子孫、使後世皆得知之、子又傳子、孫又傳孫、使其仰賴 神、不忘 神之作爲、恒守 神之誡命、（詩七十八篇一至七）以此觀之、古昔領選民出埃及、且設立舊約之教、在荒野及以十誡賜與選民、爲歷代之律例、此時豈非與最大之神跡合配乎、

第二段在新約主耶穌所行之神跡

耶穌基督所行之神迹、乃的確證據、自己爲救世主、己云我以我父之名行事、此事爲

神

後代敬畏神

獨一無二、無形無象之主、而世人當尊貴其聖名、且凡人手所造之偶像、盡屬虛僞、蓋應當守禮拜日爲聖日、而時常孝敬父母、再無殺人姦淫偷盜謊言貪婪等事、守誡則生、犯誡則亡、此律例在西乃山、摩西付與衆民、因　神欲其覺此例之嚴、故至第三日黎明、山上有雷電密雲、角聲甚厲、營中之民無不戰慄、摩西率民出營以迎　神、立於山下、主於火中降臨西乃山、遍山皆煙、煙燄上騰、如窰之煙、全山大震、角聲漸宏、其鳴愈厲、(出十九、十六至十九)衆民見雷電交作、角鳴甚厲、山上騰煙、遂退而遠立、謂摩西曰、求爾與我言、我聽之、願　神不與我言、恐我死亡、(出廿、十八、十九)以此觀之、在埃及所見之災難、即預備衆民於西乃山、虔誠接受　神最威嚴之十誡、其三、使後代敬畏　神、蓋聖經時常論摩西時之神跡、即訓誨儆戒聖徒、故民不能忘　神之權、能與仁愛、作聖詩者歌唱此奇事、而讚美其主耶和華、舊約詩篇云、當時主在埃及國行異跡、在鎖安地顯異能、使埃及之河變爲血、人不能飲其水也、又使飛蟲齩埃及民、使蛙害之、以其物產付於蚱蜢、以其禾苗付於飛蝗、降雹壞其葡萄樹、降霜滅其桑林、雹傷其牛、電擊其羊、主怒大發、歸於民身、氣甚震烈、降災甚重、又遣罰人之天使、入於民中、主備路以行己怒、使彼不免死亡、令瘟疫害其生命也、及埃及國盡殺長子、在含之幕中首生之子一概誅滅、惟己之民則領之出、如領羊羣在曠野、引之如引牲畜、昔在埃及國　神行異跡、列祖目擊

法老軍入海

則一夜埃及之長子全死、不論貴賤皆然、號哭之聲、遍於一國、蓋無家不有長子死亡者、所遭之十災難、其威嚴甚大、刑罰甚兇、故統國之衆民、明知　神乃眞主宰也、當時以色列民離埃及、而法老王剛愎其心、以追之至洪海、乃　神使風大吹飄颺、終夜使海水退、卽開旱路、水壁立其左右、而選民過之、法老一切車馬軍騎皆追之入海、　神使海水復合、淹沒埃及軍、以後四十年、以色列民至約但河之時、水漲溢岸外、主宰耶和華使約但之水絕流、自上而下之水壁立若堆、而衆民在旱地過之、蓋於四十年之中在亞拉伯國沙漠之中、日間有雲柱可遮蔽、夜間有火柱發光而護衛、此乃最大之奇能、再在荒野無物可以充飢、日日　神賜瑪哰食之、在熱地無水可飲、而　神賜水以喝之、以後列代之苗裔曰、我祖在野食瑪哰、如經云主以自天之餅賜之食也、（翰六三一）

三大益

選民認主

○三大益　古昔設會在曠野時之神跡有三益、其一、使以色列民認識耶和華爲己之　神、蓋數年選民在埃及拜偶像之地、爲奴僕之狀而作苦工、故雖記念　神與列祖所立之約、然其虔誠之式爲卑微、其敬拜之禮幾廢棄、當時　神所設立之統領摩西在衆民面前行奇跡異能、乃的確之證據、自己乃　神之選民、此乃活潑其虔心、增加其性德、而令彼仁愛顯現、所以摩西一則訓誨選民、一則行最大之奇跡、此兩相互合而使其得益利也、其二、耶和華欲使其明悉十誡之威嚴、蓋誡命之要意、卽　神乃

十誡威嚴

神

契券盖印

令、必另行神跡爲證、其言自由天而來、且其權乃　神所賜、與契券之蓋印彷彿、故由天所賜之默示在地所行之異跡、互相合配、若所降之律例、所傳之福音、乃超出世家之哲學、故所行之能事、所作之神跡、亦應超出世界之常事、蓋舊約新約之奇能、非散漫無稽、乃共爲配合、彼此交互、均由樂園而起、至天城而聚、共有贖罪之式、而顯拯救之法、其道理乃靈性、其嘉音乃虔誠、如是之神跡、乃屬於眞而出於實也、

摩西之時耶穌之時

蓋聖經之神跡、大約分爲二、一在舊約、一在新約、一在摩西之時、一在耶穌之時、一賜律法於世、一賜福音於人、一顯審判、一彰憐憫、一至於定罪、一至於拯救也、

第一段摩西時神跡

第一段在舊約摩西時所有之神跡

此神跡大約載於舊約之出埃及記、當時埃及國罪孽深重、惡貫滿盈、心中計議、恒爲奸惡、其王法老欲逼害敎民、使之辛勞工作、合土陶瓦、力田劬勞、艱苦其生、凡所使之役、無不以嚴蓋　神所降之災難、屬於兇威、尼羅江之水、七日變爲血、其中之魚皆斃、

十災難

以後滿地有蛙、充滿田地房屋、民實厭之、再通國之塵、皆化爲虱、慚愧良深、且房屋宮殿、均滿蠅蚋、並埃及遍地、俱受蠅蚋之災、另有羣畜馬驢駝牛羊遍染疫癘而死、衆民皆生毒瘡、第七第八之災難有冰雹雷震、並有火雜於雹中、其勢甚厲、擊田間蔬菜並及諸樹、且蝗蟲掩蔽於地、盡食田之所產、與樹之所生、再有一災、卽三日全地黑暗、未

行奇能者神所遣

言語奇事彼此符合

聞之驚懼緘默、其時　神興起而行鞫、拯救凡在地之謙遜者、細詳舊約詩篇七十六篇之註釋　此大神跡使以色列民明知耶和華　神在災難之中、則保護其所愛之選民、而使其深敬之、蓋在聖經所載之神跡、僅此百中之一耳、而彰顯　神之能力若是、可見聖經所載之神跡眞、其道實也、苟其神跡僞、其道虛也、則與上八章之證據不合矣、經云、　神依己旨以異跡奇事及諸異能並聖靈之恩賜、共證此道、希二四〇神跡乃確證、凡行此奇能者、乃　神所遣使、　猶太國之官尼哥底母就耶穌曰、夫子、我等知爾爲師、乃由　神而來者、蓋爾所行之異跡、若非　神與偕、無人能行也、約三二　施洗約翰在獄聞基督所行、則遣二門徒問耶穌曰、當來者爾乎、抑我等所望者乃他人乎、耶穌答曰、爾以所見所聞者往告約翰、卽瞽者明、跛者行、癩者潔、聾者聰、死者復生、貧者聞福音、凡不厭棄我者福矣、馬十一二至六　主耶穌云、凡不厭棄我而不以我爲木匠之子、視我所行之神跡、卽信我爲　神之子者有福矣、蓋自天所派者、或先知、或士師、或救世主、必有御書聖憑、乃已由　神而來、此確據是其神跡也、假使其言語由天而來、其神跡爲超出一切尋常之事、故其言語與奇事、必須彼此符合耳、蓋神跡亦如圖印、印在書信、卽爲眞憑、如得產業者、必將契券納稅蓋印、卽爲永遠產業、如無官印、便爲白契、則衙署中不能作爲得產之的據、所以或古時之先知者、或設教之救世主、謂自己所傳之道理、乃　神之命

神跡爲證

摩西之時

以利亞時

主耶穌時

西拿基立

詩廿六篇

蓋本書所論福音聖教之證、其確據甚多、如大殿中之柱然、特此證據之中、卽聖經舊新兩約之預言得應驗爲最要者也、

第四章論神跡爲福音聖教之證

在新舊兩約中神跡甚爲廣博、蓋創世記論　神始初創造萬物爲最大之神跡、在一千六百年後洪水沉沒世人亦然、以至在巴別分爲各處之方言、亦爲奇能、迨一千年後、摩西之時在埃及有十災難、選民過洪海、日有雲柱、夜有火柱、在荒野有瑪拿食有清水喝、均是奇能、以後數百年以利亞以利沙二先知之時亦有奇事不少、但以理之時亦然、至主耶穌降世其生其行其死其復活、均爲奇事、所以福音四書記其無數之神跡與奇能、蓋嗣後主耶穌升天、令其使徒以言語行爲顯異跡奇事之能、及聖靈之大力而設教、故接受聖道者、必篤信聖經之奇跡也、在猶太王希西家之時、亞述君西拿基立領衆軍圍困聖城耶路撒冷、而希西家王懇求耶和華速卽拯救其選民、是夜　神之使者降在亞述營殺十八萬五千人、蚤起視之、惟屍而已、（王下〡〩〣〥）在營中之旗、隨風飄颺、殊屬美觀、大隊兵丁、睡在帳幕之中、黎明視之、均已死亡、當時非互相戰鬥、受傷血流、觀者慘然、却熟睡夢中不覺而亡、實屬奇觀、猶太作詩者云、雅各之　神加以譴責、戰車與馬則皆長眠、有威可畏、爾震怒時、誰能立於爾前、爾自天施行審判世人、

門徒逃散
彼得不認
己將受苦
預言有八
耶路撒冷必被滅亡

基督預言已被執之時、門徒必至逃散、耶穌謂門徒曰、此夜爾皆必厭棄我、蓋經云、我將擊牧者而羣羊散矣、（可〡〤〢〧）此得應驗、經云時門徒皆離之而奔、（馬〢〦〥〦）○又預言彼得必言不認其主耶穌、對彼曰、我誠告爾、此夜雞尙未鳴、爾必三次言不認我矣、（馬〢〦〣〤）此得應驗、彼得坐於祭司長之外院、旁立者謂彼得曰、爾誠其黨、爾口音明表爾矣、彼得詛且誓曰、我不識其人也、卽時雞鳴、於是彼得憶耶穌之言云、雞尙未鳴、爾必三次言不認我、乃出而痛哭矣、（馬〢〦〦〩至〧〥）○基督預言己將受苦曰、我等上耶路撒冷、人子將被賣於祭司諸長及士子、彼必定之以死、解與異邦人以戲弄之、鞭扑之、而釘之於十字架、第三日必復活、（馬〢〇〡〨〡〩）在此所預言者有八、救主與其徒上京、一也、被加畧人猶大所賣、二也、猶太祭司長先審、三也、彼必厭棄而定其罪、四也、被解於異邦羅馬國官署、五也、必被戲弄與鞭扑、六也、釘於十字架、七也、三日復活、八也、觀福音四書每卷之末兩章、此預言均得應驗、○蓋主耶穌最大之預言、卽耶路撒冷必被滅亡、馬太廿四章、馬可十三章、卽詳論之、猶太史官約西弗之史鑑云、後四十年、羅馬將軍提多領軍圍困聖城、而使其遭殃、可知基督之預言、卽一一盡得應驗、夫耶穌明說已預言未來之事、是何緣故、因欲門徒篤信己爲救世主也、所以曰、今者事尙未成、我先告爾、至事已成、爾可信我之爲基督、（約〡〣〡〩）今我等觀之、豈不可當信乎、

爲惡人祈

歸富人墓

基督復活

基督升天

第三段基督之預言

中矣、（馬 廿七 四六）○舊約云、更爲惡人祈禱、（賽 五三 十二）在新約此得應驗、耶穌曰、父乎、彼不知所爲求赦之、舊約預言其死云、緣彼甘心捐命、（賽 五三 十二）新約云、耶穌又大聲而呼、氣遂絕、（馬 廿七 五十）舊約詩篇預言保全其骨、一骨不折、（詩 卅四 廿）新約論兵卒云、惟至耶穌、見其已死、則不折其腿骨也、一卒以鎗刺其脅、有血與水出焉、見者作證、其證乃眞、彼自知其所言乃眞、使爾亦可信也、此事得成、乃爲應經所云、其骨之一、必不折也、經又云、彼等將仰望其所刺者、（約 十九 卅二至卅七）○在舊約先知云、基督乃終歸富人之墓、（賽 五三 九）在新約此得應驗曰、有一富者名約瑟、由亞利馬太來、亦耶穌之門徒也、入見彼拉多、求耶穌之屍、彼拉多則命與之、約瑟將屍裹以潔枲布、置於己之新墓、（馬 廿七 五七至六十）○舊約預言基督復活、先知大衛云、蓋爾必不遺我於陰府、亦不使爾之聖者朽壞、（詩 十六 十）在新約使徒彼得云、因大衛先知此事、故言基督復活、謂其魂不遺於陰府、其身不至於朽壞、（使 二 卅一）○舊約詩篇預言基督升天云、爾已上升高處、擄所擒獲者、（詩 六八 十八）在新約此得應驗、路加福音曰、耶穌引之至伯大尼、舉手祝之、祝時離衆升天、（路 廿四 五十至五一）以此觀之、主耶穌基督未降生之前、其行述已記於舊約、以後觀此諸預言、在新約福音四書均得應驗也、此豈非證彼乃救世主乎、

第三段基督之預言均得應驗

被撻被唾

釘十字架

被戲笑

分衣拈鬮

於犯人中

約預言基督受難之時、卽默然先知云、彼受窘迫而又自卑、如羔羊、彼牽至死地、不啟其口、如羊在剪毛者前無聲、亦若是不啟其口、（賽）新約曰、祭司諸長與長老訟耶穌、耶穌不答、彼拉多曰、此人作證、攻爾多端、爾不聞乎、耶穌一言不答、（馬）○舊約預言基督被撻而被唾於面、云、人撻我背、我任其撻、人拔我髮、我聽其拔、人辱我唾我、我不掩面、（賽）在新約得應驗、經云、彼拉多則取耶穌而鞭之、（翰）有人唾其身、（可）○舊約論其釘十字架、卽云、刺我手足、（詩）新約云、在彼釘之十字架、（翰）舊約詩篇預言其十字架之語曰、我之　神、我之　神、爲何遺棄我、（詩）在新約此得應驗曰、約申初、耶穌大聲曰、以利以利、拉嗎撒啖呔呢、卽言我之　神、我之　神、爲何離我、（馬）○舊約預言基督被戲笑、先知大衛曰、凡見我者、皆戲笑我、張口而搖首曰、彼賴耶和華而望其拯救、耶和華悅之、今可拯之、（詩）論其應驗、觀馬太福音廿七章三十九至四十四節、舊約預言在十字架、彼以膽以醋賜之、詩曰、彼以膽食我、我渴時彼以醋飲我、（詩）在新約得應驗云、以醋和膽給耶穌飲、耶穌嘗而不飲、（馬）○舊約詩篇云、彼分我之外衣、爲我之裏衣而拈鬮也、（詩）新約云、既釘十字架、則拈鬮分其衣、此事得成、乃爲應先知所言云、彼分我之外衣、爲我之裏衣而拈鬮焉、（馬）○舊約預言人列之於罪人中、（賽）新約云、又將二盜與之同釘、一在左、一在右、取應經言云、彼見列於罪犯

猶太厭棄

加畧猶大

替人受苦

譬喩衆、非譬則不向衆言、乃爲應先知所言、云、我將啟口設譬、創世以來所隱藏者、我必宣明之、（馬十三卅五）舊約論基督醫病云、當是時、瞽者目必明、聾者耳必啟、跛者必踴躍如鹿、瘖者必謳歌、（賽卅五五至六）在新約耶穌曰、爾以所見所聞者往告約翰、即瞽者明、跛者行、癩者潔、聾者聽、死者復生、貧者聞福音、（馬十一五）○舊約詩篇論猶太人厭棄基督云、無故而恨我者多於我髮、（詩六十九四）在新約耶穌云有此事、乃爲應其律法所載云、彼無故而惡我也、（約十五廿五）舊約預言猶太之官厭棄之詩云、匠人所棄之石、成爲屋角之首石、此乃耶和華所成者、在我目中甚覺奇異、（詩百十八廿二）在新約耶穌曰、經云、匠人所棄之石、成爲屋角之首石、此乃主所成者、在我目中甚覺奇異、此經爾未讀乎、（馬廿一四十二）○舊約預言加畧猶大將賣其主、詩云、素與我相友者、爲我所恃者、食我之食者、舉踵踢我矣、（詩四十一九）新約論此得應驗、觀約翰十三章十八至廿七節、舊約預言基督之賣價曰、彼遂權之三十金、予我以爲我值、（亞十一十二）在新約此得應驗、加畧猶大往見祭司長曰、爾願付我幾何、我以彼賣與爾、遂約以三十金、（馬廿六十五）○舊約論基督代替人受苦、先知以賽亞云、彼乃任我之恙、負我之憂、我反以爲　神懲罰之譴責之、加之困苦、彼因我愆尤而被傷殘、緣我罪惡而受折磨、彼遭刑罰、使我得平康、彼見鞭撻、使我得醫痊、我俱迷亡若羊、各行其道、主使我衆之罪愆任於其身、（賽五十三四至六）在新約耶穌云、人子來捨其命爲衆贖也、（馬二十廿八）舊

如王上京

謙遜忍耐

爲聖殿心是迫切

設譬喻

利利居於黑暗之民已見大光、居於死地有陰翳者、有光起而照之矣、馬四十五至十六 ○舊約預言基督如王上京、先知撒加利亞曰、郇邑歟、當欣喜不勝、耶路撒冷邑歟、當呼歡爾王臨爾、秉公義施救援、謙和而乘驢、與驢之小者、即牝驢之子、亞九九 在新約此預言得應驗、馬太云、耶穌與門徒將近耶路撒冷、至傍橄欖山之伯法其、耶穌乃遣二門徒曰、爾往前村、至則遇一驢繫焉、有小驢同在、可解而牽之就我、倘有人詰問爾、則曰、主需之、彼必准爾牽來、此事得成、乃爲應先知所言云、告郇之女、爾王就爾、溫柔而乘驢、及驢之小者、即負重之驢之子也、馬二一一至八 ○舊新兩約先後論基督之謙遜忍耐曰、耶穌則離彼處、羣衆從之、其中之病人、耶穌皆醫之、且戒之勿揚其名、乃爲應先知以賽亞所言云、觀我僕我所選者、我之所愛、我心所悅者、我以我神賜之、彼必審判、示異邦人、彼不爭不喧、無人聞其聲於市街、已傷之蘆葦、彼不折斷、將滅之燈火、彼不吹滅、以致使審判得勝也、異邦人亦必仰望其名矣、賽四二一至四 馬十二十五至二一 ○舊約論基督云、我爲爾之室、甚是迫切、中心如焚、詩六九九 新約云、耶穌在殿見有賣牛羊鴿者、及兌錢者坐焉、耶穌以繩爲鞭、逐其人、及牛羊出殿、傾兌錢者之銀、而反其几、謂賣鴿者曰、此物攜去、勿以我父之室爲貿易之室也、門徒憶經所載云、我爲爾之室甚是迫切、中心如焚、翰二十四至十七 ○舊約詩篇預言基督以喻訓人曰、我將啟口設譬、古之隱語、我今述之、詩七八二 新約云、此皆耶穌設

施洗約翰
被感於聖靈
先知之職
祭司之職
在加利利傳道

其母奔往埃及、此事得成、乃爲應主託先知所言云、我曾召我子出埃及矣、（馬〢〡〣至〡〥）○舊約預言基督以前有施洗約翰云、有聲呼曰、在曠野備主之路、在沙漠地爲我 神修直其道、（賽〤〸〣）新約云、當時施洗約翰來在猶太曠野傳道、此人乃先知以賽亞所指者、曰、野有人聲呼曰、備主路、直其徑、（馬〣〡〣）○在舊約先知以賽亞預言基督必被感於聖靈曰、主、 神之靈感我、主以膏沐我、使我傳福音、（賽〦〡〡）新約云、耶穌既受洗、遂由水而上、天爲之開、彼見 神之靈、如鴿降臨其首、（馬〣〡〦）○舊約預言基督爲先知之職、 神與摩西曰、主爾 神必於爾中在爾同族中、爲爾立先知如我、爾當聽從、（申〡〨〡〥至〡〨）在新約彼得曰、爲基督卽耶穌、摩西與我列祖云、主爾之 神、將於爾兄弟中立一先知如我、凡其所語者、爾宜聽之、（使〣〢〢至〢〣）○舊約預言基督爲祭司長之職、大衛曰、耶和華曾誓、必不更變曰、爾永爲祭司、依麥基洗德之班次、（詩〡〡〇〤）千年後新約云、基督未嘗自尊爲祭司長、如經云、爾永爲祭司長、依麥基洗德之班次、（希〥〦）○舊約預言基督在加利利始傳道、先知以賽亞曰、昔時主使西布倫納大利受凌辱、其後主又使沿海之地約但河濱異族之加利利復得尊榮、行於幽暗之民、得見大光、居於死蔭下者、蒙光照臨、（賽〩〡〢）馬太福音曰、耶穌離拿撒勒至迦百農居焉、其地濱海在西布倫納大利境內、此事得成、乃爲應先知以賽亞之言云、西布倫地納大利地沿海之路約但河外異邦人之加

亞伯拉罕後裔　大衛苗裔　童貞女生　生於伯利恒　嬰孩被殺　出自埃及

耶穌基督是救世主也、○舊約論基督爲亞伯拉罕之後裔曰、天下萬民將藉爾後裔得福、（創二十二）新約之首句亞伯拉罕之後裔、耶穌基督之家譜、（馬一）○舊約亦論彼乃大衛之苗裔云、耶和華向大衛起誓曰、我必使爾所出之苗裔登爾國位、（詩一百三十二）在新約保羅言 神依所許者已由此人大衛後裔爲以色列民立救主卽耶穌、（使十三）○舊約論基督乃童貞女所生曰、將有處女懷孕生子、人稱其名以馬內利、（賽七）新約曰、此事得成、乃爲應主託先知所言云、童女將懷孕生子、人必稱其名爲以馬內利譯卽 神偕我焉、（馬一）○舊約論基督必生於伯利恒、先知曰、惟爾伯利恒雖在猶太郡中爲小、然將有君自爾出、爲我治理以色列民、（彌五）新約路加云、約瑟乃大衛族人、故由加利利拿撒勒城往猶太至大衛之城名伯利恒偕所聘之妻馬利亞報名登册、時馬利亞已懷孕矣、寓於彼、產期至、則生長子、（路二）○舊約預言伯利恒之嬰孩被殺、曰在拉馬聞憂聲、卽悲哀痛哭之聲、拉結哭其子、不肯受慰、以子無存故、（耶三十一）新約云、希律王則怒甚、遣人將伯利恒城內及四境所有之嬰兒按其詳問博士之時、凡二歲以下者盡殺之、於是先知耶利米之言應矣、其言曰、在拉馬聞哀號悲泣重憂之聲、拉結氏哭子、不願受慰、因其子無存矣、（馬二）○舊約云、基督必出於埃及、先知曰、我已愛之、且召我子出自埃及、（何十一）免嬰兒耶穌在伯利恒被殺、主之使者夢中現於約瑟曰、起攜嬰與

耶羅波安家被滅

亞哈家

耶洗別

第二段預言基督

兩國之時、有耶羅波安為以色列王、耶和華曰、乃敢作惡、較在爾先者尤甚、為己立他神、鑄偶像、干犯我怒、遠棄我、我必盡除耶羅波安之家、（王上〤十〩）論此預言之應驗、觀（王上〡〨收）其五、以色列國有暴虐之君亞哈、彼干　神之怒、較前之諸王猶甚、王后耶洗別最刁猾惡毒、而逼害聖教先知、與亞哈曰、犬將餂爾之血、因爾情甘自棄、行惡於主前、主曰、我必降災於爾、盡滅爾家、亦論及耶洗別、主曰、犬必食耶洗別於京城之側、凡屬亞哈者、死於城邑、必為犬所食、死於田野、必為空中鳥所食、（王上〢〡〤至〢〤）後在戰場亞哈被殺、而犬餂其血、應主所言、（王上〢〢〣〨）後謀反叛逆之新皇得位、將王后耶洗別從宮窗擲下、其血濺於牆、亦濺於馬、遂踐踏之後、欲葬之、僅得其頭顱與足及手掌、（王下〩〣〢至〣〥）其六、先知以賽亞預言猶太人必被擄掠至巴比倫、（王下〢十〡〨）論此預言得應驗、觀（王下〢〤章〢〥章）以上祇論舊約預言得應驗之一二也、

第二段在舊約預言基督於新約得應驗

舊約所最要之論、乃將來之彌賽亞、即基督是也、使徒彼得論基督曰、諸先知為之作證、（使十〤〣）默示錄所記之言曰、蓋感先知之聖靈、與感為耶穌作證者、一也、（默十〩〡〩）彼得曰、昔預言爾所必得之恩之諸先知、亦曾尋求攷察此救道、基督之靈在其心中、預證明基督受苦難、後得榮光、（彼前一十一）此數預言記於舊約、而數百年之後、在新約得應驗、乃證

預言相隔四千年

第一段預言以色列國事

民在埃及

離主被散

耶利哥城

書作較之脗合不爽、此兩書合爲一部聖經、而天父救人之眞具在焉、蓋其預言不少、其六十六本一大半均有之、然十六先知之書、幾乎專論未來之事、其第一預言婦裔卽基督、將傷蛇首、卽魔鬼之首、記於創世記三章十五節、其末預言記於默示錄廿二章廿節、當升天之耶穌曰、我必速至矣、卽指救主第二次來也、此二預言相隔四千年、蓋聖經之預言、雖由人手所著、然非由人心所思、乃 神之先知被感於聖靈而記之、使徒彼得云、預言素非由人意而來者、乃 神所選之能人感於聖靈而言也、（彼後一廿）蓋有先知者預言未來之事、而後此預言得應驗、乃證福音教之聖經、乃由天而來者也、

第一段舊約所預言以色列國之事在舊約得應驗

其一、主諭亞伯拉罕曰、爾當知後裔必旅於異邦、異邦人役之苦之、歷四百年、（創十五 十三）後二百年、其苗裔移至埃及、服役甚苦、太息號呼、當寄居四百三十年而被拯救、（出十二 四十一）其二、摩西預言選民若離 神而事奉偶像、主必散彼在異邦之中、（申廿八 六十四）今猶太人卽散在萬國九洲之中、其三、以色列之統領約書亞滅盡耶利哥城、當時約書亞誓曰、凡起而復建此耶利哥城者、當受詛於主前、築基時必喪長子、安門時必喪季子、（書六 廿六）後五百年希伊勒心內妄思 神忘此預言、卽建耶利哥、築基時則喪長子亞比蘭、置門時則喪季子西割、於是主藉約書亞所傳之言應矣、（王上十六 卅四）其四、十二支派分以色列猶太

通萬國民　要者有四　讚美聖詩　耶穌降生前後

經答曰、我民均讀此書、故國興隆、其二、其理道最深奧極廣大、即本章以上所論者、其三、聖經之預言得應驗、觀本卷之三章、其四、聖經之神跡乃證此書之實、觀四章、其五、基督之奇妙行迹、乃證聖經自天而來、觀七章、此皆的確之證聖經乃　神之默示○舊新兩約聖經、乃通萬國九洲之人民、其已譯者却有四百種文字、所以在地球之識字者均可觀之、而在中華每年銷售有數兆本、一也、其六十六本之註解不可勝數、願中華士子均詳舊新兩約之註釋、二也、各國於安息日在福音堂凡牧師者先以聖經一章而誦讀、再擇一題以宣講之、三也、凡信徒每日詳閱聖經、故與他書有異、他書讀熟則不觀、惟聖經自幼至年邁時樂而觀之、四也、

聖經感動聖人所寫　言語無價之寶
宛如明燈照亮黑夜　天路全行照到
此燈寶貝大有光明　特照我走狹路
一步一步依從光行　越走越近天父

第三章聖經之預言得應驗為證

聖書之要、即耶穌以己身代人贖罪為救世主、耶穌未降、先知之預言載於册者為舊約書、耶穌既降、生平之言行、使徒詳述而筆於簡者為新約書、舊約前定之言至新約

保羅離世之日將至

聖經由天而來

英皇答言

聞聖經之言、如大衛曰、我雖過死蔭幽谷亦不懼遭害、蓋主與我同在、主杖主竿、誠足慰我也、（詩二十三、四）使徒保羅思念　神之仁愛曰、蓋我深知、或生或死、或天使、或操權者、或有能者、或今時之事、或將來之事、或在高處者、或在低處者、或其他受造之物、皆不能絕我於　神之愛、即　神因我主耶穌基督所賜之愛也、（羅八、三十八至三十九）保羅思主耶穌再降臨之日、毫無疑惑、曰我知我所信者、誰亦深知我所託之者、彼能保守至於其日、（提後一、十二）被囚之時、行將斬首、時曰、我離世之日至矣、我已為善道爭戰、已盡我程、已守主道、今而後有義人當得之冠冕、為我備焉、至於其日、按公義審判之主、必以賜我、（提後四、七至八）亦云、死亡被得生消滅、死之為害何在、陰府之勝我何在、謝　神賜我等、賴我主耶穌基督而得勝、（林前十五、五十五至五十七）○聖經最要者、即所云新舊兩約自天而來、蓋其書常謂　神曰三字、亦屢次謂　神與某先知言諭之曰、蓋先知亦謂當聽主之言、亦說萬有之主以色列之神、如此曰、夫在約翰福音一書主耶穌二十餘次曰、我乃　神所遣者、如云、我之道、非我道也、乃遣我來者之道也、（約翰七、十六）使徒保羅寄函云、我由主所受曾授爾、其註保羅由　神所授之道、彼曾經傳授於信徒、（林前十一、二十三）若聖經云新舊兩約、自天而來、而實非　神之默示、是書盡屬虛偽、而令人受其迷惑、然其證據不一也、其一、其道學最美、蓋以前非洲一國之王至英國、問英皇、爾國如何如此茂盛、爾民如何如此良善乎、英皇指聖

救人之大道

教會律例

言最文雅

中華四書福音四書

臨終之時喜聞經言

悞、可令轉正、其三、於正己、故先正己而後正人、其四、學義、卽習學一切佳美理道、從此四者得以成全、一也、能行各善事、二也、（提後三 十六至十七）使徒稱聖經之訓曰、如此救人之大道、（希二 三）是救人之大道、因得救者乃億兆、一也、因被救於最深之罪惡中、二也、因拯救直至永遠、三也、此救人之大道、先知預言、使徒傳揚、而信徒篤信、且罪人云、我當何爲可得救、蓋拯救實是快樂聲音、如唱佳歌、令我耳聞、○聖經乃教會之律例、而不得增減、其末語云、此書之預言、若有人加增、神必以此書所記之諸災加於其身、此書之預言、若有人删除、神必由生命書除其名、不許彼居於聖城、使其不得享此書中所記之福、（默二十二 十八至十九）凡信福音者、不以口傳之言爲憑、是所記於聖經者乃足爲證、○聖經之言最文雅、其意義至美善、其理道甚奧妙、其應許之詞、極有能力安慰人心、其警戒之語、可使人自覺己之有罪、如使徒曰、蓋 神之言、活潑者、有力者、利於兩刃之劍、靈魂骨髓、無不剖刺、心之意念、無不鑒察、（希四 十二）○新舊約之禱告文、乃爲祈求之卷、舊約之詩篇、爲讚美聖詩、新約之信函、爲要道之總論、蓋可將中華之詩經、與猶太之詩篇、亦可將儒教之四書、與新約之福音四書、互相比較、而可知其所尊所貴、夫基督先在世受難、後在天得榮、乃聖經之大題、而凡信徒卽仰望耶穌爲彼等之信、成始成終者也、（希十二 二）主自己云、我乃始乃終、昔在今在後永在者、無所不能者也、（默一 八）○凡信徒臨終之時、喜

事、神歟、今我年邁、皓然白首、勿我遐棄、我必以爾之臂力、傳於將來之世代、以爾之大能、傳於凡生於後世之人、詩〧〡〡〨 故一切年邁信徒樂而時常觀聖經、蓋凡信徒可曰、爾言之味、我覺甚甘、在我口中、甘勝於蜜、我守爾誡、則有識見、詐僞之途、我皆惡之、爾之言語、乃我足前之燈、我路中之光、詩〡〡〩〡〇〣至〡〇〥 ○聖經乃 神要道之原、即論 神獨一無二、自然而有、無始無終、無所不知、不在不能、最聖極愛、至榮、爲造萬物管萬民之主、亦論耶穌基督爲 神子、降生爲人子、傳眞道、行神跡、受難、復活、升天、爲萬民救主、及論聖靈爲保惠師、感動人心、使其重生、而合配得永生、更論敬拜之禮、即禱告 神與之相通、而祈求罪孽赦免、尤論信愛望三端之要道、稱義、寄子、成聖、三倫之尊理、兼論耶穌二次降臨、審判末日、天城榮光與地獄之永苦也、蓋新舊兩約之要道、豈不奥妙無窮哉、○聖經之模楷、極爲尊貴、人見其模範、可效法其言行、而漸漸上升、論信德、亞伯拉罕爲貴、論謙和、摩西爲尊、論膽壯、約書亞有名、論忍耐、約百爲表樣、論唱詩、大衛爲最、論智慧、所羅門爲首、論仁愛、約翰爲倡、論迅速、彼得爲長、論傳道、保羅爲規、總而言之、彰顯全善全德、即耶穌基督也、彼由天降生、居於人中、爲世人完全之模楷、○聖經乃拯救之恩原、如使徒保羅與其幼徒提摩太云、聖經能使爾因信基督耶穌、有智慧以致得救、亦論聖經有益於聖徒、其一、於訓誨、則得最美之教法、其二、於督責、若有錯

神要道之原

聖經之模楷

拯救恩原

外、卒無有人讀者、惟基督教之聖經、無論傳至何國、莫不譯成其國之方言、各國之百姓、咸喜閱其書、卽或有不信者、亦仍欲觀其書、比之閱他書更爲緊要、無論何等百姓、既信從此教、則必好讀此書、除博士及無學問之人以外、聖經所至、漸能生出一種中等之百姓、均極聰明、殷勤而且各處皆有此等百姓、於國家大有益處、此中等之人、亦有農工商賈各項、皆被聖經感動、極伶俐自重、實爲國家之砥柱也、吾之爲此言、非但謂聖經將惡人化爲善人之效驗、乃另指聖經令人在各事上通達者也

中等之人

○聖經明論道學之理、觀二卷第二章、卽講四端五常五倫之道、故最要者言愛人如己、主耶穌云、凡事爾欲人如何待爾、爾亦必如何待人、(馬〧〡〢)聖經之誡命、自第五條誡至第十誡、詳論人名分之事、如何守本分、蓋嬰孩樂聞主耶穌幼時之事跡與舊約古人運動其心之行徑、所以對幼者舊約詩篇云年少之人欲潔其行、爲當如何則可當遵主言而自守也、(詩〡〩〩)

明論道學之理

觀舊約箴言訓誨幼者之語不少、對壯者年邁之使徒約翰云我曾書與爾、因爾剛健、且　神之道存於爾內、而爾已勝彼惡者矣、勿愛此世及世間之物、人若愛世、則愛父之愛不在其內、蓋凡在世、如肉體之欲、眼目之慾、並隨勢而起虛誇、皆非由父而來、乃由世而來者、(翰壹〡 〡〤至〡〣)

舊約箴言

對年邁者、聖經安慰之言甚多、詩篇之祈禱曰、我年老邁、切莫棄我、我力衰弱、切莫離我、　神歟、我自幼時蒙爾訓誨、至於今日、我傳揚爾之奇

安慰之言

原文爲正

猶太人在開封府

眞道結果實證

聖經合宜於衆人

校對、不使有纖微之訛、譯文者將原文攷核字義、或有難明、必詳審互攷以求其當、不敢以己意旁參、迄今以華字譯全部聖書、共譯數次、其譯之又譯者、無非字斟句酌、詳參核對、以期盡善盡美、使人讀譯文、一如讀原文耳、以上丁韙良先生之言、蓋在西歷大約耶穌降生二百年、由猶太國有一邦或數十或數百家、遷居至河南近開封府、造會堂、而從古至今居於是處、來時所攜帶希伯來文字之舊約聖經、以前數十年基督教會中人至開封而買此舊約、此書從猶太向東至中華泰西之希伯來舊約書、從猶太向西至英美之地、此兩書相隔一千數百年、後將其兩書比較、均是相同、惟一字之跡、畧爲異耳、是乃　神保護聖經之證也、○眞道結果實證云、聖經之書、極其繁富、能令泰西博士不徒時時刻刻研索經中原文、並且參攷猶太以外他國之史鑑、及他國古時所流傳之碑碣文字、專爲尋出憑據、乃更能領悟書中之意耳、所以現今西國所出辨論聖教之書、不可勝數、此係表明　神所作之聖經、自有使人查攷之效驗也、以上所言、皆係聖經激發博士等使之極意尋求奧妙者也、至若尋常之人、惟常讀聖經、則其心才亦自然能加長進、無論其人爲何等年紀、觀聖經一書、無不合宜、如但能明白數句語言之小孩、及有識見之成人、與年邁之老叟、大都皆愛閱其書、愛聽人宣說其理、蓋此聖經無論有學問者、無學問者、無不適用也、他國之聖經、除其本國博士以

天父之靈在爾內言

字字各有精義

其意、亦必盡錄之、不敢少爲增減、以待後日之攷究、故使徒彼得曰、昔預言爾所必得之恩之諸先知、亦曾尋求攷察、此救道基督之靈在其心中、預證明基督受苦難、後得榮光、彼前十〡一舊約書之文爲天父所默示、新約書可爲之證、耶穌曰、天地未廢、律法一點一畫不能廢、皆得成焉、至於新約書亦爲默示、尤可明見、耶穌命使徒曰、爾將爲我、故被解至侯王、以爲斯人及異邦人之證、解爾之時、勿慮如何言、或何以言、至其時必賜所當言也、蓋非爾自言、乃爾天父之靈在爾內言耳、馬十〡〢〡〩夫聖靈將默示於侯王之前以爲證、而況著書以訓萬世、不更默示之哉、耶穌曰、惟保惠師即聖靈、天父因我名而遣之者、將以衆理示爾、且爲作證、又曰、眞理之靈至、將導爾悉知眞理、亦以未來之事示爾、保羅論新舊兩約書皆爲主所默示、字字各有精義、其書載人類之所自始所自終、及立心之要道、修身之要務、並載神跡以證耶穌救世之權、又載先知與使徒辨論之道、以明耶穌救世之功、錄天父所降之律法、使人知所從違、錄先知所撰之聖詩、使人昭其虔敬、他若諸國之興衰、列代之災祥、多有記載、以顯　神之賞罰、古人之得失、言行之邪正、無不悉錄、以爲世人之勸戒、聖詩之爲益大矣哉、吾人敢不小心遵守之乎、故聖詩原文古人錄於羊革、故名爲羊皮經以防朽腐、筆畫偶有錯誤、即行重抄、以防傳訛、千餘年前所抄之書、至今猶謹藏於西國書院、如欲重刻聖書、必取古遺之羊革書、精心

聖哉聖哉

詩之大衛皇同悔改前非曰、 神歟、求爾按爾之仁慈憐恤我、依爾之大愛塗抹我之諸過矣、我等同以賽亞見主坐於崇高之寶座而聞天使彼此呼應曰、聖哉聖哉聖哉萬有之主、其榮光充滿全地、我等亦可聞耶利米儆戒選民、離虛假之偶像而歸向神、我等可如門徒同主耶穌來來往往、聽其寶貴之言語、而觀其最大之神跡、我等可同使徒在五旬節知覺聖靈降下而見教會大爲興盛、我等誦讀之時、明知 神乃我所愛之父、基督爲我慈悲之救世主、而聖靈爲我之保惠師、故心內殊屬快樂也○

天道溯原

天道溯原云、昔 神欲以道傳於天下、特借先知與使徒之口以宣之、欲以道訓諸萬世、特借先知與使徒之手以筆之、名曰聖書、書凡兩部、其一著於救主未降之前、其一著於救主既降之後、以其書爲天父默示己旨、故稱新舊兩詔書、以其書爲天父立約救人、故亦稱新舊兩約書、

希伯來與希臘文字

舊約係猶太國古文、名希伯來字、後猶太人服於羅馬、習學希臘字、故新約係書希臘文、又名希利尼字、此兩約書天父以之啟示大道、不獨其義不任人删改、即其文亦以聖靈默示、使辭相稱、雖原底以後不免魯魚亥豕之訛、抄錄偶有舛錯、皆無損於大道、記書之人代天宣化、故稱先知使徒、其才德雖有高下、而學問無有淺深、各述己所默受、不少參以私意、故所著之書、並無是非彼此之別、

徒錄師傳義未深明

譬如爲徒者記錄師傳、即義有未明、必盡錄之、以徒後日之領悟、記聖書者既受默示、雖未深知

激動人心感悟其志

與古人同在

也、首先當知聖經所有之預言、無可私解、蓋預言素非由人意而來者、乃　神所選之聖人感於聖靈而言也、（彼後一 廿至廿一）使徒約翰曰、惟載此使爾信耶穌爲基督爲　神子也、且信之爾可賴其名而得生矣、（翰廿 卅一）耶穌在世之時、止有舊約、然我主時常引舊約之言語而證其爲　神之默示、曰、彼有摩西及先知、可聽之、若不聽摩西及先知、即有由死復生者、彼亦不受勸也、蓋云摩西及先知、即舊約之稱、（路十六 廿九至卅一）在以馬忤斯之路、耶穌與兩徒自摩西始及諸先知、凡經所載指己之事、皆爲之解明焉、（路廿四 廿七）耶穌至拿撒勒安息日入會堂、立而讀聖經、即以賽亞書、讀畢曰、爾所聞之經、今日應矣、（路四 十六至廿一）一言以蔽之曰、聖經由天而來、使人向天而去、○凡世界之書籍、或經書、或史鑑、或詩篇、或道學、或格致、我等可明其意而達其理、然聖經之言語、可激動人心而感悟其志、如大衛皇云、耶和華之律法全備、可以甦醒人心、（詩十九 七）聖經乃古今萬世之魁、其意可深入信徒之心、而使其甘願棄惡從善、凡誦讀之時、覺不似住在地而樂居於天也、我等與亞伯拉罕爲　神之友、同坐於帳幕之門、而接受由上來之天使、我等與摩西在聖山同立、見荊棘爲火所焚而不毀、而聞耶和華曰、我自有永有之　神也、我等與以利亞同在迦密山、當時事奉偶像者有千萬、惟先知敬愛　神也、我等同約百在災殃之中、云我裸身出母胎、亦裸身歸土、賜之者　神、取之者亦　神、當頌美　神之名、我等同作聖

求救之門

先知使徒感於聖靈

照於暗處之燈

開我之識見、不能發我之天良、我之犯罪、彼不能使我知、我之得救、彼亦不能引我路也、惟新舊二約、乃求救之門、亦自新之路、爲萬不可少之書、直與天地並壽日月爭光也、又云、我嘗於天地萬物見　神之作爲、於新舊二約見上帝之言行、且天地萬物、神之器具也、新舊二約、　神之符瑞也、由此觀之、天地萬物、與新舊二約、一而二、二而一、名雖不同、實則無異、要皆自一本而出、一本維何、　神之心也、且自此而知斯二者、不但其出也本於一心、即其用也亦只一意、一意維何、無非助人而已、天地萬物、所以助人之使用、新舊二約、所以助人之道理者也、後又將此二意著之簡策、巨部長章、傳之於今、其書中之意、大約謂天地萬物之理、與新舊二約之言交相輔助、不得分而歧之耳、○舊約乃古時先知所載、新約乃使徒或陪使徒之基督徒所載者、故或先知、或使徒、均被感於聖靈而記也、即由天來之聖靈、指示引領、使彼述之而已、乃毫無錯悞、而顯　神之妙道、蓋字是人所繕抄者、然大旨不是人所造者、蓋　神默示世界之人、以天上之聖理賜於彼等、故句句是人手所寫、然其意不是人心所思者也、使徒保羅云、聖經能使爾因信基督耶穌有智慧、以致得救、　神所默示之聖經、皆有益於訓誨、督責、正己、學義、使事　神之人得以成全、無不練達、能行各善事也、提後三16至17使徒彼得云、我等尚有先知更確之預言、比於暗處之燈、爾當常顧之、待日始旦、而明光初耀爾心

肢體之喻

無一可缺

其論最多

聖經彰顯神全德

韋廉臣言

絡之一書、如保羅曰、譬身爲一、有多肢體、且肢體雖多、究爲一身、基督亦如是、林前十二在舊約講律法、在新約論福音、在舊約眞理乃隱藏、在新約乃顯現也、舊約乃預言基督降生於世、在新約此言乃得應驗、故舊新兩約合成最榮光之聖經、蓋六十六卷書、無一可以缺者也、如保羅云、目不能向手云、我不需爾、首亦不能向足云、我不需爾、林前十二在新約福音四書乃最要、因講耶穌之降生言語奇跡、死於十字架而復活、在舊約大衛詩篇爲最貴、因括聖詩祈禱與妙道三者也、蓋猶太史鑑能激動人心、因論 神如何保護引領賜福於選民、夫查使徒行傳、乃論教會之始初興盛、且得感動於聖靈、舊約先知乃儆戒百姓責備其罪惡、而以最文雅之言語論郇山之佳象、新約之使徒書信、以天國之要道一一許解之、聖教之妙理宣講之、信徒之名分顯明之、與天城之榮光暢言之、然最要者新舊兩約合論耶穌基督爲萬民救主、如保羅云、大哉敬虔之妙道、無不以爲然、 神藉人身而顯現、稱義於聖靈、見於天使、傳於異邦、信於世人、而升於榮光之中、提前三○本書上卷論天地萬物彰顯 神爲全智全能全善、然新舊兩約亦彰現其榮光、其仁愛、其聖潔、其獨一無二、且無所不在、故萬物與聖經之證乃合一也、韋廉臣嘗云、我一生罪惡、與一生缺陷、惟我良心得以自知、所以人生在世、不明天地萬物之理、不足爲完人、但明天地萬物之理者、仍不足爲完人、何則、天地萬物、但能

世人冀望神默示

六十六卷合而爲一

舊約分三

新約分四

之本也、是皆謬悞之說、此一切非給人心所充滿而喜悅者也○因　神最慈愛、觀世人如己之兒女、在暗中豈不冀望主以默示賜彼等乎、我尙可將新理訓人、豈不想天父以新理訓我歟、我觀史鑑算學格致等書、均當以書本讀之、我豈不冀天上眞神、亦以書本給我乎、凡人事以口傳者、不免有傳誤忘却等情、惟載在書册、則一一詳明而萬無貽誤、此書乃舊新兩約之聖經、是　神所賜於人者、蓋舊約有三十九卷、記於一千年之中、且新約有二十七卷、記於主降生後百年之內、此六十六卷藏於書房中一架之內、本數雖多、却可合而爲一也、舊約之三十九卷、乃以希伯來文字而寫、是古猶太教之聖徒、即現今猶太與基督徒同尊者、新約廿七卷、係基督十二使徒所筆記、即福音教所寳貴者也、蓋舊新兩約、在一千五百年中有四十人記載、故合而爲一部聖經、此書即以　神拯救之法而明論之、先漸漸而表明、後驟然而顯現、在舊約殺牛羊灑血獻祭、彰顯罪孽深重、則能以性命而贖之、在新約救主耶穌爲贖罪羔羊釘十字架流其寳血、代民贖罪、舊約分爲三段、一、論猶太之史鑑、如何　神千年之中引領其選民、二、論舊約詩篇尊貴之聖歌、三、先知訓誨聖徒講基督、傳呼將來之國度、與救世主之榮光、蓋新約可分爲四段、一、論基督之言行、二、使徒傳教之行述、三、使徒所達教會之書信、四、在默示錄使徒先言以後所來之事、然舊新兩約之數段、彼此互合、如聯

福、如舊約詩篇十九篇大衛王先云、諸天彰明　神之榮光、穹蒼顯揚　神手所創造者、又後云耶和華之律法全備、可以甦醒人心、耶和華之證言誠實、可以使愚者有智慧、耶和華之法度正直、可以悅人之心、耶和華之誡命淸潔、可以明人之目、詩〡〩〡〧〨

第二段論新舊兩約

第二段論新舊兩約之聖經

儒教有四書五經、福音教有舊新兩約、惟以先後而論之、則五經略如舊約、四書略如新約、蓋本書卷一第二章論衆人有拜神之心、因此我等心中可思必有聖教、可以合配人之心、所願者觀萬物之中、自有合配之道、如有目者、可思必有其光、有耳者、可思必有其聲、有口者、可思必能辨味、有飢渴、可思必有飲食、亦如有惻隱之心、必有憐恤之事、有羞惡之心、必有恥辱之事、有是非之心、必有善惡之分、所以有拜神之心、必有

合配之道

神聖教可與此相配也、依上段所論人之智慧不足、且人恃己之智慧、不能明悉神之全德、故尋求眞理者、至何處可以得之也、如問孔子、彼未論鬼神、而云敬鬼神而遠之、亦未論祈禱、則云獲罪於天、無所禱也、亦未論死、曾云未知生焉知死、總而言之概不知悉、或問朱子　神降衷於民、天將降大任於人、天佑民、天生物、凡此等類、眞有主宰如是耶、朱子答曰、此三段只一意、這個也只是理、故朱子惟論理氣虛假之義、如查性理大全易經等書、亦云神靈通達萬物、天地之心普及萬物、天地之心者、生萬物

求眞理者何處可得

崇拜目覩之神

祖乃罪惡孫乃滅亡

之人無有一事不能宣講者、如不明悉萬物之原、故論太極、心中思萬物之原必成雙、故多講陰與陽妄想萬物循環不已周有復始、故云變易、欲棄　神爲萬物之主、故論虛空之理氣、要觀人所生之有父母、想及萬物生生不已、故云天與地、此皆哲學之僞道也、四則因心內罪惡之權力、異邦人崇拜目覩之神、腓力與耶穌曰、主求以父賜我見之、我等則足矣、（翰〡〤〨） 蓋摩西在西乃山、民遂紛集於亞倫前曰、起爲我等造神、可爲我前導、蓋導我等出伊及之摩西、不知其何遇、（出〣〢〡） 選民見在埃及所行之奇跡、明知有一位　神、然彼等欲觀其在面前之象、而可知彼是引導者也、因世人離棄永生之神、彼所願與在天之神相通、故與偶像跪叩拈香、五則、異邦敬拜之禮、其祖乃罪惡、其子孫乃死亡、蓋凡人辦理世界之事、却有知識之心、惟奉事鬼神、如靈魂之目雙瞽也、凡人以元寶綵緞爲恭敬之儀、以錢糧阡帛爲謁見之禮、以爲陰司如同役吏、必須先以賄賂相通也、以人待人、即以忠孝節義爲模範、以世人待　神、則以虛妄之式代替心內之聖愛、此爲何乎、答曰、即因存在心內之罪惡、如經云、無義人、即一義人亦無之、無人明悟、無人尋求　神、（羅〣〸〡）

由此觀之、因在外魔鬼之乖巧哄騙世人、因在內人心滿足有罪、世人既恃一己之智慧、不明悉天地之主宰、故　神顯慈愛之心、而使人得自天之默示、以引其至天享永

異邦人從虛妄之心

懸想之念亦變虛妄

哲學僞道因驕而起

決不能顯出敬愛之心、其理彷彿、蓋罪惡係心內無光之瞽目、靈魂堅硬、不能挽回之端、其坐位在於靈魂、似疾病之統行於全體、如此罪惡、則統行於人之惻隱之心、羞惡之心、辭讓之心、是非之心、及知識之心、蓋我等觀地球千萬敬拜之僞禮、億兆虛渺之異端、無數之泥木偶像、其本即在人心之罪惡、一則、凡異邦人必從虛妄之心而行、蓋以 神之永能與性體、目不能見、自造天地以來、則可明知、因觀其所造之物而知、即變爲泥塑木雕、故其思念爲虛妄、其愚頑之心愈昏暗、彼等懸思有陽必有陰、以爲陽間有官、陰間亦有官、陽間有缺而調補、陰間亦必如是行之也、所以陰司之形式、一與陽間無異、二則、懸想之念亦變爲虛妄、彼等念及滿天神佛、一層一層、不可悉數、併有女菩薩、心內大慈大悲、更有男之偶像、至兇極嚴、以至山上有神仙、海中有龍王、各種之佛、各種之神、均有各種之名、且各色相貌、各類形狀、並男女大小、以及金銀銅鐵泥木爲之、併裝以五顏六色、然此皆盡由幻想而來、撒但乘其幻想而哄誘其懸想之念也、凡向來之閒書、講人事者少、而講神仙變化活佛出現甚多、此亦幻想之證、然觀此諸像、容貌威嚴、形色兇厲者、十居八九、而和平溫厚者、十不過一二、此因人畏憚神佛之念所制、而不思 神仁愛之心也、三則、哲學之僞道、因驕傲而起、如先知以賽亞論古國我儕聞摩押人狂妄驕傲已極、聞其倨傲狂妄狂暴語言虛僞、（賽十六）凡心驕氣傲

魔鬼之稱

統帶領軍

心內罪惡之能力

言、引我足行於邪途、使我手作諸惡事、蓋始初　神造人本具善性、自魔鬼哄騙驟變爲惡心、故現今人之心不知不覺而甘願依從其志、如使徒云、舉世服於彼惡者、（翰壹〡〩）聖經稱魔鬼空中掌權之君、卽今惑人不信從福音者之靈、（弗〢〢）此世之靈惑不信者之心、（林前〤〤）亦云勇士穿戴盔甲而守其屋、更勇者至而勝之、（路〡〡〢〡）彼爲謊者、且爲謊者之父也、（翰〨〤〤）聖經亦云世人爲其僕、其兒女其被掠者、故　神之兒女、與魔鬼之奴僕、如亮光之國與黑暗之邦、彼此戰鬬、且非驟然交戰、實是從始初至今一一安排預備各營軍士、漸漸乘機而思滅　神之權能、蓋亞洲之釋道婆羅門等教、非洲與天方之回教、暗地之千萬像羅馬教王、逼害基督徒之上諭、凡不信者之謬書、均魔鬼所管理者、有如統帶之領其軍也、其意欲毀謗　神之榮光、彼要世人藐視　神之品格行爲國政、彼易於入人腹、彼明知人之性情、彼實最聰明、極乖巧、故可將己之惡念存於人心、彼以人之知識變爲愚魯、人之良心改爲昏暗、以人拜神之心轉從泥土之像、彼爲僞師、乃最靈巧而訓其徒、棄造萬物之主、而拜人手所造之物、以此觀之、撒但與世界不信福音之人、乃合而爲一也○其二論心內罪惡之能力、　蓋本心之罪惡、使人遠離　神、夫罪惡乃最大之弊、而令人拋棄眞理之原、反而言之、聖潔乃使心剛性健、而引人與造物之主相親相愛、如人寒熱勢熾、滿身發熱、萬萬不能出汗、心有罪惡包含、

無聖經者遠離神

魔鬼之能力

地以來、則可明知、觀其所造之物而知也、致人無所推諉、彼雖知　神、竟不以之爲神而尊之、亦不謝之、其思念變爲虛妄、其愚頑之心愈昏暗、自稱爲智、反成愚魯、以永不朽之　神之榮棄之、崇拜偶像彷彿易朽之人及禽獸昆蟲之形式、（羅一〡〩至〢〣）若世界之人無拜神之心、彼不能明知　神、然五洲之衆民、均有教會、均倚賴敬拜以上所言或眞或假之神、雖然如此、福音聖教之外、世人不認識　神爲全榮全能全智全聖、夫保羅在雅典城遇一壇、壇上刻未識之　神五字、故凡異邦人、卽崇未識之　神、惜哉惜哉、蓋無有聖經之人遠離　神、凡在地球之千萬廟宇、所獻之祭、所拜之禮、盡歸於僞神、而無一歸於眞神者、不過如在雅典壇上刻未識之　神、（使〡〧〢〣）若無有兩約聖經、若無有基督之聖靈感動人心、則無有一人敬愛　神之聖名、無有一人讚美其榮也、爲何世人遠離　神如此乎、蓋必有權能者竭力使之轉動耳、聖經所論者有二、在外有魔鬼之能力、在內有本心之罪惡○其一論魔鬼之能力　若　神之聖靈居於聖徒之心、如此魔鬼住在不信者之內、彼不能如聖靈重建人之志意、不能使新心於人、不能感化人之本性、然彼能哄騙世人、使其知識以僞爲眞、使其思念將邪作正、使其心志以惡爲善、彼私間引誘我心不歸於正、如農夫車水不入於田而注於溝澮、然彼可誘我私欲之心、使之萬惡叢生、騙我貪婪之念、使之盜竊不羞、哄我口舌擅說無禮之

由天被召

主乃加冠於其首、如設立爲皇、　爲何口宣福音者、超出一切說書講鄉約者、其勸人之權能、從何而來、爲何如此切心傳道乎、可答因自己由天被召、亦因其道由天而來、故領人向天而去、豈非講福音者之能力爲基督聖教之證乎、

三卷

第二章人之智慧不足必有自天之默示

分爲兩段

此章分爲兩段、第一、世人倚自己之智慧、不能明悉　神之全德、第二、必有自天之默示、即新舊兩約之聖經、

第一段倚自己之智慧不悉神之全德

第一段世人倚自己之智慧不能明悉　神之全德

恃己之智不知神

第一卷之第二章第六章、論衆人有拜神之心、知識之心、是非之心、賞善罰惡之心、故應當認識獨一無二造萬物之主宰、如目之見光、如耳之聽聲、如是人之心可明知神之全智全能全善、蓋　神離我各人不遠、我等賴之而生而動而靜而存、(使十七廿八)若世人習練其知識之心、常用其拜神之心、增添其是非之心、不能不深曉　神也、然世人既恃己之智不知　神、(林前一廿一)此即最爲奇異也、人本有此技能、特不曾時常試練耳、如種子已下於土而未曾萌芽彷彿、使徒保羅致函於羅馬人亦如此言、論及人知　神、人所知者、原顯於其心、蓋　神已顯之於彼矣、　神之永能與性體、目不能見、自造天

基督爲模範

傳道者所得之賞極大

多種多收

速、而覺福音眞理超出聖賢之訓誨、蓋在總督前保羅論公義節制與將來之審判、而總督卽懼、(使〢〤〢〥) 在王前論自己回心轉意、且基督受難而復活、王云爾勸我幾乎使我爲基督徒矣、(使〢〦〢〨) 二基督爲善模楷也、蓋衆民樂聞其訓、而奇其口所出之嘉言、(馬〢〢 路〤〢〢) 又云、從未有人言若此人言也、(翰〧〤〦) 數百年在猶太京城祭司獻祭而一歲三次、衆民聚集、事奉耶和華、蓋聖殿之陳設最燦爛、拜跪之儀文最繁重、然禮貌雖榮耀、虔心則欠缺也、當時耶穌出外傳道、或在山邊林下、或在海灘沙地、其宣道之聲音、令千萬人聞之、最威嚴、而最慈悲、雖曠野亦生喜色也、(賽〦〡) 耶穌云、主之聖靈臨我、以膏膏我、俾我傳福音於貧者、遣我醫傷心之人、告虜者得釋、瞽者得見、被壓制者得自由、宣揚神之禧年也、(路〤〡〨) ○傳道者所得之賞賜極大、然決弗以己功而當得之、誠以由恩而得之也、主耶穌云、爾行一切所命之事、亦當自云我爲無益之僕、所行之事、乃分所當行也、(路〡〧十) 使徒雅各云、爾中若有迷失眞道者、又有人使之歸正、此人當知使一罪人離迷路而歸正、救一人之靈魂不死、亦掩多罪焉、(各〥〡〩) 先知但以理云、訓衆歸善者、必如明星、直至永遠、(但〡〢〣) 上段所論傳道者如農夫、一種稻於田、種一收百、一播道在心、播一收千、如使徒云、多種多收、(林後〩〦) 經云、工得其値宜也、(提前〥〡〨) 亦云各按其工、必得其賞、(林前〣〨) 使徒保羅臨終時曰、今而後有義人當得之冠冕、爲我備焉、(提後〤〨) 其功已畢、

感於聖靈

依善模楷

保羅爲模範

照之矣、(馬〤〡〦)拜偶像之黑暗、愈顯福音之亮光、而傳道者愈明眞道之尊貴、而一一明示也、如保羅云、昔命光由暗而照之　神、已照於我心、(林後〤〦)彼見凡從僧道者、如在夢寐之中、而呼云、睡者當醒、由死復活、基督則必光照爾矣、(弗〥〡〤)儒教云、獲罪於天、無所禱也、味此言也、何啻發柩入墓、令滯人不可仰、而嘉音迅速傳來、使獲罪於天者、亦知有所禱矣、因赦免罪孽、在於　神之手也○傳道者感於聖靈、而以大能證耶穌基督爲救世主、蓋彼明悉眞理、知覺眞理、堅信眞理、而傳揚眞理、如經云、我因信故言也、我既有此信心、故亦因信而言、(林後〤〡〣)彼講靈魂之寶貴、或得永生、或入永刑、如耶穌云、人若盡得天下之利、而失其靈魂、何益之有、人將以何者換其靈魂乎、(馬〡〦〢〦)故其拯人之心、實懇切也、傳道之時、其目發光如電、其貌華榮畢顯、其舌如五旬節之火燄、其聲最慈悲、亦明暢、其舉手如援人之式、其舉止云動、如心熱性急、宛似站立於死人活人之間、而勸人離惡從善、信主得救也○傳道極善之模楷、惟有保羅也、保羅云、　神尙賜我此恩、以基督不可測之豐富、傳與異邦人、(弗〣〨)蓋異邦之中、羣衆聽其訓、棄一切假神而從一位眞神、敵之者曰、保羅不但在以弗所城、亦幾在亞西亞全地誘惑多人、言手所作者非神、(使〡〩〢〦)其口才甚大、所開講之言語佳美、是以口傳之道、最合配當講之時、嘗以目前之事爲題、引證經書之善句、論最要之道、即依次有權傳宣其勸人最迅

神

審判末日

天堂地獄

中保惟一

講十字架

見衆拜像心中感傷

偕其天使降臨、蓋主必親由天降、有號令大呼、天使長之聲發出　神之角吹響也、（迦前 〤 〡〦）六也、論審判末日、如使徒保羅曰、蓋　神已定一日、欲以所立之人主耶穌按公義審判天下、且使之由死復活、賜萬民有可信之證據也、（使〡〧 〣〡）如使徒彼得曰、但主之日至、必如夜間之盜、然當時天必大響而崩、凡所有之體質、皆被烈火焚化、地與地中造作之物、亦被焚燬、（彼後 〣十）七也、論天城之榮光、華麗體面、福祿永遠之安息、如主耶穌向善者曰、爾見寵於我父者、可進前而得創世以來爲爾所備之國、（馬〢〥 〣〤）亦論地獄之黑暗災難苦楚、如主耶穌向惡人云、爾可詛者、離我而入永火、乃爲魔鬼及其使者而備者也、（馬〢〥 〤〡）八也、傳道者亦以基督宣於萬民、即基督爲中保、如保羅曰、　神惟一、在　神世人之間中保亦惟一、此中保亦人也、基督耶穌是、（提前 〢〥）即基督以己身獻爲祭、經云、基督乃我等逾越節之羔、已爲我等見殺獻祭矣、（林前 〥〧）即基督降生成人身、約翰福音云、從未有人見　神、惟獨生子在父懷者、曾顯明之、（翰〡 〡〨）即基督之神性、彼乃對主曰、爾乃基督、永生　神之子也、（馬〡〦 〡〦）亦論其十字架、使徒保羅曰、但我所誇者無他、惟誇我主耶穌基督之十字架、（加〦 〡〤）以此觀之、傳道者所宣之眞理、豈非最尊貴乎、○傳道者見羣衆專事偶像、心中感傷、而急於口宣福音、蓋有眞與假、善與惡、亮與暗、彼此爭競、故教師竭力攻擊之、經云、居於黑暗之民、已見大光、居於死地陰翳者、有光起而

傳道者之稱

所宣之眞理亦尊

講神

講罪惡

講赦免

講重生

講成聖潔主再來

若中華之講鄉約、擺設高臺、舉持木鐸、口宣仁義禮智忠孝節義、一再申說、令人袪惡從善、改過自新、然無有激人之權、不能感動人心、而使其眞心悔改、惟口宣福音者、如統領、彼出示招降敵人、命其悔改前非、即赦從前擾亂犯罪之法、如傳道者、彼敎萬民守基督所囑之誡命、如忠信之僕、彼來非以役人、乃役於人、如牧師、彼虔誠全羣而牧養 神之敎會、如抹膏者、彼乃聖靈所設立爲監督、如長老、彼管治 神之家、如亮星即在基督之手而發大光、如欽差、彼勸世人與 神復和、如保羅云、 神藉耶穌基督使我與己復和、又以訓人與 神復和之職授我焉、蓋 神在基督內、使世人與之復和、不以其罪歸於其身、且以復和之道託我矣、故此爲基督之使者、如 神用我而勸爾、我代基督求爾與 神復和、林後〥〡〨至廿以上所論牧師之職、豈非以此爲最尊貴乎、○傳道者所宣之眞理亦最尊貴、蓋彼論全權全能、無始無終、無所不知、無所不在、創造天地萬物之眞 神、而講其榮其德其仁愛其公義、一也、論世人之罪惡、即原罪與本罪、或心中所想、或口內所言、或身 神行、二也、論天恩大赦、即犯罪作惡者若認己罪、 神公義不失信、必赦其罪、而潔其諸不義之事、翰壹〡〩三也、論重生之道、如主耶穌云、我誠告爾、人若未重生、不能見 神國、亦曰、人若不由水及聖靈而生、則不能入 神國、翰〣〥四也、論得新心、言新語、行新事、而成聖潔、五也、論主耶穌再來之日、即將父之榮

講堂之喻

傳道之職最尊

救人爲善

國之訓誨耳、在此有文墨之士、欲將福音與聖賢之道學比較也、有耕種之農、欲在堂內守道、如在田之收稻然、有技之工、靜聆福音新教、與釋道兩教參悟之、有遠來之商、則初聽拯救之法而明悉永生之理、故羣衆聚於堂而聽之、蓋傳道者視講堂如礮臺、從此可放砲子及敵營、如營盤、可保護尊貴之眞理、如學堂、可講天道之奧妙、如家室、可安居而偃息、如聖壇、可獻活祭、如教會之廳事、可於內宴樂禮拜、如寶坐、可管理人心、如快樂地、可與 神交通、如郇山、可唱福音之聖歌、如天門、可領世人入其華麗之處、然最美之喻、莫若講堂比田地、以傳道者比農夫、以天道比美種、因耶穌設喻曰、神之國、如人播種於地、日起夜眠、種萌且長、不知其何以如是、蓋地自然生穀、先苗後穗、再後穗上結滿穀實、（可〤廿〦至廿〩）故散種者、不知聽者之心地堅硬、而所散者多數無用、或心地磽薄、種則無根易枯、或心內之惡念如草與發、而善念如美種則被蒙蔽、然彼賴神之能、而等候美種之散於肥地者、而結實百倍、卽聞福音者樂而聞道、信而接道、且虔誠進教爲天國之民也、〇傳道之職最尊、蓋彼乃基督上升之後所分派、當時救主以諸恩賜與世人、其所賜者有使徒、有先知、有傳福音者、有牧師與教師、（弗〤十一）耶穌命其徒祈求 神分派傳道者、以喻曰、禾稼多、工人少、當求收穀之主、遣工以收其穀焉、（馬〩卅〨）後耶穌卽召十二門徒傳道、（馬十〡）彼之本意、非祇勸人爲善、實乃救人爲善、不

第三卷福音之證據

第一章講福音者之能力爲基督聖教之證

講福音者之能力

在十八省中耶穌教堂不少、此堂稱講堂牧師所站立之處稱講臺、禮拜日最要者即講書、傳道者稱講書人、其會稱講書會、故福音傳揚之法、以講爲本、此從何源而來、即主耶穌離地升天之時命其徒曰、爾往普天下傳福音於萬民、(可〡〦〡〥) 使徒保羅曰、基督遣我、非以施洗、乃以傳福音、蓋猶太人尋求異跡、希利尼人尋求智慧、惟我等傳釘十字架之基督、猶太人以爲可厭、希利尼人以爲愚、惟蒙召者、無論猶太人希利尼人、皆以基督爲　神之大能、　神之智慧也、(林前〡〢〣至〢〤)

講書會

口宣福音

其意口宣福音爲所派之職、而所傳之道中、即救世主釘於十字架爲最尊崇者、凡猶太進古教者尋求異跡奇能、而厭棄福音之據、凡異邦之希利尼人尋求聖賢之聰明智慧、而以福音眞道爲愚拙、然凡蒙召而篤信救世主者、以耶穌基督爲　神之全能、　神之智慧、此均由傳福音而來者也、非惟使徒自己宣道、即在萬國百代之牧師教師、亦以傳福音爲最要也、保羅命其所愛之幼徒提摩太曰、我於　神及耶穌前諭爾、爾當傳道、無論得時不得時、必專務之、且以諸寬容訓誨而督責人、儆戒人、勸勉人、(提後〤〢)

聚集聽書者多

○聚集聽書者、實繁有徒、蓋在道途之間來往者不少、自啟講堂之門、進者踴躍、彼等自知來此並非觀劇、特虔誠欲聽天



古昔法國君臣相殘

信望聯絡

藐視敬拜之禮、當時衆民不重五倫四常、致將國勢反仄、君臣相殘、凡搢紳之家多被殺戮、以至血流都市、然究其擾亂之原、皆係不信　神而起也、○夫信與望本相聯絡、所以有信則有望、無信則無望、如使徒曰、爾賴基督而得信　神、致爾向　神有信有望也、彼前〡〢〡蓋人生在世七十古稀、時或遇災遭殃、疾病苦楚、若無盼望天城得永福、世人實屬深憂、如使徒云、若惟在今生有望、則於衆人之中我等最苦、林前〡〥〡〩以此觀之、中華之聖賢、泰西之士子、若然不信　神、則心中皆甚昏暗、舊約詩篇則云、以耶和華爲其　神而賴之者此人福矣、詩〡〤〤〥

天道講臺卷二終

格理福德
格爾特
復爾戴
西理
虛渺之奧妙

滅道學之根基、而引領世人漸漸遠離忠孝節義、故觀自己之道則不喜悅也、○英國士子格理福德先爲信徒、後爲不信者曰、信　神者乃安慰之道、而失信　神之心乃憂愁之端、蓋幼時則信、而壯時則疑、卽是離光而入暗、如春間太陽照光而地不發青、若此懸想天之主宰死亡、我心則覺寂靜也、○德國人格爾特云、我平生之勞心勞力、在七十五年之中無一日得安慰、彼亦云世人代代可爲聰明乖巧、然非爲善良剛强誠實、亦過數代、　神不喜悅世界之人、而必敗壞萬物、且重爲建造也、蓋我等觀此言語、自可知不信之路非快樂也、○在不信者之中、卽拋棄　神而毀謗基督、無有如法國士子復爾戴、彼年邁時曰、除聖賢數位、世界之凡衆、卽如聚會億兆兇暴之犯人、觀地球浮面如睡滿屍首、我思此最可慘繪畫之圖、我心內則可懼而詆排以上之主宰、我未生養、我最情願者、惜哉惜哉、○西理亦不信之士子也、嘗曰、拋棄眞教而從謬道、腹滿疑竇、而心中憂愁、我等必然思想衆民惟有人道可爲、心滿意足否、我觀天地萬物最爲廣闊、而視自己極爲低微、且世界則極冷至硬、而自己心內之喜怒哀樂則如死亡而化爲烏有矣、○或者曰、我年幼時篤信眞道、我年壯時則不信有　神、我年幼時心內喜樂、我年壯時覺總是虛渺之奧妙、我昔觀天地萬物最佳最妙、現今觀之則毫無趣味、實在寂靜無爲也、○蓋百年以前法國人均棄　神、拋撇教會、遠離眞道而

第二段泰西之不信者其罪更重

赫胥黎

李南

第二段論泰西不信　神之士子

現今泰西不信天道之士子、其罪更重、因拋棄福音眞道之光明、主耶穌云、身之燈者、目也、爾目瞭亮、則全身光、爾目昏花、則全身暗、爾心內之光若暗、其暗豈不大乎、（馬〦〢〢〢〣）約翰論基督爲救世主云、此乃眞光、臨世照衆者也、（翰〡〩）　主耶穌云、夫光臨世而人因所行者惡、愛暗過於愛光、此即定罪之故也、（翰〣〡〩）　○不信者之中、莫如英人赫胥黎、彼論世人由畜牲而運會變易、其曰思想世界羣衆之變化、乃極爲可憂者也、蓋混沌之世、人由暗生、形性卑賤、如同禽獸、然形性雖似禽獸、而智慧則較勝禽獸、初則私心放恣、漫無節制、繼而稍有進化、漸知營謀、然數千年間、如入夢鄉、或遇兇惡刀兵、或遭歉歲苦難、苟有人導之使前、彼則爭先殺之、迨知其善也、然後封之爲神、於是敬神之道立、遇世代中過慾極少、罪孽極輕者、即目之爲善人、於是善惡之途判、蓋我等觀此語言、則可說惜哉惜哉、舊約聖經論　神創造始初有智慧之心、有是非之心、及有拜神之心、豈非與赫胥黎所論者大有異耶、○法人李南曰、此百年中、格致之理大發達、然世人死後如何較前更暗、凡拋道學之理、亦棄天道之證、若離棄造物之眞宰、即仁義禮智亦必敗壞、若不倚靠古教之道、祇恐世人不依從五倫之律、蓋李南年壯時記耶穌行述一書、即阻住其爲　神子之道、然年邁時彼心中自覺不信福音由天而來、即

未知生焉知死

者、此解乃眞朱子之註則稍遜之、云天卽理也、其尊無對、非奥竈之可比也、逆理則獲罪於天矣、豈媚於奥竈所能禱而免乎、使徒約翰所講者則大有異矣、云若認己罪、神公義不失信、必赦我罪而潔我之諸不義、（翰壹〡〩）主耶穌訓其徒曰、爾祈禱當如此云、我等在天之父、願爾名聖、爾國降臨、爾旨得成、在地如在天也、我所需之糧、今日賜我、免我負如我免人負、勿使我被試、惟救我出惡、因國權榮皆爾所有、至於世世、亞門、（馬〦〩至〡〣）儒教云、獲罪於天、無所禱也、救世教云、獲罪於天、有所禱也、一者絕望之中更無餘望、一者常望之中尙有餘望、○論死、　子曰、未知生焉知死、註云非原始而知所以生、則必不能反終而知所以死、蓋孔子因不悉始終之理、故不明言之也、夫耶穌基督則不然、彼乃從死復活、使死滅絕而以福音光燭無壞之生命、（提後〡〸）主云、復生者、我也、生命者、亦我也、信我者雖死必生、凡生而信我者、永不死、（翰〡〡〢〥〢〦）依救主所論死後有二處、一稱地獄、在此有不滅之火、蟲不死火不滅、此火燄中甚苦、（可〩〤〣至〤〨、路〡〦〢〤）一稱天城、故云在我父家有多居處、否則我已告爾、我往爲爾備所居之地、若往爲爾備所居之地、則必復來接爾就我、我在何處、使爾亦在何處、（翰〡〤〢〣）救主亦云、世人死後則分二等、惡者與義者、蓋惡者必入永刑、惟義者入永生矣、（馬〢〥〣〡至〤〦）由此而觀、中華之聖賢、固不熟悉救世之眞理、故難免心內昏暗矣、

鬼神遠之

論禱告

病不必禱

獲罪於天無所禱也

其對答有智、則謂之曰、爾離　神之國不遠矣、可十二卅四以此觀之、敬拜　神、愛人如己、即顯智慧也、孔子論智則不然、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註云、用力於人道之所宜、而不惑於鬼神之不可知、智者之事也、蓋朱子所云專用力於人、道之所宜、亦是福音二誡之理、然福音之首誡、即敬拜　神也、蓋孔子命其徒敬鬼神而遠之、即棄一切敬拜之禮、而與天道毫無關係、此乃彼之所云可謂智矣、在泰西猶太國孔子以前五百年、所羅門皇、以爲在衆人中最有智慧者、彼之所云則異、是曰敬畏耶和華、也　神　爲知識之本、亦云我子歟、若呼求明哲揚聲欲得聰明、索之如銀、尋之如寶、則爾必明敬畏耶和華之理、必得知　神之道矣、蓋賜人智慧者、耶和華也、知識聰明、皆由其口而出、箴二一至六○論禱告、　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有諸、子路對曰、有之、誄曰、禱爾於上下神祇、子曰、丘之禱久矣、註云、禱謂禱於鬼神、有諸、問有此理否、誄曰、哀死而述其行之詞也、上下謂天地、天曰神、地曰祇、禱者、悔過遷善、以祈神之佑也、無其理則不必禱、既曰有之、則聖人未嘗有過、無善可遷、其素行固已合於神明、故曰丘之禱久矣、在新約聖書、使徒雅各曰、爾中有受苦者、則當祈禱、爾中有患病者則當請教會之長老、託主名以膏膏之、爲之祈禱、由信而出之祈禱、可救病者、主必起之、彼若犯罪、亦必見赦、各五十三至十六孔子又曰、獲罪於天、無所禱也、依摭餘說一書云、天即高高在上

此三段只一意、這個也只是理、如此之答、蓋以上云、　神降一也、天將降二也、天佑民三也、天生物四也、然朱子廢棄　神與天而言這個也只是理、此說乃不信眞道之原、且四書五經、乃朱子所註、舉凡中華士子所熟讀者、彼所言如是、非有益於人、直令其民受害也、惜哉惜哉、福音眞道云、　神降衷於民、保佑百姓、使萬物生、且賞善罰惡、故　神爲萬物之根原、而斷不能廢也、蓋中華古昔聊有明光、而朱子則領士子入於昏暗矣○中華最尊之聖人是孔子、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註云、問事鬼神、蓋求所以奉祭祀之意、而死者人之所必有、不可不知、皆切問也、然非誠敬足以事人、則必不能事神、註中所云如是、蓋聖人教人、能盡人道、則可以事神、倘不能盡人道、則必不能事神也、觀述而二十章、孔子之所不語者四端、神亦在其中、註云、鬼神造化之迹、雖非不正、然非窮理之至、有未易明者、故亦不輕以語人也、蓋孔子惟論人道、而不講天道、且不講敬拜之禮、故在中華從其道者、不信者不少、蓋主耶穌既論人道、並論天道、有一士子問曰、何爲諸誡之首、耶穌曰、諸誡之首云、以色列人乎聽之哉、主即我之　神乃一主耳、爾當盡心盡性盡意盡力愛主爾之　神、此首誡也、其次愛人如己、亦若是、誡未有大於此二者、士子對曰、善哉夫子之言誡是也、蓋　神惟一、其外無他、且盡心盡性盡力盡意愛　神、又愛人如己、較勝於一切燔祭及祭祀矣、耶穌見

孝敬父母、始謂孝子、如忤逆不孝者、諺云不得謂人矣、所以莫殺人孝父母、非由變易運化所至、乃本性自然之理、如孟子所謂今人乍見孺子、皆由怵惕惻隱之心是也、總而言之、赫胥黎不信創造之主、以其不能扶持其手所造之萬民、且人不必敬拜畏懼倚賴祈求在天之主宰、意欲盡滅信徒所有上天城之冀望、亦不信五倫乃自然應當之理、故將道學一概抛撇、聞令人不從良心而行動、一言可蔽之曰離棄天道、絕滅人道、故天演論一書、太覺無益、故可不必觀也、

不信者之昏暗

第九章論不信者之昏暗

本卷以上四章論僞道之謬悞、此章論不信者心內昏暗、與其今世平安之欠缺及來世之缺望、故先說中華不諳救世眞道之賢人、後講泰西不信 神之士子也、如使徒保羅致函於以弗所人云、當時爾無基督、乃以色列國外之人、與應許之諸約無干、悉無所望、處世而無 神、（弗二、十二）其註卽無基督、無教會、無應許、無盼望、無 神之五無也、

第一段不知救道之賢人

第一段論中華不諳救世眞道之賢人

朱子

宋朝最有名之賢人、卽朱子是也、其全書四十九有人問 神降衷於民、天將降大任於人、天佑民作之君、天生物因其材而篤、作善降百祥、作不善降百殃、天降非常之禍、此世必預出非常之人以擬之、凡此等類是蒼蒼在上者眞有主宰如是耶、朱子答曰、神

至美言語一筆抹倒

阻住儒教之道學

猪理

主言語彷彿、赫胥黎云、自常人行之有必不能悉如其量者、觀赫胥黎英文書籍〣一〣二頁、彼卽藐視嗤笑此金科玉條也、故世界最善至美之言語、意欲一筆抹倒矣、蓋下卷五章伊惕卜思義人也、乃事不自由、至手刃其父而妻其母、嚴幾道作註云、伊惕卜思事見希臘舊史、蓋幼爲父棄、他人收養、畏不相知者也、赫胥黎云、乃事不自由、其意自己不能作主、事既不能作主、事既殺父妻母、而謂義人事不自由、此道實屬荒謬也、舊約箴言所羅門皇云、我子歟、有人誘爾、欲使爾棄明哲之言、爾勿聽從、箴〡〸〣三 下卷五章末言、是故用古德之說、而謂理原於天、則吾將使理坐堂上而聽斷、將見是天行者已自爲其戎首罪魁、而無以自解於萬物、尙何能執刑賞之柄耶、猥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也哉、所謂理原於天、而赫胥黎則不信之也、作善作不善、降百祥降百殃、此二語亦概棄之矣、蓋依儒教之要道、亦依福音眞理仁義禮智信忠孝節義乃根本之理、乃　神始初賜於人、而非漸漸變易者、此理道赫胥黎欲一概阻擋矣、嚴幾道云、後人謂其專主樂生、病其恣肆、因而有豕圈之誚、卜德生云、赫胥黎言美惡爲善惡之根、以於人已有利者爲善、於人已有損者爲惡、英人卡賴利謂此理爲猪理、以猪只知有食爲美、而不問食之何自來也、是直欲滅生人自然善惡之良心也、故英人稱其爲猪理、實屬佳美、譬喩殺人之事、凡人自然明知不僅爲不美、究屬不當行者也、人子

論道學之變化

綏綏變易

道學之變化、　赫胥黎云美惡毀譽至無定也、上卷十三章　此與孟子所謂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迴異、赫胥黎云美惡自無一定、而孟子則謂惻隱羞惡辭讓是非自有一定也、蓋吳汝綸之序云、赫胥黎之說、使讀焉者、怵焉知變於國論殆有助乎、是恉也、予又惑焉、觀吳汝綸之言是最美、因赫胥黎所說非有益於國、實有損於國也、下卷四章赫胥黎論刑賞之公、始即公義之起初、其意善者惡者合羣同居、必先立約、且可爲平安、如豺狼成羣攫物、必先立約、彼此不相爭相奪、故凡人守羣約者以公道爲基、所謂人心本無公平之道、特自公道自漸漸而化出、赫胥黎論義亦若是、從小綏綏變易而成之、惟中華之聖賢論義不如此、蓋云、義爲天下之大道、義爲天下之正路、故君子以義爲質、如心中本有此原、並非漸漸而變化也、蓋上卷十四章羣之所以不渙、由人心之有天良、天良生於善相感、其端孕於至微、而效終於極鉅、此之謂治化、以此觀之、天良即是非之心、本爲至微、旋轉而成爲至大、此說與　神降衷於下民自相反背者、赫胥黎論人身由畜而漸漸運化、亦論人知識之心、是非之心、與賞善罰惡之心、亦如此變成也、蓋赫胥黎豈不欲袪道學之根本乎、本卷二章論語設玉條云、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我亦欲無加諸人、而主耶穌立金科云、凡事爾欲人如何待爾、爾必如何待人、如此泰東之賢人、與泰西之救世

其道不同

閔世之教 樂天之教

道外、衆生寂曠虛寥冥然孤往、其教之行也、合五洲之民計之、望風承流、居其少年、雖今日源遠流雜、漸失淸淨本來、然較而論之、尙爲地球中最大教會也、嗚呼、斯已奇爾、(下卷十章)總而言之、赫胥黎無非欲興發佛教而阻住福音眞理也、○其道不同、嚴幾道云、赫胥黎氏此書之指、本以救斯賓塞爾任天爲治之末流、且於自强保種之事、反覆三致意也、(嚴叙)以此觀之、赫胥黎之立意、與斯賓塞爾之意義大爲相背、故用意於自强保種而與任天爲治之語遙遙相對也、蓋在十五章彼論印度與希臘兩意之道相符云有兩家、一曰閔世之教、卽婆羅門喬答摩什匿克三者是也、如是者彼皆以國土爲危脆、以身爲夢泡、道在苦行眞修、以期自度於塵刼、一曰樂天之教、卽斯多噶是已、彼則以世界爲天園、以造物爲慈母、種物皆日蒸於無疆、入道終有時而極樂、虎狼可化爲羊也、煩惱究觀皆福也、以此二者比較之、印度之佛教與希臘聖賢之道實不相合、蓋在十六章復案之末言赫胥黎云天有理而無善、此與周子所謂誠無爲、陸子所稱性無善無惡同意、荀子性惡而善僞之語、誠爲過當、不知其善、安知其惡耶、至以善爲僞、彼非眞僞之僞、蓋謂人爲以別於性者而已、蓋以此而論、嚴幾道所謂之意、殊屬混濁不淸、誰能詳解乎、我觀赫胥黎之英文原本、亦觀所譯之華文、其意義不如天道講臺之確證、一層進一層、一據增一據、實屬毫無頭緒、不過轉旋運化循環不已也、○論

借用佛經之言

頌讚佛敎

可稍爲明悉、其英文尙然不淸、何况再譯華文乎、蓋下卷冥往一章、專講婆羅門之道、是求所謂超生死而出輪廻者、故阿德門纒縛沉淪回轉生死、且阿德門之本體見而與明通公溥之婆羅門合而爲一、以此觀之、赫胥黎以佛經之言語借用之、彼論佛敎之空云、獨至釋迦乃高唱大呼、不獨三界四生人天魔龍有識無識、凡法輪之所轉、皆取而名之曰幻、其究也至法尙應捨、何况非法、此自有說理以來、了盡空無、未有如佛者也、下卷九章 誰可明喩此理乎、蓋赫胥黎論涅槃云、顧世尊一大事因緣、正爲超出生死、所謂廓然空寂無有聖人而後爲幻夢之大覺、大覺非他、涅槃是已、然涅槃究義云何、學者至今莫爲定論、不可思議而後成不二門也、若取其粗者詮之、則以無欲無爲無識無相湛然寂靜、而又能仁爲歸、必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而後羯摩不受輪轉、而愛河苦海、永息迷波、此釋道究竟也、下卷十章 涅槃眞乃無欲無爲無識無相湛然寂靜也、赫胥黎多論之而未云善與不善也、夫赫胥黎近於釋迦、頌讚佛敎而言、此其一人作則、而萬類從風、越三千歲而長存、通九重譯而彌遠、自生民神道設敎以來、其流傳廣遠、莫如佛者、有由然矣、恒河沙界、惟我獨尊、則不知造物之有宰、本性圓融、周徧法界、則不信人身之有魂、超度四流、大患永滅、則長生久視之蘄、不僅大愚、且爲罪孽、禱頌無所用也、祭祀非所歆也、捨自性自度而外、無他術焉、無所服從、無所爭競、無所求助於

知識之心、無是非之心、無賞善罰惡之心、惟舊約詩篇云、人子爲誰、神竟眷顧之、神使人子較天使畧小、且冠之以尊榮、又以 神之手所造者、皆歸其治理、使萬物皆服其足下、（詩八）

相近佛教

○相近佛教、 赫胥黎所著之書之名、即道學之變易、嚴幾道稱天演論、其五分之一、即言釋迦牟尼之道、如下卷十章與十一章、因其變易之理相近天竺之意義、二者均夢夢而不淸也、釋迦亦稱喬答摩、與印度婆羅門教之士子辯論、

赫胥黎論佛教

赫胥黎論釋迦牟尼輪廻之說云、夫輪廻因果之說何、一言蔽之、持可言之理、引不可知之事、以解天道之難知已耳、今夫世固無逃於憂患、而憂患之及於人人、猶雨露之及於草木、自其可見者而言之、則天固未嘗微別善惡、而因以予奪損益於其間也、佛者曰、此其事有因果焉、是因果者、人所自爲、謂曰天、未嘗與焉、蔑不可也、生有過去、有現在、有未來、三者首尾相銜、如銀鐺之環、如魚網之目、禍福之至、實合前後而統計之、（下卷六章）蓋此乃英人赫胥黎以英文論佛教之理、而華人嚴幾道譯爲華文者焉、因中國佛教之書不少、我儕可不必觀此也、赫胥黎亦云、種業者不必專言罪惡、乃功過之通名、善惡之公號、人唯入泥洹滅度者、可免輪廻、永離苦趣、否則善惡雖殊、要皆由此無明轉成業識、造一切業、董爲種子、種子必有果、果復生子、輪轉生死、無有窮期、而苦趣亦與俱、永生之與苦、固不可離而二也、（下卷七章） 彼作佛經之註釋、故註釋上應當再加講解、或

猿爲人祖

學分類、皆以人猿爲一宗、（上卷十二章復案）赫胥黎云、世容有是人而無如其非本性也、人之先遠矣、其始禽獸也、不知更幾何世而爲山都木客、又不知更幾何年而爲毛民猺獠、由毛民猺獠經數萬年之天演而漸有今日、此不必深諱者也、自禽獸以至爲人、其間物競天擇之用、無時而或休、而所以與萬物爭存戰勝而種盛者、中有最宜者在也、是最宜云何、曰獨善自營而已、夫自營爲私、然私之一言、乃無始來斯人種子由禽獸得此、漸以爲人、直至今日而根株仍在者也、（上卷十二章）其道是猿爲人之祖、與天道大爲不合、而人決不可信也、亦與中華儒教所說法者亦不相符、亦云民之初生固禽獸者也、無爪牙以資攫拏、無毛羽以御寒暑、比之鳥則以手易翼而無與於飛、方之獸則減四爲二而不足於走、夫如是之生、而與草木禽獸樊然雜居、乃巍然獨存於物競最烈之後、（下卷二章）其意人本雜於禽獸之中、迨物競之後、而人爲最烈、故至於獨爭、此言尙能合於理乎、又云渾荒之民、合狙與虎之德而兼之、形便機詐、好事效尤、附之以合羣之材、重之以貪戾狠鷙、好勝無所於屈之風、少一焉其能免於陰陽之患、而不爲外物所吞噬殘滅者寡矣、而孰知此所恃以勝物者、浸假乃轉以自伐耶、何以言之、人之性不能不爲羣、羣之治又不能不日進、羣之治日進、則彼不仁者之自伐亦日深、人之始與禽獸雜居、亦不知其幾千萬歲也、（下卷二章）依赫胥黎之道、人之始初與禽獸却混濁不分者、則無

不信者

謂神明創造之說皆不行、上卷二章 蓋在主耶穌降生以前、聖教在猶太國、且主耶穌升天之後、福音遍行萬方、而現今因其根基在於眞理、堅固妥適、凡英法德華之不信者不得阻住也、赫胥黎云、有一不易不離之理行乎其內、有因無創、有常無奇、設宇宙必有眞宰、則天演一事即眞宰之功能、上卷二章 蓋在此處並未言無主宰、只說若有主宰、此天演之事、便是主宰之功能、彼不信萬事萬物都爲　神所管轄、即言如果眞有　神、亦惟在天默坐、任此萬事萬物自生自滅而已、如斯賓塞爾云、固無有乎、曰難言也、大抵宇宙究竟與其元始、同於不可思議、不可思議云者、謂不可以名理論證也、上卷十八章復案 舊

愚者心中以無神

約詩篇云、愚者心中以爲無　神、詩十四一 使徒保羅云、　神之永能與性體、目不能見、自造天地以來、則可明知、因觀其所造之物而知也、羅一廿 赫胥黎云、自古天演之家、不出二涂、或曰是有始焉、如景教舊約所載創世之言是已、有曰是常如是而未嘗有始終焉、下卷十四章 惜者此書所論天地是常如是而未嘗有始終焉、即是起初無　神創造萬物、現今無　神管理凡民、末日無　神賞善罰惡也、有如無君之民、動行稱亂、如知有在上之君、能操賞罰、未有不變其亂心而生其向上之意者也、倘能深信　神、應當管轄人心、能降福於愛人如己之人、且降禍於視人如仇之人、豈非愈能激動衆民之情乎、

先爲畜後爲人

○先爲畜後爲人、　達爾文、希克羅、赫胥黎三人之書、皆明言人先爲猿之理、又云、生

其暗甚大

黎作書之意、總以不信　神爲宗旨、彼有傲心、嘗將信　神者一槪廢棄、嗤笑不置、以顯自己之學問優長、又因創造萬物與己意不合、一筆抹倒、以逞一己之私心、嚴幾道云、如法人蘭麻克爵弗來德人方拔萬俾爾英人威里士格蘭特斯賓塞爾倭恩赫胥黎皆生學名家、先後間出、目治手營、窮探審論、知有生之物、始於同、終於異、造物立其一本、以大力運之、而萬類之所以底於如是者、咸其自己而已、無所謂創造者也、（上卷一章復案）以此觀之、嚴幾道所事奉不信眞理生學名家爲師尊、亦謂自達爾文出爲天演中一境、且演且進、來者方將、而教宗摶土之說、必不可信、（上卷一章復案）蓋達爾文以舊約創世記所云　神以土造人之言、一筆鈎銷、主耶穌云、爾目昏花、則全身暗、爾心內之光若暗、其暗豈不大乎、（馬｜廿）赫胥黎云、自遞嬗之變遷、而得當境之適遇、其來無始、其去無終、（卷一二章）若然、變易之道爲眞、可以其爲　神造物之法、漸漸而成、全然此變易之道必有始初、而萬物之來歷、仍爲　神也、赫胥黎云、伊古以來、人持一說、以言天宗一理、以論化、如或謂開闢以前爲涽泯膠葛、待剖判而後輕淸上舉、重濁下凝、又或謂摶土爲人、呪日作晝、降及一花一草、蠕動蠉飛、皆自元始之時、有眞宰焉、發揮張皇、號召位置、從無生有、忽然而成、又或謂出王游衍、時時皆有鑒觀、惠吉逆凶、冥冥實操賞罰、此其說甚美、而無如其言之虛實、斷不可證而知也、故用天演之說、則竺乾天方猶大諸教宗、所

天人並重

無造物之主

其例出、而後天學明人事利者也、而易則曰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後二百年、有斯賓塞爾者以天演自然言化、著書造論、貫天地人而一理之、此亦晚近之絕作也、其爲天演家說曰、翕以合質、闢以出力、始簡易而終雜糅、而易則曰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至於全力不增減之說、則有自彊不息爲之先、凡動必復之說、則有消息之義居其始、而易不可見乾坤或幾乎息之旨、尤與熱力平均天地乃毀之言相發明也、此豈可悉謂之偶合也耶、蓋上卷二章曰天道循環、周而復始、上卷三章云、人動物之靈者也、與不靈之禽獸魚鱉昆蟲、對動物者生類之有知覺運動也、與無知覺之植物對、易經論變化之道、故嚴幾道譯轉旋運會之理、則以易經之語而繙之也、○天人並重、 吳汝綸序曰、古今萬國盛衰興壞之由、而大歸以任天爲治、赫胥黎氏起而盡變古說、以爲天不可獨任、要貴以人持天、以人持天、必究極乎天賦之能、使人治日卽乎新、而後其國永存、而種族賴以不墜、是之謂與天爭勝、而人之爭天而勝天者、又皆天事之所苞、是故天行人治、同歸天演也、此係序中所云、與中華之說不合、如謀事在人、成事在天、又云、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又云莫之爲而爲者天也、又云、天之自成、而非人力之所能爲也、如是而觀天之道、其可廢乎、蓋嚴幾道譯此書稱天演論、赫胥黎英文書稱道學之變易、故天演之稱、乃嚴氏所創立、而並非英文本書所稱者也、○無造物之主、 赫胥

主耶穌云、溫柔者福矣、因其必得土也、赫胥黎之意、卽反而背之、是剛强者必得土地、

○變易、天演論一書言運化之理、赫胥黎云、故事有決無可疑者、則天道變化不主故常是已、特自皇古迄今、爲變蓋漸、淺人不察、遂有天地不變之言、是則今茲所見、乃自不可窮詰之變動而來、(上卷八章) 亦云、不變一言、決非天運、而悠久成物之理、轉在變動不居之中、(上卷一章) 亦云、自遞邅之變遷、而得當境之適遇、其來無始、其去無終、曼衍連延、層見迭代、此之謂世變、此之謂運會、運者以明其遷流、會者以指所遭値、此其理古人已發之矣、但古以謂天運循環、周而復始、今茲所見、於古爲重規、後此復來、於今爲疊矩、(上卷二章) 亦云、凡茲運行之理、乃化機所不息之精、(上卷二章) 又云、故人者具氣質之體、有五官百骸、知覺運動、而形上之神、寓之以爲靈、此其所以爲生類之最貴也、(上卷三章) 蓋天演論一書之大理、卽轉易變化、天運循環、周而復始之謂、達爾文斯賓塞爾赫胥黎、非講變化轉易之始、是造物之　神、然抛棄眞宰、而以世界萬物自然變動爲起、蓋自然變動者、卽是編運會之說也、

○易經之語、　天演論一書之道理、與上章第三段第五段相近、因嚴幾道之序、借易經之言而引之、易則名數以爲經、質力以爲緯、合而名之曰易、大宇之內、質力相推、非質無以見力、非力無以呈質、凡力皆乾也、凡質皆坤也、奈端動之例三、其一曰、靜者不自動、動者不自止、動路必直、速率必均、此所謂曠古之慮、自

推算製造諸門、以及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哲學家之大畧、莫不相合、○天擇物競、吳汝綸之序曰、天擇物競二義、綜萬彙之本原也、蓋此言如有陰陽理氣二端之說、與天道講臺之上卷遙遙相對、惟　神一位、可爲萬彙之本原也、赫胥黎以物競天擇爲管萬物最要之理、論物競以爲物與物互相競爭、而强者較勝於弱者、此乃物競之道、論天擇、以爲天字非天帝之天、乃天然之天、擇者、謂於物相競爭之後、擇其最宜者存之、此乃天擇之理、彼云以演爲體、而其用有二、曰物競、曰天擇、此萬物莫不然、而於有生之類爲尤著、物競者、物爭自存也、以一物以與物物爭、或存或亡、而其效則歸於天擇、天擇者、物爭焉而獨存、則其存也必有其所以存、（上卷一章）如此在人之中、强者壯者富者貴者、勝於懦者老者貧者賤者、孰知在世界之中疾病者、年邁者、低微者、愈顯仁愛憐恤寬宏公義智慧誠實、且在世人之前爲善模範、如依物競之理、則强者壯者存、而懦者老者亡、此與福音眞理大相違背也、蓋物競之說、既無法可講、天擇之說、又不能言所擇之究竟、要知爲競爲擇、總有一位主之者、不然、變來變去、能變出此最宜之世界乎、比如有一撮土、謂土自能變成石、石自能變成金、金自能變成時辰表、天下豈有是理乎、又比如最靈之人、能從至蠢之物所出、大抵西國哲學家、惟以生物生生物之言爲最確、斷無有命物能生無命物之理、解理本昭然、不必鑿幽而縋險也、在八福篇

繙譯之能

三人最尊

本章以泰西不信者所論天地人物如何而起、即以天擇物競人畜運易之論、即英人赫胥黎所著、而華人嚴幾道所譯、蓋嚴幾道在泰西數年讀書、却係天資聰明、而學問宏深、現升爲道臺在天津、爲繙譯之名手、而其名譽甚廣、誰不羨慕而尊崇之哉、其譯本書、愈顯其繙譯之能力也、有一處赫胥黎論古昔亞述國之宰相哈曼動怒、因猶太人末底改不跪不拜、嚴幾道欲顯明其事、即以本地李廣霸陵尉之事引證之、(上卷十三章)但有處所譯者不甚明晰、因以漢文譯出、而所用之詞句典故、深奧異常、故閱者不能一目了然、蓋吳汝綸所序云、赫胥黎氏以人持天、以人治之日新、衛其種族之說、其義富、其辭危、此書於國論却是無益、凡讀者莫不感之也、吳汝綸所說數語甚是、○三者最尊　嚴幾道以爲英美之中、惟斯賓塞爾達爾文赫胥黎三人爲哲學家之最尊者、以歐洲自有生民以來無此作也、而讚美之、(上卷一章)惜其書之中有許多詞意、與福音聖道不合、而詆排眞理、若嚴幾道不閱此三人之書、而常用心於舊約新約及基督教會一切聖書、其益豈不更大乎、其所云歐美二洲治生學者、大抵宗達氏、此言毫無實據也、(上卷一章)赫胥黎(下卷三章)云、善夫柏庚之言曰、學者何所以求理道之眞、教者何所以求言行之是、然世未有理道不眞而言行能是者、東洲有民、見蛇而拜、曰是吾祖也、此教非屬於眞實而屬於虛僞也、蓋泰西哲學家有與基督聖教合符者不少、如天文地理格致

見、若地無土石等、則再有何物爲實乎、朱子全書云問經傳中天字曰要人自看得分曉、也有說蒼蒼者、也有說主宰者、也有單訓理時者、依以上所言有謂蒼蒼爲天、有謂主宰爲天、有謂理爲天、朱子全書有人云今說天有個在那裡批判罪惡固不可、朱子說道全無主之者又不可、其意人問有一位主要審判世人之過失有之乎、答曰、並無主宰管理世事亦不可說、總而言之、判斷之主不可說其有、亦不可說其無也、朱子全書有人問天地之心、天地之理、理是道理、心是主宰底意否、朱子答曰、心固如主宰底意、然所謂主宰者即是理也、不是心外別有個理、理外別有個心、又有人問云、此心字與帝字相似否、朱子又答曰、人字似天字、心字似帝字、蓋有主宰有帝有理有心有天有人、以朱子所說主宰即理、理外則心、心外則理、人似天而心似帝、故主宰與帝、天與人、心與理、其意彷彿、然實乃混濁不淸也、

以上五段論太極理氣陰陽變易天地、然其至終虛浮、其末疑而不信、基督教聖經眞道則不然、使徒曰、我等有信、則知諸世界乃以 神之命而造、如是所見之萬物、非由有形者而造也、（希十一 三）此句凡基督徒乃實信而知其爲眞、故屬於虛者一概祛除矣、

第八章天演論一書之謬悞

上章論中華儒教以萬物之始初如何、即以太極陰陽變易理氣天地之五端而論之、

一雌一雄 交合而生物 朱子論人 天地不壞 不信者之言

女、皆坤之氣、皇極經世曰、天地之心者、生萬物之本也、易經云、天地交而萬物通、亦云、天地不交、陰陽閉塞之故也、亦云、陰陽交感、天地之大義、故天地不交、則氣化塞而萬彙不興、男女不交、朱子云、萬物生長、是天地無心時、枯槁欲生、是天地有心時、亦云、生物之初、陰陽之精、自凝結成兩個、蓋是氣化而生、如蝨子自然爆出來、既有此兩個、一牝一牡、後來却從種子漸漸生去、是以形化萬物、皆然、易經云、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以此觀之、天地與理氣陰陽變化、其道則一也、以上所論、如依世界之慾、有男有女、二者並權而養兒女、如此天地有陰陽之義、即交合而生萬物、且生生不息、此理屬於粗而有汚也、福音聖教、非論生生、乃論創造、非論二者並重互相輔佐、乃論全權全能天地獨一無二之主宰、爲萬物眞源也○論人之起初、朱子全書有人問生第一個人如何、朱子答曰、以氣化二五之精、合而成形、易經三才圖云、人生於寅、寅卽天干第三字也 而居萬物之一、蓋救主耶穌云、元始造萬物之時、 神造人爲男爲女、可〡十○論天地會壞否、朱子曰、不會壞、只是相將人無道極了、便一齊打合混沌一番、人物多盡、又重新起、蓋在新約使徒彼得云、我等按其所許者、盼望新天新地義處乎中、彼〢後〡三使徒約翰云、我見有新天新地、蓋前之天與地已逝、默〡〢一 主耶穌云、天地必廢、馬〢〤〥○論天地不信者之言、荀子曰、天無實形、地之上至虛者、所云天無形、地屬虛、若天看不

周環運轉

清氣爲天濁氣爲地

生生不息

却極大無比、論地則至小無匹、有如二人同爲開店、一者以萬兩、一者以一文錢、一大一小、何能言合股而相提並論乎、故以天地並說者、似不合配也○朱子曰、地在中央、亦云、惟天運轉之急、亦云日月星辰只在外、常周環運轉、亦云、蒼蒼之謂天、運轉周流不已、俗諺云天圓地方、依此而言、地居於中、立定而不動、日月星辰、旋轉而運行、在古昔之時、泰西之士子亦如此云、惟四百年以前、有考究天文者、郭半尼古明論太陽居於中而地球五星循環於外、現今凡世界之士子、均以此爲准、○論輕清之氣爲天、重濁之氣爲地、朱子曰、天地初間、只是陰陽之氣、這一個氣運行磨來磨去磨得急了、便樛許多渣滓、裏面無處出、便結成個地在中央、氣之清者便爲天爲日月爲星辰、亦云、天地始初、混沌未分時、想只有水火二者、水之滓脚便成地、今登高而望羣山、皆爲波浪之狀、便是水泛、如此日然、水之極濁便成地、火之極清便成風霆雷電日星之屬、舊約詩篇論之則異、大衛王云、諸天彰明　神之榮光、穹蒼顯揚　神手所創造者、詩十九、一又云、我觀爾手所造之天、見爾所陳設之星月、世人爲誰、爾竟誰念之、詩八、三又云、爾在古初立地之基、天亦爾手所造、詩百二、廿五○論天地生生不息、易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朱子曰、天地以生物爲心、禮記云、天地元氣之所生、萬物之祖也、易經曰、乾爲天、坤爲地、莊子曰、乾稱父、坤稱母、又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則凡天下之男皆乾之氣、凡天下之

天地聯絡

考究天文

論地球

天、是至尊至貴之稱耳、祭統一書云、凡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苟可薦者、莫不咸在、示盡物也、其意則謂世界之物、均賴天所賜、而地所生者、故祭天地之時、當虔誠奉之也○論天與地聯絡、如云天地人、亦云天長地久、亦云天高地厚、亦云天空地闊、亦云天昏地暗、亦云天造地設、亦云天父地母、亦云天地之感、天地之心、天地之情、天地之道、天地之化、天地之德、又云上觀天文、下察地理、又云高明爲天、博厚爲地、又云在天成象、在地成形、亦云乾爲天、坤爲地、觀上段惟論天則天畧有主宰之意、乃觀此段、則天地並重、如以二者爲主也、蓋此天地聯絡與眞理大相反背也、○論考究天文者、如何講天地之道、其一、三光爲天、蓋論乎日、凡考究天文者、說是地動、太陽不動、蓋太陽離地二百七十六兆里遠、故觀其象微小、然地球之周圍有七萬四千里、太陽之周圍有八百萬里、故太陽比地球全體、是大一百二十萬倍、論五星、蓋太陽在其中、而五星環轉太陽之外、以千里鏡觀之、水星金星火星比地球小、惟土星比地球大七百五十倍、木星比地球大一千四百倍、蓋論恒星有千千萬萬之數、因離地最遠、其象甚小、然以千里鏡觀之、有者如太陽之大也、其二、論地、凡考究天文者、說太陽不動、而一年一次地球環轉太陽、以上所論地球比太陽、水星土星則甚微小也、亦有比萬萬恒星再小、故總而言之、日月與萬萬星爲天、而地球惟一比較之如一座山與一粒沙子然、故論天

第五段論天地父母　天如　神

可以驗陰陽老少變化之端倪、又云、靈極爲天地之始家、卽爲萬物之化源也、亦云、變化之始爲元、變化之成爲貞、蓋聖經明論　神創造萬物、與易經混說變化之虛誕、正相反背矣、舊約詩篇云、爾等皆當頌美耶和華、當自天頌美耶和華、在高處當頌美之、其諸天使皆當頌美耶和華、其諸天軍皆當頌美之、日月當頌美耶和華、發光之衆星當頌美之、諸天之天當頌美耶和華、天上雲漢當頌美之、皆當頌美耶和華之名、蓋耶和華發命、則皆受造矣、詩〡〤〨〡至〥 ○變化之道相近佛教中六道輪廻之說、易經曰、古語云、忽然爲人、化爲異物、變之謂也、夫人之終也、能游而爲變、蓋人可變爲畜牲、畜牲可變爲人、乃佛教中最荒謬之說也、依舊約之創世記、　神曰、我儕當造人、肖我儕之像、以治海魚飛鳥牲畜及凡動於地之昆蟲、亦治全地、　神遂按己像造人、造之乃肖　神之像、造男亦造女、創〡〢〧 如何人與畜可反覆變化乎、

第五段論天地父母

論天如　神也、天稱上天、亦稱昊天、又稱皇天、　神乃稱皇天眞神、如云皇天自然不負人、又云、　神鑒臨世人、又云、都是上天作成者、又云、莫之爲而爲者天也、又云天之自成、而非人力之所爲也、易經註云、天之生成萬物而主宰之者謂之帝、孔子曰、天道無非至教、邵子曰、自然之外別無天、以上之語非詳細解明、不過畧而言之、惟名之爲

太極理氣變化之極

天地變化

聖人信變化之道

當頌美耶和華、天上雲漢當頌美之、皆當頌美耶和華之名、蓋耶和華發命、則皆受造之矣、詩〤〨〢至〥 ○論太極理氣爲變化之極、朱子云、太極如一木生上分爲枝幹、又分而生花生葉、生生不窮、到得成果子、裏面又有生生無窮之理、生將出去、又是無限個太極、更無停息、只是到成果實時、又却畧少歇、用此喻、朱子未嘗論樹之本、又未說樹之衰、何能有生生不窮之理乎、朱子論理氣云、氣運從來一盛了又一衰、一衰了又一盛、只管憑他循環去、無有衰而不盛者、可將新約默示錄之言比較之、在天所唱之聖詩云、榮光尊貴威權當歸於主也、蓋主造萬物、萬物被造而有者、皆由主之旨、默〤〡〡 ○論天地變化、易經云、天地之德、廣矣大矣、顯之而發造化生育之仁、藏之而本成物機緘之妙、一顯一藏、以成變化、與聖經之言則異、蓋 神曰、我造地、造人在地上、我手張天、天之萬象、爲我所命、賽〡〥〡〢 易經論坤卦云、天地尊卑之妙用、陰陽變化之元機、蓋以上所說天地之元機與陰陽合而爲一也、易經又云、天地變化草木蕃、又云、天地交而萬物通也、又云、天地以氣交而萬物化生、大衛王以權歸於 神曰、上主使草生以飼六畜、又使蔬生以給人用、使百穀出於地、詩〡〇〤〡〤 ○論聖人以變化之道爲眞、孔子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然孔子非認識創造天地萬物之眞活神、易經云、萬物之生成變化、皆本乎帝德之生成變化也、是以知生生之謂太極、亦云返本推原、生長不息、

之覆之、顚之倒之、毫無一定之實據也、○論川流不息、易經云、摩是八卦以前之事、觀萬物之生成也、盪是八卦以後之事、藏萬物之變化也、陰陽之交感、共相切摩、所以八卦之運化推移而不息、以上所言八卦以前、萬物生成、八卦以後、萬物變化、亦說陰陽交感、共相切摩、又云、八卦運化、推移不息、故生成變化、交感運化、仍是旋轉不已也、易經云、易之爲道也、一陰一陽而已、陰盡則陽生、陽盡則陰生、生生不已、以旋造化之機、故生生之理、卽易之根源也、天下有不易之理、理卽有生生之數、誠得其理、則數之相生者、皆理之不易者也、蓋以上所論創造萬物之權能、依易經之道陰陽互盡而生、嗣後彼生生不息、而旋轉造化、萬物卽陰陽生生循環流轉而造化天地之虛說也、以上亦曰、生生之理、卽易之根源也、然可問生生之理、有何根源乎、若答陰陽爲生生之根源、又可問陰陽有何根源乎、若答太極也、可問太極有何根源乎、若答無極也、由此觀之、無一字是易經之根源、蓋云無字卽空廓未有之解也、所以易經之理則稱爲太虛惜也、易經云、日爲陽月爲陰、陰陽變化、特一旋轉運用之間耳、則曰易所謂生生不窮是也、則曰變易、所謂變則必通是也、其氣也、以往來環轉之機、統而觀之、易經之理如陰陽變化、旋轉運用、生生不窮、往來環轉、觀舊約詩篇則異是、云其諸天使皆當頌美耶和華、其諸天軍皆當頌美之、日月當頌美耶和華、發光之衆星當頌美之、諸天之天

道教主腦

一陰陽係道教之主腦、故凡世界之有州縣府道之官名者、即以爲陰司、亦有此官吏也、

孔子以易經爲要

一孔子曰、假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禮記云、聖人作則、以天地爲本、以陰陽爲端、註曰、則者效也、本者根也、端者緒也、因孔子以易經爲要、故後代之儒生、但依其說而讀之、不細察其是眞是僞、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蓋孔子爲聖人、訓誨百姓、傳至美之語、使民學善、然所言之道、無非領士子讀易、惜乎引至錯誤之路程、此天地理氣陰陽男女動靜交感生物之說、如砒霜之散播於一切道理中、而使其毒之流害於衆民也、

第四段論變易

第四段論變易

中華之經書、論太極理氣天地陰陽云、變化變易循環旋轉摩盪盛衰而生生不息、此語何意乎、可答非如父之生子、子之生孫、相繼而生、乃循環不已、終而復始之象也、如

論生五行

論生五行、易經云、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故從水而始、亦至水而終、蓋云木生火、土生金、聊如因人以木生火、且金由地礦而掘、然水生木、火生土、金生水、乃虛假之妄談也、易經云、剛柔相推而生變化、其意剛往則柔來、柔往則剛來、而生變化、變化者、進退之形也、所云太極生陰陽、陰陽者、剛柔也、蓋變化被剛柔所生、其語詞反

化塞而萬彙不興、男女不交、以上乃中華從古至今生生萬物之大理、即如男女交合而生兒女、陰陽亦如此交感而生萬物、天地亦然、故云天地交而萬物通、此意屬於情欲也、惟福音眞道則一概袪除矣、

四象八卦

○論四象八卦、由陰陽而生、易經云、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亦云、自太極相涵、陰陽摩盪、左陽右陰、兩儀判矣、一元含化、兩兩相摩、陰陽老少、四象見矣、四象相摩、循流環轉、分方定位、八卦成矣、此皆從天地氤氳之氣、自相摩盪而成、非强爲布置於其間也、以上所論太極、陰陽四象八卦、均由天地氤氳生物之氣、自相磋磨而成、故從太極自涵、陽左陰右、摩而盪之、兩儀立判、兩儀相摩、顯現太陽太陰少陽少陰、即四象由此而見、四象相摩、循環旋轉、八卦始成、此乃是中華循環不已造化之道、似可惜也、

善者屬陽　惡者屬陰

○論善惡有知無知、禮記言、以陰陽爲端、註云、情之善者屬陽、惡者屬陰、此乃臆說耳、如何男屬善、女屬惡乎、易經云、陽有知而無形、陰有形而無知、此乃亦是臆說、何爲男有知而如聖賢、女無知而如牲畜乎、

巴西國　馬尼基安

一此陰陽之道、何自而來、現今無從細查、古昔在亞洲巴西國有一輩稱馬尼基安乃從賢人名馬尼者、彼論光暗兩端、即生萬物、然此理久已衰敗而勿論、今惟中華信陰陽之理、其餘他國則均以此爲虛假者也、

巫術之原

一陰陽乃星卜命相巫術之原、此等經營實屬貽害中國、

禮記論人

陰陽生物

陰陽交感

陽生五行之妙用、易經云、日東月西則爲明、日上月下則爲易、陰陽變化、特一旋轉運用之間耳、其意日月旋轉、是從陰陽而來、然若攷究天文則大有異也○論人、禮記云、人者具天地之德陰陽之交、其註謂德指實理而言交指變合而言以上所說世人之始初、卽因陰陽而生也、聖經云、始初 神造人造男亦造女、(創一廿) 易經曰、雖陰陽有淑慝之分、私遇不可有、而陰陽有相須之機、正遇又不可無、故曰天地相遇、品物咸章、剛遇中正、天下之大行也、以剛遇中正之柔、猶男得幽貞之女、則人倫物化、由玆大行、蓋以上之意、剛氣遇柔氣、如善男得淑女、則人倫物化、由此大興矣○論陰陽生物、易經云、陰精陽氣、合而有生、陰形陽神、聚而有身、此所謂精氣爲物也、亦云、造化之道、一陰一陽而已矣、陽動陰靜、陽明陰晦、陰有形、陽無形、陽無體、以陰爲體、陰無用、待陽而用、二者相合則物生、相離則物絶、蓋易經造化之道、與聖經創造之理、互相反背也、亦云陰陽有自然之變、卦畫有自然之體、依聖經所論自然而有者、惟一卽天之主宰也、禮記云、聖人作則、以天地爲本、以陰陽爲端、其註云、則者效也、本者根也、端者緒也、雖中華之聖、言天地之道、爲陰爲陽、然猶太之先知使徒認識 神爲無始無終、永無改變也○論陰陽交感、易經云、天地不交、陰陽閉塞、亦云、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上下交而其志同、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亦云、夫陰陽交感、天地之大義也、故天地不交則氣

神

第三段論陰陽

易經

萬化之根

無不兩者、故易曰太極生兩儀、而老子乃謂道先生一、而後一乃生二、則其察理亦不精矣、舊約詩篇云惟彼士師皆無知識、不通情理、詩〃卌 格物探原言道家云、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何爲道、曰靜極乃道也、靜極者、寂然不動之謂、我等請細思之、夫寂然不動之謂、乃能生天地萬物、能激蕩大氣使爲狂風、又能令大洋之水忽長忽落而爲潮汐、又能令地球繞日、月繞地球、具如此大神通、恐明理之人必不能信之矣、故生天地萬物者、必爲有生命、且具大智慧大能力之主宰也、

第三段論陰陽

依易經所說太極生兩儀、蓋先有太極而後有兩儀、周子言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動時便是陽之太極、靜時便是陰之太極、蓋太極只在陰陽裡、如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則先從實理處說、若說其生則俱生、太極依舊從陰陽裡、但言其次序須有這實理、方始有陰陽也、其理則一、雖然自現在事物而觀之、則陰陽涵太極、推其本則太極生陰陽、蓋以上所言不必詳細論其虛也、禮記云、夫禮必本於太一、分而爲天地、轉而爲陰陽、變而爲四時、列而爲鬼神、此乃論天地陰陽四時鬼神也、何以將鬼神與天地日月春夏秋冬並論之乎○易經論陰陽爲萬化之根云、一陽生於子、子丑寅卯之子而爲萬化之根、坤爲老陰之偶、就其眷戀禮記云、天秉陽垂日星、地秉陰竅於山川、其註言天地以陰

宋儒所論混濁不清

而篤、作善降百祥、作不善降百殃、天將降非常之禍於世、必預出非常之人以擬之、凡此等類是蒼蒼在上者眞有主宰如是耶、抑天無心只是推原其理如此、曰此三段、只一意、這個也只是理、如此氣運、從來一盛了又一衰、一衰了又一盛、只管憑他循環去、無有衰而不盛者、以上所問乃最善一、 神降衷於民、卽 神賜智慧良心於人、二、天將降大任於人、蓋其極大之職分、卽天所賜者、三、天佑民作之君、卽天保護百姓而使明君管理之、四、作善者降百祥、作不善降百殃、卽天之賞善罰惡也、問者亦云、依此數言眞有主宰否、朱子答曰、其意是理也、故聖賢說 神與天、朱子棄其說惟言理而已、此乃大不信者之答詞、并云、一盛一衰、一衰一盛、循環不已、此語屬於愚昧、以前在印度國人問釋迦牟尼有主宰否、彼答無有造化之主、故宋儒有佛教之長者之言相彷、

○宋儒論理氣混濁不清、朱子云、所謂理與氣、决是二物、但在物上看、則二物渾淪不可分開、各在一處、此語混而濁之、乃分別不清也、又言論萬物之一原、則理同而氣異、觀萬物之異體、則氣猶相近、而理絕氣之異者、粹駁之不齊、理之異者、偏全之成異、其意誰能解之乎、再有可機一人問大鈞播物還是一去便休也、還有去而復來之理、朱子曰、一去便休耳、豈有散而復聚之氣、所言大鈞者、畧指造物之主而言、乃朱子不認識大鈞、則含糊答之也、朱子亦言老子未明理氣兩儀之意云、有是理卽有是氣、氣則

陰陽動靜理氣聯合

理氣爲知覺之原

棄天之主宰

形迹却不會造作也、如此何以能生至奇至巧之世界、假如花木種子受傷、縱至巧之人不能補救令復生萌芽、花木已遭火焚、亦不能將灰再成枝葉蕊瓣、牛羊宰割後亦不能令復生、而無知覺之理、何能於糞土之中生出佳木芳草布葉生花以成大塊文章耶、○陰陽動靜與理氣聯合、朱子云、如陰陽五行、錯綜不失條緒便是理、中庸云、性即理也、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蓋論理氣、朱子云、此身只是個軀殼、內外無非天地陰陽之氣、亦云、理有動靜、故氣有動靜、理若無動靜、則氣何自而動靜乎、且以目前論之、仁便是動、義便是靜、宋儒有理氣之說、非淸暢而論理、明白而論氣、但論理與氣聯合耳、且所論之理氣與陰陽之說彷彿、因陰陽有動靜、理氣亦有動靜、乃彼此相論、理氣與陰陽仍寓此意而一無區別也、如云仁也義也、此二者在五常之中、本相並敘、爲何朱子云仁是動、義是靜、以至大相懸殊乎、○朱子論理氣爲知覺之原乃謬、彼云、性只是理、不可以聚散言、所謂精神魂魄有知有覺者皆氣之所爲也、蓋知與覺如何氣之所爲、朱子未嘗申明、亦云氣聚成形、理與氣合、便能知覺、此一無證據乃臆說耳、所羅門皇云、 神賜人智慧、箴〡〢 亦云敬畏 神、是爲智慧之本、箴〡〡〢 大衛皇云、訓誨異邦人者、即賜人知識者、詩〩〤〸 ○論理氣者、則棄天之主宰、朱子全書卷四十九云、問 神降衷於民、天將降大任於人、天祐民作之君、天生物因其材

理氣之先後

理氣生萬物

日之光而明且潔也、所云無氣則理無掛搭處、足見其軟弱無能也、○論理氣之先後、朱子云、理未嘗離乎氣、然理形而上者、氣形而下者、自形而上下言、豈無先後、亦云只不可說是今日有是理、明日却有是氣、亦云理與氣本無先後之可言、但推上去時、却如理在先氣在後相似、其意理氣雖然相並而在彰顯之時、大抵先有理後有氣也、福音聖經論　神乃無始無終、與朱子之言大相懸殊也、商朝摩西祈禱之詩云、山岡未曾生出、地與世界爾未曾造成、自永遠至永遠、爾爲　神、○論理氣生萬物、朱子云、此氣凝聚處、理便在其中、而氣則醞釀凝聚生物也、亦云天地之間、有理有氣、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氣也者、形而下之氣也、生物之具也、是以人物之生必稟此理、然後有性、必稟此氣、然後有形、亦云、有理便有氣流行發育萬物、曰發育是理發育之否、曰有此理、便有此氣流行發育、蓋攷察天地人物之始初、乃最要之道、朱子問何處天地之生乎、可答因世人欲明知天地之來歷、而可敬拜造物之主、以上朱子論理氣爲萬物之始初不甚明暢、所以曰、其一云、氣則醞釀凝聚而理在其中、故生物也、其二云、理上而爲生物之本、氣下而爲生物之器、論人如何而來、則其語更屬不清也、其三理氣流行旋轉而發育萬物、此乃如主耶穌云、瞽者引瞽者、二人必皆陷於坑矣、格物探原載朱子曾言理無情意無計度無造作、只是個潔淨空闊的世界、無

理與氣

互相聯絡

動亦不同也、機器必人所造、故種子必亦具大智慧者造作而區別之、不然、則必如諺所云桃樹開李花矣、推之禽仍生禽、獸仍生獸、魚仍生魚、蟲仍生蟲、亦各如此、故理如木之本根、則必有主宰此理者、而理不得爲主也、○論理與氣、朱子云、天下未有無理之氣、亦未有無氣之理、亦云、有是理、便有是氣、但理是本也、亦云理便在氣中、兩個不曾相離、又云、所謂理與氣、决是二物、但在物上看、則二物渾淪不可分開、各在一處、又云、有是氣、卽有是理、無是理則無是氣、是氣多則是理多、是氣少則是理少、又豈不可以偏全論耶、亦云理則純粹至善、氣則雜糅不齊、亦云、理無形、氣便粗有渣滓、亦云、氣則爲金木水火、理則爲仁義禮智、以上所云無理之氣無氣之理、有是理便有是氣、理便在氣中、兩個不曾相離、故理多少氣亦多少、此四句、理與氣互相聯絡、未能離散、故曾有論及者曰、二物渾淪不可分開、然毫無實據、不過陰與陽、陽與陰、統而言之、難以拆開彷彿、亦云、氣則爲金木水火、理則爲仁義禮智、何不反而言氣則爲仁義禮智、而理則爲金木水火乎、所云理無形則純粹至善、氣乃雜糅而便粗有渣滓、一者爲淸、一者爲濁、有如輕淸而上升者爲天、重濁而下凝者爲地是也、如何理與氣一淸一濁、一善一惡、而成爲萬物乎、朱子亦云、理又非別爲一物、卽存乎是氣之中、無是氣則是理亦無掛搭處、上段云、理終爲主、然依此句理非獨立必有倚傍者、如月本無光、卽必得

循環如太極、乃自然之道、道爲萬物極至之理、理則虛空無憑而賴乎氣、氣則倚乎極靈之心而成爲性、性之所倚賴乎者、則動與靜也、動靜之分主乎陰陽、而陰陽之能於旋轉者、便是太極、故起始自太極、旋而轉之、則終仍歸於太極、所謂循環不已、終而復始者、豈不如是乎哉、

第二段論理氣

論理、朱子講化生萬物云、未有天地之先、畢竟只有是理、有是理便有此天地、若無此理、便亦無天地無人無物、饒氏魯云理爲生生之本、朱子云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亦云理終爲主、蓋以上四言、其一、先有理後有天地人物、是萬物之前已有理也、其二、理爲生物之本、生生之本、卽萬物由理而生之者也、其三、理爲化生天地人物之主、論此三者之用、理字乃不應該者、理之本意卽當然者、所當爲者、卽理也、蓋天下所言所行之事、莫不有理、卽天理與道理之解、故無有生生之本、生物之本之謂也、依福音眞道、以理譬諸意、意生於心、無心卽無意、理生於　神、無　神卽無理也、格物探原載饒氏曰、此理爲生生之本、如木之有根本、夫木之本根、必始於種子、又必有人安放肥土中、方能發生、且各種各類、米種生米、豆種生豆、不能移易、蓋米豆之種、其造法及性各不同、故所生各從其類、亦不同也、種子如機器、造法如器內之機、機不同、其

第二段論理氣

謬用有三

理之本意卽當然者

循環不已

太極主乎中、兩儀轉乎外、五行變動於參互之間、其意太極立於中而不動、陰陽旋轉乎外、再有五行變動於太極陰陽之間、蓋此道乃混濁不淸也、朱子曰、自見在事物而觀之則陰陽函太極、推原其本、則太極生陰陽、亦曰、所謂太極者、便只在陰陽裏、陰陽者、便只在太極裏、亦曰太極分開只是兩個陰陽、括盡了天下物事、論太極與陰陽、以上所反覆論之、其一云、太極生陰陽而陰陽包太極、其二云、太極在陰陽之內、陰陽亦在太極之內、其三云、太極分開而陰陽包括天地萬物、蓋此三者之意、與福音之眞理、萬難相較也、○論太極、宋儒之言循環不已、朱子云、太極之義、正謂理之極致耳、有是理、卽有是物、無先後次序之可言、故曰、易有太極、則是太極乃在陰陽之中、而非在陰陽之外也、今以大中訓之、又以乾坤未判、大衍未分之時論之、恐未安也、亦云太極理也、動靜氣也、氣行則理亦行、二者常相依而未嘗相離也、當初元無一物、只有此理、有此理便會動而生陽、靜而生陰、靜極復動、動極復靜、循環流轉、其實理無窮、氣亦與之無窮、自有天地便有這物事在這裡流轉、蓋以上所論有十端、一、太極理也、二、動靜氣也、三、氣行則理亦行、四、理無窮氣亦無窮、五、當初原無一物、只有此理、六、理與物無先後、七、理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八、太極在陰陽之中、九、自有天地便是物事流轉、十、靜極復動、動極復靜、循環流轉、蓋觀此十端、非從直而論、乃循環流轉終而復始者也、以云

滯著陰陽

存、蓋周子爲何不反而言喜樂屬陰、怒哀屬陽乎、朱子云喜怒哀樂未發也、有個太極、喜怒哀樂已發也、有個太極、只是一個太極流行於已發之際、斂藏於未發之時、蓋神創造世人、非使其愚鈍無知、是心內見善則喜、遇惡則怒、逢喪則哀、有歡則樂、所以喜怒哀樂無關乎太極也、○太極帶著陰陽、易經曰、太極者靈極之漸闢而漸虛者也、洞然不雜於陰陽、朗然不虧於元體、存變化於無定極之中、而陰陽自有至定極之理、所以上之一、卽陽之奇也、下之二、卽陰之偶也、其中以奇偶之畫合而跂之卽人也、人之用出於陽之上、故能參天兩地而成位乎其中也、不言元極、則太極同於一物、而不足爲萬化之本根、不言太極、則元極淪於空寂、而不能爲萬物之資始、是以動靜無端、陰陽無始、正太極之妙用也、以上所云其一、太極漸闢而漸虛、足證太極自不實在、其二云、不離於陰陽、亦有云太極生兩儀、此兩意一反一正、殊覺不解、其三、存變化於無定極之中、此句何解、其四、亦論人之始初曰、上之一陽之奇、下之二陰之偶、其中以奇偶之畫合而跂之卽人也、舊約聖經云、　神遂按己像造人、造之乃肖　神之像、造男亦造女、創丨廿　將此兩意比較、可知其孰虛孰實也、其五、論元極與太極、以上所講無元極太極、不足爲萬物之本根、無太極則元極空虛、不能爲萬物之始初、所以動靜無定、陰陽無始、卽太極之妙用、而可變化萬物、然今儒之中、誰爲此語、是明暢乎、易經亦云、

論太極是萬物之原

含喜怒哀樂

爲一身之主、亦云、太極便是人心之至理、故心指理爲身之主、人心便是至理、此二句兩相反覆言之、而難以攷其眞憑實據也、蓋朱子亦云、太極只是極至更無去處了、至高至妙至精至神是沒去處、卽論其大莫能言下句連謂是無之中、然無則虛而無攷、何謂在其中乎、朱子云、太極是個大底物事四方上下曰宇、古往今來曰宙、無一個物似宇樣大、四方去無極、上下去無極、是多少大無一個物似宙樣長遠、亘古亘今、往來不窮、自家心下須常認得這意思、蓋宇宙者天地也、天地如何高大、天地如何長久、而所謂太極者亦如是也、主耶穌云天地必廢、可〡〣〢〡 太極之說、亦必如是也、〇朱子論太極是萬物之原曰、聖人謂之太極者、所以指夫天地萬物之根也、亦云、萬物四時五行、只是從那太極中來、又曰、若無太極、便不翻了天地、此如宋儒尋常求萬物之原、如使徒保羅曰、主造萬國之民、欲其尋求主、或可揣摩而得之、然主離我各人不遠、使〡〧〢〧 朱子亦曰、自太極至萬物化生、只是一個道理包括、非是先有此而後有彼、但統是一個大原、由體達用、從微而至著、其意或從太極之初至天下萬物之化生、俱是包括在道理之中、無分彼此先後、總由大原處化出、如從體者達於用、微者至於顯是也、蓋舊約聖經始句曰、太初 神創造天地、創〡〡 此句實屬明暢〇太極卽含喜怒哀樂、周子曰、未發固不可謂之太極、然中含喜怒哀樂、喜樂屬陽、怒哀屬陰、四者初未著而其理已

朱子全書卷四十九

朱子論太極何等大

天地中有太極、在萬物言、則萬物中各有太極、亦云、人人有一太極、物物有一太極、蓋依以上之言、格物探原云、不拘何物、卽最小最微之物、亦有陰陽、果如此言、不知時辰表亦有太極有陰陽否、或曰、表乃人之所造、則地上所生一切草木禽獸等物、更奇更妙、反云有太極陰陽耶、設有人云、有一時辰表於此中有太極、能自生金銀銅鋼鐵玻璃等物、又能知物之性、用適其宜、如鐵最剛用作軸、鋼能剛能柔用作發條、又自能配合恰好以報時刻、發條卸盡、又能令自復走、初非有人作之主之、此與萬物有太極之說無異、可信乎不可信乎、○朱子全書卷四十九乃論太極是理云、太極只是一個理字、亦云太極是五行陰陽之理皆有、亦云、極是道理之極至、總天地萬物之理便是太極、依大學所說天下之物、莫不有理、蓋理是最要而不可少者、以上朱子所云太極是理、太極是五行陰陽之理、太極是天地萬物之理、其言雖至要而最廣闊、然毫無的確證據也、○朱子亦論太極何等大、或問康節云、道爲太極、又云、心謂太極、道指天地萬物、自然之理而言、心指人得是理以爲一身之主而言、朱子曰、固是亦有問太極是人心之至理、朱子曰、事事物物皆有個極、是道理之極至、總天地萬物之理、便是太極以上所云太極爲道、而道爲天地萬物自然之理、亦云總天地萬物之理、便是太極、以云自然之理、萬有之理、然尚未解明何謂自然之理、何謂萬有之理、蓋以上亦云心指理

何以能生萬物

陰陽變化

之處、然後動得其宜、譬如擊石而生火、必人擊之也、不然則動不合法、太極無知、烏能置物於恰好處而動之乎、蓋無有造萬物之　神、則物不能自動也、格物探原又言、周子云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蓋太極既無知覺、安能有動靜、卽果有太極、果有動靜、亦必有大智慧者先詳定其動靜之理、然後置太極於恰好處而動之靜之而管理之、若任其自動自靜、則必有不當動而動、不當靜而靜者、以太極無知故也、於是動靜皆失其宜、何以能生萬物、蓋生生之源、纖毫失宜、萬物卽繆亂、所謂失之毫釐、差以千里也、況動靜皆失其宜乎、造萬物者必具大智慧、自開闢至世末、無不悉知、萬物之性情、無不悉知、萬物聯屬之理、無不悉知、故一切能預爲籌備、故萬事萬物皆歸統治、設不知萬物性情及聯屬之理、則不知造法、譬如不知水之性、則不知如何造魚、不知氣之性、則不知如何造鳥、若不有大能力則物或倒亂而行不能禁止之、如無吸力、則行星直行而去、不能令繞太陽、亦不能令月繞地球也、而無知無力之太極、何以能造之且統理之耶、○傳曰、易有太極、只是陰陽變化、其所以爲陰陽變化之理、則太極也、又云三極之道、三極云者、只是三才極至之理、其謂三極者、以見三才之中、各具一太極、而太極之妙、無不流行於三才中也、朱子曰、萬物各有太極、則太極有分裂、本是一太極、而萬物各有稟受、又自各全具一太極爾、朱子亦云在天地言、則

若無知覺靈慧、即成幻空無有、何能創造人物乎、蓋世人有知覺靈慧、且萬物彰顯知覺靈慧之妙功、則創造者不能不有知覺靈慧也、而周朱所論無極太極、即虛而無憑矣、查格物探原一書云、太極圖大率皆臆造、一無確證、如陰靜陽動之圖、左右易位、未始不可、何必☽在左而☾在右耶、即任作若干圈、何必定三圈耶、又水火土木金之圖、五行之外、任意置之、無不可者、何必土定居中、而水火定居上、金木定居下耶、此究屬何所憑而何所證耶、圖既無憑、則所云無極而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一動一靜、互爲其根、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二氣交感化生萬物云云、亦皆臆造、絕無憑據、○論太極之動靜、朱子曰、未發者、太極之靜、已發者、太極之動、亦云、靜即太極之體也、動即太極之用也、亦云陽動陰靜、非太極動靜、只是理有動靜、理不可見、因陰陽而後知理搭在陰陽上、如人跨馬相似、亦云、太極理也、理如何動靜、則有形則有動靜、太極無形、恐不可以動靜言、曰理有動靜、故氣有動靜、若理無動靜、則氣何自有動靜乎、亦云天地之間、只動靜兩端、循環不已、更無餘事、此之謂易、而其動其靜、則必有以動靜之理、是則所謂太極者也、以上所引朱子論太極之動靜、屬於愚拙、格物探原云、凡物無以動之必常靜、而萬物之動、誰使之、如地球之繞日與自轉、又如海中之潮、河中之流、空中之風、必有動之者而後能動、太極無知、烏能動之、即曰能動之、然又必先將置物於恰好

太極之氣母

地、創一一○論太極之氣母、易經曰、元極者、本元始之凝合、藏太和之氤氳、正有物渾成、先天地生之謂也、居混沌之先、清濁一致、具陰陽之體、變化有機、包三古而立混極之元、還終天而爲始天之化、茲非太極之氣母乎、以上易謂先天地生、混沌之先、陰陽之體、變化有機、太極之母也、蓋於天地先生、然如何生乎、云混沌之先、惟　神有也、云陰陽之體、此句係何解乎、云變化有機、此如稱其爲全能、云太極之母、可問誰爲其父乎、

靈極

○論靈極、易經云、將以啟造化之初機、發靈光之始竅、亦云、靈極爲天地之始竅、即爲萬物之化源也、觀此句最美之言、如指創造萬物之主、而言也、然易經聯謂靈極者、藏妙有於虛靈之內、亦云、體眞無於有極之先、亦云道虛則大、心虛則靈、此數語均講空虛而無實據也、易經曰、太極本自凝然、乘氣機而端變化、本於剛柔相生之至理、其意太極本有變化易換之權、有剛氣柔氣互交相生之能、格物探原曰、宋儒太極之說、人多信之、太極何物也、周子曰、無極而太極、朱子之解太極也、則曰道之未始有物、而實爲萬物之根也、又云、以其無所形狀、以爲在無物之前、而未嘗不立於有物之後、在陰陽之外、而未嘗不行於陰陽之中、以爲貫通全體、無乎不在、則又初無聲臭影響之可言也、

宋儒不認識神

○如其所解、我等可思宋儒如尋眞理、而記美善之言、然不認識創造天地、獨一無二、最知全能之主宰也、蓋周子朱子皆不明言太極有知覺靈慧、然最重要者在此、

佛教進中華

經書論萬物之

第一段論太極

混沌

飲鬼之杯、不能共主之席、又共鬼之席、林前十章廿一 ○佛教進中華、在一千八百年以前、佛教自從印度‖即外國而來、雖數次遇大災、乃漸漸在三百年中被設立、現今基督聖教入中國、而牧師教師至十八省各城各鎮傳拯救之法、所有之華人、以前接佛教之假道、爲何目下不冀望接福音之眞理乎、

第七章儒教以萬物始初之五論

依經書之道、論萬物人生之始、都云太極理氣陰陽變易天地、故其五端相聯而下、茲乃分而言之、取其便而且清、既可了然於心、又能了然於目也、

第一段論太極

在泰西有不信之士子曰、萬物自始而有、係自然而有者也、中華之士人論起始有太極爲萬物之原、此論較泰西不信者之士略勝一籌、故畫一太極氣母之圖、名曰元極、外有一圈、中有一點⊙以後因此圖尙不清靈、再分陰分陽、而更畫一圖、名曰太極、則陽爲明而有一黑點、陰爲暗而有一白點、其象如何、繪畫詳明、☯○論其始初乃混沌、蓋易經曰、混極者、乃虛空之象也、即清濁未分之候、而太極圖將判之先、且兩儀四象八卦之理、暗然藏內、故初無聲臭之可求、所謂體不離乎陰陽太極、蓋基督教之聖經亦論混沌曰、地乃空曠混沌、淵面晦冥、創一章二 然非云陰陽太極、乃謂太初 神、創造天

觀音　赦書　求雨　遠處燒香　阿彌陀佛　道場　盂蘭勝會

可七十八至二十三 ○觀音、爲何信此觀音乎、因人以母性慈善、較勝於父、故以女菩薩爲大慈大悲樂而敬之、蓋新約舊約以此德歸於 神曰、耶和華乃自有之主、乃矜憐慈愛容忍大施恩惠、大有誠實之 神、施恩於人、直至千世、出卅四六七 ○赦書、 此不過騙人錢財之法、蓋惟 神可赦人罪孽、先知但以理云、主仍矜憫赦宥、但九九 大衛王云、彼宥我諸罪、亦云耶和華惠愛矜恤、不急動怒、無限仁慈、詩百三三八 ○求雨、 舊約先知曰、秋雨之時、當祈主降雨、惟主造電、爲民沛下甘霖、使田間菜蔬、爲人而生、家堂偶像、所言虛誕、卜士所占僞妄、作夢者之言虛幻、妄相慰藉、亞十一二 ○遠處燒香、 主耶穌預言嗣後人不上山敬拜曰、時將至、爾等拜父、亦不在此山、亦不在耶路撒冷、爾等所拜者、爾等不知、我等所拜者、我等知之、時將至、今是矣、眞崇拜者、必以靈以誠而拜父、蓋父欲如此之人拜之也、 神乃靈、拜之者、必以靈以誠拜之、翰四二一至二四 ○阿彌陀佛、 主耶穌命其徒曰、爾祈禱時、勿用重言複語、如異邦人、彼以爲言多必蒙垂聽也、爾勿效之、蓋未求之先、爾所需者、爾父已知之矣、馬六七八 ○道場、 此乃僧道合而爲一、而同作之者、彼所謂極大之法、便是賺錢、然所惜者、終不及之人、死之時、或上天堂、或入地獄也、經云、樹倒或南或北、樹倒之處、必永在彼、傳十一三 ○盂蘭勝會、 蓋七月三十、衆民拜鬼、使徒命聖徒云、惟言異邦人所獻之祭、乃祭諸鬼、非祭 神、我不欲爾與鬼相交、爾不能飲主之盃、又

玉帝　封神　陽官陰神　六道輪廻　吃素

愛我者守我誡者我賜之恩至千代、出廿〤至〦 ○玉帝、 佛教有釋迦牟尼爲尊、故道教立玉皇大帝爲魁、蓋玉帝本爲人、特衆民敬拜爲神、於是彌羅寶閣在上有玉帝、即稱天主、在下有玉帝之夫人、即稱地主、如此一男一女、似屬粗俗、○封神、 依衆人說君王可將死後之忠臣義士而敕封之、援此之說、中國之大君、不獨管理十八省中四百兆人民、且有權封死人爲神、故爲活死衆人之帝、舊約先知云、我儕聞摩押人狂妄驕傲已極、聞其倨傲狂妄狂暴、語言虛僞、賽〡〦〦 ○陽間有官陰間有神、 從古至今、惟中華有此道、幸而萬國九州無此說也、若他國均封民爲神、則在陰司必致彼此相爭而大亂也○六道輪廻、 此乃佛教最壞之道、因誘人雖今世作惡、轉世尚可挽回之、此理盡屬虛浮、與福音眞道大相反背、蓋主耶穌與祈禱之犯者曰、我誠告爾、今日爾必同我在樂園矣、路〢〣〤〣 故彼離地即當時入天堂、蓋主耶穌亦曰、富者亦死而葬陰間、痛苦之時云、以指尖蘸水涼我舌、蓋我在火燄中苦甚、路〡〦〡〤至〢 故此離地即當時入地獄、蓋主耶穌論善者惡者曰、此人必入永刑、惟義者入永生焉、馬〢〥〤〦 ○吃素、 主耶穌曰、爾亦如此不悟乎、豈不知凡自外而入者不能汚人、因非入其心乃入其腹、且遺於厠而潔其凡所食者矣、又曰、自內而出者、此則汚人、蓋自其內即由人心有惡念、又有姦淫苟合兇殺盜竊貪婪惡毒詭騙邪侈嫉妒毀謗驕傲狂妄、凡此惡行、皆自內出且汚人也、

道場　論赶鬼　盂蘭勝會　第三段論釋道之謬　敬拜偶像

房屋船車一切器皿之類、以爲一經焚化、可以付給冥間、以便死者取用耳、○道場　道場之設、或用道士、或用和尚、其意何謂、以爲人生在世、定有罪孽、死後難免牢獄之苦、須倩彼等念經拜懺做法事、超度一切苦危、所以費去無數錢財、邀其來家、作此一舉、以致令喪家婦女傷心流淚也○論赶鬼　鬼在陰司、何如而赶、或以香燭錠帛而送至門外、或以符懸而驅邪、此在婦人女子之中更多、當是時也、以爲將鬼驅逐出境、以後自能獲福而得平安也、○盂蘭勝會　盂蘭勝會、是七月三十日而出、其主像卽係地藏王菩薩、其餘鬼王以及大頭鬼、小頭鬼、青面獠牙之牛頭馬面、幷三十六行之鬼像、盡係蘆梗紙頭紮成、跟從者或執旗、或持傘、或敲鑼、或擊鼓、焚化錠帛、繞道而行、以爲尊崇魔王爲至樂之事也、

第三段論釋道兩教之謬

敬拜偶像　泥塑木雕銅鑄石刻之像、釋道兩教同一敬拜、無所分別、舊約詩篇云、異邦之偶像、金也銀也、乃人手所造者、有口不能言、有目不能視、有耳不能聽、有鼻不能嗅、有手不能捫、有足不能行、有喉不能出聲、造偶像者與偶像無異、賴偶像者亦然、（詩〡〤〤至〨）基督聖教第二誡曰、毋爲己作偶像、上天下地、與地下水中百物、毋作其像、毋跪拜、毋崇事、蓋我耶和華　神乃忌邪之　神、惡我者、我必討其罪、以及子孫至三四代、

論成仙　論星官　赦書　求雨　女巫　紙紮鋪

筆難盡述、大抵均塑其像而安置於廟宇之中○論成仙、　道教最大之理是成仙、據道教云、至山中極靜之處、如蓬萊海島之境、不食烟火等物、專食木葉草根煉丹而成、諺所謂呂純陽、漢鍾離、鐵拐李、曹國舅、韓湘子、籃采和、何仙姑、張果老、均若此人也○論星官、　天上之星分門別類、而聞古老傳說、南斗星主生、北斗星主死、其餘之吉星、如天德、月德、天喜、紅鸞、太陽、貴人、以云凶星、係白虎、喪門、天狗、三尸、七煞之類、俗云天上有一粒星、卽有一位菩薩、故星之名、有若此之多也○赦書、　赦書是給人赦罪之據、其詞大致謂人生所犯一切大小罪孽、均可赦免、所以虔信之人、揀選歷本上之天赦日、卽倩道士拜懺禮斗、而焚化赦書、以爲嗣後無所罪愆、至於婦女頭上之天赦牌、則尤小焉者也○求雨、　天若久旱不雨、官長卽齋戒而至廟宇之中、虔向北方壬癸將軍、雷震風伯神君、天神龍水社五都天君、風雲雷雨電五都天君、雷震雨師天君、五湖四海龍王各牌前三跪九叩、並飭僧道分左分右、念經叩拜、以爲愛惜百姓而代爲祈求也○女巫、　女巫有何權柄、人以爲能替鬼祟傳說言語、且能看香烟之吉凶、並能知悉鬼祟之來歷、當時點燒香燭、而彼則自言自語、判說病者之若吉若凶、能救不能救、病家聽信其說、以致有送鬼謝土齋神之事○紙紮鋪、　紙紮鋪中之物件、均以蘆梗紮就、外用五色紙糊上、並以五彩繪畫、其式樣與人世所用之物件、彷彿無異、如

釋敎形狀　陽間有官陰間有神　封神　玉帝　道敎諸神

敎形狀、　蓋道敎本不是敎則依佛敎之形式、所以服色雖殊、而經懺則大同小異、如玉皇經、玉樞經、三官經、如同佛經一般、特少印度國之言語、而所用敬拜之禮法、則與釋敎之形狀不相懸殊也○陽間有官陰間有神、　陰陽兩途、卽死者活人之判、中國三敎中人、均有陰陽一體之說、故以爲陽間有十八省、陰間也有十八省、陽間有府州縣、陰間也有府州縣、陽間有府道、陰間也有城隍土地、陽間有書辦差役、陰間也有書辦差役、陽間要用錢、陰間也要用錢、特一者是實、一者是虛、虛實相對耳、如是而論、則陰間之地方、却與中國彷彿、而無異矣○封神、　神何如而封、卽將死者之魂封之、其權操於何人、或云玉皇、或云君王、或云張天師、將死後之忠臣義士、封之爲神、以旌表其名、至於封神榜、神仙通鑑二部書中、封神之事更多矣○玉帝、　玉皇大帝姓張名儀、是妙樂國之太子、人均稱爲萬天帝主、塑在彌羅寶閣之內、是宋朝敕封者、道敎之中、無不尊而敬之、其相近之殿、尙有傳奏司、宛如中保、凡有燒香之人、先至傳奏司前求其禀報、如宮中之太監然、○道敎諸神、　道敎中所稱之神、不計其數、如管理財帛者、名曰財神、供在灶櫃上者、曰灶君、起建房屋之首者、曰魯班、管理海洋之事者、曰天后、天官地官水官、曰三官、居在茅山上者、曰三茅、經管火弓火箭火球火龍火鴉火鏡者、曰火神、專管瘟疫之病者、曰溫將軍、餘如七十二司、三十六部、以及賭神五聖之類、

十八層地獄

第二段論道教

老子

張天師

寶池、池中五色蓮花、四圍之街道、盡是珠玉瑪瑙砌成者、十分華麗、却非凡間所有之境、惟非尋常人驟然可至、須賴彌陀佛接引進去、始可至此境界、所以信佛之男女、冀望死後至是處、必於生前日誦其經、口念彌陀、而望其領入、故修行者尊崇彌陀佛、較他佛更爲名貴也〇十八層地獄　地獄之中、最爲苦楚、傳云此中盡是惡人、所以有者在尖刀山、有者下油鍋、有者在磨子內、有者用鋸解開、有者用臼碓舂、無數刑罰、較陽間尤甚、幷有黑無常白無常、勾魂童子、牛頭馬面、專在地獄間令人受此刑罰、至游到第十殿、苦楚受盡、然後可入轉世輪廻、再爲托生於世、

第二段論道教

老子、　老子生於周朝、較孔子先生五十五年、當九十歲之時、孔子曾經問禮、其所著之道德經、詞意深奥、常人難以悟解、此書共有五千字、蓋其中有佳妙無比之語、亦有縹渺虛浮之語、觀老子論道、與約翰論道相較一章、門徒甚衆、而學其道、據人云、嗣後騎牛而去、杳然無跡、不知所終、其像係三清中之第三位、而玉帝之外、中華人以三清爲至尊者也〇張天師、　張天師世居江西省龍虎山、是處之景緻甚佳、所有山水樹林花草、秀麗異常、屋宇殿堂、如同衙署、家道富足、襲封二品、傳云擅管妖怪、驅邪逐鬼、並可封神、能召天將、幷將陰司內之官員調換升降、是以人民共稱爲大眞人也〇釋

觀音

遠處燒香

女人羨慕佛教

涅槃

彌陀佛

伶演出前朝忠臣義士孝子節婦、謀反叛逆、奸婦姦夫當時之形象、以供神佛觀玩、爲娛目騁懷之意也、○觀音　觀音菩薩、人皆以爲係女身、有慈悲心、有憐恤心、所以男女老少都歡喜敬拜禱告、大慈大悲救苦救難觀世音菩薩、以祈獲福、且觀音之名目甚多、有白衣者、送子者、望海者、千手者、魚籃者、舉凡燒香點燭之人、均戒酒除葷、念佛誦經、而默祝保佑歲歲平安、年年吉慶也、○遠處燒香　虔誠信佛之人、意欲延年益壽、於是成羣合黨、購買元寶彩緞、錢粮香燭、幷喚定大船開行出門、或至普度、或至天竺、或至南海、或至西天、不憚風塵勞苦、而千里遙遙、燒燃香燭、而尊崇最多者、口念彌陀、登山陟頂、以爲高處接雲、有仙佛菩薩在內、登高可以親近之、○女人羨慕佛教　女人信佛教愈多、祇因從幼隨從祖母或母、入廟燒香、見菩薩形狀如此兇狠、十分畏懼、不敢藐視、且聞古老傳聞云、跪拜菩薩、不特可以聰明智慧、並能消災除疫、所以一人傳十、十人傳百、百人傳千、千人傳萬、習慣自然、以致羨慕佛教之女人愈多矣、○涅槃、　人生在世、都是有形有跡、至臨終之後、佛經論涅槃、謂心思念欲、俱要停息、卽身體靈魂、一概均不動彈、大致謂人倏氣絕、平生之言語行爲、概化烏有、無有形跡、便是滅絕、釋教中所謂涅槃者、卽此意也、○彌陀佛、　佛有千萬、修行人一日不忘口念幾萬遍者、惟此彌陀佛是也、其意謂西天有極樂世界、是處有七個樹林、七重欄杆、七個

吃素　立功德　和尚　出會演戲

其中分富貴貧賤六畜飛禽蟲豸化生六道、善人轉世、或爲男子、或爲富貴之人、惡人轉世、或爲貧賤、或爲六畜、中國十八省中人人俱信此說、而信神信佛者則尤甚也、○吃素、　吃素一端、以爲修行之進階、彼等意中算六畜之性命與人之性命一般貴重、所以憐恤其性命、而有吃素之舉、以爲少吃一日葷、即多一日好處、故有者吃常素、有者吃朔望素、有者吃斗齋、有者吃雷齋、口中潔淨、無葷物進口、意謂死後永不入地獄、且不論男女老少貧賤富貴、信者甚衆、○立功德、　功德之說、何自而來、大約信男善女、意謂做道場念經拜懺齋僧吃素放生行方便修橋補路、建造廟宇、可免一切罪愆、將功補過、並有功過一書、專記世人之功過、以致一舉一動、均以尊崇佛教、諷誦經懺、爲有功無過之善舉也、○和尚、　和尚乃是與人一樣者、何以削剃頭髮、不認俗家、以爲六根淸淨、不染塵埃、專在大寺院中、或江邊山頂、念誦佛經、叩拜彌陀、朝夕勤做功課、以冀修行得道、若有欠缺、即身穿袈裟、頭戴涼帽、手持木魚、背着韋陀、一行一拜、向逐戶化緣、求寫愿錢、以建造大殿、裝塑神像、供奉長生祿位、傳至後世、爲至樂之事也、○出會演戲、　出會是何意、是人將神像安置在顯轎內、外用銜牌旗鑼傘扇、刑具掌扇、前呼後擁、衙役跟從者甚多、如同官員出門、彷彿以爲菩薩出游、可以驅邪逐疫、甚至男女老少供香點燭、拱手敬拜也、如在廟中、祇恐菩薩寂寞、故造戲檯於堂前、令優

敬拜之禮　佛教經懺　舍利子　六道輪廻

言語、又不能行動、是塑佛匠揑造所成之像、有稱菩薩者、有稱神佛者、舉凡信男善女、虔誠篤信、每逢朔望入廟、點燃香燭、焚化元寶紙帛、跪求、均以爲有求必應、而可賜福於人、於是有求財者求福者求子者求平安者、共向此偶像跪叩禱告、尊而敬之矣○敬拜之禮、　佛教敬拜禮儀、不一其類、不如儒教敬拜祖宗、則用鮮菓點心肴饌冥箔錠帛、一再奠酒、肅衣冠而跪拜、乃祭神祭佛、則踏進廟宇、口念彌陀、手執線香、目覩諸仙佛像、耳聽僧尼誦經、跪在塵埃、求保人口太平、合家安樂、所以志心朝禮、而敬拜偶像之儀、却甚鄭重也○佛教經懺、　佛教自進中國以來、舉凡僧尼及虔誠男女、均喜諷誦經懺、然經懺之名目、不一其類、其字句亦不同、如多心經上、則有心經觀自在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舍利子、色不異空、空不異色、壽相形色、彌陀經則說摩訶迦葉、摩訶迦旃延、摩訶俱絺羅、離婆多、金剛經則說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南無喝囉怛那哆羅夜耶、佉囉佉囉、俱住俱住、摩囉摩囉、虎囉吽、經懺字眼、俱從印度國言語、且譯音不譯意、所以念經者、無人可以索解也○舍利子

本國造塔之本意、卽藏佛之舍利子、以前一千多年、因皇帝諭飭欽差至印度領釋迦牟尼一根骨至京城、韓文公著佛骨表一書、云佛已死一千年、爲何天子要迎異人之臭骨至皇宮內乎○六道輪廻、　六道輪廻、卽轉世輪廻、據愚夫愚婦云、共有六部、

必爲我心所賴之磐石至於永遠、詩〡〨 〣〸〡

第六章論釋道兩教

第一段論釋教

第一段論釋教

釋迦牟尼

釋迦牟尼、釋迦牟尼、是掌教之老僧、生在周昭王二十四年、印度舍衛國淨梵之太子、從幼慕道、不貪名位、至年紀漸長、拋妻撇子、住在樹林中修道、六年之後、在印度國傳教、學徒有數萬人、當時已將佛經傳訓於門生、兼有許多小國之君、附從之而助其立教、所顯異跡、却是不少、父親給彼一象、彼卽殺之而拋出城墻之外、又將三十萬人抬不動之大石、用一脚指踢起、一吹、立變塵土、並有五百象撲面追之、卽伸五指化爲五獅、立退五百象、由此而觀、依古書所說平生之所作所爲、實屬奇異、然並不賜益於人、彼傳佛法拜偶像敲木魚之道、至八十歲而終、卽依彼等所言身歸於涅槃矣、蓋自古至今、印度暹羅緬甸日本等國人民、均樂而奉爲佛教之首也、〇佛教進中國、

佛教進中國

佛教本在中國西南之印度國、又名天竺國、雖當時其教盛行、却與中國無干、自漢明帝夢見有一丈多高之金像、遂遣大臣至西方訪求之、於是至印度尋得釋教、乃領進中國奉爲至尊、始初被儒教逼迫、迨過數百年、合國人民燒香念佛、撞鐘敲鼓禮懺、而信者甚多、從此中國佛教興旺、而至今未息、〇敬拜偶像、

敬拜偶像

偶像是泥塑木雕者、既不能

曰天、曰命、曰神、曰玄、曰合、曰道、舊約詩篇大衛王云、耶和華歟、爾所造者何其多、皆爾以智慧造成遍地所有之物、皆屬於爾也、（詩〡〇〤 〢〤）

第八段論人

性理大全云、人之神、則天地之神、所論天地之心、此說人之心或靈或神、則天地之心或靈或神也、其意人之神亦通達天地萬物、禮記云、人者、具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此所論人為萬物之魁、與天地參、且陰陽交合而生夫鬼神之德、集於其身、并收含五行佳美之秀氣、以中華士民之俗諺云、人各有神、此不是令人謙遜為懷、却似令人自以為與神相通、而自高自大、有驕傲之情狀、所說人各有神、以為自己屬天、較勝於世界耳、是說與福音眞道相反、救主耶穌云、我心溫柔謙遜、當學於我、則爾心得安、（馬〡 收〢） 以此道無有創造天地之主宰、無有　神扶持萬物、無有天父保護世人、祇有天地之神、通達萬物之虛語也、或言鬼神、或言太極、或言天地之心、或言陰陽理氣等類、均不可敬拜、故百姓不樂聞此善言、而妄想各處之神佛、且至其面前燒香點燭、故聖賢虛空之道、宋儒無查究之理、言神性在萬物之間、不使民心得安、而領其入廟事奉假神、故其結局並不使民從善也、在舊約詩篇、古聖徒敬拜創造管理天地萬物之主曰、爾之外在天我歸從者誰、在地我愛慕者誰、我身我心、其力雖廢、　神

徒云、以其大能之名、扶持萬物、[希〡〣]朱子所論者則大相反背、彼云、太極非是別爲一物、卽陰陽而在陰陽、卽五行而在五行、卽萬物而在萬物、只是一個理而已、朱子如此明論太極、非別爲一物、卽在萬物之中、有陰陽兩氣、蓋此未有生命、未有知覺之兩氣、能通達萬物、而使其得生命與知覺、惜哉惜哉、朱子亦論性、猶太極也、心猶陰陽也、太極只在陰陽之中、非能離陰陽也、然至論太極、則太極自是太極、陰陽自是陰陽、惟性與心亦然、所謂一而二、二而一也、所論性心太極陰陽、一而二、二而一、卽屬於虛浮、使徒保羅在雅典城、明論天道云、創造宇宙及其中萬物之 神、既爲天地之主、乃以生命呼吸萬物、賜衆者也、主造萬國之民、皆由一脈而出、使之居於全地、[使〡〧〢〤至〢〦]

第七段論理與道

朱子云、天地之間、有理有氣、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氣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其意理卽由上之道、爲生物之本、氣卽在下之器、爲生物之具、然彼說此理與氣、通達天地萬物、我等可思、若理自天而來、且爲生萬物之源、當以敬拜之禮歸之、然中西人士均以爲不合、朱子又曰、合天地萬物而言、只是一個理、及在人則又各自有一個理、以此觀之、理乃包括天地萬物、理亦分派各人之中、性理大全云、妙萬物而謂之神、通萬物而謂之道、其意使萬物佳美華麗、卽神、貫流萬物卽道、關尹子云、

蓋用者動用也、以上所說天地所動之法乃變化、卽萬物循環流轉之象也、皇極經世曰、神者、易之主也、所以無方、易者、神之用也、所以無體、此句之意有二、其一、神乃變易之主、而管理萬物、旋轉易化之事、其二、變易者、乃神所行之運動、此兩意乃論神性在萬物之中、而爲變化之原、正蒙曰、萬物形色、神之糟粕、性與天道云者、易而已矣、其意萬物之形象與顏色、卽神之粗俗渣滓、卽天性與天道、係變化之謂也、此句不甚佳妙、因所云神之渣滓、與未鍊之生鐵彷彿、然其意則神靈行於變化循環流轉之中、而成天地萬物、　性理大全云、聖人知變化之道、則所行者無非天地之事、通神明之德、則所存者無非天地之心矣、其意凡聖賢者、明知變化之道、故聖賢所作所爲、必依天地之理、聖賢亦明知神明之全德、故其思念乃合天地之心、然變化之道與神明之德、都是聯絡、觀上章論變易化生萬物、卽陰陽生生循環流轉化易天地、其說均屬於虛、故神性通達變化之行動、亦歸於空也、

第六段論陰陽

第六段論陰陽

性理大全云、天地無一物不是陰陽、無一物不是鬼神、論神性在萬物爲謬之題、此二句盡行包括在內、此意萬物之間有本質之氣、或稱陰陽、或稱神性、或稱理氣、卽使其有生命之權、福音眞道、卽論在天地之外有造三光之主、乃創造萬物、且扶持萬物、使

中華之言　天地必壞　生物之本　朱子　性理大全　第五段論神與易

間有南風熏拂、各樹興發、卽思此爲天地自然之氣而生生不息也、此與福音眞理大相反背、上章論天地父母、此論天地之心者、爲萬物之本、爲謬其一、西銘曰、天地之心、永遠常存、然依中華之說、混沌之後、始有天地、故天地之心、實非永遠常存者、其二、若天地損壞、天地之心、亦必損壞、然天地之主宰則異、是主耶穌稱耶和華曰、父乎、天地之主宰也、（馬〡〡〢〥）亦云、天地必廢、（馬〢〤〣〥）上主之僕摩西曰、山岡未曾生出、地與世界亦未曾造成、自永遠至永遠、爾爲上主、（詩〩〇〢）其三、云天地之心、生物之本、然未有天地、如何有此本乎、易經云、太極生物之本也、變易爲生物之本、朱子云、有理有氣、生物之本也、均是虛誕之辭、使徒云、惟創立萬物者　神也、（希〣〤）其四、以朱子所云、世人與草木禽獸概有天地之心、故將人與畜牲並論者、與佛教之道彷彿、然依舊約詩篇論人、大衛王曰、爾使萬物皆服其足下、如羣羊諸牛野獸、（詩〨〦〧）蓋人有良心、有是非之心、而畜牲則無之、如何可以並重乎、其五、性理大全一書云、神是天地之心、蓋凡所敬拜者乃稱神、造天地萬物之主、乃稱眞神、凡億兆之偶像、乃稱假神、一以虔心誠實而敬拜、一以香燭等物而事奉、然天地之心是虛空之氣、普及萬物、如何可敬拜乎、

第五段論神與易

上章論變易、此章論神與易如何聯絡乎、性理大全云、神是天地之心、化是天地之用、

全具一太極、爾不拘何物、即　小最微之物、亦有陰陽動靜、果如此言、不知時辰表亦有太極有陰陽否、或曰、表乃人之所造、則地上所生一切草木禽獸等物、更奇更妙、朱子曰、太極只是天地萬物之理、在天地言則天地中有太極、在萬物言則萬物各有一太極、亦云、萬物各具一太極、又曰、太極只是個極好至善底道理、人人有一太極、物物有一太極、又有人問太極人心之至理、　朱子答曰、事事物物皆有個極是道理之極至、依朱子所論人人有一太極、物物有一太極、爲至善至妙至要之道、然依福音眞理、此意乃最空虛者、均不可信從、蓋天地間萬物各具一太極、故太極必有億兆者、此語與陰陽理氣變易大畧相同也、

第四段論天地之心

朱子全書云、天地以此心普及萬物、人得之爲人之心、物得之遂爲物之心、草木禽獸接着、遂爲草木禽獸之心、只是一個天地之心爾、朱子曰、天地之心不可道是不靈、但不如人恁他思慮、性理大全云、神是天地之心、化是天地之用、西銘云、神者天地之心、常存而不測者也、　皇極經世曰、天地之心者、生萬物之本也、以上所論天地之心、普及萬物、一也、通達人物禽獸草木、惟一天地之心、二也、神即天地之心、三也、天地之心、永遠測度不出、四也、天地之心生生不息、五也、宋儒見冬間花草樹木、枯槁無榮、至春

周流天地

註云、洋洋乎流動充滿、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焉、此可見鬼神無往不在而爲體物不遺之一驗也、又註云凡天地造化人生氣血盛衰、草木榮枯、物類生死、莫非鬼神、以上所說鬼神、只是个陰陽屈伸之氣、一也、鬼神是主、物是賓客、二也、此一氣入毫釐絲忽、又包羅天地、也是這陰陽、三也、流動充滿、四也、鬼神無往不在、五也、天地造化、人生盛衰、莫非鬼神、六也、以此觀之、鬼神與上章所論陰陽理氣變易之說無異、性理大全云、鬼神者周流天地之間、無所不在、雖寂然不動而有感必通、管子云、下生五穀、上爲列星、流於天地之間、謂之鬼神、依其意生五穀百菓、使草木興衰、周流天地三光之間、感動萬物、隨在皆通、毫無阻隔、卽鬼神也、〇論鬼神二字、神是善、鬼是惡、神屬亮、鬼屬暗、

神淸鬼濁

神乃淸、鬼乃濁、神當拜、鬼當畏、神居天堂、鬼入地獄、此兩樣相隔尙遠、何以連類並論乎、新約聖經曰、於是大龍卽古蛇稱魔鬼與撒但誘惑全世者被逐於天至地、(默十二九)使徒彼得云、當自守儆醒、因爾之敵者魔鬼、如吼獅遍行、尋可吞噬之人、(彼前五八)依聖經之命、舉凡信徒、應避此鬼神之道、

第三段論太極

第三段論太極

上章論太極爲天地之原爲虛、本段論太極在萬物之中、殊屬奇異、　朱子曰、萬物各有一太極、蓋格物探原一書曰、太極有分裂、本是一太極、而萬物各有一稟受、又自各

毫無憑據

第二段論鬼神

陰府、爾亦在彼、若乘清晨之翼飛至海外而居我得至彼、爾手亦必引導我、爾右手必扶持我、我若云願黑暗蔽我、願我四圍之光變爲昏夜、黑暗究不能蔽我、使爾不見夜亦有光如晝、黑暗光明自爾視之、無以異也、詩〡〣〩〡至〡〢 ○本書最要者、論有一位創造天地管理萬物之主宰、其證據各類不一、各處皆見、以上所論神性靈氣通達萬物有何確證乎、可答毫無憑據、不過人心之設想耳、一也、依聖經之道、神在萬物之先、且萬物賴之而被造、無論在天者在地者有形者無形者皆爲之而造也、以上所論之靈氣周行於事物之間、可問究在萬物之先、抑在萬物之後乎、二也、蓋如百姓尊奉皇帝、如兒女孝順父母、世人可敬拜獨一無二之主宰、若只有神性靈氣流通天地之中、如何可以敬拜乎、三也、

第二段論鬼神

中庸論鬼神、兒童皆讀之、士子皆信之、且此道通行於中華之地、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此乃神性在萬物中之金句、註云、天地間屈伸往來、總是陰陽之氣、而氣之靈處謂之鬼神、又註云鬼神即在萬物中、做物的骨子一般、鬼神是主、物是賓、天地只是這一個氣、入毫釐絲忽裡去、也是這陰陽包羅天地、也是這陰陽、又

皇極經世
正蒙
史記
大衛聖詩

什伯千萬之中無這一个物事、其意以爲行於億兆之中者卽一神也、蓋泰西僞師亦如此云、是有一無限無量之神、一自然而然之氣、一永遠自在之靈、周行於事物之間、然並非有創造之主也、皇極經世曰、地以質爲質、而以氣爲神、其意卽神性通達地球、然此神性卽氣也、且此氣未有創造之能、惟普滿而流行全地耳、正蒙曰、虛明照鑑、神之明也、無遠近幽深、利用出入、神之充塞無間也、其意有二、蓋虛明者、如鏡之照纖毫俱見、如此神之靈則明而且淸、一也、無遠無近、無幽無深、以至利用出入者、神能流行通達、而一無阻隔、二也、蓋在天之天使所唱之美歌、較此更淸、曰聖哉聖哉聖哉、萬有之主、其榮光充滿全地、賽丄〣 史記論天地之神四字、其解卽天地之心、普及萬物也、朱子論祭五祀、有神在無神在、曰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盈天地之間者皆神、其意有二、神能使天下萬物佳美華麗、一也、且充滿於天下地上者、盡行是神、二也、所云盈天地之間者皆神、未必指定獨一無二之眞活神、或是指神性神氣神靈、盈滿天地萬物耳、我等可將大衛王之聖詩比較、云耶和華歟、爾曾鑒察我、認識我、我坐我起、爾皆知之、爾自遠方知我之意念、我行我寢、爾詳察之、凡我所爲、爾深知之、耶和華歟、我舌所發之言、爾無不周知、爾在我前後、環繞我、按手於我上、此道奧妙、超我識見、極其崇高、我不能及、我往何處、能避爾神、我逃何處、能避爾面、若升於天、爾則在彼、若下榻於

兩意反背

第一段論神

朱子全書

萬物、若論神、如朱子云、盈天地之間皆神、若論天地之心、性理大全云、神是天地之心、若論鬼神、則云鬼神周流天地之間、若論陰陽、則天地無物不是陰陽、以此觀之、便有虛氣流行發育萬物、未有獨尊一位　神也、○此兩意大相反背、其一、眞論　神無所不在、卽在各處有獨尊一位天之主宰、僞論在萬物之中、有天地之心、卽靈動之氣、其一、眞論　神在萬有之上、僞論神性在萬有之間、一說　神惟一、卽衆人之父、宰萬有貫萬有亦在人之中、一說神貫萬有、且在人之間、然非宰萬有非管理世人、其三、眞論一位　神創造天地萬物與世人、僞論天地有生生萬物之權、其四、眞論全善全能全榮全慧之主宰、治理天地三光、僞論卽陰陽之氣天地之性情、此眞僞二論豈不大異乎、

第一段論神

齊邱子云、萬物一物也、萬神一神也、斯道之至矣、其意地上之萬物盡歸於一、天下之神、卽合而爲一也、此道理齊邱子以爲最要者、可問萬物者何以爲一物乎、觀天地日月花草樹木飛禽走獸昆蟲鱗介、此千萬類如何爲一物乎、古語云、物形有大小精粗之不同、神則一而已、其解則萬物之形象有大有小、有精有粗、惟其神靈能通達萬變、故合而爲一也、○朱子全書云、一故神只是這一物、却周行乎事物之間、以至於行乎

救人爲善　羨慕 神　福音之益　萬物之主　神性在萬物之中

莊平安度日、（提前〢〡〢）六則、福音乃救人爲善、蓋道學之中、勸人爲善、特不過口中所說、而毫無權能、惟拯救世人助其行善爲更美也、七則、羨慕 神者、必盡心盡意盡性盡力順從 神、而守其誡命、 神乃格外施恩耳、

以上畧論福音在英美之利益、即公義爲首、智識爲最、敬愛爲要、男人爲尊、婦女爲貴、均存愛國之心、且皆從敬拜 神之理、舊約詩篇云、以耶和華爲其 神者、其國福矣、（詩〣三〡二）

第五章論神性在萬物爲謬

以基督福音教之理、自有一位眞活神、獨一無二、創造天地萬物之主、全權全能無所不知無所不在、蓋 神論自己云我也、如與亞伯拉罕曰、我乃全能之 神、（創〡〧〡）亦有先知論 神云、我乃主、我之外無神可敬、（賽〤〥〥）蓋聖徒虔誠敬拜 神、可云爾也、如舊約詩篇大衛王曰、我等之主耶和華歟、爾之美名傳揚全地、爾之榮光顯現於天、我觀爾手所造之天、見爾所陳設之星月、世人爲誰、爾竟誰念之、（詩〨〡〣）信徒論 神之行述云其也、如曰皆爲其民、爲其所牧之羊、（詩佰〣）亦云自己也、如曰、主識己之民、（提後〢〸〩）蓋如一人可云我、爾、其己、 神亦可說我爾其己、故天之主宰惟獨一尊、○中華僞師所論者則異、是彼等講神性在萬物之中、且滿天地有神性、然未言惟有一尊眞活神管理

當有何等榮耀矣、不若佛教以人類分爲二種、一爲貴種、一爲賤種、如以婦女爲卑微者也、

有益於信徒

其六有益於信徒、

禮拜日

一則、禮拜日有益於人、基督教以禮拜日爲最有益、不用犧牲果品、惟論人之內心各以自己爲獻祭、且由愛心而起、則其敬　神皆有極大快樂、此等敬　神之法、並非在一定之方所、蓋無論何方何地、皆可以敬之、

聚集敬拜

二則、衆人聚集敬拜　神有益、教友聚集一處、同拜　神、可如兄如弟、互相感動中心、非如他教之迫人進廟、而一一拜之、如居於城中、來來往往、較之在山在鄉、爲益更大、

讀聖經

三則、讀舊新兩約聖經、凡人得益、蓋各人自覺對　神有求必應而樂於敬之、以邀其恩、是以合堂大衆、一心敬拜、同表眞心、

唱讚美詩

四則、唱讚美詩有益、古人有言曰、信基督之人其聚會之第一緊要者、貴乎唱詩、並非徒欲聽之而已、故以舊約詩篇及福音頌詞於敬　神之時、亦常以之爲歌頌　神之樂章、如保羅云、當以詩章及感聖靈而作之歌、彼此對語、口唱心和而讚美主、弗〥〩

世界恩原

五則、基督教爲世界之恩原、如格致誠正一切修身之要、本與儒教無大異耳、特基督教則更有進也、因誠心祈禱、一旦得聖靈之助、則能力正自增加、持是以往、而身乃眞修、家乃眞齊、國乃眞治、雖平天下不難、豈不是世界之恩原乎、如使徒命曰、最要者當爲衆籲告祈禱懇求感謝、亦爲諸王及凡在位者、求使我等可虔敬端

助人爲善

有益於仁愛

周濟貧人

建立善堂

賜人尊貴

吹彈之聲盈乎耳、風流之狀滿乎目、婦女之無恥、有勝於今之東洋、使徒保羅云、彼棄　神眞理、崇尙虛妄、敬拜奉事受造之物、因此　神任其縱欲無恥、婦女以順性之用、變爲逆性之用、男子亦然、棄婦女順性之用、嗜慾薰心、彼此貪戀、（羅一〢〦至廿七）自耶穌眞教傳遍天下、不特挽回風俗、且易惡爲善、除此以外、則別無妙法也、二則、助人安守本分、因基督聖教、不但詳說世人一切本分之事、在聖經中已表明有一能全守本分之主、永爲教會之首領、此首領有愛心、有權柄、兩者恒相聯屬、殊勝於凡世人所有者、雖居於極惡世界之中、而不受其沾染、此首領乃主耶穌也、由是觀之、基督教不惟有至善之道理可傳、亦並有完全之好模範、使人效法、

其五、有益於仁愛、　一則、周濟貧人、周濟貧人之新理、引導世界者也、基督囑咐人當愛人如己、因有此愛心、觀男女等人、咸將舊時驕奢淫縱之心、變而爲樂善好施之心、譬之婦女、從前皆喜悅金銀眞珠等首飾、厥後乃樂意將此一切寶物售之、而以値同濟貧人、二則、建立善堂、蓋主耶穌門徒各發熱心、傳其道於普天下、幷賑荒濟貧養老恤孤、體恤瘋狂癡憨、並教訓牢中囚犯等事、今在美國各省、有痴院、孤子書院、瞽目書院、聾啞書院、及男婦醫院、並立推原其故、實由既以　神爲極尊貴、則其教訓人亦然如此、三則、賜人亦尊貴、言　神創造世人、皆按之自己本性、則　神有何等榮耀、人亦

格致化學電學天學、無一不明矣、如先知云、蓋主之榮光、充盈世界、如水充盈大海、世人無不認識、哈〢〡〤 二則虔心爲格致之本原、蓋基督聖教、如光普照四方、所以有此教會、將來之學問必深、格致之始、十有餘人爲領袖、立一格致會、其例七日之間、聚同人於格致會中、暢談格致、故其會日增月盛、直至今日復然、其會之助人格致也、無限而無量、舊約詩篇論格致之本原云、耶和華歟、上 帝也、爾所造者何其多、皆爾以智慧造成、遍地所有之物、皆屬於爾也、詩〡〇〤〢〤

不識字者得學問

三則、不識字者得學問、如現今十八省中、凡在教會之內、在鄉下、或慕道者、或教友、或年壯者、或年邁者、先看教會小書、後漸漸而讀福音聖經、自朝至暮、大半畧爲學習、觀古時基督之使徒彼得、考新約福音書、彼不過一無學問之粗人耳、自其信道後、越三十年、曾作一書達其友人、其中闡發道理、極爲透達深奧、並非起初時之彼得所能作也、足見彼得信道三十年、雖未嘗入學堂讀書、惟日揣摩基督之道理、而其心才乃大能長進、有若此者、此一千九百年間、聖教之中、有許多人亦如此也、

有益於道學

羅馬風俗

其四有益於道學、 一則古昔羅馬風俗澆漓、人心刁惡、當日大官大宦、不專心於政治、惟致意於奢華、甚至奸淫邪慝、無所不至、而子孫照父之作爲、而葫蘆一樣畫矣、所以巨鎮名區、人民最多之處、青樓上無非紅袖、世道人心、愈趨愈下、妓女日增而月盛、

女門徒

男女並重

婦女學塾

有益於學

古人樸野

者也、二則、女門徒、蓋救主在世之時、亦有女人爲其門徒、以後歐洲首先受洗者是一婦人、無論何地、如其處有門徒既多、即成一會、而會中亦有女人爲教友者、並且有重要之職分、如司理賑濟之事、女人亦得爲之、其後教會大受逼迫、女人與男人同懷忠誠、不肯反教、死而無悔、即此可見女人德性與男人平等也、已使徒保羅每作書達教會、往往提及女人之名、其問候言辭、有時誇奬女人德性、觀基督教中、無論男女、皆視爲　神之子女、猶如一家、而必一視同仁也、三則、男女並重、依救世聖教之理、男女居室、一夫一妻、稱曰嘉耦、夫唱婦隨、相助爲理、和睦直至於終身、故能與君子偕老焉、並無侍妾攪亂家事、其婦多內而明敏、外而勤謹、姆教遵而女箴嫻、貞潔居心、棄絕汚俗、鷄鳴則同夢不甘、弋雁則明星是警、往往有喻夫於道、而卒爲善士者矣、四則、婦女學塾、凡信基督之女人、其入學堂讀書、與男子無異、既已讀書明理、則其心不至愚拙、且信基督之女人受基督之感化、自能約束私慾之心、無須謹防矣、蓋婦人既明道理、有德行、不惟於國家無損、而且有益、所羅門皇云、賢妻誰能得乎、其貴超乎珍寶、其夫之心恃之、產業必不缺乏、畢生使夫有益、不使夫有損、箴卅一十至十二其三、有益於學、一則、英國古昔人多樸野、以漁獵等事爲業、非惟不識文字、即務農者亦寥寥罕見、至於耶穌道亦未之前聞、所以學問一道、茫然不知、現今篤信耶穌、則

鐵路

未能便於鄉邑也、故雖山徑之間、阡陌之際、凡行人可以往來者、或修之、或平之、務使蕩蕩平平、而不留當途之瓦石、以便行人得道途之福、五則、鐵路之益、蓋如田中之稼、山中之果、當火車未行之先、此地之所有、不能濟彼處之所無、自有火車、一日可行千里、何慮賈用之不速乎、亦如人日行千里、夜行千里、朝西暮東、往來迅速、豈不便而得其益哉、蓋傳道者亦知其便、先知以賽亞云、在曠野備主之路、在沙漠地為我　神修直其道、一切窪池必升高、一切山岡必降卑、屈曲必直、崎嶇必平、上主之榮光必顯、賽四十、三至五

開礦

六則、開礦之益、查攷泰西諸國、在古初所食所用、大勢取諸地面者居多、而地中之寶、茫然不知、即五金煤炭等件、間有採辦、亦不過取其近乎地面者耳、二百年前、始有鐵煤等礦、然初開之際、十百之中僅有一二、猶未徧地皆然也、自嘉慶間、礦利始溥、日增月盛、至光緒六年、而泰西各國諸礦、一年所出、約有成數、登諸方策、以廣天下之見聞、統觀泰西諸國、是年所出之貨、與所值之銀、為數甚鉅、為利甚溥、實富國強兵之要務、即在中華之數省、煤山與鐵山相對、而金銀銅錫及寶石等類、亦殊屬廣多也、

有益於婦

藐視女人

其二、有益於婦、　一則、古昔羅馬藐視女人、自基督教興旺之後、女人之地步、不惟於百姓中已經尊重、即在律例上觀之、亦漸次以公道待之、蓋緣教中所有之事業與道理、皆有光耀女人之處也、如救主基督係為女人所生、因此教會中以是為榮耀女人

國待國

公正大員

改法而棄嚴刑

修路

凡有權位者、均係　神爲賜益世人而設、故既爲　神之教、自然與國政相關、譬如有一教能感化一人、救其脫離罪惡、成爲自由之人、並賜之以聰明智慧、令其能明悉公道而愛人、則此等教不止於此一人有益而已、並且與其所居地方之民有益矣、況夫一國之百姓、既皆爲有道之民、均能明悉公義仁愛、則亦可以教訓鄰邦相助相扶、使之同爲效法眞理、由是觀之、基督教第一要義、是旦暮間拯救世界之人、幷將五大洲地勢全爲改變者也、又不但欲教訓數家之人而已、是必令天下之人、皆成爲一家者也、有此效驗、是乃爲　神之家、　神之子女者也、已二則、公正大員以公判斷、蓋查萬國公法既立、救主聖教既盛、以後干戈之事、已不輕見、設兩國有不合意之事、即任各國遣使者至公正大員處、互爲商議、孰是孰非、是有公斷、如何賠償、亦有評議、以免戰鬪、因一動軍旅、必備餉需、國帑虛糜、兵連禍結、且仇結不解、終無已時、即費鉅金、猶恐不敷應用、其中荼毒生靈、更不待言、有此一舉、地方之保全實重、且不結百年之仇、救世聖教之益、不於此愈見乎、三則、改法而棄嚴刑、凡基督教所行之國、有犯罪者、不用天平架、老虎櫈、夾棍及跪鏈之刑、囹圄之中、修飾潔淨、不使罪人受污、即有極大之罪、不許禁卒欺侮罪人、以昭公義、四則、修路之益、凡自西自東自南自北、四面交通、若道途之有條而不紊、而通都大邑、攸往咸宜、然大路雖通、而小道滯塞、則通於都邑者、猶

觀菓而識

菓而識之矣、（馬七、十七至廿）現今以英爲最富、彼與各國通商、其學問宏深、學堂林立、且國政最大、因屬國甚多、轉過地球、不見太陽之沉墜、其辦事公平、以義爲的、故屬國盡得其益、

昔之英國

然古昔尚不如是、回溯漢朝之時、人民住居山洞、或掘空盖葉、或搭棚遮草、有如今之生番、且無軍器等件、不過用火石爲引火之具、以後漸有弓箭、以之至樹林中打獵、得獸皮爲衣而蔽體、夜間睡在草棚、亦以皮爲被而盖身、一無靈性、一無學問、不知仁義禮智、亦無廟宇神像、惟在樹林中敬拜、以橡樹爲神而敬之、以人爲祭、殺而獻之於神、其敬拜之禮、最爲兇猛、以後自羅馬統領該撒領兵戰伐而得勝、雖三百年中待百姓兇暴而壓制甚嚴、當卽教其百姓如何耕種、且建造城池、並及開掘金銀銅鐵錫煤等礦、由耶穌升天以後、傳道人將福音眞道當衆宣講、於是君與民從此棄邪歸正、改惡爲善、是乃英國獲福之原委也、使徒保羅致函於以弗所人云、昔爾在罪惡之中、與死人無異、所行乃從今世之俗、順服空中掌權之君、卽今惑不信從福音者之靈、昔我等亦在其中、縱肉體之慾、隨身心之欲而行、本爲　神所怒、與他人無異、（弗二、一至三）觀現在英國之盛美氣象、便可知福音樹之結善菓、本章畧爲論之、欲知詳細、可觀眞道結菓實證、治國要務、聖教功效論畧、救世教益四書、

有益於國

其一、有益於國、　一則論國待國、基督教既是從　神而來、不能無關係於國政、蓋緣

亞伯拉罕堯舜同時

專講書符作法荒渺無稽之事、自秦始皇羨慕長生之說、使人海上求仙、其教遂以大行、蓋始初道教本無廟宇偶像及修醮求福之事、自佛教在中國建偶像立菴寺並設齋超度之舉、而道教亦照此作諸神祠以騙人矣、其符咒鍊丹專爲假僞之事、而世世代代加害於四百兆人民之中、欲論其謬悞、觀本卷六章、

中國於堯舜之時、卽從舊約聖經亞伯拉罕爲猶太祖之時、至今有四千年、因爲儒教要尊重一敬字、卽孝順父母、如新約云、敬爾父母、使爾得福、在世長壽、此乃第一條應許之誡命也、弗〦〢〣此二千年之中、在中華佛教從一拜字、而率人事奉偶像、及念佛燒香點燭等禮、此比無敬拜之禮者、畧勝一籌、因人心能得感動、而不至於牢不可破也、然中華士子仍守舊學而拋棄新學、從四書五經而不重舊新兩約之聖經、且逢節祭祖而不敬造萬物之主、至於百姓在黑暗之中、敬拜泥塑木雕、焚化元寶彩緞、毫無知識、不認識一位上帝眞神、故貧窮困苦、如大衞皇說、凡背　神而從他神者、必多愁苦、詩〡〦〤

第二段福音在英美

第二段福音在英美之盛

福音在英美、其爲益不淺、故可與中華之三教比較之、主耶穌云、善樹結善菓、惡樹結惡菓、善樹不能結惡菓、惡樹不能結善菓、凡樹不結善菓者、卽斫而投於火、故爾觀其

神

語勸解其憂慮、惟福音只依主耶穌云、凡勞苦負重者當就我、我賜爾安、馬十一

佛敎有四

論釋敎、　以下六章、詳論釋道兩敎、茲則畧為講之、其一、佛敎有四眞諦、一、人之有生、恒受災殃苦楚、二、此災殃苦楚、是因七情六欲而來、三、人能勝其欲念、則一切苦惱、自能止息、四、凡依佛道、必入涅槃、

始初傳道為要

其二、釋迦以傳道為要、講究佛法、古昔每逢天氣清明、其徒往四方播揚佛敎道理、推去法輪、以後其徒至西藏緬甸暹羅等處傳敎、然彼處得其敎者、惟受暫時之好而已、緣佛敎無有激發人長進之事、凡百姓受大感動之時、皆與佛敎不相干涉者也、釋敎除佛經以外、未嘗撰出有益之書、且其敎亦不能開發人之才識、凡佛敎興旺之處、其地人心往往日就愚陋、絕無剛强之志、觀各敎中首領、惟佛敎和尙無有知識、其禮拜儀節、幾如死人、毫無生氣、其偶像則多而且繁、然其結果之不佳、皆由其根本之壞故也、佛敎有二大錯、一、不說有造物之主、獨一無二之神、而惟知信佛、且所奉之佛、不知凡幾、以為除佛以外、在上無有更高之智慧者、不知在人以上、猶有至高之智慧者、卽　神是也、二、勸人求入涅槃、卽未生未死之說、係無情欲、無知識、無思慮、無影踪、歸於虛空而已、

出家念經

其三、佛敎專以出家念經衣鉢相傳為最好之事、所以稱喇嘛僧甚為器重、此等行為、殊屬可笑、

論道敎

論道敎、　以論道敎、其中玄奧之理、世人未嘗考究、乃變而為黃冠羽客、卽游方道士、

心高氣傲　欠缺有三　不論人罪　主遠離人　無安慰道

有憑據也、中國自釋道既興、國君與百姓皆一體尊重、此果何故哉、緣儒家只論生前人倫之事、釋道則兼講神道及死後之事、最易感動人心、因人人心中常有與　神相通之意、而儒教則不能令人與　神相通耳、蓋漢朝明帝時、佛教自西域流入中國、華人始知其拜偶像之禮、所以佛教補儒教之缺、其興盛之故由是來矣、可惜者、其以泥塑木雕代無形無像之　神、且以木魚香燭等物替敬愛之實理、其二、蓋查中國士人皆心高氣傲、存自滿之意、以爲吾自有古法在、不肯虛己受益、惟圖考取功名、尊自己權柄、如爲君者行政一般、故不能上進、而亦無自求上進之志、此等實係溫故不知新之弊、不知新則不能變易、則不得福音之益、所羅門皇曰、心驕之人、爲耶和華所惡、箴〡〦

其三、欠缺之處、關係有三、不明世人之眞名分、即歸榮於　神、而永享其福、一也、說人當求之利、惟世界之福祿壽、不從至高處着想、而求在天永遠不朽之益、二也、論人倫之道雖好、惜無　神助其爲善、三也、其四、不推論人身皆有罪而無功、且其罪至重而匪輕、惟賴其身所有之善行、而未知不足爲補過之法、其五、依儒教之說、　神離人甚遠、非世人所能親近、所以不能與　神相通、既無與　神相通之意、則人之生也、只圖塵世福樂、朝朝暮暮、常經營乎地面上之事、曾不知天上猶有至高至美之處、且不即仰首而盼望焉、其六、無有安慰之道、蓋世人若遇難、心內樂得康寧、然聖賢無有言

所流寶血

贖罪之能力、蓋以此觀之、耶穌基督乃　神之愛子、其所受之苦乃最尊貴、其所流之血乃稱寶血、其死乃擔衆人之罪、其祭祀至永遠爲完全、故現今以牲爲祭、乃藐視十字架、實則一無所用也、

地廣人多

第四章論儒釋道三教在中華福音在英美相較

中華一國之民數、過於歐洲數國之多、其地土之廣、彷彿歐洲之大、泰西之人至中國查探各等事件、觀其凡物興盛、行業紛繁、出產宏富、且行經各處、天氣南北寒熱、迥然不同、以爲游踪越數國之地、然細問其實、乃知仍是一國、所有民情風俗、大同小異、所讀書籍、通國一律、且國中之政、通十八省以及諸屬邦處、其地勢之大、却較異於尋常、所以爲亞洲東首最大之國、至於人民之多、正地球中四分之一、觀各城各鎭、林林總總、攘往熙來、遍滿寰區、何止四百兆哉、此四百兆人、各有最寶貴之靈魂、有永福永禍之關繫、故中華之教、或眞或假、乃爲最要之理也、

第一段論三教在華

第一段論儒釋道三教在中華

與地相宜

論儒教、　蓋本書二卷二章有十三段、論經書道學之佳善、而如何歸益於人、夫依四教考畧一書之義、其一、儒教之行於中國、甚合人意、可謂與地相宜、是誠極好之機會、所惜者、儒教雖講五倫人道之理、然不論世人與　神相通之意、故其道之不足、固確

當記憶上祖而修坟

第五段基督一次獻祭

擔衆人罪

盡廢、現今敬奉　神者、惟誦讀聖經、歌唱讚詩、虔誠祈禱、一心默籲、委身於主、遵命以行、修道爲善、畢生不變而已、况父母雖鞠育恩深、不能與　神匹、故生可養之以爲孝、死不可祭之以爲敬、所以聖經亦有寶貴之言語云、蓋在寶座中之羔必牧之引之至活水之泉源、(默〧〡〧)　蓋在寶座中之羔、乃指主耶穌彼爲善牧師、而不使其羣羊有所欠缺、以此觀之、記憶上祖、不忘其美名、依其模範而修其坟墓、乃當然之理、若化錠焚帛等事、悉屬虛妄、太覺過分、且犯　神之誡、苟明知福音之道、則知　神使門徒死後得永生之福、斷非虛妄之獻祭、可比其美也、所以敬人之禮、萬不可與敬主相類、救主耶穌之眞理、昭著於天下、使民敬一主、而於祭鬼神一端、禁之維嚴、

第五段基督在十字架一次獻永遠贖罪之祭已爲滿足

古昔之祭、乃指以後來之基督、爲萬民救主、彼降生成全贖罪之法、凡獻牛羊爲祭、則自然永廢矣、使徒云、耶穌基督一次獻己身而得成聖焉、惟基督既一次獻永遠贖罪之祭、蓋彼以一獻使成聖之人永遠完全、亦云、基督惟今於末世顯現、一次獻己爲祭、以除人罪焉、亦云基督一次獻己擔衆人之罪、(希十〸二〡〤又九〢〦〢〨)　以上聖經五次云一次獻是指十字架而言也、又曰、以除人罪、擔衆人之罪、即基督代替之罪而死焉、亦曰、使成聖之人永遠完全、及一次獻永遠贖罪之祭、其意基督一次獻己身、此祭祀至永遠恒有

須知福源

信主者入天城

基督獻己爲祭

家、一魂在坟、一魂在陰、惟中華人有此言、其餘萬國均無此說也、若明知各人只有一魂、死時魂至　神臺前、或受賞或受罰、則不必信此虛假之語、而自覺祭祀、乃毫無益處耳、其五、若有人曰、我俗之獻祭於祖宗者、不第求其心之安、亦欲冀望祖宗之靈默爲保佑耳、故爲子孫者奉之竭其誠、祭之盡其禮、則祖宗在天之靈、必陰爲呵護、以令我之所爲無不如志、可答曰、若欲得福、須知福之源也、新約曰、諸美善之施恩、完全之賞賜、皆自上出、由光明之父而降、（各〡 〡〧）由是言之、則永福無疆、賜爾不斷者、其權操自　神、爾欲得福、當除享鬼之杯盤、祭親之燭帛、而崇事　神、始可獲也、其六、中華人以祭祖爲恭敬中最要之理、而以苗裔可保護祖宗、如曰父母生時、無不愛我、今雖逝世、我必報其恩而祀之、然可惜祭祖之人、不知凡信主者、至臨終時入榮華之天城、且無有所欠缺、觀中華祭祀者之心則不然、其意以爲無子孫祭祀者、鬼必餒、故令尹子文有言曰、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而、幷恐鬼無所歸、必至害人、如左傳云、鬼有所歸、乃不爲厲、以其無所歸、或爲害、故祀之、蓋主耶穌與門徒曰、爾心勿憂、爾信　神、亦當信我、在我父家有多居處、否則我已告爾、我往爲爾備所居之地、若往爾備所居之地、則必復來接爾就我、我在何處、使爾亦在何處、（翰〡〤 〡至〣）依舊約聖經宗祀　神、必以至禮、宰牲獻禮以祭之、誦經祈禱以事之、皆古之聖禮也、自耶穌救世捨身爲祭之後、獻祭之儀文

惟拜 神

冥器屬虛

源由僧道

爾與鬼相交、爾不能飲主之盃、又飲鬼之盃、林前十廿 摩西爲 神之僕、保羅爲耶穌門徒所得者 神之奧旨、所奉者 神之誡命、順之者存、逆之者亡、使徒保羅曰、論及食祭偶像之物、我等知在世間偶像皆虛而無實、亦知 神獨一無他、雖有稱爲神者、或在天或在地、且所稱者雖有多神多主、然我等惟有一 神、卽父也、萬物本之、我等歸之、林前〨〤至〦 其二、所供之食物、祖宗絲毫不食而不得其益、且死者不當享納祭祀之禮、請以二事證之、一則保羅以眞道訓導異邦、廣行神跡、異邦人羣然驚異、以爲神仙降臨、欲獻祭於其前、保羅力止之、告之曰、吾儕亦人、與爾同情、爾當去此虛妄、以歸永生 神、使〡〤〨至〡〣 一則約翰於異象中所見甚奇、俯伏以拜天使、天使止之曰、惟拜 神、我與爾無非同僚、默〢〨〡〩〢 由此觀之、使徒與天使尙不敢受此祭拜之禮、況常人之祖與父乎、吾願世人上以事主、下以事親、各盡其道、如是則可爲士林之完人、聖門之高弟矣、其三、所焚之錠帛冥箱等物、乃屬於虛假、而實不能化給陰司、依聖經之訓、安葬却非小事、夏商之時、以色列之列祖雅各將死、命其子曰、我將返本、當時葬於祖父之側、其子約瑟爲埃及之宰相、俯於其面而哭、醫士以香料薰父尸、而埃及人爲之哭七旬、以後有戰車馬兵、以及大員送往迦南、爲之悲哀七日、創〥〡至〡〤〤 故生則致敬、沒則盡哀、禮當然也、但以元寶錠緞焚之、皆以爲異端、其四、祭祖之源、起於僧道之異說、卽人有三魂、一魂在

父母已沒念念不忘

源遠流長

嚴斥之

神之恩、故自辭世之後、理應追憶而盡其誠心、於是祭之以粢盛鐳帛、惜乎此乃虛假也、若夫修葺坟墓、是子孫職守所宜、然其要有兩端、歲時修飾、以展孝思、去草萊除穢惡、使其不至抛荒、且當栽種樹木、安置磚石、使其坟墓華麗一也、父母已沒、念念不忘、訓言尙在、則必遵循、手澤猶新、不忍刬置、嗣續其善、增修其德、使其名傳於後世二也、又有六端太覺過分者、其一、如建造祠堂、設立神主、供獻三牲、伏地跪叩、宣讀祝文曰、維○○幾年歲次○○某月○○日主祭幾世孫某人、陪祭幾世孫某人等、敬昭告於始祖考○○公始祖妣○孺人暨歷代祖父妣遠近昭穆宗親之神曰、始祖系出何處、遷居何處、業詩書於前代、貽恩澤於後昆、洎我列祖、肯構肯堂、根深葉茂、寖昌寖熾、源遠流長、共欽孝友家聲、克紹箕裘世澤、茲屆仲春之候、虔伸追慕之忱、敬備一瓣心香酒醴牲帛、率同子姓上叩先靈、伏望俯鑒來格、來歆上饗、此乃祝文也、夫此敬拜之禮、當歸於造物之主、不當歸於受造之人、蓋獨一無二、莫之與京者 神也、父母雖所當孝、祖宗雖所當敬、萬不可同日而語明矣、所以過節上坟祭祀、不以彼爲世人、而以彼爲天上之神、實屬太過也、況既以生人比死者、何不朝饔夕飧一日三餐乎、乃飯惟一盂、酒止一盞、筵中祭物、或生或冷、何能享此祭祀乎、耶和華眞神所以禁阻之、論列國之祭鬼者、耶穌之弟子保羅嚴斥之曰、惟言異邦人所獻之祭、乃祭諸鬼非祭 神、我不欲

祝頌之禮、不當歸於世界之聖賢、應歸於無始無終無所不知、不能不在創造萬物天地之主宰也、

第四段祭祖與福音不合

第四段祭祖與福音眞理不合

論祭祖、其本在敬其文屬虛、五倫之中以孝爲百行之首、然五倫之上、并有天倫、以事耶和華爲主、不可參已見而違背也、孔子所言之祭祀、實已誤於歸厚之過、當查中國所遵莫如孔子、然所言者世界之要禮、人生之要道而已、我等攷之書傳知其未嘗得天之訓誨、若古聖之言、與　神之旨兩相符合、自當遵循其意、如其不然、則畧輕以就重、舍人之道以從天之理可也、

摩西之訓

商時西方有聖人焉、其名摩西、得　神之默示以訓導斯民也、曰以色列人毋再祀其所妄從之鬼魔、當歷代守此以爲永例、（利十七、七）彼以爲事奉獨一無二之主爲最要、摩西將沒責此民曰、干主震怒不祭　神、反祭鬼魔、（申三十二、十七）以此觀之、在猶太國亦有此弊、幸有　神特遣摩西化導選民、故能去汚穢之風俗、而各人皆遵從新法也、猶太又有賢王大衛、尊崇上帝命曰、民又食祭死者之物、如此行事、激耶和華之怒、則有瘟疫流行其中、（詩百〇六、廿八）

以聖經爲重

孔子居於東方、生於春秋之季、與猶太聖地相去二萬餘里、後摩西一千載、後大衛五百歲、未嘗與聞斯說也、故於專崇　神、不尙鬼神之理、猶未闡明、今人當以聖經之禮爲重、蓋華人祭祖之意、因當時有鞠育顧復

與福音不合

祭天

祭神

祭聖

敬聖爲神

萬世之師

第三段祭天祭神祭聖與福音不合

論祭天、自曩昔之例傳至於今、天壇之旁、鑪內燒牛爲燔祭、是依從古禮、迨基督降生之後、此例已廢矣、且君又要祭地、蓋天壇之形以圓爲制、地壇之式以方爲則、並要祭日月星辰山川五嶽河神、此與聖經之誡大相反背也、○論祭神、如關羽係漢朝之忠臣、至明朝則封爲武聖、是清朝護國之正神、如此以牛羊猪而祭、乃祭世界之死人、非祭天上之眞活神、惜哉惜哉、○論祭聖、係中華顯露之祭、祭天壇不過一次用一牛爲燔祭、惟祭孔子則各府各州各縣均同敬拜、且合天下一年所用三牲之數而計之、則有十三萬五千牛羊猪、再觀丁祭之祝文、與樂章之語意可知、凡祭者不恭孔子爲聖、乃敬彼爲神、蓋大成殿丁祭祝文致祭於至聖先師孔子曰、惟先師德隆千聖、道冠百王、揭日月以常行、自生民所未有、屬文教昌明之會、正禮和樂節之時、辟雍鐘鼓、咸恪薦於馨香、泮水膠庠、益致嚴於籩豆、又獻祭時之奏樂、先迎神曰、大哉孔子、先覺先知、與天地參、萬世之師、次初獻曰、生民未有、展也大成、俎豆千古、春秋上丁、清酒既載、其香始升、又終獻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皮弁祭菜、於論思樂、惟天牖民、惟聖時若、繼徹饌曰、先師有言、祭則受福、四海黌宮、疇敢不肅、終送神曰、鳧繹峩峩、洙泗洋洋、景行行止、流澤無疆、聿昭祀事、祀事孔明、化我蒸民、育我膠庠、蓋以迎神送神祈禱之文、敬拜

灑血

表明主死於十字架

基督寶血

為生命贖罪也、(利十七、十一)使徒曰、若無流血、則無赦免、(希九、二二)可問為何殺牛羊乎、答曰、因罪之工貲死也、(羅六、二三)耶和華於始初曰、惟區別善惡之樹、其果不可食、食之日必死、(創二、十七、又三、十四、十七)蓋從古至今、神之例則凡犯罪者必死、故依摩西之禮、牛羊代人被殺而替性命也、其五祭司必灑血、此乃表明　神悅納獻祭者、

其三舊約之祭祀乃表明主耶穌死於十字架、替人贖罪、　蓋贖罪之法、非驟然而成、古昔　神命教會以牛羊為祭祀、乃指及時滿足其愛子降生代世人而死也、使徒保羅云、此祭祀皆為後事之影、其形即基督、(哥二、十七)主耶穌始傳道之時、其開路先鋒施洗約翰見耶穌就己則曰觀　神之羔、負世人之罪者、(翰一、二九)使徒彼得曰、爾得贖罪、乃以基督之寶血、如無玷無疵之羔之血也、(彼前一、十九)使徒保羅云、蓋基督我等之逾越節羔、已為我等見殺獻矣、(林前五、七)主耶穌云、人子捨其命為衆贖也、(馬二十、二八)使徒約翰云、　神愛我等、遣其子為我罪作挽回之祭、此即愛也、(翰壹四、十)使徒云、祭司長以所殺犧牲之血、奉入聖所為罪而獻、其犧牲被焚於營外、耶穌欲以己血使民聖潔、亦如此受苦於城門之外、(希十三、十一、十二)又云、若牛羊之血及焚牝犢之灰、灑於不潔者、尚能潔其身、何況基督賴永遠之靈、自無瑕疵而獻己與　神、其血豈不能洗爾心去惡行、使爾奉事永生之　神乎、(希九、十三、十四)

神

贖愆祭　燔祭　平安祭　無玷無疵　按手於首　罪孽赦免牛羊被殺

有之脂焚於祭臺上、如焚平安祭牲之脂然、如是祭司爲彼贖罪、必蒙赦宥、民〤〢二至〢〦第二、論贖愆祭、人若獲罪於主、當按所估之價、以無疵之牡綿羊擕至祭司前、以獻於主爲贖愆祭、祭司在主前爲彼贖罪、無論犯何端、必蒙赦宥、利〦〦〦第三、論燔祭、經云火焚祭、當終夜直至天明、焚於祭臺、祭臺上之火、當永燃不滅、祭司每晨燒柴於火上、陳列火焚祭、利〦〤〡二第四、論平安祭、經云若爲感謝獻祭、則偕感謝祭牲同獻和油之無酵餅、蓋感謝所獻之平安祭牲、其肉必食於獻祭之日、祭肉若留至三日、必焚以火、利〦〡二〢〡〦在贖罪大日、祭司長牽爲己作贖罪祭之犢、爲己與眷屬贖罪、遂宰此作贖罪祭之犢、又取犢血少許、以指血蘸灑於蓋之東、又灑於贖罪蓋之前凡七次、利〡〦〡〤另有逾越節之羔、即記憶從前以色列人自埃及苦地而被拯救、此羔當無殘疾之牡者、生未盈歲、而各家每年逾越節之肉、乃以火炙者、與無酵餅苦菜同食之、見出十二章○以上所觀、其一、所獻之牛羊、必無玷無疵也、即表明　神願凡敬拜者爲聖潔、然最要指基督爲無玷無疵之羔、其二、按手於牲之首、蓋在贖罪大日、祭司長以兩手按生牡山羊之首、認以色列人之過失愆尤罪戾、悉加於羊之首、使羊負以色列人之一切罪愆、至沙漠之地、利〡〦〢二其三、罪孽可得赦免、經曰祭司爲會衆贖罪、必蒙赦宥、利〢〡〤其四、牛羊被殺、經云因活物之生命在血中、我賜爾灑於祭臺、可爲爾生命贖罪、因生命在血中、故血可

古祭

舊約祭祀

贖罪祭

其一古祭、 蓋始祖生二子、其次子亞伯獻奉首生之羊及脂膏、主眷顧亞伯與其所獻之物、(創四)使徒曰、亞伯有信則獻祭與 神較該隱更美、(該隱兄也)故蒙 神嘉其禮物而證其爲義、(希十一)歷一千數百年洪水之後、挪亞爲主建祭壇、取牲畜及禽鳥諸類之潔者獻於祭壇爲火焚祭、主享其馨香、其心曰、嗣後我必不緣人降禍於地、(創八廿一)古時有義人名約百、經云其衆子各於誕日在己家設筵、宴飲之日約百遂遣人使之自潔、明日夙興循其人數爲之獻火焚祭、約百自謂恐我子獲罪、中心褻瀆上主、約百所爲恒若此、(約一五)

其二舊約祭祀之例、 蓋依摩西之例、祭祀有四、即贖罪祭、贖愆祭、燔祭、平安祭、第一、論贖罪祭、若會衆或祭司或民衆有人誤犯 神誡命之一、而行其所不可行者、則當因所犯之罪以無疵牡犢、獻於主爲贖罪祭、牽犢至幕門於主前按手於其首、宰之於主前、受膏之祭司、取犢血奉入會幕、祭司以指蘸血灑於主前凡七次、蓋犢之全體悉移於營外潔淨之地、即傾灰之處、置於柴以火焚之、焚其犢必於傾灰之處、(利四三至十二)若有族長獲罪誤犯其 神耶和華誡命之一、行其所不可行者、遂致陷於罪愆、所犯之罪後乃覺悟、則當獻無疵之牡山羊爲祭、按手於牡山羊之首、宰於主前、即宰火焚祭牲之處、此爲贖罪祭、祭司以指蘸贖罪祭牲之血、塗於祭臺角上、傾餘血於祭臺之基、所

神

禮記有五

第二段聖經之祭祀

子將祭、慮事不可不豫之意、孔子所以戒之曰、葬之以禮、祭之以禮、言其祭祖之不可不虔誠耳、禮記論君與夫人祭神祭祖曰、以降上神、與其先祖、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齊上下、夫婦有所、是謂承天之祜、作其祝號、玄酒以祭、薦其血毛、腥其俎、孰其肴、與其越席疏布以冪、衣其澣帛、醴醆以獻、薦其燔炙、君與夫人交獻、以嘉魂魄、是爲合莫、依此禮記所說、「上神」在天之神也、是正君臣之義、父北面事之、所以明子事父之道、是篤父子也、「睦兄弟」主人獻長兄弟及衆兄弟之禮、「齊上下」獻與祭各有次序無遺缺也、「夫婦有所」君在阼、夫人在房、及致爵之類也、行禮如此、神格鬼享、豈不承上天之佑乎、周禮祝號有六、一神號、二鬼號、三祇號、四牲號、五齍號、六幣號、「作其祝號」造爲鬼神及牲玉美號之辭、祭玄酒薦血毛腥俎、越席疏布澣帛醴醆以獻薦其燔炙、君與夫人交獻、所以嘉善於死者之魂魄、而求以契合於冥漠之中也、其意獻祭者尊敬死者之魂魄而祝頌、且冀望與陰司互相交合也、

第二段聖經之祭祀

以上所論祭天祭神祭聖祭祖、蓋福音教會聖經之舊約亦論祭祀、卽基督降生以前、以牛羊獻祭、敬拜天地之主宰、且新約論基督降生釘死於十字架復活升天之後、祭祀已畢、

祖先爲本

兩相往來

孝子之志

以禮記云、孝子之孝也、色不忘乎目、聲不絕乎耳、心志嗜欲、不忘乎心、致愛則存、致慤則著、其意則謂致愛極其愛親之心、致慤極其敬親之誠耳、故孔子讚周公曰、郊社之禮、所以祀　神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其意言祀祖之禮、與祀　神並重也、以云掃墓、大抵以清明爲例、至墓門之傍、拜臺之下、虔供酒飯、焚燒冥鏹、謹謹跪拜、如禮記云奉薦而進、其親也慤、其行也趨趨、已數已祭、其意則謂威儀之合乎法、人曰、祖先爲人之本源、不祀是忘其本源、何足以言孝乎、至於祭祀祠堂、則繕寫寸木、奉爲神主、其意蓋欲祖先之靈、常憑於此、至於義莊、則規模更甚、四圍樹木、香柏森森、古松蒼蒼、凡其子孫、謹恪登堂、衣冠濟濟、中庸云、修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可知除用犧牲以外、又將尊彝籩豆、貯粢盛酒飯、以爲至誠至敬、而表報本返始之心、凡獻祭者、以爲祭祀之時、陰司之祖宗、與陽間之子孫、可兩相往來也、詩經所謂有來雍雍、至止肅肅、其意視祖宗已來、奉祭者必格外嚴肅、以祭祀、而敬祖之心如此、其存心以爲祖先在日必需飲食、今雖身死、其嗜慾猶夫人也、如中庸云、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論孝子獻祭、孔子曰、於是論其志意、以其恍惚、以與神明交、庶或饗之、庶或饗之、孝子之志也、其意當與祖宗相見、但不若在廟宇之內、見泥塑木雕而敬懼、彼等見祖宗之位、則存恭敬愛孝之心而不膽怯、恰符禮記所謂孝

十三萬五千牛羊猪

莪、洙泗洋洋、景行行止、流澤無疆、聿昭祀事、祀事孔明、化我蒸民、育我膠庠、此乃末次祝頌、頌畢當修韶鞞鼓、均琴瑟管簫、調竽篪笙簧、飭鐘磬柷敔、衆樂齊奏、共樂昇平、并有執籥秉翟者左籥右翟、東西各一十八人、衣朝衣而戴朝帽、或左或右、自上自下、按樂開舞、實屬軒榮、自祭五代祖先循儀拜跪如此、一年之中十八省內用十三萬五千牛羊猪、獻於孔子之前、再詣復聖顏子、宗聖曾子、述聖子思、亞聖孟子、獻理既畢、詣燎所胝燎、卽行叩禮而退、然後各至官廳叙談揖別、儀制煌煌、何其隆歟、詩經所謂于以盛之、于以奠之、卽此意也、

祭祖

每年六節

孔子之言

其四祭祖、　蓋祭祖一事、不若祭天之必由天子、丁祭之必由官吏、依中華之例、不論富貴貧賤、老少男婦、各當跪祭、表追遠之明徵、子曰、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其意則嚴肅恭敬而獻祭、曾子曰、愼終追遠、民德歸厚矣、其意父母喪事之時、貴於謹愼、父母久死之後、宜乎追念、而以祭祀表虔誠之意、故每年六節、十八省中四百兆人民均在家祭祀、供奉肴饌、焚化錠帛、設置坐位、大抵恭祭三代祖先、至於三代以上之祖、則因遠而棄之、孔子之論孝子曰、惟孝子爲能饗親、又論舜曰、宗廟饗之、子孫保之、其意祖宗饗其祭祀、而以後之子孫亦如是祭舜也、是故君子之祭也、必身親臨之、以表追念祖宗之意、孔子曰、祭如在、亦卽此意也、其意祭先主於孝、有如目覩祖宗之在上也、所

丁祭　華人所稱與天地參　讀祝之禮　五次祝頌

主於敬、即此之意、有大功勞之忠臣、奉旨建造專祠、而爲官者亦必逢節祭祀也、其三丁祭、 蓋云丁祭、則一年二次、春之丁日與秋之丁日是也、居乎是時、則朝衣朝帽、依序而進、外用祭牛一隻、猪羊各二十二隻、俟天尙未明、文東武西、左右各點庭燎之燭、明如白晝、燭焰輝煌、蓋黎明行迎神之禮、奏昭平之樂曰、大哉孔子、先覺先知、與天地參、萬世之師、祥徵麟紱、韻答金絲、日月既揭、乾坤淸夷、此乃初次祝頌、唱畢乃行三跪九叩之禮、禮畢初獻、奏宣平之樂曰、予懷明德、玉振金聲、生民未有、展也大成、俎豆千古、春秋上丁、淸酒既載、其香始升、此乃亞次祝頌、行禮既畢、司祝官宣讀祝文曰、維某年月日、致祭於至聖先師孔子曰、惟先師德隆千聖、道冠百王、揭日月以常行、自生民所未有、屬文敎昌明之會、正禮和樂節之時、辟雍鐘鼓、咸恪薦於馨香、泮水膠庠、益致嚴於籩豆、茲當仲春、祗率彝章、肅展微忱、聿將祀典、以尙饗、此係讀祝之禮、讀畢亞獻、奏秩平之樂曰、式禮莫愆、升堂再獻、響協鼗鏞、誠孚罍甗、肅肅雍雍、譽髦斯彥、禮陶樂淑、相觀而善、此乃第三次祝頌、樂畢、終獻奏叙平之章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皮弁祭菜、於論思樂、惟天牖民、惟聖時若、彝倫攸叙、至今木鐸、此乃第四次祝頌、樂止徹饌、再奏懿平之樂曰、先師有言、祭則受福、四海黌宮、疇敢不肅、禮成告徹、毋疏毋瀆、樂所自生、中原有菽、此乃第五次祝頌、徹饌既畢、再行送神之禮、奏德平之樂曰、鳧繹峩

五者最要

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言其此五者、依禮制亦天子之所當虔敬而事之者、況祭祀之時、不僅虛筵設席、徒事繁文、如古禮則必太宰贊玉牲、司徒奉牛牲、宗伯省牲鑊、司馬奉羊牲、司寇奉犬牲、中庸謂郊社之禮、所以祀　神也、其意郊祭天社祭地也、至於祭山川祭五祀祭河神、亦無不皆然、由是而觀祭祀之典、豈不重乎、古人云薦一人之明德、合萬姓之歡心、誠哉是言也、

祭神

其二祭神、　蓋百官之祭神、依中華之例、亦皆謹謹小心、齋戒沐浴、用牲犢以表其誠、奉玉帛以昭其敬、故禮記曰、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祭不欲疏、疏則怠、怠則忘、是以春之祭曰礿、夏之祭曰禘、秋之祭曰嘗、冬之祭曰烝、分四時而肅雍敬拜、以云所祭之神、則亦非一二可計也、最尊者關聖帝君、所用三牲與祭孔子彷彿、其餘所祭者、如

神數不少

雷部二十四位天君正神、火部五位正神、瘟部六位正神、五斗羣星吉曜惡煞正神、二十八宿正神、三十六位天罡星、七十二位地煞星、九曜星官、水德星君、太歲部下日值衆神、火德星君、招寶天君、招財使者、納珍天尊、利市仙官、增長天王、廣目天王、多聞天王、持國天王、五方主痘正神、七十二司、三十六部、計有三百餘尊、另有吉惡羣星、日值衆神、城隍土地無數也、以上各神、皆當如禮記云、安之以樂、參之以時、奉之以物、道之以禮、始冀其來格來享、而保護平安矣、孔子所謂祭神如神在、自有明徵、朱子云、祭神

第一段中華之祭祀　祭天　禮記　天壇

第一段中華之祭祀

中華之祭祀、即祭天、祭神、丁祭、祭祖、即以下所論者、

其一祭天、　蓋天子祭天、則先一夜齋戒沐浴、以表虔敬之心、當早下諭旨、仰羣臣百官預備御道、修飾整齊、以便屆時親至南郊而恭登天壇、以云天壇有二丈七尺高、共有三層、第一層二十一丈闊、第二層十五丈闊、第三層九丈闊、其扶梯樓板欄杆、均以大理石裝之、故其式樣實屬軒榮、屆將祭之時、天子頭戴華冕、身穿朝服、暫離皇宮、乘象拖之車行路一半、再乘三十二人華輦行路一半、有宰相親王文武大員、以及待衛、鋒擁護衛舞樂者二百三十四人、總計有二千餘人至壇、如禮記云、掃地而就陽位、代替四百兆人民獻祭、所以將牛置於大鑪之內而爲燔祭、天子則行跪叩之禮、如禮記云祭日於壇、祭月以坎、以別幽明、以制上下之禮是也、方氏註曰、壇之形則圓而無所虧、以象日之無所虧而盈也、坎之形則虛而有所受、以象月之有所受而明也、壇高而顯、坎深而隱、如日出於東、言其象出於天地之東、月生於西、言其明生於輪郭之西、此又復明祭日月於東西之意也、至天壇之祭天、却天子之重禮、朝廷之大典、禮記云、春行祈而夏行雩、秋行享而冬行報、言其由春而夏、由夏而秋、由秋而冬、歷四時而祭天、自古皆然、且其祭也、不特奉行故事、禮記又云、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

命而顯其大愛、三也、

儒教與聖經道學合論之結語

兩教合論

以上將儒教之道學、與聖經之道學合而論之、即以五常五倫之要理、兩面比較而彰其不相懸殊之意、觀有兩端、雖儒教之道學、盡善盡美、極善良盡嘉美與最簡明、然或聖經之道學聊勝儒教之道學、即子貢設銀法而云、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我亦欲無加諸人、而主耶穌立金法云、凡事爾欲人如何待爾、爾必如何待人、此兩意相近、然一論不欲人加於我、一論欲人如何待爾、其中畧寓動靜之別、亦有一端、兩面論孝敬之

加應許之語

意、惟聖經加應許之語曰、凡孝敬父母者必得長壽、以云夫婦之一倫、則大有異矣、因依儒教之規例、既娶其妻又可納妾、福音之道學祇可娶妻、不准納妾、故福音道學較勝一倍、實係夫之慈愛、專向於妻也、蓋以上所論即人道也、然聖經另論天道之眞實、與天倫之要理、即敬拜獨一無二之主宰、倚賴其聖子耶穌救主免罪之法而獲天城之永福也、

第三章中華與聖經祭祀之分論

祭祀分論

祭祀之典、自古極隆、依中華之例、由天子以及庶人、無有不恪恭謹愼陳牲帛以昭祭祀之虔誠也、特祭禮雖同、而儀制有分、尊卑有別耳、

把臂談心

大衛約拿單爲密友

而安慰其心、如管仲結鮑叔爲朋友、季札結徐君爲朋友、范睢結須賈爲朋友、眞勸善規過、把臂談心、自然符易經所謂君子以朋友講習之訓矣、況君子之交淡如水、心性相契、盟逾金石、非若小人之朋比爲奸、至終必致絕交、故古語云、同師曰朋、同志爲友、可知聲氣應求、而方可聯爲莫逆之交、昔人言天地相友、萬彙以生、日月相友、羣倫以明、風雨相友、草木以榮、君子相友、道德以成、言其交結朋友、殊屬有益、而萬不可藐視也、

耶穌聖經亦論朋友一倫、所羅門皇云、朋友之愛尋常、箴十七 不論或享福或遇難、其愛尋常、亦曰友朋痛責、反爲忠誠、箴廿七 因忠心而勉責之、亦云、寶膏美香能悅人心、友朋以誠心相勸、亦若是、箴廿七 朋友之規勸、其香如玫瑰然、亦云爾之友及爾父之友不可遺棄、箴廿七 父輩相好、永不可忘、亦云有時朋友較兄弟更親、箴十八 古時約拿單爲猶太之太子、因君不善、故 神舉大衛接位、而約拿單與大衛爲有名之密友、經云、約拿單之心與大衛之心、彼此契合、愛之如命、撒前十八 古人亞伯拉罕因信且義、乃稱 神之友、雅各二 主耶穌曰、人爲友捨命、愛未有大於此者、爾若行我所命爾者、則爲我友、今而後我不以僕名爾、因僕不知主所行、乃稱爾爲友、因我所聞於我父者、皆已示爾矣、約翰十五 蓋凡守主之誡、即耶穌之友、一也、耶穌稱其徒爲友、而以其道示之、二也、耶穌爲友捨

彼此相愛

第十三段論朋友

志同道合

乃善、翰壹〣〡〢使徒保羅命當相愛如兄弟、彼此尊敬、羅十〡〢亦云、論及兄弟相愛、不須我書寄爾、蓋爾親蒙 神之訓、當彼此相愛、迦前〤〩主耶穌曰、我賜爾以新誡、即使爾相愛是也、爾宜相愛、如我愛爾也、翰〤〡〣 聖經以四肢百體成就一身、以喻教會之弟兄相親相愛也、

第十三段論朋友

蓋聞人與人相交而合意者曰朋友、特朋友有二等、一等曰面交、一等曰心交、即有眞假之別、蓋面交者、面與之親近、無相親相愛之情、心交者、心與之浹洽、終身樂爲之從也、所以孟子曰、友也者、友其德、不可以有挾也、且交聯知己、自宜有敬愛之情、始可志同道合、而白首無忘、故子夏曰、與朋友交言而有信、言其朋友之有信、全仗無友不如己者也、如其不然、即爲損友、如孔子曰友便辟則習於威儀而不直、友善柔則工於媚悅而不諒、友便佞則習於口語而無聞見之實、如是而爲朋友、雖金石盟心、必致離羣而索居、所以孔子以切切偲偲示結友之法、蓋切切者、懇到也、偲偲者、詳密也、懇到詳密、言其交朋友之良術、子夏曾戒之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亦恐濫交而不擇損益耳、况既爲朋友、自宜彼此扶持、互相照顧、設有憂愁之事、自可講解而變爲歡樂、疾病沾染、亦應侍奉而冀其速痊、窮苦困乏、更當資助而補其不足、災難並至、全賴設法

同氣連枝
如手足

骨肉之至親至近者、除父母以外、莫如兄弟也、然兄弟之間、不特尙親近爲主、尤宜兄愛於弟、而弟敬於兄也、故古語云、孔懷兄弟、同氣連枝、卽言其相親相愛、而兄弟怡怡也、蓋怡怡云者、言兄不間於弟、弟亦不間於兄、如手足之間、左手不適、右手不安、右手不適、左手亦不安、足之左右亦然、其理相同、故世有以手足譬兄弟者矣、詩經所謂宜兄宜弟、卽此意也、如虞舜之弟象、周公之兄管叔、是兄不成爲兄、弟不成爲弟矣、若常人處此、則必同室操戈、致招兄弟鬩牆之誚、而視若路人也、惟因有聖賢之學問、仍吹壎吹篪而式好無尤矣、且論兄之於弟、弟之於兄、如同草木千枝萬葉、其本皆根蒂所生、所謂本是同枝、有並蔕連枝之慶、是以一家之中、自宜互相照顧、兄有過弟勸其改、弟爲惡兄戒以去、從未有不相明言、而能成大事者也、吾勸世之爲兄弟者、敬順爲懷、友恭爲念、以作兄弟美善之模範、是爲幸甚、

大衛訓言

蓋舊約詩篇、大衛訓爲兄弟者云、兄弟同居、日相和睦、何其善也、何其美也、譬如寶膏沐亞倫首、流於厥鬚、延及衣襟、譬如黑門之甘露、降於郇山、在彼耶和華降福、卽永生也、（詩〡〣〣〡至〣）其意弟兄合意、同出同入、相親相愛、如香膏沐於首、流於鬚、及於衣襟、亦如甘露自高山而降下小山、及至平地、始得其滋潤、蓋反而論兄弟不和、聖經舉及原祖之二子云、勿似該隱、該隱乃屬彼惡者而殺其弟、何爲殺之乎、因己之行乃惡、其弟之行

賢德之妻神所賜

當服其夫

善德爲裝飾

第十二段論兄弟

之愛敬爲懷、動而合禮也、

觀耶穌之聖經、亦多論爲婦之道、所羅門皇云、得淑女爲妻、卽爲獲福、亦可蒙恩於神、（箴〡〨〢〢）亦云、賢德之妻、爲　神所賜、（箴〡〩〡〤）亦云、賢妻誰能得乎、其貴超乎珍寶、其夫之心、恃之産業必不缺乏、畢生使夫有益、不使夫有損、譬彼商船、從遠運糧、展手濟窮苦者、伸手助困乏者、夫在城門與本處之長老偕坐、爲衆所識、以能與尊榮、衣之如衣、思及後日、惟有笑容、啟口出智慧之言、仁慈之訓、在其舌上、善治其家、而不素餐、其子起而頌之、其夫亦讚之曰、女之賢善者多、惟爾超於衆、豔麗乃僞、嬌美亦虛、惟敬畏耶和華之女、必得讚美、（箴〣〡章〸〡〢〡〤〢〸〢〣〢〨至〣〡）使徒保羅命爲婦者當服其夫、此乃宗主所宜、（哥〣〡〨）使徒彼得云、爲婦者當服其夫、如是倘有不信道之夫、雖無人向之傳道、亦可因其婦之所爲得歸於道、蓋觀婦之敬畏與貞潔也、爾不當以在外之妝飾爲妝飾、如編髮戴金、衣美衣、惟當以心中所藏不可壞之善德溫柔安靜之性情爲妝飾、此在　神前爲至寶也、（彼前〣〡至〤）使徒保羅云、當訓幼婦愛夫愛子女、自守貞潔、安分治內、美良順服其夫、免神之道、被人毀謗、（多〡〤〥）論節字、依聖經寡婦再嫁、可免別生枝節、使徒保羅云、我欲年幼之寡婦再嫁、生子治家、免敵得詬辱之機會、（提前〥〡〤）

第十二段論兄弟

成爲一體

第十一段論婦

婦有四德

爾各當愛其婦如己、婦亦當敬其夫、（弗〥〡〨〡〢〡〥〡〣）主耶穌曰、經云、造化之主、元始造人爲男爲女、且云因此人離父母膠漆其妻、二人成爲一體、如是彼不復爲二乃一體矣、故 神所配合者、人不可分之也、（馬〡〤〤〥〦）以上所云因此人離父母、膠漆其妻、故依聖經之訓、夫婦之倫、勝於父子之倫、一也、以上亦云造化之主、元始造人、爲男爲女、二人成爲一體、故祗可娶妻、斷不可納妾、二也、

第十一段論婦

婦、陰柔者也、未嫁曰女、已嫁曰婦、有從夫之職焉、故孔子言婦有三從之義、未嫁從父、已嫁從夫、夫死從子、從可知婦人之道、與夫並重、惟泰西無有母從子之道也、以云節婦烈婦、世所尊敬、淫婦蕩婦、人所輕慢、故易言中饋、教令不出閨門、禮戒無違、敬戒必從夫子、且婦有四德、曰婦德、婦言、婦容、婦工、所謂婦德者、不必才明絕異、婦容者、不必顏色美麗、婦言者、不必辯口利詞、婦工者、不必技巧過人、惟淸貞廉節、守分整齊、即爲婦德、擇詞而說、時然後言、即爲婦言、洗浣塵垢、衣服鮮潔、即爲婦容、專勤紡織、不務口腹、即爲婦工、況婦之賢與不賢、損益不小、觀夏之興也以塗山、其滅也以妹喜、殷之興也以有辛氏、其滅也以妲己、周之興也以太姒、其滅也以褒姒、由是觀之、婦道不可不重矣、故常人云、得淑女爲妻、其夫恃之畢生有益、所以親操井臼、相敬如賓、全仗婦人

在猶太聖地乃孝敬父母之模範、經云、耶穌偕父母歸拿撒勒而承順之、（路二）

第十段論夫

蓋聞夫也者、以知帥人者也、言男先乎女、質秉陽剛、以智統帥人也、故諸詩注云、夫有傳相之德、而可倚杖、即謂之丈夫、實則表明男爲婦所倚賴、一家之督率者也、故易經曰、有夫婦然後有父子、從可知夫道不可以忽焉、況夫主於義、治家之權獨掌、所以夫爲之耕、妻爲之耘、而成夫倡婦隨之歡、如夫失其爲夫之道、則必致夫妻反目而怨語相加、如詩經所謂夫也不良二三其德是也、故既名爲夫、不可以無才、自庶人以及天子、壹是皆以夫爲先、是萬世不易之常道、誰得而廢之哉、讀男正位乎外之訓、知爲夫之道、不可以輕而忽之也、

蓋在耶穌聖經、　神與首祖母云、爾必戀夫、夫必轄爾、（創三）使徒彼得云、古昔仰賴　神之聖潔婦女服於其夫、如撒拉服亞伯拉罕稱之爲主、（彼前三）使徒保羅云、蓋夫爲婦之首、如基督爲教會之首、（弗五）使徒彼得云、爲夫者亦當按情理與婦同居、又當敬之、因其爲較爾更弱之器、（彼前三）其意有二、一、夫與婦必同居、且夫必不可置婦於家內而久至遠處、二、因婦爲懦弱、而夫當更敬之、使徒保羅云、爲夫者當愛婦、如基督愛教會、夫當愛婦如愛己身、愛婦即愛己也、從未有人惡己身、乃保之養之、如主保養教會然、

聖經多論

第一條帶應許之誡

民所尊崇者也、

蓋耶穌教聖經亦論爲子之道、所羅門皇云、我子歟、當聽父訓、勿離母教、(箴一八) 其意外既遵其訓、內亦從其教、亦云父母之訓、華冠飾爾首、爲金索飾爾項、(箴一九) 華冠即君冕、金索即朝珠、亦曰、智慧子使父喜樂、愚魯子爲母所憂、(箴十一) 亦曰、智慧之子、聽父訓誨、(箴十三一) 亦曰、愚魯之子、使父憂傷、使母愁煩、(箴十七二十五) 孟子反而言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如忤逆不孝者、大刑必降及於身、所羅門皇云、哂笑其父者、藐視母言而不聽從者、其目必爲谷中之烏鴉所啄、必爲鷹雛所噬、(箴三十十七) 依摩西之禮、詛父母者殺毋赦、(出二十一十七) 所羅門皇曰、詛父母者、其燈必滅、其人必在黑暗之中、(箴二十二十) 燈滅即死亡、黑暗即地獄也、第五條誡曰、當敬爾父母、使爾可久居於爾　神耶和華所賜之地、(出二十十二) 使徒保羅命爲子女者、務宗主而順父母、此爲所宜也、敬爾父母、使爾得福、在世長壽、此乃第一條帶應許之誡命也、(弗六一至三) 其一、以上所觀孝敬父母出於天性自然之理、其二、乃　神所命也、經曰、爲子女者、當凡事順父母、此乃主所悅、(哥三二十) 其三、第五條誡乃第一條帶應許之誡命也、蓋十誡中九誡俱係禁止之辭、惟在第五條誡內乃有應許之言、即爲人長壽、在世恒久、畢生享福、此許言在本國得應驗、古時巴比倫、尼尼微、羅馬、希臘等國、久已滅絕、惟中華重孝順父母之地、於今歷四千年得　神所賜之福也、蓋主耶穌幼時、

以孝爲先

第九段論子孝

天下有至德要道、統中外而不殊、彙尊卑而如一者、惟孝是也、故有子曰、其爲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鮮矣、言其能孝必不叛君、子夏曰、事父能竭其力、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此二人之言、皆得乎爲子之心也、且孝本於愛心而來、又本於敬心而出、所以舜之至孝也、五十而慕父母、文王之爲孝也、朝於王季日三、即如曾子之善守其身、閔子之善全其母、無忝所生、克供子職、皆本愛敬之心而行愛敬之事耳、故孔子有愛敬盡於事親之訓、如其不然、違背父訓、不盡子道、好勇鬬狠、虧體辱親、而不孝之罪、聞於鄉里、即成爲忤逆不孝之人、安能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乎、況百善之中、以孝爲先、五倫之內、以敬爲主、故聖諭廣訓曰、夫孝者、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也、人不知孝父母、獨不思父母愛子之心乎、方其未離懷抱、饑不能自哺、寒不能自衣、爲父母者審音聲、察形色、笑則爲之喜、啼則爲之憂、行動則跬步不離、疾痛則寢食俱廢、以養以教、至於成人、父之洪恩、殊屬深大矣、人子欲報親恩於萬一、自當內盡其心、外竭其力、謹身節用、以勤服勞、以隆孝養、此乃帝君訓人之言、尚書云、大孝尊親、中孝用勞、小孝用力、亦即此意也、孝經云、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又曰、謹身節用、以養父母、無非教人爲子之時、以盡孝道而供子職、所以孟宗哭竹、王祥臥冰、子路負米、如數人者、正千古人

聖經論爲父之名分

訓誨子女

子有過失父當責之

致、或者上天勉勵夫舜使之大成其器、不然何至於此、況天下未有父不愛子者、孰不有父、即孰不有慈、合地球人民莫不皆然、易家人卦曰、家人有嚴君也、父母之謂也、父盡其爲父而家道成矣、

耶穌聖經命其一、爲父者必養其兒女、使徒保羅云、人若不顧念家人、即棄主道、(提前五八) 主耶穌云、爾中爲父者、誰有子求餅而與之石乎、(路十一十一) 其二、必訓誨兒女、摩西命以色列人聽之哉、主我之 神、獨一無二之 神、爾當盡心盡意盡力愛主爾之 神、我今日所命爾、斯言當存於心、誨爾子女、或坐於室、或行於路、或寢或興、恒以此爲訓、(申六四至七) 其三、爲父者勿過責之而激子之怒、使徒保羅云、爲父者勿激子之怒、恐其失志、(哥三廿一) 其意倘然事事父不喜悅其子、恐子失其歡而不盡子職、使徒亦云勿激子之怒、當以主之懲治警戒而教養之、(弗六四) 其意當以 神之律例而訓誨兒女、其四、子有過失、父當責之、所羅門王曰、不忍以杖朴子、反爲惡子、惟愛子者專加督責、(箴十三廿四) 又曰、我子、神責爾、勿輕視、 神譴爾、勿喪膽、蓋 神責其所愛者、如父督責所悅之子、(箴三十一十二) 使徒保羅云、我等有生身之父、懲我而我敬之、況萬靈之父、豈不更當服之、(希十二九) 蓋如世人之父責之、欲其爲善也、天父則責其所愛之兒女也、其五、爲父者應於子前爲善模範、所羅門王曰、行眞實方爲義人、其後嗣亦必享福、(箴廿七)

第八段論父

愛護之心

全家、民〡〢〦 古時列祖約瑟被賣至埃及國、先遇災、後爲宰相、在荒年之中而救彼國之民與己家之人、以後大衛年幼時甚屬盡忠、大祭司長對王曰、在王之衆臣僕中、誰忠如大衛、彼爲王婿、常遵王命而行、並在王之家爲尊者、撒前〢〢〤 以色列民充軍至巴比倫之時、當初有但以理陞爲首相、在兩朝四王之時治國、經云、惟但以理忠藎毫無錯悞、但〤〦 使徒保羅論推基古爲傳道者云、彼乃宗旨而爲可愛之兄弟、忠信之僕、弗〦〢〡 神因耶穌云、我之義僕必以己之智慧、使多人稱義、賽〥〣〡〡 在天地末日、主耶穌將於凡行義者曰、美哉、善且忠之僕也、爾於寡者既忠矣、我必以多者任爾、可進享爾主之樂也、馬〢〥〢〡

第八段論父

天下有發於性情而不可遏者、其惟父之慈愛乎、父之於子也、自孩提以至成立、保抱之、鞠育之、顧復之、恩情周至、其餘昆弟朋友一切之情無逾於此、孔子曰、父母惟其疾之憂、此於子未疾之時、已預防其疾、言其愛之至而有所憂也、如老牴之舐犢也、母雞之哺雛也、愛護之心、一息常存、終身不已、此其情不强爲之、自激發於情、有莫之致而致者、不然、父不父、子不子、此齊景公聞孔子父父子子之對、所以感情言之也、夫瞽瞍之嘗欲殺舜也、使之完廩則焚之、使之浚井則揜之、此大不道之父、亦聽傲象讒言所

第七段論臣　愛民如子　忠心爲要　主臣盡忠

第七段論臣

國家之設官分職、原欲其布化宣猷、代君以子惠元元、綏安海宇、即忠臣當將朝廷之政事、行於民中、且替君愛民如子、而保護各處地方也、舉凡任其職者、當進思盡忠、退思補過、敬守官箴、無速官謗、虔遵國法、不招毀言、孔子所以有事君盡禮之語也、況地廣人多、民心不一、倘不夙夜從公、盡心辦理、則庶民不服、而無以對君上、如何能遵尙書所謂宰臣如霖雨之訓乎、惟有鞠躬盡瘁之忠臣、克儉克勤、自然人心欽佩、而仰之如父母、如此民心樂而臣職全、所謂忠心耿耿、而臣道無虧矣、至於受職事君、尤宜各安名分、而竭慮殫精、如市井之臣、草莽之臣、羈旅之臣、奔走之臣、其職既分、各當無怠無荒、以符孟子所謂欲爲臣盡臣道之訓、即或爲欽差大臣、周旋晉接、亦貴本禮義以相加、而恭敬待人、遇有兩相爭論之事、最宜和平正直、說法和睦、其最要之職、尙憑別國之欽差領事以昭公斷、不以一己之私見致釀禍端、即孔子所云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始可謂爲下克忠、臣心不貳、如中國之范文正公、林則徐、曾國藩、李鴻章、彭玉麟等、庶無愧於爲臣之道也、

蓋耶穌聖教亦論臣道、摩西乃賜律法於以色列國、　神云、惟我僕摩西乃盡忠於我

君爲　神所設

爲君祈禱

自地而生、撒後〢〣〡至〥以色列百姓乃　神之選民、其君乃　神設立者、而受膏爲登基之號、大衛爲此國之名君、而善作聖詩、論虔誠君之德、如日升之榮光、靑天之淸晨雨後日照之花草也、詩云、爲大君者以公義爲悅、爲公義施行權力、詩〤〤〤　所羅門王云、君王當憎行惡、蓋國位以義而立、公義之詞、王當悅納、箴〡〦〡〢〡〣　亦云、當畏　神而尊王、箴〢〤〢〡　使徒保羅云在上有權者、衆當服之、凡有權者皆　神所命、有權者、　神僕也、故當服之、當時羅馬王尼羅最凶惡、極暴虐、然使徒命稅當納則納之、糧當完則完之、羅〡〣〡至〧　舊約聖經多論以色列國王之品格、若君而爲善、則虔誠敬拜　神、自然國則茂盛、而百姓亦安然康樂、若君之模範爲惡、離棄正道、事奉偶像、　神降災於國、則百姓四處離散、而必被仇欺侮逼迫也、使徒彼得云當因　神而服凡掌權者、或在上爲王者、或王所遣之臣、亦云畏　神、尊君王、彼前〢〡〣〡〧　此二者敬畏　神、尊崇君王、爲最要也、使徒曰、我勸爾最要者爲衆人祈禱、亦爲諸王及凡在位者求、提前〢〡〢　故耶穌教堂每安息日百姓爲君而祈禱、論主耶穌爲君主曰、我曾以膏膏彼立彼爲君在我聖郇山、詩〢〦　蓋耶路撒冷爲以色列之京都、而聖殿造於郇山、此喻主耶穌爲教會之君、論其國、詩云、人必敬畏爾日久月長、直至萬代、王必掌權、自東海至西海、自大河至北極、詩〥〦〣〢　其意萬國九州世世代代共依主耶穌爲君、使徒保羅曰、主耶穌獨一有權者、萬王之王、萬主之主、提前

君當從仁義禮智信

大衛王末言

存心、夙夜勤勞、照公辨事、是以古之聖王行封建之法、使為臣者各君其國、各子其民、凡有功勳、則世守勿忘、賞有功而棄有罪、不致使萬民怨地呼天、視君如讎、自符尙書所謂平章百姓、協和萬邦之訓、以云夫禮、則尤宜謹謹小心、永記勿忘、凡有邦君恭謁、自當接之以禮、餽之以禮、所謂協乎中道、服乎人心、不為世人所謗毀、如孔子曰、君使臣以禮是也、况君為民父母、天亶聰明、無論事之巨細、中心切切而事無不知也、倘不鑒察而被人蒙蔽、必至藉勢用權、貽禍百姓、與用道行權為民除害者大相違背矣、昔堯之為君曰欽明文思、舜之為君曰濬哲文明、自無此弊也、且臨蒞百姓、其權最重、操生殺之權、主榮辱之柄、更宜以信存心、而示明恕、而行誠實、以治天下之模範、始無居心刻薄、二三其德之毁、故孟子曾曰、賢君必恭儉禮下、欲不僭不賊、信孚於萬民、無詐無虞、信著於天下也、至於管治百姓、執掌權衡、全仗公道以治其心、憐愛以作其氣、使天下人民無愁苦歎息之聲、而有安居樂業之慶、自然內亂不生、外患悉除、萬不有搖動邦家之慮、常語云、不可一日無此君、亦衆民感君之德而出此語辭也、

蓋耶穌教之聖經明論為君之職、大衛王終末之言、得居高位、 神所立為受膏王、作以色列美歌者、言 神之靈藉我而言、 神之詞在我口、以色列之 神諭我曰、為人君者、若以義秉權者、若畏 神、則如朝日升而輝耀、如無雲之淸晨、如雨後日照百卉

神

第六段論君
以道治民

耶和華賜福、（詩〢〤〣至〡〢）蓋耶穌門徒必忠信誠實而永勿失約也、蓋在耶穌教之新約、使徒云、神欲使將得所許之福之人、確知其旨、永無變易、故實之以誓、既有此永不變之二事、神於此事不能謊言、（希〡〥〡〨）其意 神之旨意與其聖誓、此二事永無變易、故信徒可確實依賴之、蓋古人摩西云、 神爲誠實可信之 神、愛主守其誠者、 神爲之踐約、施恩至於千代、（申〦〨）先知亦責備猶太民因其違背主約、而背主與祖所立之約也、（耶十〡）觀耶穌教之聖經、則知以信爲貴矣、論猶太國之祖、經云亞伯拉罕信 神、神遂以此爲善矣、（羅〣〤）使徒引經之言云、義人由信得生、（羅〡〡〧）云生即得天堂之永生也、主耶穌云、信者得救、不信者定罪、（可〡〥〡〦）

第六段論君

蓋有世民而即有君、以道治民、以權馭世、國之或强或弱、或富或貧、全賴乎爲君者能治民與不能治民耳、故孟子曰、一正君而國定、其即此意也、昔者聖王在上、教民耕稼、教民樹畜、教民畋漁、使其養成身家、富足財源、當勵精圖治、天下臣民、無不共仰而戴德、尚書云、撫我則后、虐我則讎也、竊思所以爲人君者、其立品須要端方、行事尤宜正直、如以仁存心、恩澤徧於天下、愛民如子、庶民從此歡欣、且不特克勤於邦、克儉於家、尚宜去邪存誠、存理遏欲、爲萬民立慈祥之榜樣、故孟子曰、欲爲君盡君道矣、若以義

聖經論五倫

約會約期

舊約新約

作、人道正而風俗厚、君子多而小人寡、是人不可無信、故信者人之本也、孟子云、有諸己之謂信、若人而無信、則五倫攸斁、國之中君臣不安、家之中父子不睦、兄弟不親、而朋友之交亦疏矣、然則信之一端、豈非與仁義禮智並行不背哉、

耶穌教箴言、所羅門王論君云、王得保全、乃因仁慈誠實、箴廿〢〨 古人摩西為 神之臣、以後一千五百年、使徒云、摩西在 神全家盡忠、然、希〢〢 萬有之主與猶太人云、我既為父、爾可不敬我、拉〡〡 使徒保羅命為婦者當服其夫、為夫者當愛其妻、哥〤〤 又云、當相愛如兄弟、彼此尊敬、羅〡〢 所羅門皇云、朋友之愛尋常、箴〡〤 觀聖經之言知五倫之間以信為要也、

其三、約會約期必信、若會而爽約、則會自虛、會期而失約、則期亦虛期、左傳云、失信曰爽約、又曰食言、背誓曰寒盟、又曰反汗、蓋信根於心、不可强飾、若心既失實、則言行事為皆失其實、故孔子教人、必學文修行而存忠信也、夫人之信與不信、皆在心之誠與不誠、大學云、正心誠意、中庸云、至誠能化、誠與信其理一也、

耶穌聖經亦論約會約期、聖經即稱舊新兩約也、舊約詩篇大衛君云、既已起誓、雖己有損亦不更變、詩〡〨 其意既約一事、即自己吃虧、仍照前所約、必成其事、無有更改、又云、誰能立於耶和華之聖所、惟手潔心淸、念不注於虛妄、不起假誓之人也、此人必蒙

往來必信

夫信者、天之經也、地之義也、人之本也、論語云、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所以人貴有忠信、孔子所謂主忠信是也、人而無信、不特不可以爲商、幷不可以爲士、故孔子教弟子謹而信、又言信近於義、言可復也、論語又云、篤信好學、守死善道、禮記月令每至八月鴻雁自來、元鳥自歸、飛禽猶不失信、可以人而不如鳥乎、

其一、人生往來必信、倘往來而無信、則其人無實可知矣、然人生天地之間、有信可立於天地之中、無信則雖生而無以自立、論語云、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其何以行之哉、人而無信、亦猶是也、故有信之人、無論待人接物、隨在皆見其與人交接、甯可人失信於我、而我斷不可失信於人、故近可居鄰里鄉黨、遠可往夷狄蠻貊、孔子所謂有忠信則蠻貊可行、無忠信則州里難行是也、

眞實誠信

耶穌教詩篇大衛君云、凡正直者必見主面、(詩〡〡〦) 蓋見 神之面、即得享福之喻、又云、耶和華守眞實至於永遠、(詩〤〦) 其意 神世世代代必保護誠信者、主耶穌云、誰爲忠智家宰、(路〡〢〨) 蓋言忠智家宰、其主可信也、使徒論亞伯拉罕云、蓋彼以應許之主爲可信也、(希〡〡) 經云、人若無信、必不能見悅於 神、(希〡〦)

五倫必信

其二、五倫必信、蓋君信於臣則明、臣信於君則忠、父信於子則慈、子信於父則孝、夫信於妻則賢、妻信於夫則淑、兄弟相信必友恭、朋友相信必直諒、自然訐詐不興、邪僞不

智與愚則異

舊約箴言

愛、六言行皆善、七無偏倚、八無虛假、蓋如是待人、豈非寬恕圓通乎、

其四、智者與愚者異、孔子云、上智與下愚不移、何則性本相近、習則相遠、孔聖之門有六藝之名、曰禮樂射御書數、而泰西亦有五藝之名、曰建造雕刻丹青律樂詩歌、若非平日積學功深、要不能及五藝六藝之一、惟大智之人、素所攷究格物致知、精明强幹、可稱爲通人達士也、而下愚之人、往往弄巧反拙、欲成反敗、故孔子云、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誠哉是言、

舊約箴言所羅門云、愚者必設於智者、(箴〡〡〤〥) 又云、心慧者聽受命令、口愚者必陷於禍患、(箴十〣) 又云、愚者行邪若戲、明哲之人恒存智慧、(箴十〡〣) 又云、藐父訓者愚、守誠言者智、(箴〡〥〥) 又云、智者言語善用知識、愚者之口、傾吐其癡、(箴〡〥〢) 又云、愚者有所不悅、立吐其心、智者能自隱忍、(箴〡〢〤) 依所羅門之言、則知智者與愚者有異、大衛王嚴云、愚者心內云無有　神、(詩〡〤) 故智者明知天之主宰、耶穌教之聖經命曰、當求智慧、當得明哲、不可遺忘、不可偏離、我口所言、勿棄智慧、智慧則保爾、須愛智慧、智慧則護爾、智慧爲首善、務必購求、在所欲得之中、以明哲爲要、尊崇智慧、則使爾升高、懷念智慧、則使爾尊榮、(箴〤〥至〨)

第五段論信

寬恕圓通

由天之智慧

方、惟 神知其道、識其處、因 神鑒察地極、徧觀天下、權衡四風、度量諸水、爲雨設法、爲電定途、其時 神明見之、傳示之、堅定之、窮究之、因以曉人曰、敬畏 神、此卽智慧、遠離惡事、此卽明哲、（約廿八、二三至廿八）由是可見 神鑒察天地、度量海洋、管理風霜、啟發雲雨、執掌雷電、豈非智慧廣博乎、蓋所羅門論其廣博、言其智慧、如傳道者講云、在萬世之先、在元始、尚未有地、我已被立、未有深淵、未有大水之泉源、我已先生、山嶽尚未奠定、岡陵尚未有之先、我已先生、 神尚未造大地田野及寰宇之高壤、我已在矣、 神創造穹蒼、使空氣四周、涵蓋大淵、我已同在、 神在上鋪張天雲、使淵泉洶湧、爲海定限、使水不越岸、並立大地之根基、其時我與 神偕在、（箴八、二二至三十）

其三智慧之道、則貴乎知人、不貴乎克己、而寬恕圓通、亦智慧所常有、古人云、智欲圓而行欲方、孟子云、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夫智巧之士、心氣和平、事理通達、人與之相交、見爲歡喜、見爲恩愛、論語云、樊遲問智、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又問、子曰、智貴知人、樊遲未達其意、故孔子復申明之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此卽智者知人之一法也、蓋孔子以離遠鬼神爲智慧、耶穌以親近眞神爲聰明、

救主耶穌之使徒雅各云、惟由上之智慧、先清潔、後和平、溫良柔順、滿有憐惜、多結善果、不偏視、不僞爲、（各三、十七）由是可見天之智慧有八、一聖潔、二平康、三溫和、四寬柔、五慈

所羅門言

智慧根於學問

古人約伯論智慧

潔智慧開而識見廣、學問深而道理明也、

蓋在舊約聖經、猶太國之君、所羅門論智慧如傳道者講云、我智慧與明哲同居、才智之謀畧、我所尋得、蓋敬畏　神卽惡惡也、驕傲狂妄邪道乖謬之口、皆我所厭惡、我有謀畧、我有眞見、我具明哲、我有權力、帝王治國、俱恃我、人君立公義之法、亦恃我、蓋侯伯與顯者及世之士師、悉恃我秉權、愛我者我亦愛之、尋求我者必尋得我、富貴在我、恒久之財與公義、亦在我、我之結果勝於精金、鍊金、我之出產勝於佳銀、我行公義之路、履正直之途也、(箴八十二至廿) 以上所言智慧最要、卽敬畏天地之主宰、凡敬畏　神者、卽惡惡而樂善也、

其二、智慧根於學問、而凡詩書禮樂、苟能朝夕考究、則聖賢之仁義道德、自可畧爲貫通、爲一事無不曉、見一物無不明、苟非博學多聞、則空疏自愧、旣不能明其事理、並不能通其意旨、故學也者、大而考究天地人民之廣、小而稽查禽獸草木魚蟲之細、學之所至、卽智之所成也、觀古人刳本爲舟、剡木爲楫、今人能造鐵甲輪船、往來海洋之中、至於各項器物、精益求精、其心思智慧、豈非勝於古人乎、

蓋在舊約聖經、古人約伯云、智慧無價、人不可量、在世人中無處可得、深淵曰、不在我內、滄海曰、不在我中、非精金所能易、亦不得衡銀以爲其値、蓋智慧自何來、明哲在何

坟墓園極華麗

定位、愚人見識、殊屬無理、至於殯葬之事、更宜約之以禮、如徒尚浮文、不特費用奢靡、有損於生人、並於死者亦無益處、與禮記所云、有禮則安、無禮則危之訓、大相違背矣、故耶穌教安葬、依禮出殯、哀戚爲喪禮拜安慰宗族、葬於坟墓、設立石碑、栽種花卉、以表誠敬、在西國城中坟墓園、以爲極華極麗之所也、古時亞伯拉罕在猶太聖地、購買坟墓、其孫雅各死在埃及、衆臣長老、驂車馬兵、與其家人、均送殯至是處安葬等事、即所記於舊約首書創世記是也、

第四段論智

第四段論智

夫讀書明理之人、心領神會、知識圓通、舉凡一切之事、不但知其所當然、又且知其所以然、如燭之照、明若觀火、此聰明之士與愚魯之人、所以不同也、蓋智者靈巧異常、故孔子云、智者樂水、又云、智者動、此言其心思流動、迴非執滯不通之比、是皆平日學問所致、故有此明哲之性也、

智慧廣闊

其一、智慧廣闊、能當大任、雖有疑危之事、自能立判而無憂懼、中庸云、聰明睿智、足以有臨也、孟子云、智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爲急、此言雖太廣、特顯智慧之博、然智以學而得、非能强而致、故曰好學近乎智也、孔子云、智者不惑、言其胸中雪亮、無所蒙蔽也、故凡智謀之士、相機行事、見機而作、如鳥之翔而後集、如水之流動活潑、如鏡之明淨清

一男一女　宴賓盛禮　接待遠客　喪葬哀禮

耶穌聖教之婚禮亦如此、蓋起初　神建創天地、即造一男一女爲萬民先祖、而使其居於埃田美園主耶穌曰、經云、造化之主、元始造人、爲男爲女、且云因此人離父母膠漆其妻、二人成爲一體、馬〡〩〤〥使徒云、當以婚姻爲貴、希〡〣〤主耶穌在婚筵爲賓始行異跡、而顯其榮、翰〢〡至〡〡由此觀之、耶穌聖教以婚姻之禮、爲最尊貴矣、

其三、宴賓盛禮、從來賓客之會、其禮繁重、酬酢往來之際、禮文雖繁、而實本於一敬字、所以禮記云、古之人執玉執帛、非尙其禮物之貴重、亦非尙其禮物之紛繁、不過借物以表其敬而已、故又云、接也以禮、餽也以禮、從可知與大賓酬酢、敬而無失、恭而有禮、萬不可於周旋晉接之時、露出驕傲之狀、以致違背孔子所云禮之用和爲貴之訓、故耶穌教中人、其延待賓客之事、禮雖異宜、而實不離乎誠敬、使徒命勿忘接待遠客、蓋嘗有如是行者、接天使而不覺焉、希〡〣〢此指堯舜之時、古時亞伯拉罕接客而不知其爲天使、即由天來之賓客也、使徒約翰云、愛友乎、爾凡所行於兄弟客旅者、皆依忠信而行也、翰叁〥經云、　神在諸神之上、爲主之主、憐愛客旅、申十〡〧〡〨在末日審判之主、耶穌基督必云、我爲旅爾寓我、馬〢〥〣〥即稱讚之言也、

其四、喪葬哀禮、蓋聞喪容纍纍、憂愁甚深、却喪家之慘事也、然雖有苦楚之心、亦宜如孔子所謂齊之以禮、而不恃虛文、故孔子曰、葬之以禮也、如設旗旒以招魂、立木主以

祭祀禮義

其一、祭祀禮儀、蓋禮之用詳於書册、班班可攷、嘗云圜邱祭天、方澤祀地、不特品物燦華、威儀整齊、禮記之意、實欲與鬼神交通、而不恃繁文也、惜乎世人不察古人用物之意、而僅學其式、然其禮其式均不依福音之理、即依書册之理也、雖祭物豐隆、陳設具備、亦何益之有哉、故有子云、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蓋依中國之禮、即或祭先代帝王、先聖先師、亦貴謹敬小心、禮以行之、不但考究香燭品物黍稷馨香爲虔誠之證據也、

祭祀已過　釘十字架

蓋在主耶穌降生以前、古聖徒敬拜天之主宰、以牛羊獻爲燔祭、此爲表明救世主以後贖罪、蓋耶穌釘死十字架、獻其身於　神之前、爲完全之祭祀、故以後不必獻祭也、使徒云、基督一次獻己、擔衆人之罪、（希文）蓋祭祀之時已過、乃歲獻牛羊猪於天地聖賢之壇、豈若　神之耶穌基督一次代人贖罪、獻至潔之身於　神而　神自然悅納哉、由此觀之、而祭祀已過矣、

婚姻嘉禮

其二、婚姻嘉禮、蓋盟訂百年、道惟和睦、好聯二姓、禮重依從、男女聯夫婦之時、亦當以禮存心、恭敬爲懷、古人所云夫倡婦隨、相待如賓、不特納徵納采、徒事繁文、故禮記亦云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禮也、蓋既爲親戚、自應詠詩經所云覯爾新昏、六轡如琴之句、以符如漆如膠、爲百年之佳耦、

信實通商

福音金法

第三段論禮

其六信實通商、今夫賣買交易自古有之、特宜秉公行義、不使有私心擾亂、孟子所以有天下通義之訓、古人所云、欲勝義者凶、義勝欲者從、亦恐挾私交易、致有壞商賈之貨物、破通商之規條耳、自依公義而行、無論東西南北、攘往熙來之商人、均如兄如弟、盡歸乎進退禮義而信實也、

耶穌所云、凡事爾欲人如何待爾、爾亦必如何待人、（馬七 十二） 即括信實通商之意、所羅門云權衡斗量、不一其制、（箴廿 十） 又云善義使邦興、過惡使邦辱、（箴十四 卅四） 又云國位以義而立、（箴十六 十二） 又云追求仁義、蓋矜恤者必得生命仁義尊榮、（箴廿一 廿一） 保羅命勿欺害兄弟、（迦前四 六） 又云不義之人、必不得 神國、（林前六 九） 神之國、即天城也、耶穌教之以義爲貴、天地之主、乃稱曰、耶和華我等之義也、聖經乃稱義之道、律例乃稱義之法、信徒乃稱爲義、使徒約翰曰、行義者乃義如主焉、（翰壹三 七） 大衛皇云、諸天必彰明 神之公義、（詩五十 六） 聖經用義字數百次、而顯其尊貴之意也、

第三段論禮

古人云、禮從乎理、以立天地之法、禮順乎情、以別親疏之等、禮之所以範圍乎人者大矣、故孔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從可知禮之不備、無以自立、故又有約之以禮、可以弗背夫道也、蓋論禮之所最要者有四端、

第八條誡

廣傳恕道

柔和待衆

之訓、諄諄誥誡、始可令士農工商、各安本業、不敢自暇自逸、偷閒而從事於賭博、孔子云、君子喻於義、卽曉喻衆民就義若渴、而勤歸正業、使其永不囿於賭局之中、均賴循循善誘、而勸禁之、得其法也、

眞心從耶穌教者、亦如是、心懷聖道、敬畏　神、虔讀聖經、淸心寡慾、凡賭博之事、皆棄而不爲、使徒保羅曰、我等昔在爾中、曾命爾云、不願作工者、不當食也、我聞爾中有人妄行、全不作工、專理閑事、如此之人、我等宗主耶穌基督、命之勸之、皆當安靜作工、食己之食、（迦後三 10至12）第八條誡云、毋偷竊、其意卽將賭博之事、包於其中、

其五廣勝恕道、蓋人生涉世、事有萬端、而其道不外乎一恕字、書曰、與人不求備、其意卽用心貴乎平正、行事貴乎公道、不可故意責備、而強人以所難能也、孟子所謂舍生取義、卽誠實公正、與衆共義之意、不然、酬酢往來、無論在朝在野、非恕其何以行義哉、所以大公無私之人、修禮行義、原宥從公、與孟子所謂配義與道、一一相符也、

救主耶穌廣傳恕道、其禱告文云、免我之罪、蓋我亦免凡負我者、（路十一 4）時彼得就耶穌曰、主乎、兄弟得罪我、我免之當幾次、至七次可乎、耶穌曰、我非語爾至七次、乃至七十之七次也、（馬十八 21至22）其意謂宜永遠廣行恕道、保羅命當溫良、以柔和待衆、（多三 2）又云聖靈所結之果、卽仁愛喜樂和平忍耐慈悲良善忠信溫柔、（加五 22）

利宜相通　不義之利　勸禁賭博

號答曰該撒、耶穌曰、然則以該撒之物歸該撒、以　神之物歸　神也、馬廿二至廿一其意在皇帝前必正直完粮在　神前必虔誠敬拜、蓋主耶穌自己亦納稅、見馬太福音十七章二十四至二十七節、即論彼行奇跡、且以銀償還、使徒保羅命在上有權者、衆當服之、亦當納稅、蓋稅當納則納之、糧當完則完之、羅十三一施洗約翰亦論此例、當稅吏來受洗時、吏問先生我當何爲、約翰答之曰、所定之稅銀而外勿多取、路三十三

其三、利宜相通、蓋凡天下之物、皆有利在、而即有義以存乎其中、人當明其利之源而善爲推及、古語所謂、利己利人也、凡足以興起人之善心者、更無不欣然竭力爲之、孟子有言曰、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即此意也、利宜相通之意、莫不從此義來也、

據耶穌聖經之理、則義之源即　神也、大衛王云、爾之公義、存至永遠、詩一百十九蓋人宜用　神所賜之財、而利己利人、故深明大義、不義之利、乃由貪心而來、故第十誡云、毋貪、主耶穌云、宜愼勿貪、路十二使徒保羅曰、當滅絕貪婪、蓋貪婪與拜偶像無異、哥三所以耶穌教人必歸於誠信、而不取重利、大衛王論義人得福云、貸金於人、不取其利、詩十五使徒保羅云、勿求己之益、乃求他人之益、林前十

其四、勸禁賭博、蓋賭博之害最甚、奈賭風日熾、無地無之、在上者宜將孔子見得思義

義人尊貴

曰、君子有勇而無義爲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爲盜、凡申明大義者遇事秉公辦理、護衛商民、扶持孤寡、尊崇士子、使受治者亦行義達道而共爲惇信明義之人、其保護之道、法良意美、無有加乎其上者、

耶穌聖經舊約詩篇曰、義者興發、生長高美、如名山之香柏然、詩〩〢〡〢 又云、義人必得土地而永遠居之、又云義人之口所言皆智慧、其舌所論皆正直、詩〣〧〢〩〇〣〇 所羅門皇云、善人尊貴、民則欣喜、箴〢〩〢 蓋一人公義、則其心歸於剛直、一家公義、則其家變爲誠實、一國公義、則其國變爲良善、故依福音眞理、則仁慈與眞實相遇、公義與和平相接、眞實由地而萌、公義自天而現、詩〨〥〡〇〇〡〡 此乃舊約詩篇之至言也、

一律收稅

其二、一律收稅、凡任收稅之職者、本以保護商旅、安靖民衆、酌取貨稅而設、所以小心畏義者、凡遇應稅之物、無論美惡精粗、一律收稅、而不當於額外加增、不然必將有厚賂營謀、濫行徵歛者、惟依義而行、庶貨物不致橫征、商旅自無阻礙、然後可獲厚利、確符充義至盡之遺訓、

完糧納稅

主耶穌亦嘗論及完稅、其仇人嘗就問之曰、夫子、我知爾乃誠實者、能以誠實傳 神之道、不偏視人、蓋爾不以貌取人也、請告我爾意如何、納稅於該撒(該撒羅馬國君之號) 耶穌知其惡曰、汝僞善者乎、何試我耶、取稅銀與我觀之、遂取一銀錢來、耶穌曰、此何人之像與

第二段論義

保護善良

過、天父亦免爾過、馬〢〤〡 主耶穌釘十字架爲敵祈求云、父乎、彼不知所爲、求赦之、路〢〤〢〡救主受苦之時、爲敵祈禱、卽是仁也、蓋使徒彼得云、基督亦爲爾受苦、遺式於爾、使爾踐其蹟而行、彼未作惡、口亦無詭詐、被駡不回口、受害不出威嚇之言、彼前〢〡〢〣 受苦之時、爲敵祈禱、卽是仁也、孔子云、以直報怨、耶穌命以仁待仇、而其仁愈覺顯矣、蓋論仁心仁慈仁愛、耶穌教聖經常言之、卽命人存愛憐之心、慈悲之意、憫恤之性、而愛人如己、蓋救主耶穌三年傳道、在猶太三省、日日醫治各種疾病、而彰顯其仁惠、今其徒廣設醫院、爲人治病、不辭勞瘁、蓋卽體耶穌之心以爲心耳、

第二段論義

人之處世、言語當不偏不倚、行爲宜公正無私、義爲天下之大路、非捷徑、亦非歧途、故孔子曰、君子義以爲上、無非欲人從容就義、而不至有見利忘義之心、孟子所謂惟義所在、亦卽是心、可知義也者、不可一日離棄、方能無所往而不爲義、卽成爲尊德樂義之人也、論義之最要者、其事有六、

其一、保護善良、古人有言曰、善人國之寶也、良士民之望也、若無人保護於其間、必至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保之之法何在、則在見利思義、而使民以義、所以寬大之朝、用刑惟允、不使有無妄之災、罪人不孥、不至有無辜之獄、君子以義爲質、自古尙矣、故孔子

仁及禽獸

矜恤牲畜

寬待仇敵

敵者愛之詛者祝之

遇孤寡者、屈枉客旅者、（拉三 五）其意凡欺侮客旅者、難免神之動怒、使徒命勿忘接待遠客、（希十三 二）此乃耶穌教會中一定之理、在審判末日、主耶穌向義者曰、我爲旅、爾寓我、（馬廿五 三十五）故待賓之道、必以仁慈爲最要也、

其四、仁及禽獸、因禽獸亦有性命也、所以文王興愛物之志、當春田之際、必推仁民之餘恩、以及於庶類、孟子有仁民愛物之遺訓、亦即是心也、是故先王之待禽獸、有生之以見其仁者、殺之以寓其仁者、取之以存其仁者、棄之以廣其仁者、何莫非仁愛之及於牲畜乎、

聖經亦論及此、所羅門皇云、善人矜恤牲畜、（箴十二 十）舊約詩篇云、耶和華賜食於走獸、賜食於啼呼之小鳥、（詩百四十七 九）主耶穌與門徒云、試觀空中之鳥、不種不收、亦不積於倉、爾天父且養之、（馬六 廿六）

其五、寬待仇敵、蓋人而結爲仇敵、似不當寬恕、然仁者存博愛之心、推民我同胞之意、無一毫私心參於其間、則雖寃讎、何莫非在吾胞與之中、故猶存寬待之意、即孔子云、以直報怨、顏子之犯而不校、大抵皆推廣仁愛之心所致者也、

聖經廣論愛敵之意、所羅門皇云、敵飢則食之、敵渴則飲之、（箴二十五 廿一）主耶穌命其徒云、敵爾者愛之、詛爾者祝之、恨爾者善待之、陷害爾者逼迫爾者、爲之祈禱、（馬五 四十四）亦云、爾免人

扶助孤寡

照顧遠人

憐愛客旅

會、使之飢有所食、寒有所衣、不至號寒啼飢、行動艱難、即孟子所謂是乃仁術也、故將仁待人者、存照顧寡婦之心、時常依論語遺訓博施濟衆之意、設立普濟堂安節局、將無所倚靠之寡婦安置其中、使之後有安樂、不再有飢寒之歎、即如孟子云仁則榮是也、

耶穌教之聖經亦如此、論依摩西之例、田間刈禾、若忘一束在田、勿返以取之、當留於客旅孤寡、申〢〤〡〩 舊約詩篇云孤寡者耶和華扶助之、詩〡〤〦〩 所羅門皇云、神必安定嫠婦之田界、箴〡〥〢〥 主耶穌云、僞善之士子、爾有禍矣、蓋爾侵吞嫠婦之家貲、而佯爲長禱、故爾必受刑尤重也、馬〢〣〡〤 使徒雅各曰、淸潔無玷汚之虔敬、即眷顧孤寡於其患難間、各〡〢〧 其意非至會堂禮拜、即周濟寡婦爲虔敬者、蓋以上聖經之言、即論仁之美處也、

其三照顧遠人、因四方賓旅從遠處來、則擧目無親、道途莫識、苦莫甚矣、將仁待人之君子、則嘉善而矜不能、來則多奉路菜以相迎、使之在館無飢寒之苦、往則授之路費以相送、使之在途無乏錢之憂、即論語所云汎愛衆而親仁之謂、亦即中庸云柔遠人則四方歸之之意、所謂四海之內、皆兄弟也、

聖經亦如此、言依摩西之例、摘葡萄之果、不可再摘、所遺者當留於客旅孤寡、申〢〤〢〡 古人摩西云、神爲孤寡伸冤、憐愛客旅、賜之衣食、申〸〡〨 先知云、萬有之主必速譴責虐

第一段論仁　哀憐貧窮　周濟窮民　矜恤孀婦

心思、無能出其範圍、此道學乃理所當爲世世常存、無不誠實、有如足前之燈、路中之光、乃本書將五常五倫之大旨畧而論之、併以四書五經與舊新兩約聖經之意合而參觀、俾令中外人民、可共閱而詳解之也、

第一段論仁

天下之人、各有性情、特宜去其剛愎而歸乎仁厚、故堯舜帥天下以仁、卽是心也、渾而言之、慈祥憐憫、使仁據乎理之先、棄僞存誠、令仁從乎德之基、於是中心安仁而體恤人情、故論語云、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所以求仁而得仁、有廣博慈愛之譽、蓋論仁者之理以下有五、

其一、哀憐貧窮、如孟子曰、窮民無告也、因其有慘苦難言之狀、怨恨憂愁之情、故文王發政施仁也、當其時仁政施於天下、舉凡窮苦之民、均欣喜歡樂、共得仁恩、卽大學所謂爲人君止於仁、莫如文王也、

聖經亦論周濟窮民、所羅門皇曰、矜憫窮人、卽如貸金於主、所給者必償、箴〡〩〡〧貸金於主卽喩也、　神必將利與本一併淸還、詩云彼曾散財、彼曾濟貧、其義永存矣、林後〩〩論欺貧者尊主者、所羅門皇云、欺壓貧人者、卽侮造之之主、尊主者必矜憫窮民、箴〡〤〣〡

其二、矜恤孀婦、目覩其形單影隻、倚靠無人、於是中庸云、力行近乎仁者、設立養寡之

是道則進非道則退

中華聖賢

聖經要道

也」主耶穌爲永生之道、在世之日、門徒與之同住、目覩其恩惠寵愛之形、耳聞其眞實善理之言、親近瞻仰、其榮非同凡俗、實爲　神獨生子之榮、故其恩寵眞理、充滿於內、而光華發現於外也、

老子與約翰論道之總結

以上所爲老子在道德經論道、卽言道之善德與誠實、又講其虛空浮廓、繼論使徒約翰在新約聖經言主耶穌基督爲永生之道也、請凡讀者詳合觀之、若以老子之言詞爲美、卽從之、若以約翰福音之語爲眞、卽虔誠篤信而接受於心、所謂是道則進、非道則退也、

第二章儒教與聖經道學合論

從古以來、賢人不少、而所論爲人之道、其言語甚淸、其立意甚切、而所有至要之詞、極善之語、大抵載於五經百史而流傳於後世、迨孔子降生、爲中華古今道魁、集許多最要之言、而以之教世、以之訓徒、所以誌於論語者、無非顯明其奧義、以後孟子荀子暢論道學之意、而諄諄誥誡、且另有善書勸人爲善、以及宣講鄉約、大半欲人深明大義、從善如流、故中華之道學、却甚美甚善也、

蓋耶穌聖經亦詳講道學之理、舊新兩約論世人名分之事、均津津有味、而使人開發

永生之道
乃人之光
道成人身
恩寵眞理榮光

永生之道卽造萬物之主、○「萬物以道而造凡受造者無不以之而造」重言以申明之、蓋宇宙內一切有形無形之物、言皆以道創造、並非偶然等事所成、使徒論主耶穌基督云、蓋萬物賴之而造、無論在天者在地者有形者無形者有位者主治者執政者掌權者、皆以之而造、亦爲之而造也、哥一〡〦 在天之天使與使徒唱詩曰、榮光尊貴威權當歸於主也、蓋主造萬物、萬物被造而有者、皆由主之言、默〤〡〡

生命在道之中、○「生命在道中生命乃人之光」永生之道中、有無量之生、故爲有生命者之大本、使徒約翰云、父在己有生命、其賜子亦如是在己有生命、翰〥〢〦 亦云、元始有生命之道、我等所聞所觀、親目所見、親手所捫者、此生命已顯現、我等曾見之、今爲之作證、而以此生命、卽永生傳與爾、此生命原與父同在而顯現我等者也、翰壹〡〡〢 以上所言生命、生命乃人之光、指永生之道、爲人靈之光、如太陽爲萬物之光然、

永生之道成人身、○「道成人身居於我等之間」指耶穌基督降生爲人由女而生、故自稱　神之子、亦稱人子、使徒保羅云、大哉敬虔之妙道、無不以爲然、　神藉人身而顯現、提前〣〡〦 又云、彼原有　神之形式、然成爲人之形狀、腓〢〦〧 當時永生之道、居於世人之間、而其門徒見其榮光威儀神跡品行也、

道之恩寵眞理榮光、○「恩寵眞理充滿我等曾見其榮光誠如天父獨生子之榮光

記首章首節云、太初　神創造天地、使徒保羅云、彼在萬物之先、萬物賴之而立、哥一17亞伯拉罕乃猶太國之始祖、耶穌曰、我誠告爾、未有亞伯拉罕、我在矣、翰八58　蓋在太初時天地尚未有之先、創立萬物之先、穹蒼未被創造、未有深淵、未有大水之泉源、山巔尚未立、岡陵尚未有、大地田野尚未造、已有永生之道也、

耶穌基督

「道」非俗所謂理也、乃　神子耶穌基督也、使徒云、　神託其子訓我等、　神曾立其子爲萬物之主、且以之而造諸世界、子乃　神之榮所發之光、即　神本體之眞像、以其大能之命扶持萬物、希一1至3

天地主宰

道與　神同在、○「　神」乃創造天地萬物之大主宰、常生常在、全善全能、至誠無形、其性三位一體、故有聖父聖子聖靈之號、實無先後之分、又無大小之別、獨一無二、其義深奧、非言語所可形容者、

與主同在

「同在」聖子耶穌基督與聖父　神同在、即與　神浹洽爲一、可知耶穌本性與　神自然而有、無始無終、同性同體、同德同榮也、

道即神

道即　神○「道即　神」　神乃無所不能、永生之道亦然、　神乃無所不知、永生之道亦然、　神乃無所不在、永生之道亦然、主耶穌祈禱云、父乎、今使我與爾偕榮、即創世之先、我偕爾所有之榮也、翰十七5

論道之虛

論道之虛、○老子論道云、吾不知其名、亦不知誰之子、即自己論道而不知其原也、道德經云道者萬物之奧、即昏暗曖昧也、亦云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如云玄妙玄奧玄默之謂、亦云致虛極守靜篤、亦云、道之爲物、惟恍惟忽、忽兮恍兮、恍兮忽兮、窈兮冥兮、○觀以上之語、虛空浮廓、幽冥難測、默然而無有者、

第二段約翰論道

第二段使徒約翰論道

約翰在東漢世祖至明帝年間、彼爲人仁慈忠厚、恬淡寡言、生於猶太國加利利省、本係漁業、先爲耶穌開導之徒、後耶穌特選爲使徒、以聽其道而從其命、所著福音凡論及己之事者、不稱自己之名、惟稱爲耶穌所愛之徒、因其性情與主甚爲親密而追隨函丈、事屬親見親聞、故如是稱之、彼年約百歲自然而終、當年老之時、其身衰弱、舁至教堂、不能多言、第屢勸衆徒彼此相愛、乃心中至美之意、彼在新約中著書五卷、即約翰福音、約翰壹貳叁書與默示錄、

福音首言

約翰福音之首言、○元始有道、道與　神同在、道即　神、此道元始與　神同在、萬物以道而造、凡受造者無不以之而造、生命在道中、生命乃人之光、道成人身、居於我等之間、恩寵眞理充滿、我等曾見其榮光、誠如天父獨生子之榮光也、約翰一章一至四節與十四節

元始有道

元始有道、○「元始」未有天地之先、混沌之前、千萬年已有永生之道、蓋舊約創世

萬物之奥
善人之寶
天道不爭
不言而應
不召而來
猶張弓
利而不害
論道之寶

六十二章、「道者萬物之奥」奥者、闇晤曖昧也、如得庇蔭之象、「善人之寶」寶者如珍寶也、人人所喜而藏之者、

七十三章「天之道不爭而善勝」原註云、天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不言而善應」原註云、順則吉、逆則凶、不言而善應也、「不召而自來」因其美善好德、故不必召而人自聚集而來、如歆鐵石之歆鐵然、

七十七章、「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人之道則不然」此言如新約上耶穌之母馬利亞誦讚美詩曰、主施其臂力、心志驕者散之、有權者使之失位、卑者使之升高、飢者飽以美食、富者使之空回、路加一章五十一至五十三節

八十一章、「天之道利而不害」天道惟使有益於人、而不使其偶爲受害、

論道之寶、○觀以上之語道德經論道乃自然而有、即云天乃道、道在天帝之先、道法自然也、此書亦論道之名超乎一切平常之名、故云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似萬物之宗、先天地生、道德經亦論道乃無所不在、而萬物倚賴之、即云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大道汜兮其可左右、萬物恃之而生、此書亦論天道有美善之德、而以公待人、故云道者萬物之奥、善人之寶、天之道高者抑之下者舉之、○以上論道實屬申明其大意、而詞旨却甚善甚美、奥妙無窮者也、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寂兮寥兮

爲天下母

不知其名

道法自然

無處不至

物賴道生

者云、萬物於始有成、而究不知其何自而成、我儕觀至此句、實屬可歎、

二十五章、「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原註之大旨云、混沌如何不可得知也、但萬物由之而生成、故曰混成也、此物不知誰人之子、故曰先有道後有天、先有道後有地、

「寂兮寥兮獨立不改」原註之大旨云、寂寥者、無形無體無象之謂、天下無物可以比較、且不倚靠他物、故獨立也、變而化之、終而復始、不失平常之狀、故曰永遠不改也、

「周行而不殆可以爲天下母」周圍而行、無所不至、且永不危險、於是生全大形而萬物由此而生、故曰道可以爲天下之母也、

「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觀第一章之証便悉、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原註之大旨云、人不違背地、自能全備安然效法乎地、地不違背天、乃能將全所載者效法乎天、天不違背道、自能將全所覆者效法乎道、道不違背自然之妙、乃能得其性而效法自然者也、

三十四章、「大道氾兮其可左右」原註之大旨云、道氾濫普滿、無所不適、凡左右上下周旋而行、則無處不至也、

「萬物恃之而生」原註云、萬物皆由道而生也、我儕觀其意、卽萬物倚賴道而得生也、

玄之又玄　衆妙之門　萬物之宗　象帝之先　天乃道　道乃久　惟道是從　惟恍惟忽　象物精也

「同謂之玄玄之又玄」同謂者、此兩者、或指無欲與有欲、或指始與母者、故同謂之玄也、蓋玄者幽冥難測、默然而無有者也、我儕觀以上所說同謂者卽玄也、玄者、幽冥而無有、其解實屬虛浮、老子亦云玄之又玄、卽玄奧玄妙玄默之謂、實在至深極晦最暗之語、我儕以此語奧妙無極、虛空浮廓也、

「衆妙之門」如山洞之門、愈進愈黑矣、

四章、「似萬物之宗」道卽天地三光人物之源、

「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老子云、吾不知誰為道之父、原註云、天地莫能及之、豈不似道在天帝之先乎、

十六章、「天乃道」道與天合德、卽與天並參、原註之意、似屬於浮廓、云天乃體察道之通用、則至於極虛而無有也、

「道乃久」永遠不滅之意、原註之大旨、卽窮極而至於虛無者也、

二十一章、「孔德之容惟道是從」德依從乎道、而其容最茂最盛、

「道之為物惟恍惟忽」道之所為物、卽惟恍惟忽、無形而不能牽縛之歎息、

「忽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忽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此乃論其中有三、係象物精也、然老子云此三者、卽恍忽窈冥、而現今之人想我儕如何可論之耶、作註

云太初地乃空曠混沌之句彷彿、創」亦觀道則爲萬物之始、此句甚善也、原註亦云言道以無形無名始成萬物、以始以成而不知其所以玄之又玄也、我儕觀道以無形始成萬物、此句甚明暢、然作註者亦云不知其解、所以玄之又玄、即玄奧玄妙深而又深最難明悟之言、

道於靜時

「故常無欲以觀其妙」道於靜之時、世人可觀其奧妙、原註之意云、妙者、微而至小者也、萬物起始在微而後漸成、起始於無而後滋生、故常無欲者乃空虛、即可觀萬物起初之微妙者也、蓋見以上之言、我儕可問萬物始於微而後成、始於無而後生、有何證據耶、

道於動時

「故常有欲以觀其徼」上句云、道於靜之時、世人可觀其奧妙、此句云道於動之時、世人可觀其歸終、

動靜反背

「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另有註云、兩者有欲無欲、即一動一靜之謂、同出於心而所名各異也、我儕所想一動一靜正相反背、一動可出於心、一靜何以亦出於心乎、蓋原註之解與上不同、所云兩者、是以上之始與母也、同出者、是同出於玄也、異名者、所行之事不可同也、故在首則謂之始、在終則謂之母、我儕觀此末句、謂在終則謂之母、殊難細解、因先有母後有子、如何謂母爲在終耶、

第二卷兩道相較與僞教謬論

第一章老子論道與使徒約翰論道相較

老子爲中華之掌教者、約翰乃主耶穌之使徒、此二者各論乎道、可將其言比較之、

第一段老子論道

第一段老子論道

老子事跡

老子名耼楚國之苦縣人也、爲周朝柱下史、掌圖書館、盡讀古人之經史、因之了悟一切世事而明悉道意、又識古禮、孔子曾就問之、當是時因世俗浮薄、彼避俗而去、不知所終、以前有散關令尹喜接老子於途、求彼著書、老子乃著道德經上下二卷、不過五千字、詞句甚簡、故今人不能盡明其義、

第一章名非常名

一章、「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論道非道學四端五常之道、亦非平常之道、是有才情學問而政令教化之道也、論名非平常之名、是富貴尊榮之名、原註之意云、可道之道、可名之名、指凡事而造其形非其常爲之也、由我儕而觀、此句之解、不甚妥洽、

萬物之母

「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原註之大旨、即凡有在始時皆無、故未有形象無有名之時、道則爲萬物之始、以後道有形有名之時、則使之長之育之而令其興使之亭之毒之而令其衰、如此即爲萬物之母也、我儕觀原註云凡有在始時皆無、與聖經

康強智慧相傳而下

有求必應

患難之時、大顯助濟、詩一 XI 因 神護衛凡人、故一切災難卽賜益利於人者也、使徒彼得以寶貴之言曰、爾凡所慮者、皆當託於 神、蓋 神常眷顧爾、彼前ゟ 丄 蓋有疾病、自父母傳於子女者、如癆病臟病等類、因嬰孩初生、其病原已如是、後漸長大、驟然發出、以至畢生糾纏痛疼也、此係痛苦情形之相傳者、至於益利之事、相繼而傳下者亦屬不少、如祖宗身體康強、子孫亦然、祖宗智慧過人、子孫亦然、祖宗立志慈悲、才情超衆、子孫無一不酷肖也、特苦楚之事雖有相繼、究屬有限、而益利之事相聯而下者、實屬不少、所以祖傳於子、子傳於孫、承承繼繼、可成爲歷代之善者也、如使徒保羅云、然罪顯多之處、恩更多也、羅 〇ゟ 其十、因 神護衛凡事、世人可祈禱、古時所羅門求智慧、希西家求病愈、亞薩求得勝、以利亞求雨、大衛求赦免、而均得感應、蓋 神管治人、如父之待子然、詩篇云、譬父之憐恤其子、耶和華憐恤敬畏之者、亦如是之憐恤也、詩一X 三〇 蓋 神管天地、亦治世人、而可使萬物成其聖旨、世界之人、知覺其懦弱而倚賴全能之主保護、所以如保羅與信徒曰、爾當一無所慮、凡事當祈禱感恩、以爾之所求者告 神、腓 X 丄 以此觀之 神護衛凡人、管理世事、是最寶貴之道也、

天道講臺卷一終

神禁止惡人之惡

以災轉福

主乃避難之處

去至明日輪船遇火、而客商均被燒死、惟此人不在其船、此兩者豈非幾遭危險而免之乎、使徒保羅云我等知萬事皆與愛　神之人有益、羅〨〢〨 彼不云有事、亦不云多事、即云總事與信徒有益、有時在危險之中、　神拯救、有時使其民不遇危險、太平過路、此乃同一恩典也、其八、　神禁止惡人之惡、舊約詩篇云、主因人怒而得稱頌、人之餘怒主皆禁止、詩〧〦〡〇 蓋逼害教會之事、　神以凶化吉、如約瑟諸兄之惡行、法老王之硬心、異邦攻打選民、惡人以主耶穌釘十字架等事、　神以此一切專為有益於教會、然凡惡事非由　神而來、乃從罪孽而出、如使徒云、蓋凡在世如肉體之欲、眼目之欲、並隨勢而起之虛誇、皆非由父而來、乃由世而來者、約壹〢〡〦 其九、　神將災難痛苦賜益於其所愛之人、故所要者即覺痛免難、如人食惡物、則覺其味不佳而吐之、若不如是、祇恐咽下而傷身、亦如手之撚火、即覺痛楚、若然不痛、全身將燬、倘先覺之、尚可避逃、故身體覺痛、如營盤之外、有看守兵丁預為護之、若無有守者、則敵兵必至而受敵矣、以此觀之、　神賜疾病痛苦貧窮火險患難逼迫饑餓刀劍、均可歸益於人、使徒云、凡懲在懲時不為樂乃為憂、然由懲而練達者、後必得其所結公義平康之菓也、希〡〢〡〡 使徒雅各云、能忍耐者、我等以之為福、爾曾聞約伯之忍耐、亦知主賜其結局如何、蓋主乃最憐憫者、乃矜恤人也、各〥〡〡 百代聖徒歌唱曰、耶和華乃我避難之處、乃賜我有力者

神管理細微之事

挨一排二相連

紐約城之商人

剪綹偷洋

而寒、熾火接之、保羅束薪置火、火熱、有蝮出、齧其手、保羅拂蝮於火、毫無所害、島夷謂其爲神也、因其原故、彼領病人得醫、而保羅及其同船者二百七十六人均得三月之恩、此乃由小成大之事、舊約箴言云、人心謀其道路、惟耶和華導其步履也、(箴九 11) 主耶穌云、爾首之髮、亦皆被數、(馬卅 10) 其意極細微之事、是 神管理也、蓋 神之管理世人、實出於自然、並非如武官之管兵、亦非掌權而強以爲之、乃聽憑人之意念志向、且緩緩而成全其聖旨、蓋 神爲萬民之天父、而指引其嬰孩、有如泰西人住中華、且其兒女或在英、或在美、遠處念書、雖迢隔三四萬里、可訓誨領導、如此 神在天、世人在地、彼可指引其兒女、非爲勉強、自有仁愛而理之、蓋人之世事、如鐵鍊挨一排二而相連、故天父管理、非僅逐節、乃正統鍊條而管之也、蓋造輪者擺定機器、可使船向前可退後、可遲可速、如此天父經理世上一切之事也、蓋以前在美國紐約城、有大商者、住家在鄉、店鋪在城、最要者有一日至城中、必帶一張緊要之紙、而此紙擺在桌上、惟一家人在一間之中、止一分功夫出來、祇有三歲小孩在內、大商者尋此紙而不得、故遲片刻至鐵車站、輪車已開、彼怒而回家、只知三歲小孩將此紙扯碎矣、過一時聞電報信云輪車遇難、而車上之人或死或傷不少、惟彼因尋紙而被救、亦有一人要上輪船過海、彼至局知覺被剪綹偷其洋袋、自己只得回去、在友中借洋、當時輪船已開而已未

日士班牙　阿兒美大　羅馬人言　保羅在海島

以利沙伯、西班牙王名腓立比欲與女王結爲夫婦、女王不從、腓立比怒甚、不受英之聘問禮儀、將欲攻而敗之、以利沙伯奉耶穌教、亦佑耶穌教會、腓立比則奉羅馬教、故與以利沙伯不惟怒其不嫁、亦爲羅馬教事、堅欲破其國度、其時腓立比不惟王於本國所統轄者甚廣、如博而土荷蘭諸國及印度境內所有之地幾皆被其轄、此時英國地小人民無多、腓立比斷決其意、整兵五萬、戰艘八十、羅馬教王祝福其舟其兵與以總名曰勝不得者阿兒美大、於是掉舟前往、向英而行、猝有巨風衝散其舟、令之回後復修理其船、向英再往、至相距不遠、遙見英之境土、英之小戰艘迎而擊之、方交戰時、突西北風大起、鼓西班牙艘去東北行、觸於島、觸於石、損傷凡幾、餘者復東北行、英之小戰艘隨之、西班牙舟子不習其海路、故有被英擒者、有觸而壞者、返其國者舟僅二三、英之小舟無一損、亦傷人無幾、此殆　神以其風佑助英國、並扶持耶穌教會、假令當日無此大風、恐其破英必矣、其七、　神管理一一世界之人、古時羅馬人云天上之神、治理大事、而小事均置諸不顧、如統領掌調兵之權、而小武官治其微事、此乃指泥塑木雕金銀銅石之神、與道教之玉帝、及城隍土地彷彿、惟　神決不如是也、蓋使徒保羅最願傳教在亞洲、然聖靈禁止、且引領至歐洲、在彼處初設基督聖教、以後大抵二十年使徒保羅於地中海登船十四日、狂風觸於海島、夷人以非常之惠待之、因雨

末底改

北英教會

雲霧遮蔽

小石、用機弦射之、打入長人之額而殺之、如此　神以小事成全拯救其所愛之民、再有數百年之後、以色列人被擄至巴比倫、而王以其宰相哈曼之惡意而頒諭殺戮以色列人、當時皇后亦是以色列人、其兄名末底改、有一夜王不得寢、命取歷代志畧誦於其前、其中載云王之二宦官謀欲弑王、而末底改洩其事、使王知之、因此事王欲賜恩於末底改、聽皇后之祈求、而將所頒之諭收回、故　神以王不得寢之事而成拯救選民之法、蓋以後　神亦保護基督聖教、康熙年間、英國王與在朝大臣皆奉羅馬教、强北英之民共守其禮儀、北英人多不從、王遣大臣統兵至北英地磨難、其民人仍不從、乃命軍士焚其屋宇禾稼、逐之出、故北英人民時多匿於山者、受苦無限、北英之西界諸民聚會起誓、無問何患何苦、以依聖經之言守其安息、至死不變、英王與百官聞之、尤加動怒、故又增兵前往、並令凶惡之武官統領之、北英之西人逢安息日無敢赴禮拜寺者、亦無敢違禮拜儀、仍入深山密谷爲人所不及見之地、守禮拜聖餐施洗等儀、　神佑之、有希奇事凡幾、一日若干人聚集山間禮拜　神、突有羣羊奔山而下、越其地而過之、其人見此咸謂有故、一人出視之、遙見馬隊一起、直奔向前、衆皆危懼、無法求救、幾無生路、惟一心祈求　神、正惶急時、忽然山頂雲霧下移、遮覆禮拜諸人、兵一不能見、越而過之、此　神作此以庇護之、再前明萬歷十有五年、英國乃一女王名

護衛教會　詩四十六　約瑟　摩西　以小成大

成全、而以色列國則更換朝代矣、其六、　神護衛其教會、舊約詩篇云、耶和華乃我避難之處、乃賜我有力者、患難之時、大顯助濟、故地雖震變、山雖崩於海中、海波雖怒號翻騰、山岳雖因海濤洶湧而搖動、我亦不懼、有一河支派分流、使　神之城喜樂、此城即至上之主所居之聖地也、　神在城中、故城不動搖、　神必助之、必極早助之、異邦諠譁、列國震動、主發大聲、地則銷滅、萬有之主耶和華與我同在、雅各之　神爲護衛我之高城、（詩四十六一至十）此聖書路得瑪丁遇難之數次時常歌唱也、救主耶穌降生以前、　神時常保護其聖教會、觀舊約史鑑便可知之、列祖雅各有十二子、第十一約瑟、即雅各之愛子、其兄妒忌之、而離家最遠、禁於地坑、當時以實瑪利合黨賣買者經過其地、而兄以弟賣於以實瑪利人、彼等轉以約瑟賣於埃及、約瑟受苦數年、其凶化吉、而爲埃及之大宰相、且在七荒年中、拯救其父之家、彼被禁於地坑之時、若以實瑪利人不經過此地、則不得至埃及、然而此事乃　神預爲定奪、而當時成全、蓋數百年之後、埃及王命將以色列初生之男孩均殺、摩西之母以其嬰孩藏匿於江邊、當時公主經過是處、見而憐之、納爲己子、所以摩西住四十年在皇宮、學問廣博、而預備領民出埃及、若當時公主不經過、以後則無有是事、然此之成全、乃　神之聖旨也、蓋五百年之後、非利士兵與以色列人戰鬭、有長人哥利亞出而侮辱以色列民、幼年人大衛以光潔之

神管理萬國君王

聲、獻何祭物、樂舞詩歌、 神歆之而究不顯現、誠不見也、究之 神實無乎不在、上下前後左右皆是、人心無不皆知、天監下民、洞悉內外、亦日以鴻恩施人、蓋日若不在東而出、不向西而落、無有光熱、月若初一不朔、十五不望、四季若混濁而不旋轉、日夜不環、和風不至、密雲無雨、草木乾枯、河中無水、世界荒涼、如此景象、則世人將何能生乎、然 神養育之恩甚大、詩云、萬類皆舉目仰望爾、爾按時給以食物、爾展手施恩、使凡有生氣者得飽、詩〡〤〥 〡〥〡〦 賜食於走獸、賜食於啼呼之小鴉、詩〡〤〧 〩 其五、 神管理萬國之君皇、衆民、舊約詩篇云、蓋國權屬耶和華、耶和華誠萬國之主也、詩〢〢 〢〨 先知但以理乃巴比倫之宰相、云主掌人間之國、隨意以國賜人、但〤 〡〧 所羅門皇云、王之心在耶和華之掌握、隨意而導之、如川流之水然、箴〢〡 〡 先知但以理云、天上萬軍、世上萬民、永生 神、隨意而待、但〤 〣〥 古時歐洲北邊之生番來戰鬭羅馬城、其守城之兵假寐、當時鵝見不識之人、則高聲而叫、兵從夢中覺醒、攻克仇敵、而拯救京城、是由小成大之事、此即所謂謀事在人、成事在天者也、古時以色列王亞哈與亞蘭王戰鬭、亞哈惡貫滿盈、而先知預言其必定遇災、故戰時亞哈王畏怯、而不穿朝服、乃穿民服、當時敵兵却不認識、然亞蘭兵偶然張弓、射中亞哈王於甲之縫處、而彼卒亡、若盔甲合配身軀、則其箭不穿、若戰車稍速、則其箭射於後、若兵卒畧爲遲緩、此箭亦不射出、然此日 神之旨得

管轄風雨雷電　　神保護飛禽走獸　　護衛動物

神造北斗參昴及南方密宮、約〩〩 又云、使斗與其屬星旋轉、約〣〨〣〢 其二管轄風雨雷電、舊約詩篇云耶和華發命使風吹、詩〧〨〢〦 使徒保羅云、神未嘗不爲己明顯證據、乃善待人、自天降雨、賞賜豐年、使我等飲食充足、喜滿於心也、使〡〤〡〧 詩篇云、迅風之中有爾之雷聲、電閃、其光照明世界、詩〧〧〡〨 凡地動狂風瘟疫、均乃 神所治者也、蓋世人可以風駛船與車、水以電寄信點燈行車、豈 神不能管風雨雷電乎、其三、 神保護飛禽走獸、詩篇云主使草生以飼六畜、及使蔬生以給人用、使百穀出於地、稚獅呼號、尋覓食物、求食於 神也、此皆仰望主、望主按時以給食物、詩〡〇〤〢〧 主耶穌云試觀空中之鳥、不種不收、亦不積於倉、爾天父且養之、馬〦〢〦 使徒保羅云、 神以生命呼吸萬物賜衆者也、使〡〧〢〥 以此觀之、 神日日保護照顧養育一切飛禽走獸、其四、 神護衛世上之動物、論刈禾時、詩篇云、爾眷顧地土、降雨滋潤、使之出產豐盛、 神之河水甚滿足、爾如此培地、爲人培穀、爾灌其田疇、平其土壤、潤以甘雨、使多長禾苗、詩〦〥〩〡〇 主耶穌論百花之燦爛云、試思野地之百合花如何而長、不勞不紡、然我語爾、即所羅門極榮華之時、其服飾尚不及此花之一、馬〦〢〨〢〩 神離人甚遠、究之無乎不在、人明於道、能見見不及 神也、能聽、聽不及 神也、能知覺、莫能知覺 神也、千里鏡妙而適用、用以視神座不見也、電報通千萬里語言、不能與 神言也、呼籲懇至而不能聞 神之應

云、我等賴之而生而存、此三者括人之生養、人之動靜、人之保存、一也、古今之萬國九州人、知覺在上之神、明悉己之思念言行而立定己今世來世之際遇、且賞善罰惡、令生有數分、來世亦有數分、如門徒見瞽者問主耶穌曰、夫子誰犯罪、此人乎、其父母乎、使其生而瞽也、翰〩〢 雖其意畧缺、其心仍思今世後世賞善罰惡之相聯、即由在上之神所定者也、二也、在遇難之間、遭殃之際、世界之人懇求在天之神扶助之、若　神非管理世事、此祈禱之心將屬於虛假、蓋　神時常護衛世人、乃虔誠之本原、拜神之根基也、三也、四則、預言得應驗乃見證　神管理萬物、若　神非治世人、非轄世事、如何可使預言之端可得應驗乎、以下第十章明論此意、五則、在聖經　神應許賜善人得福壽享安樂、遇豐年、罰惡人、逢刀兵、值饑饉、遭瘟疫、若不管理世界、如何可使有遇吉逢凶之分別也、六則、在始初　神造一男一女、使其爲夫婦、亦命世世代代惟有一男一女結爲夫妻、蓋在天下核算百姓、一年所生之男孩與女孩、其數彷彿、若　神非管世人、如何有此平等之事乎、蓋以上六則、即　神護衛凡民、保存世人之確證也、

預言得應驗爲證

應許爲證

男女相彷

第二段　神管理世事

第二段主管理世事

神管理天地萬物、其一、設立三光、舊約詩篇大衛王云、我觀爾手所造之天、見爾所陳設之星月、詩〨〣 主耶穌云、蓋天父使其日升、以照善者及不善者、馬〥〤〥 古人約伯云、

設立三光

之法、保存萬物、且依智慧之例、治理所造之人物、故三光地球、依所定之律法而治之、飛禽走獸、依其靈性而轄之、凡有智識之人、依其良心而管之、其四、 神管理世事之

其法最聖

法最聖、蓋在上之天使曰、聖哉聖哉聖哉、萬有之主、其榮光充滿全地、賽六三 ○有確實

有確實據

證據、 蓋 神護衛凡人、管治世事之要理、有確實證據一則、 神乃全智全能全善、

全智全能

若天地中間有一處不在、則 神非無限無量、若天地之間有一物或動或植、或有知識、或無知識、或大或小、 神非保護之、則主非全善者、若 神原創造或大或小之萬物、豈非欲保護世間之萬物乎、若有何物如此大、 神不能管治、如此小、 神不能觀視、則 神亦非無限無量、蓋 神乃無所不在、及與萬物同在、卽如主惟在一處、且管理一物、蓋世人若思想 神乃全威全嚴而不管小事、則思想 神有限有量、蓋因懦弱之世人、只可一時承辦一物、可測度全智全能之 神亦然、此道大不合也、二則無

創造之權

所不知無所不能之 神、創造三光人物、卽見證其管理天地、保存萬物、以上第四章三光地球五行五穀百菓、人之四肢百體、鳥獸魚蟲、見證造物之主惟一、蓋從最大之三光、至極小之魚蟲、共顯其所造之旨意、合而爲一、且彰 神之智慧、故創萬物歸一主、況此一主、必保護物乎、三則世人拜神之心、見證 神護衛凡人、管理世事、以上第

拜神之心爲證

二章明論此要道、蓋世人倚賴在上之有權者、如諺云、靠天吃飯、如使徒保羅論 神

扶持萬物

昔在今在 永在轄治

依主聖旨 萬事成敗

依其全智

非三 神乃無所不在、運動於萬物之中、喜樂經辦世事、從一雀落地、至朝代更換、故自然而有之 神乃眞活神、而爲己之榮光、製建萬物、扶持萬物、且護衛萬物、蓋萬物原有因緣而起、且萬物爲此因緣而位置之、若有一時此因緣之權全行棄脫、萬物從此而化爲烏有、宛如以質移動、則影就無之、亦如攜燈而去、光即無之、彷彿在地之動物、倚賴 神之權能、如主應許曰、地存之時、稼穡寒暑、冬夏晝夜、永不停息、創八廿二 凡花草樹木、飛禽走獸之靈動、均賴 神之保護、若削奪其權、無不從此而死矣、舊約詩篇曰、主掩面不顧、彼則恐惶、主使其氣絕、彼則死而歸於塵矣、主發靈氣、物則受造、主使地面煥然一新、詩一〇四三〇 ○昔在今在永在、 蓋 神護衛凡人管理世事、其一、昔在今在永在轄治天地人物、或三光之文、或地球之理、或格物之學、或禽獸之道、或人身之度、或靈魂之說、或思念之識、或行動之端、或贖罪之法、或復活之機、或審判之斷、或善惡之賞罰、均乃 神所管治者也、聖經云、諸活物之生氣、在主手中、世人之性命、歸主掌握、約十二 舊約詩篇云、蓋國權屬耶和華、耶和華誠萬國之主也、凡在地之豐富者、必來食筵而伏拜、將歸塵土、莫保己命之人、亦必跪於主前、詩廿二廿九 其二、 神全權全能管理萬物、故依其聖旨、凡事皆成、又萬事均敗、舊約詩篇云、上天下地、滄海深淵、耶和華隨意而行、詩一三五六 保羅云、蓋 神隨己意行萬事者、弗一十一 其三、依其全智管轄天地、即依智慧

靈魂最貴

盡得天下之利而失其靈魂、何益之有、人將以何者換其靈魂乎、馬〡〦〢〦 其意人可得福祿壽、及一切世界之錢財、且畢生快樂榮華富貴、而至臨終靈魂下地獄受永苦、則何益乎、反而言之、死時靈魂進天城得永生、豈非最寶貴哉、

第八章　神護衛凡人管理世事

保佑衆人轄治凡事

以上數章、明言　神創造天地萬物、本章詳論　神管理世事、護衛凡人、蓋　神製建萬物之後、並非置之不顧、卽以其聖善至智極能之志、保佑衆人、轄治世界之凡事、

第一段主護衛凡人

第一段　神護衛凡人

聖經要言

聖經論之、　蓋福音聖經明論此最要之道、古時選民祈禱曰、惟主獨一、主造天與天上之天、並諸天象、造地與其上萬物、造諸海與其中所有、皆爲主所保存、尼〩〦 使徒保羅曰、蓋萬物賴之而造、無論在天者在地者、有形者無形者、有位者主治者、執政者、掌權者、皆以之而造、亦爲之而造也、彼在萬物之先、萬物賴之而立、哥〡〡〧 亦云、　神以其大能之命扶持萬物、希〡〣 舊約詩篇大衛王歌曰、凡敬畏耶和華、守其盟約、記念其法度而遵行之者、耶和華之仁慈、自永遠至永遠、必加於其身、耶和華之公義、亦必及其子孫也、耶和華在天立其寶座、執掌權衡、統轄萬有、詩〡〇〣〡〧至〡〩 以此觀之、　神創造天地萬物之後、又保存世人、管治世事、主曰、我爲　神、豈獨鑒察近事乎、不亦鑒察遠事乎、耶〢〣

不實之語

耶穌言語

善者升天惡者入地獄

永遠之久

靈魂之父

其前生、而禽獸昆蟲、皆能言語、能謀度矣、其五、或云死後靈魂居空中、不能受樂、亦不能受苦、蓋苦樂皆身受之、靈魂無身、故無苦樂、此不實之語、而當阻之、現今人身受苦樂、靈魂豈不覺察乎、又或心懷憂慮、覺大苦惱、此苦不在身也、或作惡夢、生大恐懼、身固晏然在牀也、故謂苦樂必身受、無身無苦樂者不可信矣、其六、因靈魂永活不滅、善惡兩報、死後乃受、蓋在末日審判、主必向善者曰、爾見寵於我父者、可進前而得創世以來爲爾所備之國、又向惡者曰、爾可詛者、離我而入永火、乃爲魔鬼及其使者而備者也、蓋惡者必入永刑、惟義者入永生焉、馬〢〥〣〤〤一〤〦 格物探原曰、以是推之、人之身體雖死、靈魂不死、而善者升入天堂、享永福、惡者落地獄、受永苦、靈魂本 神之所造、 神未嘗不愛之、然既爲惡、則必棄之、譬如香米煑飯、人本愛食、若飯之一半、落於穢中、則必永棄之矣、而靈魂無論上升下降、永遠不死、假使有天使自空中來、取地球一粒泥屑去、過一萬年、再來取一粒去、如此每過萬年來取一粒、至地球之泥取盡、其時之久、非算數所能計矣、而靈魂仍不死也○靈魂永活乃證 神永存常在、 蓋靈魂永活不滅之道、爲證獨一無二之 神乃無始無終、永存常在、故凡人之靈魂、終莫逃其審判也、聖經稱 神爲靈魂之父、而勸人尊敬之曰、我等有生身之父、懲我而我敬之、況萬靈之父、豈不更當服之而得永生乎、希〡〢〩 ○最寶貴、 蓋靈魂最尊貴、主耶穌曰、人若

靈魂爲貴

神使魂恒久不滅

神必成全其善功

荒誕之語

之中、亦在家祭祀、虔誠上坟、并建造專祠、以爲恭敬祖宗、即證身體雖死而靈魂常存矣、以此觀之、則儒釋道三教之論身體死、靈魂不滅、其意合而爲一、大同小異耳。〇永活不滅、 蓋論靈魂永活不滅、其一、經云、耶和華 神以土造人、以生氣嘘入其鼻而人成爲生靈、（創二、七） 大衛王論上主造世人曰、爾使人子較天使畧小、且冠之以尊榮、又以爾手所造者、皆歸其治理、使萬物皆服其足下、（詩八、五） 以上所論非以身體爲貴、實以靈魂爲尊崇、如此豈可不思靈魂爲永生不滅乎、其二、我思全仁全智全權全能之神、既有好生之德、以造人、再有愛人之心、賜人以靈魂、使生於世、以爲萬物之靈、必不有此半途而廢之形、使人空抱期望、不得盡其聰明才能、而憑空結局也、必使靈魂永活而恒久不滅、其三、我等可思無所不知、無所不能之 神、造人全體、使其最尊之靈魂、必使其得長生不老、成爲完全之式、譬之工人造器、必盡其功、始爲良工、乃 神造人之靈魂、亦必成全其良善、使其永存不滅、合今世歿世而完備也、主耶穌曰、凡信之者、不至滅亡、而得永生、（約三、十六） 若耶穌之言語行爲正直、所論之永生、即證靈魂之常存、其四、格物探原云、佛家有輪廻之說、言善者轉生富貴家、惡者轉生、或爲禽獸、或爲昆蟲、此乃荒誕之語、夫能言語、能記憶、能謀度、三者乃靈魂之能事、此熱與光爲火之能事、光熱與火不能分、則三者與靈魂亦不能分、若輪廻之說不謬、則富貴之子必能憶

身、身卽死、而魂則依然自在、此乃證靈魂之常存、亦有四肢不全之人、而智慮則超乎尋常、以是知身體雖不全、而靈魂則未嘗不全也、如保羅曰、外體雖壞、而內心日新、林後〤〡〦

○五才七情之原　蓋五才七情均從靈魂而生、如覺、悟、憶、思、像、且喜、怒、哀、樂、愛、惡、欲、論五才、覺者、身上所遇之冷熱疼癢、全仗乎覺察、悟者、如心內未曾預計之事、賴乎心靈而悟之、憶者、如已過之事、回顧而追憶之、思者、卽括一切思維思想思量思索之念、故憶與思有相承之義、憶而不思、猶如食過多積而不化、思而不憶、猶如食物速化、不得其精、且憶之用不特以益人之知、亦以增人之福、像者、憑虛想像、宛然有其事物也、論七情、喜怒由愛惡而生、哀樂從性情而發、至於愛者惡者、無不因欲而來也、有欲而不得、身卽不安、所以喜時不怒、哀時不樂、愛物不惡、惡物不愛、此五才七情、無非由靈魂而來、以此觀之、靈魂之關係甚大、豈可不鄭重而尊貴之乎

經論靈魂永活不滅儒釋道三教爲證

○死後靈魂原存、蓋福音聖經新舊兩約、與中華之四書五經則異、因四書五經祇論爲人之道而不論靈魂、惟聖經則多說靈魂永活不滅之事、然論身體雖死、靈魂原存、福音聖教與儒釋道三教大同小異、以云釋教、當人死之時、則禮懺誦經、焚化錠帛、引領渡橋、破開地獄、以爲七七超度孤魂、卽以靈魂不滅之證、至於道教、則封神爲重、然非臨死之時卽封之、或越數載、或過數十載、或過百年、此卽證人身雖亡、而靈魂仍然不滅也、至於儒教

三魂之說則大謬也

人屬於天

靈魂爲我

神曰、求主以智慧賜僕、能辨是非、(王上〣〩)使徒保羅曰、我因此自勉對　神對世人常存無虧之良心、(使〢〤)以此觀之、自有獨一無二永生之　神人心爲證、

第七章靈魂永活不滅爲證

靈魂最尊、　蓋人生所有者二、曰身體、曰靈魂、身體有形象、靈魂無形象、身體由土而始、亦歸土而終、靈魂乃　神所賦、而永活不滅、不論聖人凡人、各皆有一靈魂、且歷生死而長存也、至於三魂之說、則大謬也、蓋靈魂最爲尊貴、舉凡言語思念知覺、皆賴有此靈魂、故爲身體之主、身體之光、身體如靈魂之宮室、宮室毀、主人在、身體死、靈魂存、是以心思之妙用、能明萬物之秘機、且探古今之奇異、俱此靈魂也、人與禽獸之別、在此靈魂、蓋禽獸祇知飲啄、且不能自始而知終、即終以推始、如猩猩畧似人形、而性旣喜火、不知加薪、鸚鵡雖能效人言、而但習其音、不察其意、故如屬於地、人則不然、彼能分別善惡、攷究才學、以思達遠、即今生可知來生、因已見而知未見、故如屬於天、一切牛馬駄、皆人强以鞭策制之、而始可耕與騎及負物、人則異是、憑己之心、固有願學之意、以蓋其聰明才能也、且身體與靈魂不同、一者得見、一者不得見、雖看不見、原有靈魂也、蓋人之志意仁義、俱從靈魂而生、亦不可見、然誰謂其無之乎、蓋靈魂之爲我、而身體則非我、身不過爲我使用之物耳、故身體必有靈魂寓於其中、方得爲人、魂若離

萬物之證合人心之證

全知全善全公

五倫五常四端

是非之心人之冠冕

父稱讚、故人是非之心無有責備、豈非證我等與在天之 神相和而蒙其喜悅哉、由此觀之、賞善非自賞己之善、罰惡非自罰己之惡、乃自己是非之良心、證 神爲賞善罰惡之主也、

以上第四章三光地球五行五穀百菓四肢百體鳥獸魚鱗、均證 神乃無所不知無所不能、本章知識之心、是非之心、賞善罰惡之心、均證 神最善至聖極公義審判之主、故萬物之證、與人心之證、合影製造天地創建人心之主乃一 神也、是非之心、愈顯忠節孝仁義禮智信之根原、乃 神也、故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倫、倘缺一倫、卽天倫、是 神與世人也、且人知識之心、彰 神之全知、人是非之心、顯 神之全善、人賞善罰惡之心、現 神之全公、故世人乃智慧良善公義、卽可依順 神之旨、如此道學與天道、可合一、而賜益於人、使徒保羅曰、主離我各人不遠、蓋我等賴之而生而動而存、使十七廿八 若無 神、五倫五常四端、則無根基、然五倫五常四端、卽倚賴 神而神之德、彰顯五倫五常四端之有益於人、蓋人之身、勝於畜牲百倍、然人之心勝之萬倍也、故知識之心、是非之心、乃人之冠冕、舊約詩篇論世人曰、 神使人子較天使畧小、且冠之以尊榮、又以 神手所造者、皆歸其治理、使萬物皆服其足下、如羣羊諸牛野獸、詩八五至七 蓋是非之心、 神賜於民、古人之中所羅門王之智慧爲魁、彼年幼時求

神之欽使

良心約束世人

惡人遁逃

良心無虧

而逃者、心內驚駭、見人則懼、思鬼則怕、以爲差役跟從、夢內跳出、以聽死人之音、此爲何故、可答因是非之心證有審判之主在焉、蓋良心者、使人知身後定有審判之日也、及其時人各照其生平所爲之事、各憑天良以受其賞罰而絲毫不爽、由此觀之、可知良心非人性之自然而有、乃自天降者也、良心既有此各種能事、便知　神必有管轄世人之勢、必有指示世人之事、必有審判世人之日也、西國有云、良心者、　神之欽使也、世有欽使、則知必有君王、人有天良則知必有　神矣、良心者約束人者也、而人則不能約束良心、如良心以爲何事不善、人則不能强使良心說此事爲善、又良心使人以爲何事當爲、人則不能引使良心說此事不必爲、人若作惡犯罪、是非之心責之、如有戰兢以候審判、故是非心指有審判之主也、蓋良心命人順善逆惡、守本分之事、避不安本分之端、親忠孝節義、遠嫖賭吃着、若非如是、惡有惡報、如是而論、誰令人受此惡報乎、自己乎、抑在上之主乎、豈非在天之　神乎、聖經云、惡人雖無人追趕、亦遁逃、箴廿八一

然惡人爲何遁逃、爲何驚惶、爲何在黑暗、爲何在無人之處在曠野之中、滿心畏懼而自定己之罪、豈非因有全智全能最聖最公審判之主乎、蓋人在石前不懼、在木前不怯、爲何故乎、因木石均係死物、而審判之主、豈非永活　神乎、反而言之、世人行仁、秉義、依禮樂、智根信、心中豈不大爲快樂安逸、而良心無虧於天父乎、嬰孩爲善、其

明指神

第三段賞善罰惡之心

公平之心

惡有惡報銘刻於心

華人之砥柱、故從古至今、華人明知分別善惡之理、若無有聖賢之道、大淸文墨之國、非與亞非利加野蠻之族相似乎、此所以異者、豈不從是非之心而來之哉、若未有神降衷於民、卽使其有良心、其是非之心從何而來乎、蓋中國聖賢之道學、是非心之顯現善惡、豈非由　神而來乎、論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仁義禮智信忠孝節義、儒教與福音聖教大同小異、惟福音聖教明論　神賜道學之心於人也、蓋是非之心、勝於知識之心、記念之心、會悟之心、稽察之心、惻忍之心、而明指自有良善之　神也、

第三段賞善罰惡之心爲證

善有善報、惡有惡報、　蓋賞善罰惡之事、爲人之同情、無不按其所行之善惡輕重而度量其賞罰也、語云、無知而犯法者、罪輕而法亦輕、知法而犯法者、罪重而法亦重、卽所謂有心爲善、雖善不賞、無心爲惡、雖惡不罰、造人心者、不更有此公平之心乎、易有之、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此之謂也、蓋人有公平之心、所以斷曲直也、故莫不喜眞而惡僞、夫造人心者、亦有此至公之心也、若造人之良心、非至公至正、何能以是非之心賜於人乎、以此觀之、創建是非之心者、卽至公至正至聖者也、世人之思念言行、若依從善、則是非之心以之爲然、若依從惡、則是非之心以之爲否、可知是非之心、明顯有賞善罰惡之　神也、蓋惡有惡報之理、乃銘刻於人心、譬如殺人

樂善惡惡之心

道學之本

神賜於人

卽賞善罰惡之君、蓋此樂善惡惡之律例、非似國政之律例、記載於書而顯現於外、乃銘刻於肺腑而藏於是非之心也、蓋有大淸律例、必知在京有君、諭人守此律例、在良心有樂善惡惡之律例、必知在天有　神諭其民遵此號令、故聖賢之道學、引領至設立天道之　神也、夫世人樂善惡惡之心、卽倚賴　神樂善惡惡之德、由此觀之、神爲仁爲義爲禮爲智爲信之根原、且使仁義禮智信於人也、蓋有五常四端當然之理、必先有設立五常四端自然而有之主、若我等自已心內立定忠孝節義、我等亦可將忠孝節義廢之、然我等知覺此四端已立定在己之心、必有善良之　神所立者、而萬不可以廢也、若世人無是非之心、不以善惡分淸、不知好歹眞假、彼等不能明悉　神爲良善與聖潔、故　神善良之心、乃道學之根本、由此觀之、我爲人在世、依善良之理、必明知在上有聖善之主也、凡世人欲親善遠惡、必效法善人之模範、自然日進於善而不至於惡、況願爲全仁全義全智全忠、豈能不效法全仁全義全智全忠之　神而爲完全乎、蓋人行仁之路、從義之途、統智之道、盡忠之心、必由善至善、自良上加良、至知覺是非之心、良善之念、卽聖善之　神賜於人者也、總而言之、聖賢之道學、善良之快樂、聖潔之義理、均歸榮光於獨一無二製造萬物創建人心之　神也、我等行善、心內則樂、我等作惡、心內則憂、豈非明指有一樂善惡惡之　神乎、蓋五倫五常四端、乃

神

論智 論信 論忠 論節 論孝 當然之理 良心指造 良心之主

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故世人有禮則安、無禮則危也、論智、子曰、智者樂水、言其淸明在躬、而效水之淸潔、又云、好學近乎智、以云勤於學習、而自不遠乎智也、論信、子曰、主忠信、其意以忠信爲主、故常曰、信近於義、言信與義有相通之意也、論忠、凡爲臣子、先貴乎忠、所以古人云、忠心耿耿、又云、私臣不忠、忠臣不私、從可知忠乃臣所最尊重之事矣、節節、節乃爲婦之要道、觀古人以淸貞廉節爲制、又將名節攸關爲訓誨也、論孝、孝乃人之根本、故人常云、百善孝爲先、孔子曰、孝者、天之經、地之義、又戒之曰、大孝尊親、中孝用勞、小孝用力、孝是應當之事、故古語云、敬天孝親、不爲功、因此係當然之理也、觀本書以下十四章、可知儒教之道學與福音聖經之道學、論良心當然之理、乃合一也、使徒保羅達書與羅馬人云、無律法之異邦人、由本心行律法之事、雖無律法、而已則爲己之律法矣、如是彼等行事、乃顯律法銘於心、其是非之心亦同爲證、且其思念或以之爲然、或以之爲否、（羅 [illegible]）以上之律法、乃指福音聖經、以下之律法、乃論是非心、或奬或責、故是非之心乃人懷中之律例、而顯明善與惡當然之理、依此律例則進、不依此律例則退、故是非之心爲査察、爲儆戒、爲管治、爲領導也、蓋道學之命令、乃銘刻於世人之良心、故順此命令則樂、逆之則殆也、○人之良心、乃指造良心之主、卽善之根原、惡之仇敵也、夫良善之律例、乃明指定良善律例之主、

分別善惡
孟子言語
論仁
論義
論禮

之理、作惡是原性不當之事、善惡好歹美醜、在於本有之良心而分別之、蓋良心者、乃能指示人者也、使人能辨是非、能別善惡、並能知其事不宜爲而不爲、從古至今萬國九州、未有人反云忤逆爲善、孝順爲惡、故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故此四端、猶人之有四體也、即論人之本性、明悉當然與不當然之事、此乃根本之道、永無變易之理、此歸於古今世界天下之人、在世爲善、即在天爲善、在世爲惡、即在天爲惡、蓋良心則使人盡職分、故凡無論行至何處、無論居於何地、總難遠乎良心而不受其轄制也、由此觀之、是非之心、非勸人爲善、則命人行善、在懷中作主、而人不能避匿其一定之權、○蓋仁義禮智信、忠與節孝、此乃當然之理、論仁、故孔子曰、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言其以仁爲恃、而不使不仁者相親之、又曰、力行近乎仁、欲令人凡事用力行之、庶可近乎仁、所以有仁則榮而親仁之譽也、凡人有惻隱之心、所以見仁愛也、是以傷殘痛苦、見之者無不憐憫、疾病患難、聞之者莫不咨嗟、無論夫仁慈之人固如此也、即素稱殘忍者、亦不能不觸目而驚心也、論義、蓋乃最要之理、所以孔子云、君子義以爲上、義以爲質、義爲人之正路、世人所不可無者也、凡行義達道之人、有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之喻也、論禮、孔

世學不使人心滿足

凡賢慧與愚拙者、有如一家之主、必查察家人之爲事、一國之王、必查察臣宰之爲事、中外國家、無不皆然、蓋造人心者、亦查察人事、而在審判之日、或賞善、或罰惡、定必有也、所羅門皇云、敬畏　神守其誡命、此爲人之大端、一切所爲、及一切隱秘之事、或善或惡、悉爲　神所鞫、傳〡〢〡〤人知識之心、考察平日之學問、或天道之要理、時常廣大、如智慧上增加聰明、而士子最願多得學問、有如水之盈滿、一也、世界之學問與智慧、不能使人知識之心得滿足、其心願明悉無量之學問、無窮之奧妙、二也、人知識之心、覺悟其懦弱、其欠缺、而願倚賴敬拜愛慕在上之主宰、譬如畜牲覺餓、乃證有食合配其餓、故人心之餓、乃證有一位主宰、可飽其心中所願者、舊約詩篇作詩者曰、　神歟、我心切慕、如渴鹿慕溪水焉、我心渴慕　神、即永生　神也、詩〤〢〡〢

第二段是非之心

第二段是非之心爲證

論良心、　蓋人有是非之心、所以分別善惡也、世人莫不有是非之心、蓋是非之心者、愈明而愈希奇者也、如有目能視者色也、有耳能聽者聲也、故是非之心、乃靈魂之目、可分善惡之色、如靈魂之耳、可別善惡之聲、夫此是非之心、不由靈魂而生、且不由人意而立、並不與人來往而起、亦不向人學習而化、乃造物之主所賜於人、如書經云、惟皇　神降衷於下民、此之謂眞切也、衷也者、即分別善惡之良也、蓋行善乃本心應該

神降衷下民

人心可表神之德

第一段知識之心

如燈火

如太陽

記心爲證

可查賢愚

太陽、而不全知太陽之熱與光如何、則人之心亦不足明悉　神之全德、然觀太陽於水、則實見其形象、故見人心卽可表明　神之德如何矣、蓋人心爲證　神乃良善全智全能、可以賞善、兼能罰惡、所以試驗心性、吾有知覺而知　神亦有知覺也、吾有智慧而知　神亦有智慧也、吾能別善惡而知　神亦能別善惡也、吾能記憶而知　神亦能記憶也、凡吾之所有、　神亦無不有、凡吾人所能、　神亦無不能、故是有　神人心爲證、

第一段知識之心爲證

人爲萬物之靈、　蓋人有知識之心、其希奇者、人之知識、數倍於禽獸之知識、從可知造人之心者、亦有無限之知識、合天下人之知識、不過如燈火之光輝、惟　神之知識、則如太陽之照臨、舊約詩篇云、我主至大、能力無邊、智慧無窮、（詩〡〤〧　〥）　人之記念之心亦是最希奇者、凡人所觀所聽所談、均可記於心中、記心宛如大倉、以許多五穀安置於內、又如棧房以許多貨物裝在其中、亦如藏書樓、士子以四書五經幼時藏在於心、而至長大、仍能記憶、蓋人之記念、或有時而遺忘、有時而含糊、惟　神則凡古今一切天地之內、所有人之思念言行、無不如在目前、且在審判末日、以此而判斷每人、如使徒約翰云、我又見死者、無論大小、皆立於　神前、有書藉已展、（默廿　〡〢）　人知識之心、可查察

遣其愛子降生救人

其愛無量

人心爲證

才能若此、其賦畀若此、 神之慈悲視人若子、則人以父事 神非義之當然者乎、萬物皆證 神之慈愛矣、

論 神乃愛、最大者卽遣其獨子降生於世、替衆贖罪、主云、蓋 神以獨生之子賜世、使凡信之者不至滅亡而得永生、其愛世如此、（翰〣〡〦）使徒約翰曰、蓋愛乃由 神而來、凡愛者皆由 神而生、且識 神、不愛者不識 神、因 神卽愛也、 神遣其獨生子降世、使我賴以得生、 神愛我等之愛、於此而顯明矣、（翰壹〤〧至〩）論 神之愛、以海爲墨池、天爲紙、樹木爲筆、萬國之民寫善書、欲記天父之愛、雖用乾海內之水、用盡一切樹木之筆、從南極至北極之紙、終難盡述天父之愛也、

第六章是有 神人心爲證

第四章論 神全智全能萬物爲證、卽以萬物表明 神之主宰也、本章之要道、是人心爲證、卽以人心表明 神之主宰也、此兩章互相聯絡、蓋大凡根源之中、不先有物、則物卽不能由之以生、又如人無才能、卽難以才能使人、人無學問、卽難以文學教人、是以觀萬物之理、並人心之能、卽可知 神之主宰如何矣、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觀此故凡人心所有之能、而造人心者無不先有之也、譬以明鏡照太陽於水、可知太陽之如何、所以世人之心、亦可表明天之主宰如何、假使水中觀

人享大福

極樂世界

山水佳畫

藥料給人

皆證神之大慈愛

悅目賞心、試觀千萬物件、均依天氣而造者、春天有各種雀鳥飛而且鳴、牛馬畜牲、蹤跳歡騰、花草樹木各種顏色、雀鳥有百種聲音、各種毛色、全是給人喜樂、如果所有花草是一種顏色、雀鳥是一種式樣、所有之景緻、均是一律、所有之滋味、亦是一律、如何能爲佳美乎、況人所食之蔬菜水菓、此許多滋味、得若干之福氣、然而此全是天父賜給人飲食者、人有目卽給美色觀、人有耳卽給嘉音聽、人有口卽給美味嘗、如是而觀、便知世界有一位聰明愛人之主宰、爲人創造萬物、倘或主宰無有此愛人之心、地上必無極樂世界、花草無香味顏色、五穀百菓都有臭味、若此之弊病、絲毫不有、卽是主宰愛人之美意、且萬物都證　神之德、我等人觀天如一張紙、日月星宿如泥金寫之字、觀地似乎一幅畫、山水花木都是青綠畫成者、顏色皆是爲人安排者、豈非令人歡樂乎、觀至天下荒年少、熟年多、間或有之、亦惟百分之一、他處均是豐年、且下雨下雪之日少、有福之日多、觀人之身懦弱者、有時獲病、將如何乎、天父以藥料給人服、山中有藥石藥草藥花以及藥根、至於藥鋪之中有數百種藥、是天父預備者、觀此藥鋪、足證是有　神、並彼有慈悲之心、天道溯原曰、觀天下田野一大園也、而百獸率舞、衆鳥咸居此非　神之恩乎、況萬物供人之用、人有目有美色以奉之、人有耳有正聲以感之、人有口有旨味以潤之、其秉性也、又有孝悌仁義爲無窮之甘旨、卽貧亦可自樂、其

均由　神

第六段　神乃愛

天父愛人

皮棉絲蔴

衆人有食

水力風力煤力電力無不出於　神、然則　神之力、萬無可思議、無可測度矣、特此諸力豈不足以言　神之力乎、蓋主禱文末句云、國度權柄榮光皆爾所有至於世世、馬〦〡〣在上之天使唱聖詩曰、聖哉聖哉聖哉、全能之　神、昔在今在後永在者、默〤〨

第六段　神乃愛

蓋論福音眞教、有最喜悅之道、卽　神乃愛四字、我等稱彼是天父、有如我等之父、天父愛我等、與父之愛子彷彿、聖經云、天父是愛、彼存一片慈悲心、是喜歡世上之人、且獨有愛憐之念、彼視普天下人、如同一家、彼待百姓如待自己之子、父總歡喜子、所以天父視世上之人、一一都喜歡者、蓋管天地萬物、實屬於大、人屬於小、天父肯忘却我等乎、譬如一人有大子、有幼子、并許多小孩、肯忘却至小者乎、斷乎不肯也、父歡喜子、定將家產給之、天父愛世人、預備給付食者穿者用者、所有許多物件、都爲人而設、卽絲織綢緞、棉花織布、夏間有蔴布、冬間有皮毛、可以使人穿、金銀銅鐵錫、可以使人用、馬使人騎、牛使人耕、石造房屋、木造船、日有太陽、夜有月亮、亦有五穀百菓魚肉、可以使人食、有如極大作場、有七八十人食此主人、必需預備整齊、給於彼等食之、亦是不容易者、何況天父養活普天下人、無論老少男女、全倚賴彼而生活、父代兒子成家立業、天父預備世人住處、殊屬佳美、觀山景海景野景、又各種顏色、實壯觀瞻、可以

水之能力

風之大力

火之能力

雷電大力

馬之力甚多、萬馬之力、能引無限之物、假如併萬國九洲內之馬驢騾牛象虎豹熊獅、以及凡百獸屬、與夫飛禽水族等之力、細心核算、孰能測此衆力之大有幾何哉、究此衆血氣物之力、皆由　神、其心所運用之力、亦皆倚　神而有也、蓋論五穀之力、凡五穀百果草木蔬菜、歲歲發榮滋長、亦具有力量、此其力亦不屬衆植物等、則亦皆　神之力焉、蓋論水之力、凡江湖水流、能載舟運舟、其在中華有黃河、漢水、揚子江、松花江、黑龍江、此外之溪水支流無算、世宙萬國、有萬國之大小河流、其孰能挽回其流而回之、或有法可以壅塞之、障蔽之、而不使之流、中土官家、皆知築黃河之隄防水橫溢、甚不爲易、勞如許力、耗如許財、終不免有水滿之災、至於海潮之漲也、孰能阻之而使退、其退也、孰能牽之而使漲、蓋無問河水之力、皆不在水、舉由　神、蓋論風之力、可以推雲、可以落木、可以旋磨、可以使蓬、大能揚沙飛石、拔樹壞屋、若將舉世萬國所有之風力併而爲一、則此風之力、恐世界不能當其一吹也、蓋論火之力、輪舟輪車、能迎風前行、故合中華泰西火輪機器、其力豈不多乎、此火輪機器之力、由於水氣、水氣由於火、火由於煤、煤之力亦非自有、倚　神而有、論雷電之力、更無限量、尤極迅速、雷聲大震、令人悚懼、房屋震撼、雷火殺人、猝不及覺、電報通信、頃刻萬里、皆其據也、此其力皆神出之、總而言之、萬萬人之力屬　神、血氣物之力倚　神、五穀草木等之力由　神、

亦云、我乃監察人心腹腎腸者、必依爾各人所爲而報之、（默二、二三）

第五段　神全能
一聲命令成功萬物
賴神而造
世人能力由神來

第五段　神全能

創造萬物之君、　蓋　神是無所不能、觀其所創造之天地萬物、便可知之、卽　神所論者也、不惟士子可以明悉、卽是不識字之農夫、亦知曉全能之　神創造天安排地、懸日月星三光也、蓋人造房屋、必極勞苦、方可成功、　神並不以材料、惟有一聲命令立刻成功萬物矣、觀人建造一魚池、工程浩大、況天上之主、造一海乎、人造一小假山、工夫亦不小、況　神造一大眞山乎、試觀小山雖是微渺、已經難造、何況　神造一泰山乎、世人觀天、卽以爲最大、然而自　神觀之、殊覺微小、彼亦觀人如螞蟻彷彿、論神之全能、卻能創造天地人物、又能滅盡天地人物、而可設立新天新地、所以我等理應畏懼之、使徒保羅云、蓋萬物賴　神而造、無論在天者、在地者、有形者、無形者、有位者、主治者、執政者、掌權者、皆以之而造、亦爲之而造也、彼在萬物之先、萬物賴之而立、（哥一、十六、十七）堯舜之時、　神與亞伯拉罕曰、我乃全能之　神、爾當奉事我、（創十七、一）格物探原曰、一人之力不爲少、百人聚集、力足以引重大、千人聚集、尤足以引極重大物、天下人類萬萬、如此萬萬人聚集、合併其力、復何重大之不勝、此萬萬人之力、併而爲一、其力之量、非人所能思、非人所能言、然而人之力、非由人、乃實皆由　神而來、蓋論禽獸之力、

人之智慧有限有量

秀之人、各有智畧、各現才能、然聰明才能、非由人而來、由造人者賜之、故凡天下一切奇能、其始也無不一一原於　神、萬萬人之聰明不爲少、且有不同、或明於學、或明於農、或明於技藝、或明於算學、或明於植物、或明於化學、或明於政治、或明於天文、日月星辰之大小輕重、或能度之、或能衡之、又或明於電氣、凡各聰明、皆非自然而有、人不能自有、亦且不能傳之父師、蓋以人之聰明有較長於父師者、有大畏於父師者、有父師所一不能知、子弟深知之悉者、此可知人人之聰明、皆由　神之意、而賞給、蓋各適各宜、各擅各長、自太初以降、所有衆民之聰明、皆錫自　神、宇內萬萬人之聰明、皆予自　神、舉世每日大約生萬餘人、此萬餘人之聰明、亦皆賜由　神、外此再有許多天使、皆賴　神而能有此聰明、豈非　神之智慧、至於無可名言哉、

智慧之原

神之妙性全德精意大能、四者俱深微奥妙、人不能仰窺萬中之一、　神自有之、必能自知之、無論已往未往之事、　神悉知之、蓋　神永遠常存、故自太始至今無不知之、風之行、日影之移、無迹可記、人之言行與思、則有跡而不能滅、迹何在、過後恒記於心者是也、而　神之善記、勝人萬億倍、故人一言一事一念、雖歷萬世、　神仍明記之也、現在之事、　神悉知之、天地萬物、　神一覽盡知、非知其大畧、乃知其詳細、故人心中之善惡、無能逃神之洞燭者、聖經云、我乃　神、鑒察人、洞澈人之肺腑、視人所行所爲、使之得果報、耶十七

永遠常存

神

從何而來乎、可答均由 神而得、 神之智識、乃自然而有者、彼是無所不知也、天上地下陰間各種之事情、均顯明於彼之面前、從前現今以後各人之心事、或善或惡、彼均明悉、亦知各人之思念言語行爲、世人應當畏懼天上之一位 神、因彼是無所不知、因彼是無所不知者、而知曉一切惡事、且一事不能藏匿、無論人所說所行所想所做、全在彼之面前而隱瞞不過也、在舊約詩篇大衛王曰、耶和華歟、爾曾鑒察我、認識我、我坐我起、爾皆知之、爾自遠處知我之意念、我行我寢爾詳之、凡我所爲、爾深知之、耶和華歟、我舌所發之言、爾無不周知、爾在我前後環繞我、按手於我上、此道奧妙、超我識見、極其崇高、我不能及、（詩〡〣〩 〡至〦） 使徒曰、凡 神所行者、 神自永世皆已知之、（使〡〥 〡〨）

或問 神之全知、天下之物、各適乎生物之用、有目即有光以使之視、有耳即有聲以使之聽、有口腹即有百穀草木以使之食、凡物如此相藉而相宜、創之者之智大矣哉、至於人靈藏於身內、因五官以知外接之情形、 神則不然也、地之廣厚也、而測算之如明鏡、人有私語也、而暗聞之如雷霆、人有虧心也、而遙視之如閃電、經云、 神賜目於人而視、以爲不明乎、賜耳於人而聽、以爲不聽乎、賜智慧於人而自度、以爲不智乎、古人約百云、 神之奧妙、爾豈能測度、全能之 神、爾豈能盡知、高於穹蒼、爾能何爲、深於陰府、爾能何知、（約〡〡 〧至〨） 詩篇云、我主至大、能力無邊、智慧無窮、（詩〡〤〧 〥） 格物探原曰、靈

無所不在

第二條誡

第四段　神全智

之靈者、豈非　神耶、　神豈非自有之大靈耶、其大無外、其高無上、蓋充塞於太虛者焉、如曰　神非靈、則可分析、亦可增損、然　神則無不全、如曰　神非靈、則必有象、然　神無不在、處處有之、而人不能見也、聖經曰、　神乃靈、靈則無形象、耶穌所謂靈無骨肉是也、有形象則有限量、非無不在矣、且有形象則不能純全、蓋形象能窒礙靈之能、而靈之用不全、故　神必無形象、惟無形象、故不可作像而拜之、又曰造器之地必有工師在、則生物之地必有　神在、星辰遍播、動植繁衍、皆　神所造、故上極層霄、神在焉、下窮九泉、　神在焉、日光熱照、雪氣嚴寒、皆　神所為、故赤道之處、　神在焉、兩極之地、　神在焉、氣滋蟲鳥、水育魚蝦、皆　神所造、故颶風迴旋、　神在焉、且波濤洶湧、　神在焉、第二條誡曰、毋為己作偶像、上天下地、與地下水中百物、毋作其像、毋跪拜、毋崇事、蓋我耶和華之　神、乃忌邪之　神、惡我者、我必討其罪、以及子孫至三四代、愛我者、守我誡者、我賜之恩至千代、（出廿〤至〦）　神為無形無象之靈、豈非最要之道乎、

第四段　神全智

無所不知、　蓋　神知萬物之事情、彼之知識、比人之知識加萬倍、試觀天下之聰明者甚多、天下技藝靈巧者、亦不少、凡士人之智慧、在世上甚顯現、蓋一切世上之智慧

像屬於虛
褻瀆　神
最大之罪
有限有量
以靈拜靈
靈形有別
大能之靈

見天上之　神亦似乎氣、實不能見、蓋世人見萬物、是見　神之跡、却不能見　神、蓋神是靈、人將其雕塑刻畫、此乃實爲大罪、一則、此屬與虛空者、未見其式、如何能畫乎、人之身可畫、人之靈不可畫、況天地之主乎、二則、造偶像是褻瀆　神、彼是天上聖善之靈、轉以地上之汚土假充、豈不是褻瀆乎、三則、聖經云、人心內思　神如何形像、或似天上地上水內之物、就是大罪、如果心內思念便有罪、況建造其像乎、四則、既有形則有定處、就不能無所不在、然而耶和華充滿天地萬物、無處不至者、蓋有形有像、反不能純全、聖經云至上者不居手造之殿、(使七)　主耶穌云、　神乃靈、拜之者以靈以誠拜之、(約四)　人心可與主相通、是以靈拜靈、彼是眞活　神、故拜之誠心禱告、宛如與朋友往來彷彿、格物探原曰、天地之間有二類、一曰形、一曰靈、形有象、靈無象、形能目見之、手捫之、靈則無可見無可捫、形有輕有重、靈則無輕重之分、形有定在、靈無定在、二形不能合一、形靈可以相附、形合諸實、故能分、靈則純一、故不能分、形不能無毀、靈則永存、毫髮不爽、形無性命之靈、不能自爲行動、靈則活潑敏捷、能動能行、形乃死、靈則生、形無知覺聰明、靈皆有之、形無心、靈有心、靈能愛能惡能喜能怒能樂、形不能自有作爲、不能自成其物、譬如作舟之木、不自成爲舟、必賴匠人斟酌思議雕斲裁成、故天地萬物不能自開洪蒙、亦必先有一具大能之靈、忖度造作而成也、夫太初具大能

萬物一理

皆被日月之光、得雨露之膏、受四時之養、且物類多同、而人雖顏色語言之或異、不過各因風土、而究其身心、若合符節、非一主以權衡之、焉能若是乎、推之日月星辰之附麗憑乎噏氣、而衆星自西至東、日旋年運、周而復始、可知星辰亦此一　神之所主持、是天下萬方與天上衆星同一理、卽同一主宰也、第一誡耶和華曰、我之外毋敬別神、

第三段 神乃靈

第三段　神乃靈

靈與形

無形無象、　蓋天地之中有兩端、一名形、一名靈、形是有象、靈是無象、形則目能視手能捫、靈則不能視不能捫、形有輕重之別、靈無大小之分、形有定處、靈無定處、形則長久必致敗壞、靈則永遠在上、絲毫不損、形無性命、自己不能行動、靈則活潑行動、形無有知覺無有聰明、靈是全有者、形一無所能、靈則能愛能恨能喜能怒、蓋論　神是靈、

根本之意

是根本之大意、觀以上之解、就是無形無象無身無耳目口鼻、無手足心肺、無筋骨血肉、

僞教有像

如是而觀、眞教與邪教大有分別、佛教道教之大理、則其神實有形象、或泥塑者、或木雕者、或銅鑄者、或石鑿者、或紙畫者、故以五尺之泥塑木雕一像、便以爲無限無量之　神、如此愚蒙、實屬可笑、有人問　神可能見乎、答曰、　神是靈、目不能見者、如人有身體有靈魂、身體得見、靈魂不得見、

如風如氣

神是靈、所以不能見者、　神如風、試問風可能見乎、風所吹自覺其有、然目終不能覩之、蓋屋內有氣、可以呼吸、然此氣人目不能

無不相合

均指一主

神愛人

天無二日
民無二王

國政皆同

則知造翼者卽造氣者也、魚有翅以游於水、水與翅相善也、假如水或爲加濃、或爲再淡、必不宜於翅、則知造翅者卽造水者也、推之光與目、聲與耳、香與鼻、味與舌、氣與呼吸之肺、無不相合、亦無不相善、則知皆源出於一也、蓋人與禽獸、倦而思息、卽有夜、夜則萬籟俱息、所以安萬物、常晝不夜、人必苦勞、常夜不晝、人必苦悶、夜而聲喧、雖息不安、一 神爲之、無他 神擾之故、一切能恰當也、蓋鳥獸夏則毛希、冬則毛厚、冬夏生於黃赤道之斜交、地球之要爲赤道、其繞日之軌爲黃道、冬則日在赤道南、赤道北之地多寒、夏則日在赤道北、赤道北之地多暑、寒暑生於日、而鳥獸之毛應之、故知大至日與恒星行星、小至鳥獸之一毛、皆受成於一 神也、 神愛人、故萬物必與人相稱、設馬小如羊、人何以騎、牛大如象、人何以取乳、貓大如馬、勢必食人、鷹大如牛、必取人而喂子、人體太重、入水難泅、必溺死、若體太輕、暑不禁風、莫能安、我故曰、 神只一、若有二、則物各造、烏能一一相稱哉、禮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國無二主、家無二上、而烏得云有二 神哉、在聖經耶和華曰、我乃先者、我乃後者、我之外別無 神、賽〤〤 〦 主耶穌曰、知爾獨一眞 神、翰〡〧 〣 天道溯原曰、或問萬物皆爲 神之所造固矣、特不知造者爲一 神乎、爲多 神乎、曰如直隸與雲南相去甚遠、而詢其國政皆同、則知猶是中華之君主之、蓋日本雖近、而國政不同、則知異邦之君主之、今天下皆出一致、萬國

各有一主　有二必亂　觀地爲證　觀天爲證

天地山海、近觀人身、總知有一位　神造者、幷觀各樣物件均有主、一家有家主、一船有船主、一行有行主、豈天地轉無主乎、如一縣有知縣、一府有知府、一省有撫臺、兩省有總督、一國有皇帝、皇帝之上有誰、都說卽天也、此天上有誰、就是一位耶和華、是天地萬物之　神、論天、人曰、淸氣爲天、日月星宿爲天、然而天上有一位主就是　神在是處可別眞假之道、假神有億兆、　神惟一也、格物探原曰、　神惟一、不能有二、設云有二、以虛無盡界言之、必有一限爲此　神與彼　神所分之界、以古今無盡時言之、必有一日爲前　神與後　神相禪之時、或分界、或相禪、則是有限量、有窮盡、不爲純全矣、非純全、必非　神、觀前數章可知萬物本有心而作、立意而爲、心惟一、意亦惟一、故知創造天地萬物之　神惟一、若二　神造之、則命意或有不同矣、蓋海中覓得新島、其人物草木鳥獸形狀無不同者、凡風雨霧露霜雪雷電、潮汐往來、晝夜昏明、統地球無或異者、禽魚獸畜類至多矣、而脊骨之根原同、昆蟲不一矣、其體之大端同、然此特驗諸地球耳、推廣之日與恒星定位同、行星繞日、軌道撱圓同、行星自轉有兩極同、其面各有晝夜寒暑、其外各包以大氣又同、行星有月者、其繞星之行法又同、不惟如此、恒星與日亦皆圓轉不停、其行法同、近驗諸身、遠驗諸天、命意惟一、故知無二　神也、再論鳥有翼以飛於氣、氣與翼相善也、假如空氣或爲加厚、或爲再薄、必不宜於翼、

天地分開　輪船之喻　萬物合配　天下一律

天熱、一神令天冷、一神欲常晝、一神欲常夜、豈不是天地反覆、四季錯亂哉、所以觀天下太平、定知是一位眞神作主、如有兩神、彼必將天地分開、一管東、一管西、或一在前、或一在後、便有疆界矣、倘然同管萬物、或分管萬物、有此疆界而便不完全、若不完全、就不能尊爲　神、因爲天地之主是完全者、假使製造輪船、彼作數塊、此作數塊、嗣後合成一船、終知此樣定是一船匠思想所成者、若有兩船匠分開分作、定不能成此大舟、何況天地萬物乎、試觀一物、必想有何意而建造、蓋鐘表之命意在測時、機之命意在織布、筆之命意在寫字、天地萬物、均同心合意所建、可見是一位　神所造成者、天下定南針、是向南背北者、觀萬國九洲之人、與畜牲雀鳥樹木花草、雖是不同、究其根源、終歸一轍、天下風雨霜露雷電氷雪、日夜之因原都是一樣、再講氣或重或輕、雀鳥便不能飛、所以造雀鳥、就是造氣之一位　神也、至於水若一處淡一處濃、其中之魚、亦不能游泳、所以造魚者、就是造水之一位　神也、譬如天下無論遠近、均是一法、就知是一位皇帝所管、若不是一法、就知必非一君王所管者、觀日月星辰懸於中天、太陽在東則出、在西則落、日間有太陽、夜間有星月、一年四季、並不更改、就知是一位主宰所管者、卽如冷熱、不是今天冷明天熱、明天冷後天熱、若是冷熱不定、人亦難治、總是漸漸而熱、漸漸而冷、若果明天甚長、今天甚短、一竟不勻、人何能作事乎、試遠推詳

四肢百體皆得其宜

魚宜水獸宜陸鳥宜氣

第二段神惟一

逆匪之時

昔有童子游於家園、忽見初生花苗、排列成字、乃己之姓名也、以爲大異、趨告其父、父曰、此自然而成、不足驚異、子不信此自然而成者、因請父同往觀之、父又曰、此自然而成、不足驚異、子終不信、父乃笑曰、生爾時戲爲之耳、當時父告之曰、天地萬物、亦非自然而成、皆　神所造也、格物探原曰、人身臟腑筋骨血脈肌膚耳目口鼻手足無一不奇異也、若自然而成、非至巧之主創造之、則人目將生於背、人耳將生於腹、人之手足諸體、將一切位置失宜矣、然而統地球之人總計之、不可勝數、而五官四肢皆生當其處、各適於用、非　神能如是乎、人不見水之魚、陸之獸、氣之鳥乎、魚有翅與水宜、獸有蹄與陸宜、鳥有翼與氣宜、何以蹄不生於鳥、翼不生於魚、翅不生於獸、何以魚不產於陸、獸不生於氣、鳥不產於水、設有魚而無水、有獸而無陸、有鳥而無氣、其俱能生乎、觀以上一切、可知混沌以前千萬年、有一位　神、卽是創造天地萬物之主宰也、

第二段　神惟一

獨一無二、　蓋中華有千神萬神、其實惟有一位眞神、孟夫子說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從前逆匪謀反之時、中國却有兩皇、天王在南京、咸豐在北京、十八省人民都不安頓、試觀至天下萬物、事事平安、色色調勻、處處相安、由此而知只有一位主宰、若有兩神、天地便要反覆、四時亦將不准、世界必不太平、假使一神令降雨、一神令天晴、一神令

人家之喻　店舖之喻　各物有匠　穀從何來　人從何來　風箏之喻　織機之喻

無不能、且大仁慈、而爲全善之體、聖經云、山岡未曾生出、地與世界爾未曾造成、自永遠至永遠、爾爲　神、(詩九〇 二) 又云、我乃始乃終、昔在今在後永在者、無所不能者也、(默一 八)

○論萬物有主宰、譬喻有人至一家、大門內見門口有司門者、大廳書房修飾甚佳、房中整齊、廚房中各物俱備、一定知必有主人在內也、又喻如至一舖、見許多貨物、有安在架上者、有置在匣內者、有安置於櫥櫃內者、夥友有經管此物者、有經管別物者、毫不雜亂、便可知此舖內定有一位主人、蓋世上之用物、都是有人造成者、船有船匠、房有木匠、牆有瓦匠、棹子椅子、有小木匠、衣有裁縫、再有各種所用之物、都有專門造作之人、如此說至吃飯、此飯從何而來乎、均說將米煮者、此米從何而來、前年收成者、爲何一年一年、查至起始、此第一粒米從何而來者也、再我等人從何而來、可說父母生養者、父母從何而來、祖宗傳下者、祖宗以上、還有曾祖高祖上祖始祖、此第一代祖宗從何而來者、可答有一位　神、創造天地萬物及人、即世上之一男一女、便是人之始祖也、又喻人放風箏、此風箏是像雀鳥之式、因雀鳥身小骨輕翅膀大、所以能飛上去、風箏亦是如此、用篾片與紙頭紮成者、所以能從下放上也、蓋風箏有工匠製成者、如此鳥必有　神所造、又喻織機匠、織機之本事並不甚大、最大是挑花匠、若客商要何花樣、就可挑何花樣、等至挑好、牽花者織起來、一看就淸亮、故萬物之花匠、即　神也、

華之道、極其純粹、存至永遠、耶和華之律例眞實、且至公至義、貴於金、較多精金更貴、甘於蜜、較蜂房涌瀝之蜜更甘、詩十九 觀全聖經論 神之德、實屬繁多、然本章不講聖經所論 神全智全能全愛至公極慈最要之道、僅以萬物皆彰主宰之德而論之、

第一段 神必有

是有 神、 蓋以上四章所論各類、即其一端已足證 宰之必有、况所引多端、自更無疑議、有如重器、雖一索已可懸掛、而再索數索、於心更得所安樂矣、天道溯源曰、或問天地主宰何自而始、曰若有始則爲他神所生、惟彼最先之 神、必無更生之者、而實爲無始、非生則不死、則奚有他神繼其後乎、故此主宰莫爲之先、乃先先而無元、莫爲之後、乃後後而妙有、聖經稱之曰耶和華、義卽自然而有之主也、格物探原曰、若無自然而有者、則天地萬物至今未有、若有天地萬物、則其先必有自然而有者、所謂自然而有者、卽 神也、天地萬物、待 神而成、猶宮室器具待工人而成也、有人問 神有始乎無始乎、可答 神有始則必有生 神者、又問生 神者有始乎、無始乎、可答生 神者有始、則必有生生 神者、由此推之、至無終極而不可細問、故有識之士、皆以 神爲無始、無始故自然而有、自然而有、故永永常有、而亦無終、自然而有而無始終、故無窮盡、亦無限量、無窮盡無限量、而爲天地萬物之根、故具全智大力、無不知、

第一段 神必有

自然而有

無始無終

神

禽獸魚鱗合配陸水

天地萬物兩約聖經

舊約詩篇

大衛聖詩

貓如牛大、必要食人、老鷹如馬大、彼亦必食小孩矣、我等觀各樣畜牲、無不相配、雀鳥之頭合乎飛禽之式、畜牲之頭合乎走獸之式、觀人之足能行路、馬之足能跑、猴之足能上樹、鷄之足可站立、鴨之足會浮水、觀飛禽走獸有皮有毛、魚有鱗、人比各物是大異者、最爲聰明、故是萬物之靈、若魚無水、畜牲無地、雀鳥無氣、如何能活乎、且觀水中有魚、地上有畜牲、空氣中有雀鳥、魚之鱗配水、畜牲之足配地、雀鳥之翅配氣、因何雀鳥無大脚、魚無翅膀、畜牲無鱗、爲何魚不生在岸上、畜牲不生在氣中、雀鳥不生在水中、其中是有一個大道、觀萬物相配、豈非顯現 神之智慧能力乎、

第五章天地萬物彰顯 神之德

蓋彰明 神之榮光有二、其一、天地萬物、其二、新約舊約聖經、蓋在詩篇十九篇大衛王以此兩者作聖詩、其一、論天地萬物爲證、曰諸天彰明 神之榮光、穹蒼顯揚 神手所創造者、此日傳於彼日、此夜傳於彼夜、無言無語、亦無聲音可聽、而聲音流通全地、言語傳至地極、 神於諸天之中爲日設幕、日如新郎出洞房、又如勇士歡然趨道路、出自天之此邊、轉至天之彼邊、無物不受日之和暖、其二、大衛論聖經彰顯 神之德、曰耶和華之律法全備、可以甦醒人心、耶和華之證言誠實、可以使愚者有智慧、耶和華之法度正直、可以悅人之心、耶和華之誡命清潔、可以明人之目、使人敬畏耶和

魚身

有氣泡

游水實難

萬物相配

身、必要加水冲之、而能泅動、且魚身非方非圓、却是扁長、頭大尾小、觀魚之骨不硬而細軟、所以其身甚屬活潑、兩邊有翅、似乎舟上有櫓、方可行動、并且有鱗、鱗上有油、最爲滑潤、人至水中必然說冷、然魚之血比人之血冷、與水冷彷彿、人養鷄鴨猪羊與許多畜牲、實費周折、惟魚在江湖河海、都是滿者是　神預備人食者也、天道溯原曰、魚水族之物也、其揚鬐如鳥之拍翮、其吸水如人之吸氣、且能吸氣如人之飲水、腹中有氣泡、故能身輕泅水、游泳自主、此魚之常事也、如魚本居洋海、而逢春則進江口水淡之所、放生其子、而返大洋者、其子自游自食、不藉其母、而母魚亦絕不顧恤也、格物探原曰、有有心者細究夫鱗族醜類、亦可以識　神無量之仁智焉、前曾言及造化羽族游行空氣、最爲不易、造化鱗族、游行水際、更有難焉者、蓋以水較空氣質益加厚、阻礙益甚、水亦無空氣、奚所以資生活、且水亦寒冷、非能衣著以煖其體、慮無不死於寒者、而又目之爲用、不宜於水耳、與鼻以孔穴爲用、水亦皆得而入之、假如有人從未見魚於水、或予以水、令其造一動物、寄居水際、自能游行、自能分取水中養氣、吸以自養、亦能視能聽能聞、其能乎否、雖使智竭力窮、吾知其必不能也、究維　神能之、　神每日約造成鱗族萬萬種類、俱全足證　神仁愛之心、實爲無量矣○論萬物相配、　神創造萬物、都是合配者、如果一匹馬小而像狗、人不能騎、一條牛格外長大、亦不能耕、

水袋　沙漠之舟　論蜜蜂　論蟻　論魚　顯主智慧

二一受食、一受水、受水之胃宛如袋、食之時水胃閉、其口飲則開、水胃凡十二條、如衆小袋一一排下、其飲水先足一條、旁有細管引至第二條、逐次引足十二條、卽不飲矣、可十餘日不需飲、蓋渴則飲一袋之水以潤之、復渴復飲、其妙如此、且駱駝不惟能自攜水、亦所食無多、亦不憂慮食物之欠缺、則因駱駝背有肉脊高起、有如山峯、或單或雙、其內皆有脂、倘沙漠無草食之、其脂能收至身體之中以自養、此豈非　神極用心思、妥令行沙漠無人之境、故西人稱駱駝爲旱海之舟、且其腹中另生水囊以防渴、可行沙漠無水之地○論蜜蜂、　蜜蜂成羣跟從王候而造成蜜房、在內藏蜜、其性喜食花蕊蜜漿、　神令其生極長雙翮、能於空氣中自行飛立而取之、且蜜漿釀於花心、不破似無以得此漿、　神祇恐有損於花、故令其生一極細之嘴、蕊極長、此蜂之嘴亦極長、花蕊非直、此蜂之嘴亦非直、此最甜之蜜預備世人樂而食之也○論蟻、　在舊約箴言所羅門王論蟻尙勤儉動作、爲訓怠惰者之模範、云怠惰者歟、當觀蟻之動作、則可有智慧、蟻無首領、無官長、無君王、而夏時備食、播時歛糧、箴六六至八○論魚、　造魚是顯現　神之能幹智慧、人住在旱地上是容易、在水中是艱難、人在水中、耳目與嘴、全要進水、此乃却是苦楚、定要沉死、爲何魚在水中反活、因魚能分水、如人在岸上行動彷彿、其腹中有氣胞、故能浮於水、且可吸水中之氣、若魚置於桶中、水漸漸乾涸、魚卽反

南獸北獸

象論

象鼻

象牙

論駱駝

慮也、蓋極北之畜、因天寒冷、脂亦愈厚、故熊貂等獸其脂最厚、爲皆極北之所生者也、所以地上四足之獸殊屬不少、試觀一幅百獸圖就可以知悉、馬可以騎、牛可耕田、豬羊可食、犬能守夜、畜牲身上有毛、身纔可以煖、野獸生在北邊者、皮厚毛緊、生在南邊者、皮薄毛稀、此是配地冷熱、畜牲之皮都有用處、有者可穿、有者做鞋、若論其口、虎與狼犬之嘴唇薄、可以食肉、馬牛之嘴唇厚、只能食草、至於牙齒、豹能食肉、牙是尖者、牛能食草、牙是平者、以云喉嚨、人之喉最光、所以食物往下、牛馬之喉最糙、所以食物往上、各類不同、極其奧妙、本書惟略言其一二、然何莫非獨一無二之主宰所造者乎、○論象、　天道溯原曰、象頭短矮、不易伸縮、而頭生一鼻、大如人身、動若人手、取攜甚便、而中空有管、吸水藏數担、可返灌於口以飲、格物探原曰、獸之類惟象爲尤奇、其首極大極重、如其首復長、則首不能舉、故其頸短、頸短則首不能及地、亦不便掉轉、其何以飲食、故其鼻獨長、且伸縮如意、運轉自然、幾像人手、可以下拾草芥、可以上攀木葉、蓋鼻之末、亦有一物、宛如人指、按之鼻端、可以拾微物、如針如刺、亦能拾之、鼻有二孔、通入腦、能吸多水、可以自飲、可以澡浴、噴而出之、如雨霧、昔有剖一死象鼻者、視其內之筋絡具有四萬條、故其運動自然、無不能爲、亦具有聰明、蓋象牙有五十斤重、有百斤重、可以自己保護、夫造物之主、豈不有權能乎、○論駱駝、　格物探原曰、駝之胃分爲

論蛋　飛於天中　食魚之鳥　論獸　喉　食草　鬚

也、觀鷄與雀鳥爲何能如此興旺、一隻鷄生許多蛋、爲何會生蛋、爲何哺在蛋上會蹲在窩中、還知要哺多少日子、此之知識是　神賜於彼者、鷄與雀鳥哺蛋極難、然而彼又極喜歡、有時飛來飛去、又哺在蛋上、肚中飢餓之時、就知出來吃、先前身軀還壯、哺下幾日、身軀亦瘦小、小鷄剛剛哺出來、如何就知要食、如此觀雀與鷄有如此知識、豈不是造物之主賜於彼者、天道溯原曰、鳥飛行於天中也、生兩翼、如獸之前足、輕而易舉、骨中空而無髓、肉瘦瘠而羽肥、其身輕、故能高飛遠舉、冲入雲霄、此鳥之常事也、南方有鴕鳥、翼短不能飛、足長而善走、骨中實髓、則又鳥之異者矣、若食魚之鳥、足脛長可以涉水不濡、頭項長、善於捕捉吞咽、又頭項與足短者、足指橫連無縫、易於泅水、神曰鳥飛於地上戾空中、又曰及諸飛鳥各從其類、　神視之爲善、創一廿一○論獸、蓋牛馬等俯首飲食、乃自下而上、如其喉內仍滑、食何以食、故其喉內糙、不惟如此、其喉內有肉筋連環如螺螄、食入喉內、逐層縮入、漸次至腹、天道溯原曰、獸之食肉者爪長而善捉物、牙利而性惡、目能晝夜同明、反而言之、獸之食草者無爪而有蹄、齒鈍而性善、其食草而有爪者、或以地穴而避害、或以升樹而覓食、格物探原論獸之類、如貓如虎、又皆有鬚、其鬚能有知覺、尤有善用、爲虎貓等喜歡入穴、捉生物、如穴小而彊入、或不能復出、必致之死、故其左右之鬚闊與身等、每遇一穴、必先以鬚試其廣狹、而後無

流行之血則汚穢、而心則車入肺中、使此血遇氣而爲潔淨、故原入於心而被心車於總血管而通微細管、流至全身、格物探原曰、肺管呼吸、一出炭氣、二接養氣、蓋呼吸遲速與心相應、一呼一吸、心躍者四次、故心躍與呼吸非人自主、乃則心肺功用而生命倚賴也、心肺相通如此、肺之微妙亦如此、非有具極聰明之主宰預爲經理、何以有此乎、由此本段而觀人之四肢百體、足證　神之智慧與權能也、

心肺相通

第六段論禽獸魚鱗生法爲證

第六段論禽獸魚鱗

論鳥

論鳥、　地上萬國九洲、都有雀鳥、觀此國之雀鳥、與他國之雀鳥不同、南方者與北方者亦不同、雀鳥有大有小、大者如老鷹、小者如麻雀、彼等之毛有各種各色、蘇杭之衣雖甚華麗、但將何綢緞能比野鳥之華美乎、聽雀鳥之聲、人覺喜悅、有如籠內之八哥、架上之鸚鵡是也、蓋鳥有足可以走、有翅膀可以飛、惟使其飛者是　神造彼之骨頭空、身體輕、翅膀大之故也、試觀鳥與鷄亦不同、鷄之身軀甚重、只可在地上行走、鳥之身軀輕、所以飛得高而飛得遠、設或人生此翅膀、人之身有百斤重、彼之翅膀要配多大乎、人有大而且重之翅膀、走路就不便矣、雀鳥之嘴不是一樣者、有者食穀嘴長者、有者吃虫嘴尖者、脚亦相配、觀仙鶴站在水灘上、彼之腿最長、頭頸都長、吃魚最便、又觀鴨善浮水、彼之脚指頭之中有皮相連、爲何如此相配乎、是無所不知之　神所使

有翅可飛

不配於人

仙鶴

掌曰、舌根下節咽喉有二管、向前者氣管、向後者食管、夫食管最柔軟、長六七寸、從咽喉以下漸粗、通於隔膜有兩三曲彎、斜至胃經左邊、管尾有一小門、能伸縮、名胃心門、故食管由口至胃、氣管由口至肺、此兩者實屬奇妙○論食物消化、　食物之器具何在、即口與牙胃與小腸是也、蓋查牙之形質、外面有一層薄骨、堅如磁、白如珠、其磁可磨光滑如象牙、能護牙骨令久不壞、格物探原曰、食管接物入胃而消化、食管內有連環紋如螺螄、食物入管、逐漸緩行、非速下胃、蓋消化食物、三功互用、一運動勻轉令化、二生津液令化、三本熱令化、省身指掌曰、消化食物、胃經最有力量、其形似一長方肉袋、在隔膜和肝經以下、大腸以上、蓋胃在腹中、向左彎曲如新月樣、看胃經共有三層、外一層爲堅固、中一層爲能動、內一層爲生津液、能使食物、故世界之食物、在胃中消化而補人力、乃彰造物眞主之智慧權能、○論心肺與血、　省身指掌曰、肺乃呼吸之經、安置胸膛以內、若氣盈滿人肺、則易浮於水面、其質輕軟而鬆、分左右兩大葉、其中夾心與血大管、與心隔、一層胞膜、向上有尖頂、比第一肋骨稍高、葉底寬大、駕在隔膜上、心後有隙處、將懸肺之管夾在當中、蓋心在胸骨後偏左、懸於肺中、形如未開之蓮花、上粗向下漸小、末有一小尖、欲看人心形象、看鷄心便知、其粗而向上處爲心底、蓋心如車分爲兩半、心之右半、管理流入肺之血、心之左半、管理週身流行之血、蓋週身

論手　手用奇妙　論足　如橋洞　論喉　食管氣管

詩篇者云我口必出頌美 神之言、（詩一百四十五篇）○論手、 惟人有手、畜牲則無之、猴與猩猩之前足似手、然總不及人之手、又有貓狗都足以嘴啣東西、最奇者是人之手、有二十餘骨節節活就是一到十指頭都能作事、故列五指、每指三節、欲其易於取攜也、格物探原曰、各手指屈伸運動骨節凡三、各指有大筋、一至指之中節、復有小筋骨、大筋而出於指之末、大者運中節、小者運末節、其貫處如刀割之縫、其指能書能數能操琴能畫圖能遲能速、以及凡百工藝、其爲用無窮、要皆其筋絡之運動使然、手之功用無算、未可悉數、人皆知之、今試舉其一二者言之、假如指尖柔弱、無有指甲、雖一微物不能拾取、故 神予以指甲、足以扶持指力、拾取凡鉅細之物、此指甲非骨非肉、乃節外層之薄皮、凝聚而成、與薄皮同一體質、奧何可言、故論 神之智慧、人手爲證、○論足、下肢三段、即脚分脚腕骨與脚骨、脚腕乃七塊短骨湊成、再踝骨上面圓而滑澤、與小腿骨相附、旁與內外踝骨相附、小腿則轉動、其上骨下面則凹、與脚骨前半相連、骨之頭向前彎、下與方骨相合、且足之骨同手相仿、但是足根與足指不相平、脚心之中有如橋洞、所以人立定不易跌倒、人之足雖小、身體可以壓在上面、由此觀之、 神所造之法、實在奧妙○論喉、 人之喉嚨、中有一根舌管、一根氣管、食管在氣骨之後、凡食東西、須從氣管經過、爲何不到氣管中去、因爲氣管上生一層薄皮、有如蓋式、省身指

螺螄管

論鼻

論口舌

管頭爲護耳膜、不受天氣壓力之傷、蓋內耳如洞穴、在骨內分三種、其一、近中耳膜有內耳小堂、約麥粒大、空而圓、其二、稍向後有三管、皆如平圈、故名半環骨、其三、骨在前有管如螺螄、曰螺螄管、內耳管內有薄膜爲皮、又有盛水之膜囊、皆肖各管之形、然本書不能講人耳可聽各種聲音奧妙之造法、特人之耳如人之目顯 神之智慧、舊約詩篇曰、造人耳者、己反不能聞乎、造人目者、己反不能視乎、詩〩〤〤 ○論鼻、 格物探原曰、萬物各有香臭之味、皆根於各物之油、凡香臭之味、能令人易辨其物之體質、與其物之功用、有臭味致人患疾、有香味致人歡娛、味美足以補足人之精神、令人外增健爽、味惡足以傷敗人之脾胃、令人不思飲食、如無法能辨此味之香臭、則世人殊覺不便、故 神予人以鼻、專司嗅味、且鼻內乾則不知味、故 神令鼻竅之皮皆能生水以潤之、呼吸空氣、防有虫入、故內又生毛以阻之、○論口舌、 口舌之爲物、兼管三職、其一、嘗五味分辨鹹酸、如銀爐之分白銀與渣滓、其二、出五音而開閉喉齒、如樂善者依彈琴而成嘉音、其三、能言能語、分別世人與畜牲、此妙而又妙者也、蓋辨飲食之味、是在口舌之官、省身指掌曰、能辨各味、乃舌司之、夫舌體上有微小肉絲、密滿其中、有長刺、特出一尖、尖中有覺綫、專爲分別滋味、舌之嘗味知覺、非獨使人悅口、亦使合乎養育之理、能擇飲食之美惡、如有定例然耳、論口舌之唱詩言語、則更奧妙者也、舊約作

成於母胎　舊約詩篇　論耳　氣動擊耳　薄皮如鼓　外中內

頭腦、由此而觀人目大約宛如照箱、惟目乃靈活、而照箱必有人移動之、此奧妙之目、乃作成於母胎幽暗無光之地、故小兒初生、目明完全、豈不可悟　神之爲靈奇無可測無可量、敢不恭敬乎、如舊約詩篇云、爾造我身奇妙可畏、爾之作爲、無不奇異、是我深知、我必稱謝爾也、我在冥冥中受造、在我母胎被聯絡、其時我形體無隱於爾、我尚爲胚、爾目已見、四肢百體、日日漸成、尚未有其一、爾已錄於爾册、爾顧我之意念、何其寶貴、不可勝數矣、我欲稽核其數、多於海沙、我睡醒時、尚覺與爾偕焉、（詩〡〣〩〡〤至〡〨）〇論耳、耳者司聽之官、中有機竅以接聲氣、聲由觸氣而生、氣能傳寄聲音、如竪一連排木板、或十或八、力推其一、必自逐推到底、如無空氣、即無聲音、蓋耳即有聞、氣動愈速、聲音愈高、動稍緩、聲微低、其聲之高低、全賴乎動之緩速也、按格物之理、聲迅速感觸四圍之氣而擊動人耳、如魚在水、魚動而水相應、又如水在玻璃杯、以綫稍蹭而水亦微動、蓋杯體若何動、而水亦必隨之動、且天氣將物之微動、如浪催浪、挨次傳至耳、以便成聲、故欲使耳之悅、莫如作樂、若音觸之非整齊、其挨次則無好音、蓋耳之象、宛如號筒、在內有薄皮如鼓、倘有聲音相擊、如敲鼓然、在內有二小骨、似鐵椰微敲鐵墩、彷彿而耳中之轉折、如海中之螺螄、在內有一萬小綫、如洋琴挨一排、二之綱綫、舉凡聲之高低大小、均係綱綫之力、蓋耳分三等、曰外中內、外耳即外輪也、中耳底有耳氣管、通食

眉毛

眼皮

眼睫毛

有水泡

六條動肌

眼球

眼球有七

居於房屋之中、上有額骨、下有顴骨、又有鼻骨、若將一棒打下、亦難打着、試觀上有眉毛、有何用乎、因額上有汗滴下、須得遮住、不然、必至目中、因爲鹹者易於損傷、又有眼皮、是防睡臥、恐有灰塵、幷行路有灰、亦不能吹進、一睜即開、一合即閉、兩月一閉、上面之皮、也可以蓋護兩目、又有眼睫毛、亦是遮護灰塵者、人之眼珠、能下能上、能左能右、要視上就上、要視下就下、因其中有筋、可以使其牽動、眼皮下有水泡、如眼淚一班、此水是養目者、若是乾旱、兩目不免損傷、蓋目乃一圓球、在窩內易於輪轉、有六條動肌、使之動轉、上下左右四條、即直將眼球連於窩後、動肌鬆縮、眼即隨之而動、又有長短兩條橫動肌、斜連於眼球、此兩條向裏轉動、論眼球其徑一寸厚、按於眼窩內、在外有眼白衣、轉眼之動肌、即連於其上、第一、眼白衣前半有明罩、體似角而甚明凸如罩、所以透光而見萬物者、其二有眼簾、蓋眼簾形如圓簾、懸於明罩後、睛珠前、與眼白衣前邊連於一處、其三眼簾正中有圓空、如光之門、曰瞳人、惟瞳人之大小、一視乎眼簾之伸縮、在暗處能開大以取光、在亮處能縮小以護根、其四曰睛珠、即透光之鏡、或遠或近、當視眼鏡愈凸光必稍近、愈凹光必稍遠、其五、大房水、其水似明淨稀膠、割而仍連、所以引導目珠束聚之象、至腦筋衣而轉達於腦者、其六眼腦衣、爲眼中最精緻之物、外層有眼黑衣、內有大房水、眼腦衣乃第二對腦綫之末、其七、眼系、此即眼腦綫通於

論肋骨

保護心肺

論臂膀骨

論目

頭腦、凡骨之所以運動如常者、有筋以聯絡之也、○論肋骨、　省身指掌曰、肋骨有二十四條、即爲十二對、形如弓、骨之頭在後、與背脊骨相符、肋骨前皆有一塊脆骨接連、名肋脆骨、上七條肋骨與胸骨相接、下三條與第七肋脆骨相連、其餘二條、無有相通、則曰浮肋骨、上七條爲眞肋骨、肋骨第八條極長、其餘或上或下挨次微短、肋骨薄而長、不重極堅硬、前有肋脆骨、令胸膛易於升上降下、格物探原曰、左右肋骨極堅、在後與背脊骨相符、在前接貫胸骨、左右凡十有二支、故足以如架而保護心肺、如梁木之能架房屋焉、極爲堅固、各肋骨前貫胸後貫脊、各節亦斜而不平、蓋平則不便呼吸上下、故統胸肋諸骨皆極靈活、而無一呆木者、如一極奇風箱、吸則諸骨向上、而胸肋漲大、呼則諸骨向下、而胸肋縮小、一呼一吸、內之炭氣出而外之養氣入焉、所以肋把骨兩邊如橋洞、保護其中之心肺、此乃　神之妙功也、○論臂膀骨、　全身之骨、以大腿爲最長、大而且堅、其頭則如軸、轉於臼中、大腿中骨最長、形如竹桿、向前稍彎、因人之身體最重要、靠膀骨行動、蓋臂巴骨運用便當、故生得微細、若是像膀之粗、手亦要伸不起、且臂骨有兩根、上祗一根、所以手方好轉彎、人之身體雖有許多骨頭、不會彼此相遇、故最相善者、而彰造人眞主之能力也、○論目、　蓋我等觀五官之中極妙者、是目、用處是頂緊要、在四肢百體之中、目亦最軟、所以需格外留心、目在堅固之處、有似

腦結

論首骨

如城門洞

論頸項骨

論背脊骨

二種、一有絲線形者其色白、故名曰覺綫、一有極小珠形者灰色、名灰珠、灰珠時而相聚成小圓結、名腦結、有時覺綫穿過則腦結稍大、腦綫與腦結內外聯絡、布於身中、如網之經絡、腦結、愈大曰腦核、且腦髓爲知覺之根源、發知覺之氣爲腦氣、知覺之能乃腦氣之力也、我可與使徒保羅曰、深哉 神之智知識富有也、羅十一 ○論首骨、 首骨護腦如何堅固、省身指掌曰、頭骨應分二等、卽頭顱骨八塊、面骨十四塊、頭顱與面骨二等湊合而成圓空之形、以爲保護全腦與知覺之四官、卽司聽司視司嗅司嘗等官、其骨湊合並不動移、惟下牙床骨動如荷葉、司口開閉、格物探原曰、腦骨圓而不方、如城門洞、如圓橋然、蓋圓之較方更爲堅固也、嬰孩初生、腦骨柔而且軟、六骨亦非甚合、此爲易產、故如觸跌損傷、或裂或凹、無甚艱險、若成人受其損傷、必致於死、蓋年愈長而腦骨亦愈堅、乃 神於此更有妙用焉、○論頸項骨、 天道溯原云、頭項骨有兩節、一能俯仰、一能左右、此骨若只有一根、就不能左轉右轉、惟有此兩根、所以能抬能低、能左能右、動合如志也、○論背脊骨、 背脊骨最爲緊要、因上身與下身相接、全倚此骨脊樑乃二十四塊骨挨次相接而成柱、則名脊柱、脊柱自頭顱至腰骨、一節大過一節、每節夾縫有片脆骨如墊、使脊柱不致損傷、圍繞有筋也、蓋脊骨豎頭相接、宛如練條、每骨以軟筋襯墊、可使屈伸、他骨各條有髓、惟脊骨皆有竅、貫以腦氣筋而上通於

股骨

論腦

腦氣筋

知覺者運動者

左右凡十有四支、故可如架而保護心肺、似梁木之能架屋宇焉、極爲堅固、另外有肩髀骨爲二臂要柱、如無此則臂不適於用、若論上股之骨、更爲巨大、乃全體之極大者、至於脛骨則小而圓、形如銅錢、尤爲堅固、至全體之交節極多、各極奇妙、亦各相宜、如慧匠作一極奇機器、何節何機何材、各極美備、全體骨交節、有如各骨皆足適用、不一其名、不一其用、不一其妙、爲此凡骨交節、皆足適用、此則比諸金石之堅美較勝千萬焉、由此觀之、人之全體、彰顯 神之智慧也○論腦、 蓋人首之最重者曰腦、格物探原曰、凡人周身之百節、腦氣筋分佈全體、無體不有、其質非筋非肉非脆骨、並與骨之髓異、別爲一質、特意造成、柔而色白、形圓如管、有小有大、分派如繩如線如絲、各分外內、外爲胞膜、內亦名髓、最爲緊要、每管之髓有二、一司知覺、一司運動、咸通於腦、統名之爲腦氣筋、故凡周身之腦氣筋、總歸入腦、如電報之綫、無問地之遠近大小、或達王都、此腦氣筋髓之分司知覺運動、知覺者寄信入腦、運動者載命而出、比如指受針刺、知覺者通於腦、腦通於靈魂、靈魂遂感動腦、指揮運動者、運指從速避逃、蓋目有所美觀、知覺者通於腦、即令運動者運足前行也、若有痛癢、知覺者通於腦、即令運動者運指爬搔也、省身指掌曰、人之知覺思想、即由於腦、與所連之腦綫是也、管百體者有三、一是腦、又名腦髓、一是脊髓、曰脊腦、一是周身腦綫、三者體質皆同、若顯微鏡窺之分

人最靈活

手足能行動、而又能育之養之、世世不變、此活人勝於匠氏之所鑿也、夫匠氏之所鑿稱讚猶如此、而愈於匠氏者創造世人、豈不勝於鑿玉智慧之匠氏乎、瑣格底之意未見造人之匠氏卽　神也、蓋現今我等觀市上之人、能坐能立能行能走能左右盼望、能拾取能講能說能做各種行業、能捉魚能搖船、能耕種能紡織、能寫字能算賬、能視能聽能辨香臭能思念能飲食、我等總以爲此屬奇異、豈不比慧匠所鑿之玉人更勝百倍乎、至於畜牲之身體、遠不及人、蓋人之身體最玲瓏、畜牲之身體自覺遜之、人之臉朝上、畜之臉朝下、人之身直立、畜之身扒倒、故觀人之造、木人石人上小下大、但我等活人上身大下身小、可以直立、可以橫轉、可以彎、可以坐、或前或後、左右行動、況內外五官如何靈動、且如何美觀、人身之勝於畜牲何如哉、

人身全骨

○論人身全骨、　格物探原云、統體之骨、大小凡二百有餘、蓋首之骨上下截分爲二、其上爲腦骨、

腦骨

腦骨之內卽爲腦、腦之於人也爲性命之原、腦有損傷、則聰悟遺失、故腦骨所以庇其腦者、必須固甚如鐵箱然、其下爲面骨、面骨凡十有四、

脊骨

其次則爲脊骨、脊之骨如合而爲一、則梗不能俯、不能仰、不能運轉、則是石柱、則是木樁、俗有笑人爲樹樁者、惟生三十三小骨、則屈伸靈便矣、其下則名胸骨、上下胸骨居中、形象如劍、其上首如圓領、合於頸項骨、左右、

脅骨

脅骨圍護各十二支、七支貫於胸骨、其次四支挨次減小、蓋左右脅骨極堅、前貫胸骨

詩篇註釋

第五段論人之肢體

論人身

瑣格底言

不勝其數、生物大小皆有、亦有舟船運行其面、主所造之鱷魚、游泳其中、此皆仰望爾、望主按時給以食物、主所給者彼拾起之、主一展手、彼皆得飽、主掩面不顧、彼則恐惶、主使其氣絕、彼則死而歸於塵矣、主發靈氣、物則受造、主使地面煥然一新、願耶和華之榮光、永世常存、願耶和華因其所造之物而喜悅、(詩一〇四至三一) 凡讀者、應當以舊約詩篇註釋、細觀一百零四篇之註解、逐節逐段而詳 神如何保護一切動物也、蓋古時虔誠之人讚美 神因賜食與世人及畜牲、現今智慧之人、當思食物如何而來、且歸榮於神也、

第五段論人之四肢百體爲證

論人身、希臘國有聖人名瑣格底與門生同行於京都之市、偶見匠氏鑿玉爲人、耳目手足如生、身材甚肖、門生見而稱讚其美觀、瑣格底謂之曰、爾目視玉像、宛似活人、以爲匠人心思工巧、稱爲奇妙技藝、試近按之、體猶氷也、綏推之不能行也、呼召之未能應也、何得稱匠氏之精妙乎、假如使之口能言、目能視、足能行、若何、門生曰、此非天下奇技哉、瑣格底曰、非但此也、且能使之胚胎養育、傳其族類、世世代代相傳而下、不再煩勞匠氏之手、何如、門生曰、神哉此技藝也、何得而有此哉、瑣格底曰、何必行入街市而觀此奇物、爾不見林林總總者、皆市上往來之人乎、是皆有百體、口能言、目能見、

悅人之口
充人之飢
舊約詩篇
百零四篇

之愛人亦猶是、天父知口之於味也有同嗜焉、故或五穀、或菜蔬、或魚肉、所以充人之饑者、而又加之美味以悅人之口、夫五穀菜蔬魚肉、能充人之饑、而味亦能充人之饑乎、天父生物爲人之食、不啻自以爲食、必求其味之悅於人口也、○舊約詩篇云、我心當讚美耶和華、我之　神耶和華歟、爾至大無比、爾以尊榮威嚴爲衣、衣之披光如袍、鋪穹蒼如幕、宮殿之棟、梁建於水中、以雲爲車輦、駕風翼而行、令其使者爲風、其後者爲火、立大地於基上、使之永不動搖、使水蓋地、如衣山嶽之上、水全漫過、主一叱咤、水則退去、聞主雷聲、水則奔逃、騰至山岡、流至平原、歸主所定之處、主立界限、使水不踰、不再返而蓋地面也、主使泉源發於谷內、流於山間、田中走獸飲之、野驢亦得解渴、空中飛鳥棲於其旁、鳴於樹間、主自宮中灌漑山岡、賴其經營、地得潤足、主使草木生以飼六畜、又使蔬菜生以給人用、使百穀出於地、又使有酒可悅人心、有膏可潤人面、有糧可養人心力、耶和華之樹皆得潤足、利巴嫩之香柏、耶和華所栽植者、皆得潤足也、飛鳥結巢於其內、野鶴居於松間矣、高山爲野羊所居、巖穴爲吵嚁所匿之處、主造月以定節令、日入不差時刻、爾命晦冥、至則有夜、林中諸獸卽時皆出、稚獅呼號、尋覓食物、求食於　神也、日出獸歸、伏於洞中、人則出而工作、操勞至夕、耶和華歟、爾所造者何其多、皆爾以智慧造成、遍地所有之物、皆屬於爾也、在彼有海、大而且廣、其中動物、

論百菓　蔬菜　論禽　鱗介　魚

論百菓、蓋百菓亦賜人以食者、如水菓樹之名不計其數、大約天生此樹而結菓、必有益於人、如春間之枇杷梅子杏子、夏間之桃子李子石榴蘋菓、秋季之柿子水梨花紅、冬季之橘子橙子橄欖金柑等菓、均世人樂而啖之、不特可以充饑、並能補益身軀、故其名不一、而其益亦各殊也○論蔬菜、蓋圃中所出之蔬菜、難以核計、如蔬菜芹菜菠菜茄菜冬瓜茄子遍蒲絲瓜豇豆扁豆、四季各種菜等、況每地一方、春夏秋冬均有出產、如春間播種者夏季可食、夏間播種者、秋季可食、秋間播種者、冬季可食、輪流迴轉、接續以生、繼繼承承、無時或息、其味雖分甘苦酸辣、而天必備生之者、無非供人之食耳○禽、蓋以論乎禽、如鷄則爲脯、鴨則爲羹、鳥則炙之、蛋則調之、至於兎豕牛羊、均庖人宰而割之、加之美味、以悅人口、並令人長筋長骨、而增氣力與精液者○魚、蓋至於鱗介、則如鰻如鱔如黿如鼈、而可烹而食之之物不少、若論乎魚、中國所最多者也、且其味極鮮、而人所最爲喜悅、所以或釣於淇、或釣於渭、或養於池、或網於湖、人所喜而取之、且魚在江河湖海、都是盈滿者、中華有四百兆人民、一年食物、是難悉數矣、但無論植者動者、均係　神預備、以令人悅其口而歡樂之也○令人快樂、蓋格物探原云、　神創造萬物、不但增人之聰明、益人之能力、而且令人心內喜歡快樂、如最慈之父、養育其子也者、夫父之於子、饑則予之以食、而食必求其口腹之欲、天父

第四段論食物

米

麥

百六十倍

五穀

師、壯男與少女、耆老與孩提、皆當頌美耶和華之名、惟耶和華之名爲至上、其榮光高於天、遍滿於地、（詩〤二至〡） 蓋 神造萬物、五行爲證也、

第四段論五穀百菓蔬菜禽獸鱗介食物爲證

神賜食物、 蓋 神賜食物於衆、令人心內喜歡快樂、且饑則予之以食、而食則必求其口腹之欲、如苗之播種於田、漸漸以秀而繼則結實、無非飽人之口腹、況查中國南方每田一畝、統計出米約二石五斗、一方里有四百畝、出米一千石、每縣約長一百里闊一百里、即一萬方里、出米一百萬石、除河塘村地墳墓打爲七折、則一縣有七十萬石米、豈非養活多少人乎、若麥若黍若粟、出數甚多、無不皆然、且一年之中四季有熟、無一不可充人之饑、格物探原曰、五穀菜蔬魚肉、能充人之饑、天父生物爲人之食、宛如自以爲食、論到五穀、我等可想住在世界上有多少人、每人一年吃一千頓飯、要多少糧食乎、種田者是最希奇、種子一粒下地、會生有六十八十一百粒、最多至一百六十粒、觀天下熟年多、荒年少、時常下雨、田內出產、全得雨者、蓋五穀從播種之時、直至收割之時、均由天之照應、有此熟年、農夫均喜歡快樂、城內賣買、亦都興旺、凡民都有洪福、看稻菽麥黍稷之五穀、農人種者、舟上裝者、商人買者、人賴五穀生活、畜牲亦然、如此從古至今、年復一年、均賴五穀而活、所以尚書洪範篇有百穀用成之慶也、○

霜、皎如銀沙、冬日寒氷淸如水晶、皆足悅人之目、霧雨露霜、均乃　神之治理、誰不受其轄管而頌美造化之主乎、如是而論水之不可一日無也明矣○論五行之四曰火、

第四論火

天道溯原云、物之最熱者長發光、最明者長發熱、可知光與熱並發皆本乎火、蓋人身之溫熱、實因風中之養氣與血中之炭氣、呼吸交通而生火、若人身無火、則血凝結而人卽死、天地無火、卽洋河亦必凝爲寒氷、水不復流、時不復運、而天地宛如死矣、且萬物莫奇於火、亦莫美於火、其光固美而顯萬物之麗也、若　神不使熱與光、世人豈不苦哉、○論五行之五曰土、

第五論土

土者植物賴之以生、而動物又賴植物以活、故土爲養生之要物、天道溯原云、五行之序、土居於末、五行之物、土居於下、混言之則地球之體爲土、分言之則土之爲類不一、而各有妙用、或化而爲石、或陶而爲磚瓦磁器、而其最要之用、則以養草木穀果、其性不同、故種植者必相其土宜、知土之所宜、而草木果穀無不繁殖、故各出之土、其質不一、地面之土、有肥磽泥沙鬆緊之不同、其色則爲青爲黃爲白爲黑、故其土產所宜亦異、或宜穀或宜棉、或宜果蔬草木、其草木亦各有宜、於是知土爲人所需者、然非大知之　神創造宇宙、使兩者互相配合、其能罄無不宜如此哉、舊約詩篇云、當自地頌美耶和華、大魚滄海、電火氷雹、霜雪雲霧、遵主命之狂風、千山萬嶺、結果之樹及諸香柏、百獸六畜、昆蟲飛鳥、世之列王與萬民、牧伯與世之士

易鎔、久不生銹、如與水銀相合、可貼鏡背、照人容貌也、觀金銀銅鐵錫之益如此之廣、非有大知大能之　神生此五端、以備民用、其能取之不盡、用之不竭、如是哉、〇論五行之二曰木、　木之爲物也、生於地土、雨淋日照、得以長成、生葉、以吸風之精氣、如人之有肺、以通呼吸、然其用甚廣、建造房屋、製造船車、農夫器具、檯凳箱匣、無不以木爲之、用木之處、不知凡幾、人雖斬取其木、而其木之根、閱過數年、仍生長興發、故世界之樹林、彰　神之洪恩也、〇論五行之三曰水、　格物探原云、水之清者、乃一分輕氣、八分養氣合成、其大概如江河湖海泉源、統計在內、孟子云、民非水火不生活、水之所用重矣大矣、蓋沐浴飲饌茶湯、及陶人摶合、文人筆墨、皆水之功居多、所以中國俗語云、三山六水一分田、故無水人不能活、淘米洗澡洗衣、均要用水、匠人化灰建屋、亦必用水、農夫亦須車水至田、而令稻茂盛、水之可寶如此、諺云、春雨貴似油、若數月不雨、中華官員、卽要祈求、以冀望甘雨、可免荒年、舊約詩篇云、如雨降於已芟之草地、又如甘霖滋潤地土、詩〧〢〦　天道溯原云、動物以之止渴、植物由之滋潤、此就雨露之淡水而言、然淡水之濕氣、由海上升、隨風而散、布於各處、自山嶺聚流爲溪、溪幷爲江、由江復入於海、則水之運行、實循環不已、且清水尙具美觀、泉源時出、江海恒流、靜則如鏡面平鋪、映照天象、動則如浪頭直竪、震撼海面山岳、由此以觀、春園晨露、明若圓珠、秋夜濃

銅　鐵　鐵山煤山　錫

碟婦人首飾等物、尤見光輝、其初出礦時、其質稍有純淨者、若欲使之淨美、須將礦中取出之銀、置於爐內、鎔以烈火、則渣滓盡淨、而所存之銀、盡爲純質、潔白美麗、天下商賈以銀爲最煩、如英洋、美洋、墨西哥洋、龍洋、一切賣買、大半用此白銀、其質剛於金而柔於銅、重於水十倍有半、可打爲薄葉、亦可抽爲細線、若銅之爲物、自古有之、各洲各國、皆有所產、而最盛者莫如中國之雲南省、其色微紅、光彩煥發、質重於水、約九倍可打爲薄片、抽爲細線、雖細亦能勝重、且銅之爲質、剛而帶柔、易於製造、雖銅物不少、而如銅吊、銅盆、一塊而成、殊屬堅固、且製爲銅錢、可流行十八省中、可知銅亦煩物也、以論乎鐵、則爲用更廣、初掘出時、雜有別質、以火鎔之、則鐵質流、即爲無渣滓者也、鐵傾於器模中、鑄成器物、其質脆而易折、蓋熟鐵之質堅、錘擊不斷、凡犁鏵釘鍵等類、皆熟鐵所爲也、其顯見之用、殊屬繁多、兼之以鐵爲器、足以縛盜、以鐵爲兵具、足以防害、以至鐵路、鐵車、鐵船、無不將鐵爲之、鐵之爲用、實有益於民生、况鐵山與煤山相近、故用煤燒粗鐵、變爲熟鐵、其鐵本在礦沙之中、以煤分開鐵與沙、且西人精醫學者、知鐵屑鐵銹鐵水、爲上等藥料、其精液入血、是鐵爲懦弱之人所不可無者、如此　神以鐵山煤山相近而安置之、能將此煤在爐中燒鐵、即顯現其仁愛、而使有益於世人也、若云夫錫、則大有異矣、其色純白如銀、其質堅不如金、而勝於鉛、雖久不變、屈之易曲、燒之

掌握、地球上雀鳥、彼不眷顧、當必墮地、上蒼導遠星之路於宇宙間、而亦鑒察人之善惡、兼收其無數如火之星辰、即微如頭髮、上蒼亦必數之、吾人於三光既然精心考求、度數周詳、所尤宜注意者、宇宙之　神、即創造宇宙者、遣其獨愛子降世歷三十三年、與民同處、以後死於地球、復活於地球、且從地球升天、豈非尊貴地球乎、中庸云、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今夫地、一撮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黿鼉蛟龍魚鱉生焉、貨財殖焉、此段最文雅、福音眞道惟加一句、即天地河海山水與其中之萬物、乃　神所創造也、

第三段論五行爲證

論五行之一曰金、　蓋金之名雖一、而實則銀與銅鐵錫均屬之、特金則最爲貴重耳、金之爲用、重矣大矣、其爲質也潔淨不雜、迥異於銅鐵等類、但初掘時、雜起於礦內沙石之中、後鍛鍊之、即成黃金、蓋金山大抵各國皆有、惟不及銀鐵之多、其所出之最豐者、莫如美洲之舊金山、及奧斯達利亞一名新金山、與亞非利加之南境、金之色黃、光彩發越、其價甚貴、不若銀銅之價、時漲時落、是以市中賣買、現今都以金爲定價、蓋論

銀則稍遜之、其質自然凝結、視之似乎純白、而且明亮、以之製器而磨光之、如杯匜杓

百合花

神智慧

所羅門言

工之配襯也、果誰爲配合之哉、蓋 神於萬物之色、默用此理、令相配合、以悅人目、主耶穌云、試思野地之百合花、如何而長、不勞不紡、然我語爾、卽所羅門極榮華之時、其服飾尚不及此花之一、(馬丄卄三收) 以論花之香味、則尤令人可愛者如桂子香飄雲外、荷香入於簾中、若茉莉、若玫瑰、若瑞香、若玉蘭、其馨香撲鼻、不特人愛如迷、卽蝴蝶亦戀戀不捨、至於蕙蘭芝蘭蒲蘭草蘭、則其香愈靜、故文人雅士愛慕不已、而筆之於書、以記其味之超乎尋常、由此而觀、足見物雖細微、而常使人喜樂不已、蓋地球之山林、以及海洋江河花草樹木、共顯 神之智慧仁愛也○聖經言地球顯上帝之智慧、蓋所羅門皇論智慧曰、在主道之始、我爲主所有、卽在太初、在造物之先、在萬世之先、在元始尚未有地、我已被立、未有深淵、未有大水之泉源、我已先生、山嶽尚未奠定、岡陵尚未有之先、我已先生、主尚未造大地田野及環宇之高壤、我已在矣、主造穹蒼、使空氣四周涵蓋大淵、我已同在、主在上鋪張天雲、使淵泉洶湧、爲海定限、使水不越岸、並立大地之根基、其時我與主偕在、爲巧匠、日日爲主所悅、恒踴躍於主前、(箴丄〢至卄) 地球之山海江河花草樹木、證有一位 神創造也、蓋在天之天使唱歌曰、榮光尊貴威權、當歸於主也、蓋主造萬物、萬物被造而有者、皆由主之旨、(默〤卜) 三光淺說曰、上蒼權力無量、愛心亦無量、其創造煌煌巨日、其功甚大、卽創一草葉、功亦甚大、宇宙中一切星辰、盡在

花草樹木
北方之樹 南方之樹
花園
凡花之色

花草樹木　神創造萬物、欲令人心內喜歡快樂、如最慈之父養育其子也、惟花草樹木因四季各鬥芳卉、不論雅者俗者文者武者皆喜悅之、蓋林中之樹木枝葉茂盛、青翠鮮妍、凡人遙而望之、有時見其日照、有時見其月臨、其景緻之佳美、無以復加、至於山上之樹林、其發榮較之他方更易、因在遠處可見其蓬蓬勃勃之象、所以詩經有南山有桑、北山有楊之謂也、蓋鄉村之樹、遠遠而望、祇見南北青黃、東西碧綠、欣欣向榮、油油成蔭、自當密而無縫、夏可以納凉、冬可以避寒矣、觀南方之樹、與北方之樹迥異、北方因地寒冷而樹木堅固、南方因地和煖而樹木茂盛、南邊北邊之地較異、所以樹木亦不同也、蓋云各色花卉、亦　神所賜人以悅目者、華人所喜悅歡樂者惟花卉、所以富家有花園、其中栽種各樣花卉、如春間薰風拂拂、則見紅紫並開、靑黃齊放、秋間微雨濛濛、則見鮮艷奪目、綵色引人、至於爲商之人、後院栽花、瓶中供花、卽貧者窮者、屋上種花、舟中置花、以及婦人女子之鬢間、俱以鮮花插帶、所以四季之花、無時或息、若論花之色、格物探原云、有一花卽具一色者、有一花而兼具數色者、併有數色相合者曰合色、是最能悅目者也、如畫工之染色、紅與黃合則成丹黃色、黃與藍合則成綠色、紅與藍合則成紫色、丹黃與綠合則成鵝黃色、各色共合者曰相合色、女工之刺綉、及衣服之鑲嵌、俱用相合之色、依類配襯、則相如宜也、若花之色、又有倍於畫工女

五百丈、至二千八百丈、愈高愈冷、故在熱道人上山而避暑、顯現有　神之美意、蓋山間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寳藏興焉、四圍遠望、野景甚佳、即世人所共樂觀者也○

海洋江河

論海洋江河　地球四分之一係陸地、三分係水道、地理家考得天下大洋凡五、此外復有大小各海、至於江河、隨處皆有、中國則有揚子江黃河、美國則有米斯息比江、南亞美利加則有亞馬存江、格物探原曰、就海而論、海底地勢高下不齊、與陸地畧同、計其淺深、約自十二里至十五里不等、假如海面水勢增高半里、恐世界只見高山、增高五里、則陸地沒於水中、人物皆無居止之所矣、假如海洋或再減小、其濕氣必少、雨露亦少、百穀蔬菜不實、人苦荒旱、又海水則鹹、非鹹則不能長久、草生臭味、人易患病、且鹹在北極南極之外、亦不凍、不凍乃可永久不變、

氷輕浮面

論氷云、萬物體質、大凡遇冷而縮小、遇熱而漲大、其縮也較重、其漲也較輕、人之身體、經寒則縮、受煖則伸、亦其據也、惟水獨異、寒極而漲而大、如瓶水凍甚、瓶必爲水漲裂、池水凍甚、其中必突起、禮記所謂水澤腹堅是也、蓋氷之分量亦較輕、故浮而不沉、假令氷凍而縮而小而重、必下沉至底、每夜加增一層、日復一日、湖海江河皆塡塞如平原、雖炎夏不能消化、水中之鱗屬、必至冷死至哉　神多使有益於人也、蓋觀海與洋乃商賈之大路、有輪船貨船運各國之貨而來往其中、江與河亦如此、凡人之或東或西或南或北、何不乘舟而在此間乎、○論

地球形圓　晝夜旋轉　春夏秋冬　論山

使乎萬物、必爲萬物所用、蓋地球形圓亦屬扁圓與柑子等、其據有三、如船自遠而來、先見桅梢、再近漸見篷帆、再近乃見船身、二如月蝕時月中黑影、卽地之影、如地球非圓、不能出此黑影、三則人能繞地球行、余嘗自中國開船、西行至英國、又西行至美國、仍西行至日本、回至中國、地球之圓、無復疑矣、人每見太陽東升西墜、非眞如此、乃因地球一日一轉而然、證據甚多也、又天道溯原云、地球向太陽卽明而爲晝、背太陽卽暗而爲夜、旋轉如輪、卽成晝夜之互更、地球之黃道斜界於南極北極之心、且地球周太陽而轉、所以冬至後漸過北、夏至後漸過南、而四季從此而分、假使地球不旋轉如輪、則一面常曝烈日、一面常居昏黑、而晝夜不能分別、假使地球不周太陽而轉、則一半球常受大熱、一半球常患大寒、而四時以致失序、美哉創造、布置均勻、所以晝夜無或息、春冬無或停、於此淸爽朝露、於彼則燦爛星夜、於此花木春榮、於彼冰雪冬藏、地更換則時亦與之更換、而知非太陽之離其所也、地球旋轉周行而已、蓋地球便益於人而設、舊約詩篇云、天乃耶和華之天、耶和華以地球賜與世人、詩11 18 ○論山　蓋世上都有平原、如美國之中間、及中國之蒙古湖南江蘇等省、却人民所樂居者也、然平原雖多、而山亦不少、如印度國之北、美國之西、中國之山東山西四川雲南等處、蓋中國之四大名山、卽峨眉五岱武當普陀、最有名者卽泰山、係文明之處、山之最高者有

榮光甚大

亦有已之美麗、如聖經云、有在天者之體、有在地者之體、在天者之體之榮、異於在地者之體之榮、日有日之榮、月有月之榮、星有星之榮、此星與彼星之榮又異矣、林前十五41以上云、此星與彼星之榮亦異、故千萬星之榮光合而計之、豈不大哉、足見 神國度之榮光、却無限無量而不可及者也、舊約詩篇云、爾等皆當頌美耶和華、當自天頌美耶和華、在高處當頌美之、其諸天使皆當頌美耶和華、其諸天軍皆當頌美之、日月當頌美耶和華、發光之衆星當頌美之、諸天之天當頌美耶和華、天上雲漢當頌美之、皆當頌美耶和華之名、蓋耶和華發命、則皆受造矣、詩一四八1至5

第二段論地球

第二段論地球爲證

應當詳求

世人所居之地球、果係何物乎、可謂之至大、亦可謂之至小、蓋以地上諸物比之、誠覺其大、而以天空諸物比之、又覺其小矣、古昔以爲地居中不動、且日月東出而西沒、衆星夜明而晝晦、今則知地非居天之中、而日不旋轉於地球也、格物探原云、人生斯世、上戴天、下履地、上則日月星象、下則山海萬物、娛心悅目者、不可勝計、獨吾人爲萬物之靈、主理萬物、故當詳求世間、凡有之物之體質性情、及利用之實、然後吾可以取萬物而用之、而萬物皆以供吾之利益、不然、則是持家者不識其產業如何、器用如何、服役如何、將何以治理而督率之乎、不惟如此、不能主理乎萬物、必爲萬物之僕、不能役

團體、如溪河形、樹枝形、螺絲形、人以爲衆星會萃之區、取義天河、而衆天河中有多堪異者、○　神之國最廣、　格物探原云、人欲知一王之尊貴奚似、須先識其國之廣闊奚似、官吏之衆寡如何、民數之多少如何、經綸若何榮耀、權勢若何威嚴、夫宇宙之大、本不易於形容、即以最精之千里鏡照之、天至遠之處、亦難於形容、至論千里鏡所照界外、尚有如何曠遠、吾人不得而知、蓋至若　神、巍巍乎高而無上、大而莫名、論其國度、天地萬物在其中、日月星辰在其中、仰視天空、凡目之所及見、與目之所不及見者、無不爲其覆育、而又光華復旦、彰其恩德、而又風雨雷霆、顯其赫怒、而又天使環列、供其役使、如風如火、力無不統、權無不能、烏乎測其榮耀、烏乎測其威嚴、故其國無限無量也、我等可思各恒星行星、或有血氣者靈秀者居焉、比如人乘舟海面、遙見他舟、其上有蓬帆桅旗等、與吾所乘之舟同、知其舟中必有人、故我等心思衆星亦有靈性、並非虛空絕無所有焉、却然如是、則　神之國民、豈不繁乎、格物探原一書云、蓋上有天使千千萬萬、此天使來往天空、恭承　神、承其明命、天使不一、有有權者、有執事者、有弄權者、恐各星有一等靈慧者居於其上、一一皆彼此恭敬頌揚　神、然則無數之衆星、乃眞無數之天地、萬物合爲一大國度、　神之國度如此其大、供役之天使如此其衆、　神乎、詎非至大無外歟、蓋我觀日有己之榮耀、月有己之燦爛、地有己之繁華、星

天河

被其壓覆、火焚而毀壞矣、此乃人所畏怯而設想有其事也、中華人見此彗星、則以爲專指不祥、且一定是刀兵之事、如咸豐年間逆匪擾亂之時、則有極大彗星橫飛天際、衆人驚異而共爲不祥之預兆也、然此事殊屬虛浮、有如日蝕月蝕之必須敲鼓敲鑼護衛、其理彷彿、況彗星之輕且柔、爲害無幾、與地球相撞、生命遭刼、其事可恍然悟矣、彗星有大有小、以人目觀之、有者五六尺長、有者三四丈長、其光如玉、明亮異常、有識者見之、則爲奇妙之無比者也、彗星之軌道、有者圓、有者長方、蓋天文士核算經行之路、及預言其某日可回、或數年或十年、或數百年、此即名之曰彗星、然創造此彗星、豈非顯現　神之智慧乎、○天河、　夜間以千里鏡觀之、有一道白光、華人均名之爲天河、且謂天河有水、據天文家曰、實是無數小星及多太陽、聚在一處、所以有白光、蓋天河爲一軟光之帶、圍繫諸宇宙、處地南半球猶北半球、皆能見之、格物探原云、天河亦衆星也、其視之似河水者、此如千萬燈燭、極遠視之、惟見明光一派、莫辨其爲燈燭、及其向前漸近、或窺以千里遠鏡、則辨之不難、故以極精遠鏡視天河衆星、亦皆能一一測之、此外再爲推之、恐復有無數星光、遠而一毫莫辨者也、天文家驗出天河之星、不可勝數、同一大小、最小之星近、最暗之星極遠、固結成團之星、鏡力無從深入、蓋大凡星辰在諸天中、並非亂投無緒、要皆各有其位、每見會合時、二三爲侶、四五成羣、結成

恒星

彗星

動、惟北斗星居其所而不動、所以華人云、惟北有斗、西柄之揭、亦云衆星拱北斗也、北斗星幾乎盡人皆知、此星有明星四粒、成長方形、而此長方形四角之一角上有明星三粒、形彎如尾、許多小星雜處於此星遍體、蓋北斗星之不動、却最要者如人在岸上、日見北斗、即知是北方、若在海中船身、飄來飄去、無有定向、見此北斗、便可辨明路程、故設此北斗、即彰　神之仁愛也、○恒星　蓋觀天上有千萬星、比如火輪車一天行二千里、從日至海王星、總須行一萬年之時、方纔可至、然海王星尚近、此許多恒星實不知如何遙遠、天文家云有者恒星如日大、因離地最遠、觀之是小、蓋日有地球五星環繞、大抵此如日大之恒星、各有星環繞、亦皆各成一團也、蓋星之數目實難核計、以千里鏡觀之、大約有一萬萬、其最近地球之恒星、名曰南門、距地六十兆兆里、即多於太陽離地球之程二十萬倍、蓋計大於日體二千萬倍、豈不大哉、夫光從太陽至地球、本係八分半鐘、而從南門星至地球須三年半、另有無數星光、遠而莫能測視而莫能明矣、蓋諸星中之形象無窮、而吾人之所知有限、○彗星　吾試續論日道中之最大者、昔有人見長尾之星、橫飛天際、罔不驚訝、取名曰彗星、其形似也、然不時仍有見者、亦不之怪焉、昔人見而生畏、本不足異、以其形之大光之明、有不能不令人臆度其分量、深恐其爲害、夫地球與彗星、原無相撞之時、假使實有其事、則地球之力必不能支、

木星

土星

北斗星

星爲外行星第一古時之人、稱之爲軍神星、因此星光面、紅赤如火、行近地球時、考察較金星尤易、因金星行至最近處、反不能見、而火星則愈近愈明、所受太陽之光、全行顯露、繞太陽一周、約六百八十七日、　三光淺說曰有一最大之星、是名曰木星、離太陽一千三百五十兆里、較地球尤遠五倍、故在木星處視太陽、當小於在地球所見五分之一、木星本體之大、可算太陽系中長兄、惟畧小於太陽耳、在遠處緩緩繞行、每杪鐘約行二十四里、然此行率果屬遲乎、以水星之速率、及地球之速率比之、固覺其遲、而以現行之火輪車比之、則又爲至速矣、即就最快之火車而論、尙須加速五百倍、方能及木星之行率也、但我等不可忘却測量木星之事、有難得其確據者、因木星外面、四周包空氣最厚、又有雲氣繞之、　今我等離去木星、御空再上至遠處、則有土星在焉、離木星之遠、約比地球距太陽多五倍、故論其離太陽之遠、比木星離太陽又多一倍、而木星適居太陽與土星之中也、本體畧小於木星、論者多以兩星相若而言、土星與木星同、體質亦鬆、自轉亦速、約十點半鐘即成一日、其行率每杪鐘約十五里、故繞太陽之軌道、論木星已遲、論土星更須三十年方行一周、在地球爲六十歲者、在土星不過爲兩歲耳、○北斗星、　試觀星宿之中、有一北斗星、即名北極、依華文云、如天之樞、居其所則衆星旋繞而歸向之、蓋以目覩之多少星辰、或東或西、或上或下、四圍行

攝力　重心力　水星　金星

君焉、正不容其奔散也、太陽之繫止諸行星者、亦如是也、論繫止之道中有二力、一曰攝力、一曰離心力、行星之類、各具有離心力、惟太陽發出攝力以阻之、諸行星始不得外馳、地之攝力、謂之重心力、惟其有重心力、故物在地上而不側、物拋空中而下落、此二力吾人皆名曰理、以其平常日用之間、皆不能違背此理也、然此理造自何人、豈非神所經營者乎、故維　神可使此理改變、而人則無權、　以論水星之本體、較地球小一倍餘、因其離太陽最近、受攝尤重、若照地球所行速率、必被攝入太陽無疑、所以其行率比地球加速、每杪鐘行八十七里、然幸地球不照此速率、否則亦必遠離太陽矣、地繞太陽須三百六十五日一周、水星繞太陽則八十八日即行一周、故地球過一年者、在水星已過四年、地球爲五歲者、在水星則爲二十歲也、然此不足怪、因其軌道既較地球短、其行率亦較地球速也、　金星爲第二內行星、本體之大與地球相彷彿、自轉一周、約比地球短半點鐘、繞太陽一周、約二百二十有五日、計其行率、每杪鐘比地球加速九里、在地面用遠鏡窺之、爲最明最美行星、離太陽之遠、有地球三分之二、從地面觀之、惟金星顯現之期最多、不過有時極明、有時微暗、此因金星行至太陽與地球中間、其向光一面不能見、是爲隱伏之時、若行至對面與地球相望、則雖得見其光面、而相隔太遠、是爲微暗之時、惟行至兩頭、正與地球相照、是爲極明之時也、　火

論行星

土木兩星最大

之間、窺測衆星、於盈時視之、若與太陽大小相若、而不知其本體、實小於太陽、數千萬倍、惟太陽遠於地球數兆里、而月於地球、相去尚不及一兆里也、直徑約六千里、祇得地球四倍之一、設將其體積舖平算之、尚不及南北兩美洲之大、今謂此月是地球一友、地球繞太陽、而月則繞地球、其說誠然、詩云、神造月以定其節令、1x詩 108 ○論行星、蓋行星之皆借太陽光熱也、彼愈近太陽、得光愈明、如火星金星、望之燦然、以其近太陽及地面故也、若推而使遠至恒星之處、卽不能見其光矣、此諸行星中、以太陽爲首領、譬如一家之主、亦爲總樞、爲根源、因凡有光亮熱氣生命、皆出於此也、蓋五行星環繞於日之外、以目觀之則小、以千里鏡觀之則大、故水星金星火星比地球小、然土星圍圓七十九萬里、計大於地球千餘倍、地球之月惟一、而土星則有八月繞之、又有光環二層、如二帶然、蓋木星圍圓八十七萬里、計大於地球千有三百倍、蓋地球之月惟一、而木星有四月繞之、論地球乃一行星、圍繞太陽、故近日者爲水星、其二爲金星、其三爲地球、其四爲火星、在外有木星土星者、由此而觀、日居於中、連其所環繞之地球與五星、豈非最廣而榮耀乎、今試問太陽所系之諸行星、何以各循軌道、其行古今不亂、假使無有繫止、則分道奔馳、禍有不可勝言矣、然太陽何以能繫止諸行星、其奧妙亦未易言、譬一家之中、子女僕從、不能各自奔散者、亦隱隱有繫止之道、家人有嚴

離地最遠

論月

如玉空懸

親暱之友

能合成一個太陽、地球之周圍有七萬四千里、日之周圍有八百萬里、即八兆里也、蓋日離地球有二萬七千六百萬里、即二百七十六兆里也、譬之輪車雖行時極快、一日一夜、可行二千多里、若從日至地球、一刻不停、須三百六十年也、以中國紀年算之、須在雍正十年動身至光緒三十一年恰好抵太陽矣、日離地球尙如此遠、若欲觀其遠近、則可將九尺之球、與一寸之球、放於兩處、中間相距九十六丈、即其數也、其熱其光、至地而使人物共興、却意所測度不出者也○論月、　月出於西、朔日尙小、望日成圓、古人云天上淸光照遍、宛如白玉空懸、有似銀蒜、所以月如巨燈、挂在天中、可以照至四方、蓋月離地有七十二萬里、其周圍有二萬里、蓋月小於地球四十九倍、所以須四十九個月可以合成一個地球、據天文家云、月本無光、是借太陽之光而照於地、以千里鏡觀之、月與地球之面大畧相同、有高山、有火山、有平地甚多、此月均屬軒榮也、三光淺說一書云、惟有此月皎皎淸光、專照臨我下土、肩行隨行、千古不忍相離、此豈非我地球所最親暱最忠義之一友乎、則謂此月爲地球所合宜、至月中黑點、或狀爲樵夫擔柴之形、或擬爲耳目口鼻之象、論其美觀、實難指計、但不知體質果係如何、蓋此月球、非比別星球之有生氣、實爲已死之物、故其美觀也、非生物之美、實死物之美耳、望日圓滿之時、光極明亮、衆星間爲所掩、不能見之、幸而有盈有虧、故博士得於朔弦

三光如一家之人

論日

有熱有光

我觀爾手所造之天、爾所陳設之星月、世人爲誰、爾竟垂念之、亦云、諸天彰明　神之榮光、穹蒼顯揚　神手所創造者、此日傳於彼日、此夜傳於彼夜、無言無語、亦無聲音可聽、詩〨〢〡〣又〡〩〡至〣　以上係舊約詩篇所論、依中華士人說天之度數無量、其里程甚遙、無聲無臭、曰旦曰明、天道無親、天事恒象、亦云、天長地久、天高地厚、天造地設、天空地闊、所以天之榮耀、較之世上一切佳美華麗者、翹然特出也、蓋日月星辰、如一家之人、以及親友賓主奴僕鄰舍也、故日居於中、爲一家之主、所有之內行星外行星以及木星爲緊要之人、月與各星爲衆鄰舍、幷如親暱之友、慧星則爲賓客、隕石宛如小僕、凡一切事務均日爲主持、所以爲綱領者也、日處中央、外有七行星圍之、七者、言其數之全也、間有行星之旁月則隨之、慧星應時而至、今天文士漸明天之奇富、屬一全體、各種精華、燦然大觀、處處衝動轉旋、無時或間、首爲光燄、如火之太陽、居於中央、由衆星觀之則日動、由日道窺之則日移、且能常常爲首居中、〇論日、　以目覩之、日出於東、臨照四方、光達曠野、明遍山谷、以攷天文者論之、日居中樞、地球五星等環而繞之、從可知日之懸於空中有熱有光、有熱則萬物可生、有光則世人歡樂、若無熱則變氷球、無光則變恒夜、我等不能知太陽內中之質是冷是硬、祇知其外面全係火燄火力之大地球所無、天文家云日之全體、比地球大一百二十萬倍、是須一百二十萬個地球、才

神

耳目爲證

表之喻

第一段論三光

與性體、目不能見、自造天地以來、則可明知因觀其所造之物而知也、（羅一廿）蓋上章論萬物必由因緣而起、此章因萬物彰顯 神之智慧、即明論此因緣乃全智全慧也、夫人所造之各物、即彰世人之智慧、如此而觀萬物之巧妙、可知 神乃無所不知者也、如舊約詩篇云、造人耳者、己反不能聞乎、造人目者、己反不能視乎、（詩九四 九）古先知以賽亞論 神之榮華曰、掬掌以量海水、布指以度蒼天、以大地之塵埃盛於量器、以權權山、以衡衡陵、孰能爲之哉、孰測主之心、孰爲其議士以示之哉、（賽四十 十二）以上所論海水即 神所量、蒼天即 神所度、山陵乃 神所權衡、亦聞有何議士可測度 神之心乎、彼豈非全知全能乎、蓋房屋輪船千里鏡顯微鏡各機器、必有一智慧之創造者、世界之物尚如此、豈天地萬物中、獨不有智慧創造之主乎、試論世間之書本、必有起筆之始、然後可挨次而作、天下萬物、亦必有起始也、若書本不有起初、必至顚之倒之而雜亂無章、何況萬物乎、其所以創造萬物必有 神也、譬喻詳觀一表、有長短兩針、長者快、短者慢、并有聲音、知其行走內有輪盤發條柔絲等件、旋開之後、可觀時刻、人見此物、必思有智慧人所造、何況天地有創造之主乎、

第一段 神全智全能三光爲證

大衛王歌唱聖詩云、我等之主耶和華歟、爾之美名傳揚全地、爾之榮光顯現於天、蓋

船、必知其船不能自然而有、非出自海、非降自天、必有人作成、見其船之前後形狀、便於駛行、機檣舵錨鐵纜、便於旋轉、必知作之者之具有聰明、更細查其機器水具鐵擺吸水筒如許鐵輪彼此牽引、下有鐵櫟橫臥、首出舟尾、外撥水輪、愈觸悟於心、知造此者之具大智慧、舟之後有廚廡、器具精潔、肴饌豐美、舟之前有華屋飯堂客堂寢室浴室、舟之面懸有小艇三五、以備舟有損壞、可資以濟、更有風雨表寒暑表、指南針等、上下設有三層、千里鏡大小水龍機器、及拯溺器具、不一其名、亦不一其物、皆多爲儲置以備損缺、作此者不惟具大智慧、且愛人無已、不惟愛人、抑且具拯救之至意焉、蓋此船在萬物中惟一物也、其因緣即製造之船匠、況觀天地之因緣、是創建之 神也、並

文章之喻

譬取閱文字、得一極佳之文章、按其題目、詳閱破承開講題股中股後股束股、其中反正開合、層次井井、明暢立意、文雅清高、而句斟字酌、頭頭是道、且字法工雅、一再翻閱、甚爲賞識、此乃知非出於農工商之手、而其因緣乃文雅之士人也、如此觀萬物原有因緣而起、始初全能惟一之因緣乃 神眞神也、此意與下章聯合而爲一也、

第四章 神全智全能萬物爲證

豐年爲證

使徒保羅云、永生 神、即造天地海及其中之萬物、未嘗不爲己顯明證據、乃善待人、自天降雨、賞賜豐年、使我等飲食充足、喜滿於心也、（使十四至十七）亦與羅馬人云、 神之永能

神

之主也、　夫萬物是實、其因緣亦係實也、此一切實物不由虛無而起、故天地必有無始無終永無更改創造萬物之主宰也、蓋有自然而然之因緣、萬物始初從何而來、且萬物如何時常更變、確係清明如日也、凡思而明曉其意者、均以爲此道萬不可改易矣、觀此最美之世界而思其因緣、即極榮光創造之主、彼此殊屬配合、蓋　神爲萬物始初之因緣、亦現今保護扶持萬中之各類、故乃永無更改之因緣、且從古至今親近其手所造之物者也、如此觀之、天地萬物、非偶然而來、乃有全能之因緣而成、有如在高處將千字之方字擲下、落在地土、何能挨一排二而仍成本書之字句乎、○萬物之因緣惟一、　蓋始初之因緣乃全能、爲何再爲增添乎、夫論世界之事、均從是理而爲、此其一也、天地人物、本屬聯合、蓋人云天地、然天地只一星而與天相合、地土所出之五穀、即人所食者、故亦相連、從始初亞當夏娃至今百代之苗裔、亦相連合、故萬物聯合、祗指一因緣耳、此其二也、我等觀最靈之機器、其輪盤發條皆相生相配、而毫不參差、總思有一聰明智慧之因緣、觀宇宙之間、上有日月星辰、下載山海江河、且日往月來、寒暑相推、其中樹木花卉、應時榮枯、并有許多禽獸、羽飛足走、惟以人爲最貴、總思宇宙與其間之人物、有惟一因緣、此其三也、○格物探原曰、欲人知世間萬物內各有意義存焉、有意義必有無限無量之主宰、創造之措置之、則　神是也、如人遙見一輪

之理、此因緣非屬於虛浮、乃確實可靠、故思一物必從本原所來、卽當然之理、如見字跡、必知定有執筆者以墨而書也、凡人思念、明悉此意、則不可少者也、所以世界之物、與其因緣則聯絡之、如始末之環而相接、此乃應當若是也、

始初之因緣

○始初之因緣、 蓋始初因緣之意、卽以前無有因緣、此乃第一因緣自然而有之因緣也、論其時候、或千年、或萬年、仍有此自然而有之因緣、論其中間事跡、或千或萬、始初必有此第一因緣、如鐵鍊之逐節接上、當首節之處、必有鈎或釘可以掛上者、論人之祖宗、按代數推上、必有一始祖、然此始祖亦必有因緣而來也、我等觀世上之事跡、而尋其因由、此因由尋得、再必尋其因由、或千或萬或兆、蓋尋得其始初第一之因由、我乃心滿意足、此係當然之理也、

全能之因緣

○全能之因緣、 此因緣乃無所不能、其權是人心所測度不出者、蓋始初因緣之權能、必括天地萬物之能力、誰可預料乎、將一切世人之力合而併之、有何如之大、幷將牛馬駱馱一切畜牲之能力再行增加、有若干之大乎、試觀煤礦之權能、如何輪船輪車可行路乎、幷一切機器均可行動、並以地球上之一切能力合而算之、何如之大、然地球在萬物却微而小者也、論太陽熱氣之能力、衝至金木水火土五星月亮可被海潮上下之能力、一切億兆星宿從古至今運動之能力、此一切能力誰可以之核算乎、故其始初因緣之權力、豈非人意所不能及者乎、

造物之主始初因緣

○始初之因緣乃創造萬物

神有全德

證據不一互相聯絡

則或左或右、或高或下、概不安適、迨尋覓　神而跟從之、如小孩之倚於母懷而安然自適矣、蓋人心不安、惟俟倚靠無限無量之　神、若　神非無所不能、我等之遭殃遇難、彼必不護助、若非無所不知、我等亦不得其保佑、若非全公義、我等不能倚賴之、若非全仁、我等不能專愛之、我等之思念、我等之靈魂、我等之是非心、我等拜神之心、均願倚賴無限無量無始無終之　神、若無　神、我等自覺欠缺而無所倚傍也、舊約詩篇云、　神歟、我心切慕爾、如渴鹿慕溪水焉、我心渴慕　神、即永生　神也、詩〤〢〡〢○證據聯絡、　蓋論天之主宰、獨一無二之　神、其證繁而無數、不一其類、在此確據之中、衆人有拜神之心、祇有一也、以下數章之據與此段聯絡、如房屋之樑柱、大小木料牆與屋面合而爲一、然如論其眞憑、不必將一端以觀、須如上京之由近至遠、逐漸行進、有如商賈之各業、彼此照顧連合、又如讀書人之發達、亦逐層而進境、此天道證據、須一同觀之也、蓋觀筷止一只、則易於折斷、若成一捆、則難以損傷、本書之證據、如登山之逐步而至山頂、一觀郇城之大殿、即顯　神之榮光也、

第三章萬物原有因緣而起

有因緣乃當然之理、　蓋世人所觀萬物起始必有本原、以致詳視一物、必思其因由所來、故天地人物若非恒久常存、始初必有因緣而起、蓋一物必有因緣而起乃自然

拜神之心與靈魂合配

至善者惟一

羨慕神

與指南針之向南、其理彷彿、夫世人敬拜祈禱在神前、即合於天性、如友與友來往然、故人心願拜神、與世人願同友親近、則較勝一倍矣、蓋是有神、其根乃深、不能從心內赶出、故拜神之心、非虛浮不實、乃居於人腹之證、是有一位眞神也、蓋拜神之心、乃靈魂之耳、可聽　神之聲、乃靈魂之殿、可見　神之榮、乃靈魂之塾、可得　神之默示、乃靈魂之欽差、命民知悉在天有一位　神、蓋論人身人心之用、必知在外有印者、如目之明、一定可悟在外有光以覩之、如耳之聽、在外有聲以副之、如手之把、在外必有實物可摸者、如有朋友之情、必思在外有友可以相交、如有是非之心、在外必有善惡可分、以此觀之、世人有拜神之心、亦自覺懦弱、倚賴在上之保佑、及領悟有賞善罰惡之關係、並所願依順最高之模範、即顯現在天有一位　神眞活神、蓋人生在世有聰明之心、知覺在外有世界之萬物可觀、如此有拜神之心、知覺在上有天之主宰可敬也、蓋古昔有教會之聖賢者論善、即證有天之主宰、彼曰有善、一也、善乃全、二也、善惟一、三也、全善者惟一、即　神、四也、其意最清、夫人思在上有神、以聰明智慧之意、則可思惟有一位眞神、若然心思有萬人、必將己之智慧掩蔽之、遮蓋之、故上等之國、無有一處拜多神者也、論獨一無二之主宰、雖其意奧妙、其道乃詳細解釋創造萬物之理、而此意乃清明如日也、古人云　神乃靈魂之住處、靈魂在無飄無蕩而未有安置之時、

因主乃靈人靈可通

土造人、以生氣噓入其鼻、而人成爲生靈、(創〢〧)以此觀之、人屬於　神、且人性聊似
神之性、然　神乃無限無量、而人乃有限有量之微小者也、因　神乃靈、故人之靈可
相通敬拜、因人屬於　神、故其心可被感於聖靈、而得知由天所降之恩、因我等有拜
神之心、　神離我各人不遠、且我等賴之而生、而動而存、(使〡〧〢〨)如保羅云、　神一、即衆
人之父、宰萬有、貫萬有、亦在爾衆中、(弗〤〦)因　神無所不在、而賜拜神之心與人、彼乃
永生之原、尊敬之基、管理羣衆之本也、蓋拜神之心、如由天來之欽差、足證有一位
神居於人間、亦如靈魂之門、而　神可以入其門、且以洪恩現於世人也、○

神測度不出

神不可
測度、　蓋人有拜神之心、然　神乃測度不出、經云、　神之奥妙、爾豈能測度、全能之
主、爾豈能盡知、高於穹蒼、爾能何爲、深於陰府、爾能何知、其量較地尤寛、較海尤闊、(約〡〡〧至〩)
使徒保羅云、深哉、　神之智慧知識、富有也、其判斷不可測、其蹤跡不可尋、誰知
主心、誰爲其共議者、(羅〡〡〣〤)蓋人心狹窄、不能料大事之底蘊、其知識渺小、不能專觀奥
妙之理、故思想道學、人心難知、如何明悉天道乎、思想民性、世人難知、如何明悉　神
之性乎、蓋　神乃無始無終、人心不可測、　神自然永有、人意所不能及、　神無所不
知、不能不在、人之聰明不能知曉、雖然如此、世人可奉拜祝頌愛敬天之主宰也、○

拜神之心指一上主

指
一位神、　蓋是有一位　神、夫衆人拜神之心爲證、蓋此拜神之心、乃指一位眞活神、

遇難求神

先有眞後有假

由主而來

念彌陀誠信拜懺誦經、遠處進香、其拜假神之心則愈顯露、惟英美之年長男婦、祗知虔誦聖經、明悉眞理、其智慧加增、品行漸端、而尊敬眞活神之心則更切矣〇遇難求神、 蓋論世人有拜神之心、凡遇難遭殃、時常求神、或刀兵之災、或荒年之苦、或大水之害、或狂風之厄、或疾病之虞、或死亡之慘、懇求神扶助保護、彼等以爲在上有仙有佛有神、故獻祭懇求而用一切敬拜之禮、凡遇難者知覺己之懦弱、自己不能保佑自己而倚賴在上之有權者、故祈禱其護衛、或在目所覩偶像之前、獻禮求籤、或在不得見眞神之前、跪膝禱告、蓋在萬國九州世人均如此、是乃顯衆人有拜神之心、而指明乃有獨一無二之 神天地之主宰也〇先有眞後有假、 蓋凡假神由世人拜神之心而製造、即指明乃有獨一之眞神、但假神殊覺太多、然既有假者、亦有眞者、譬觀紙紮舖中之冥器等物、定要仿照眞樣、始可惑人、倘既無眞者榜樣、何能作此假者乎、所以無論何物、有假者定有眞者、試觀三百六十行中、如有馳名之牌號、或是秘製之佳物、或是前朝傳下之古董、一定有人將相彷之貨物假冒也、此何故乎、因爲人知眞者是佳、故以假者來冒、若無眞者之物、人亦想不到以假者冒充矣、俗諺云九虛難免一實、卽此意也、我乃觀此許多之假神、就可知指點有一位眞活神〇由天而來、 蓋世人拜神之心、乃由 神而來、經云、 神遂按己像造人、造之乃肖 神像、亦云 神以

信神爲根 拜神爲苗

拜神之心 是通衆民

愈用愈顯

神爲根、而拜神爲苗、此非由外得前輩之訓誨、或見旁人之榜樣、乃由心而出、故先有拜神之心、後有拜神之禮也、○流通五洲、 蓋此拜神之心、通於天下、在英美各方各處講堂、每七日衆民聚而聽福音、每日在億兆之家、父母兒女同跪而拜、獨一無二之主宰、在中華與印度有千萬廟宇、逢朔望兩日衆聚而事奉一切偶像、且在家祭祀過節、幷在亞非利加黑人之地、將木石畧刻神像而拜、故此拜神之心、是通地球之衆民而共顯之矣、保羅論此道云、論及人知 神、人所知者、原顯於其心、蓋 神已顯之於彼矣、 神之永能與性體、目不能見、自造天地以來、則可明知、因觀其所造之物而知也、致人無所推諉、彼雖知 神、竟不以之爲 神而尊之、亦不謝之、其思念變爲虛妄、其愚頑之心愈昏暗、羅一19至21 ○愈用愈顯、 蓋拜神之心愈用愈顯、如要恒久、必日習而無間斷、蓋觀人之記心、日用則靈、偶用則鈍、如小兒背書、常溫則熟、偶溫則生、其理彷彿、中國嬰孩自幼跟從祖母或母至廟宇燒香點燭、磕頭求拜、習慣自然、其信神信佛之心、則顯現而難轉、在英美之嬰孩、自小隨同祖母或母處讀聖經、禱告祈求 神日積月深、其信創造天地主宰之心、則堅固而不搖惑矣、如使徒保羅與年幼門徒提摩太曰、昔爾外祖母羅以、爾母友尼基有此信、我深知爾亦有此信、且爾自幼明聖經、聖經能使爾因信基督耶穌、有智慧以致得救、提後一5又三15 在中華愚夫愚婦、年歲愈增、則日

雅典人民

在上有神

神者、或拜一神者、或拜目覩之泥塑木雕、或拜無形無象看不見之眞活神、或拜無數之鬼祟及故世之列祖、或拜創造天地獨一無二之 神、均由拜神之心而來、如耳聽妙音目覩佳色皆合配者、乃心存敬拜、亦猶是也、我等觀世人有敬神之心、或以香燭元寶拜羣神、或以虔心禱告敬獨一眞活神、故在人心、如有磐石可建此事奉之禮、有樹可藏此恭敬之意、有鈎可掛此拜神之理、使徒保羅在雅典見全城之人專事偶像、其心感傷、講於衆云、我見爾凡事敬畏鬼神甚哉、(使〡〧〢〢至〢〤) 故天下現今古昔文雅粗俗黑人白人均如此也、蓋主耶穌云、此世之君將至、彼無一所有於我內也、其意魔鬼即此世之君、在我心無有迷惑之處、如諺云、非有引火之柴、反而言之、人耳所聞在天有神可敬、其心即嚮之、如向日葵之向太陽然也、蓋有是非之心、人可知何事乃善、何事乃惡、如是有拜神之心、人可悉在上有神、自當敬重者也、蓋世人之本心、以信神爲要、有如飢時之思飯、心乃常欲親近乎神、亦若是耳、使徒曰、信也者、乃使人以所望之事爲實、作未見之事之憑、我等有信、則知諸世界乃以 神之命而造、如是所見之萬物、非由有形者而造也、(希〡〡〣) 蓋信神之根、在於人心之內、故人之始初性本嚮神、所以靈魂非如白紙之無跡、乃似有神字樣印在其上、又心如田疇、始留一粒小種、以後其苗向上而發、而根鬚直鑽於下、蓋信神爲小種、所以向上而發者即拜神之禮、以此觀之、信

要理有三

證據最多終歸於一

拜神之心

爲有福、其道安樂、其徑平康、(箴三17)如古昔郇山之根爲磐石、現今基督教會以救人爲善爲本、故定能得勝、舊約書篇云、爾等當繞遍郇邑、四圍巡行、細數城樓、詳視城垣、觀察宮殿、可傳於後世矣、蓋此 神乃我等之 神、至於永遠、(詩四十八12至14)○要理證據最多、蓋天道最要者有三、 神乃獨一眞活神、一也、耶穌基督爲萬民救主、二也、福音爲世人之眞理、三也、其證多端、不一其類、故天道講臺一書所彰之要意、均貴聚集而一概幷合、故攷察者應逐層而明檢其許多確據、蓋觀中華之殿堂與廳、其屋面高軒榮華、全倚於各柱大樑而成一巨屋、如此天道之證亦非一律、將其憑而歸於一處、可明知此據實而不浮、確實可靠也、在泰西有鋼索、係將鋼線攪成、其每一鋼線力氣甚大、可想鋼索有千百鋼線而成、三尺圍圓、如造跨橋有多少力氣乎、天道之各類確證、亦若是也、誰不以爲堅強不屈乎、故凡攷察天道者、不獨稽察聖理之眞憑實據、當爲己尋求永生、如基督祈禱天父曰、知爾獨一眞 神、且知耶穌基督爾所遣者、此即永生也、(約翰十七3)蓋爲己尋求永生、乃攷察天道之最要者也、

第二章衆人有拜神之心爲證

拜神之心無人不有、 蓋衆人有是非之心、而明知善惡、衆人有知識之、而查察賢愚、衆人亦有愛國之心、以爲本土較勝於他邦、如此萬國九州之人、有拜神之心、或拜多

所結之菓不同

攷天道者其要有五

釋道兩教者之經懺善書科儀及閒書、多論神佛之事、在福音聖教之地、則史鑑格物天文地理道學之理、逐漸興盛、論善惡之行、主耶穌曰、善樹結善菓、惡樹結惡菓、故觀其菓而識之矣、馬七廿 使徒保羅曰、聖靈所結之菓、即仁愛喜樂和平忍耐慈悲良善忠信溫柔節制、加五廿二 古時羅馬、即敬拜偶像之國、使徒保羅寄信於彼處曰、彼既不願存 神於心、 神亦任其懷乖戾之心、行所不當行、充諸不義、姦淫邪惡貪婪暴很、滿於媢嫉凶殺爭鬬詭詐刻薄、讒害者、毀謗者、怨 神者、傲慢者、驕縱者、自誇者、機心作惡者、違逆父母者、愚頑者、背約者、無親情者、不解怨者、無慈愛者、羅一廿八至卅一 此兩處所結之菓、豈不異乎、○如何查攷、 蓋查攷天道者、當如何稽察、第一、貴儆醒、蓋眞理之敵者頂凶極多、亦最乖巧、故必觀其何方而來、在何處攻打、且用何軍器、而可預備焉、第二、應當平心辯論、莫動怒、莫發威、須忠厚和睦、顯寬宏度量之形、所羅門曰、治己心者、愈於取城、箴十六卅二 第三、應當秉公辯論福音聖道、乃眞理乃仁義、不須以虛偽之詞、強駁之而辯轉人心、第四、應當虔誠講論天道、其要意歸於 神基督世人贖罪天堂地獄之要事、故當敬心言之、如人迷路而有人指示之、則是善意也、如人信邪道而有人領進正理、亦如是也、第五、必侃侃而護衛眞理、膽壯而阻住不信者之偽道、蓋世界之異端、弗歸益於衆、其路乃悲傷、其途乃偏側、眞理則不然、所羅門曰、得智慧得明哲者、此人則

逆理之僞師

保佑聖教

講解聖經

善惡光暗彼此分明

賢人或士子、或講格物者、欲毀謗藐視逼害傲慢福音眞理、則可阻住、如使徒彼得云、若民間有僞先知、爾中亦將有僞師傳陷害人之異端、不認贖罪之主自取速亡、必有多人從其邪僻之行、致眞道因之而受謗、彼後〢〡〢 亦如使徒保羅曰、蓋其後人必厭聞正理、愛聽順耳之言、又掩耳不聽眞理、轉向虛誕之詞、提後〤〣〤 故本書必盡阻凡僞理者也、如昔　神命以色列民趕逐迦南惡貫滿盈之土人、故阻隔福音眞理者、凡信徒必將眞道盡行毀滅其僞誕之詞也、其二、天道講臺、必保佑基督聖教、如堅固之城、造於高山、護衛其內之兵卒、蓋教會用力傳福音眞道拯救之法在萬民中、且亮光之軍漸漸而勝黑暗之黨、如使徒保羅勸勉聖徒曰、當爲所信之善道爭戰、提前〦〡〢 又論自己云我爲明辯福音而立也、腓〡〡〦 其三、天道講臺亦可講解聖經之美語、凡門徒可讀教會古時之史鑑、可聽虔誠先知論未來之事、可唱其聖詩而讚美在天之　神、可誦其箴言與譬喻、即超出一切之詞、亦可學救主耶穌之訓誨、見其奧妙之神跡、明知其贖罪之死、觀其復活升天、而明悉其得救之恩、蓋此恩世世代代流下而歸益於人○結菓不同、　蓋凡敬拜之禮、有關國度之風俗、繪畫文字與善惡之行、論風俗、或逢禮拜至講堂聽書唱詩祈禱、或朔望兩日至廟燒香點燭、其法不同、論繪畫、在拜偶像之地、描畫者即繪神像菩薩仙佛等類、比山水花艸者愈多、然在拜眞神之地則不然、論文字從

一神者

愛乃拯救之根

阻住假道

合爲一理、乃分門別類敬而拜之、實非屬於聰明智慧、其二、不合乎人之心、蓋叩拜多神、使人心雜亂、分而不聚、其敬重仁愛篤信不歸於一、即心不悅服、其三、與人之志意不合、因人不能事多主、彼願事奉獨一眞主也、其四、萬神之權力有限有量、惟敬拜全善全能之主宰、可充滿人心、而使其得完全之福、三則論一神者、惟福音聖教使人明知獨一無二全知全能全善之　神、且因其獨生愛子耶穌基督降世爲人、亦使人得悉　神乃我等之天父、而知覺其最大之仁愛、如救主曰、我即路也眞理也生命也、若非由我、無人就父矣、(翰十四六)在於基督、則天父顯其慈愛憐憫及拯救之恩、如耶穌曰、蓋　神以獨生之子賜世、凡信之者不至滅亡、而得永生、其愛世如此、(翰三十六)蓋世界之聖賢、所論之實理、所講之道學、均歸於天之主宰、而且先知與使徒所言之公義聖潔忍耐慈愛、均乃上帝之美德、蓋世人可禱告祈求　神而親近其恩座、且尋求其憫恤、如使徒保羅曰、主造萬國之民、欲其尋求主、或可揣摩得之、然主離我各人不遠、我等賴之而生而動而存焉、(使十七廿七至廿八)○天道講臺要意有三、蓋本書乃阻住假道扶持眞理而講解聖經、其一、阻住假道、如堅固礮臺、試放落地礮於仇敵營內、本書必禁禦凡拜偶像虛空之法與敬拜之禮、而必指示神性於萬物中之錯誤、及阻攔太極理氣陰陽變易之假道、連擋止泰西所譯華文不信者之謬書、及發現凡哄騙世人之虛法也、蓋或

善惡戰鬬

無神者

多神者

意全力敬愛之、彼不食言不後悔、故我等當倚賴之、彼所賜之眞理、乃爲人之模楷、故我等當效學之、蓋　神所成全世人得救之法、乃最爲尊貴、故顯其仁愛、此救恩之法、以後必得勝萬惡、故現其全權全能也、若天地無管理之　神、萬物無創造之主宰、世人無敬拜之眞神、基督聖教與福音道理則均可棄之、然若有一位天父、其聖教與福音應當接受之○善惡戰鬬、　蓋從古至今在世界有善惡、彼此相爭、如兩國戰鬬、或稱光與暗、巧與拙、眞理與假道、聖潔與罪孽、當然與不當然、此兩者不克和睦、而一者必勝、一者必敗、基督聖教在此戰鬬之中、有助善滅惡之權、故福音拯救之能力、漸漸顯出棄邪歸正之形、更舊換新之式、蓋逐代觀之、在萬國九州、福音聖教緩緩除僞道與刀險、而顯眞理與仁義、此戰鬬不獨在於外、亦在於內、即以善滅惡、故福音救贖之能力從勝仗以至勝仗、待衆民知覺　神之洪恩○衆民分爲三、　蓋天下萬民分爲三輩、即無神者、多神者、一神者、一則論無神者、此輩最苦、因不信天亦不賴神、且僧道無緣、眞理無關、今世無靠、來世無望、如使徒保羅曰、當時爾無基督、以色列國外之人、與應許之諸約無干、悉無所望、處世而無　神、（弗二　十二）　二則論多神者、或敬拜天地日月星各官、並風神雨師雷祖電母、山海江河、木泥石銅之諸神、連城隍土地家堂灶君之紙馬、及各仙各佛觀音三官一切偶像、殊屬愚昧、其一、此不依人之知識、觀天地萬物

主賜與人永生之理

是道則進非道則退

人當省察

愛敬 神

第一卷天道之確證

第一章天道最尊人當攷察

杜步西撰

天道乃永生之理、蓋天道乃創造天地管理萬物獨一無二 神賜與世人永生之理也天道講臺乃攷察福音聖教之根基而明論其要道之證、所講不外 神之榮光與全德、耶穌基督之品格與行迹、世人之來歷與去處、及教會在守道之大國所結之善果、蓋天道非天文之日月星三光、地理之山海江土、亦非格物之風雨氣電、乃天所拯救世人之要理也、此道關於各人、而每人當自問有創造我、扶持我、保護我、最高最聖之主宰乎、我自己有是非之心、拜神之心、而應當敬重天之主宰乎、基督聖教、或眞或假、我應當攷察乎、福音眞理所顯之聖潔與仁愛、能阻住世人苦難與罪惡乎、死後有善惡之報應乎、此乃各人應當自己問自己、保羅勸勉曰、凡事省察、惟善則持之、迦前五廿一 其意各道可攷究、惟佳美之理則擇而執之也、如諺云、是道則進、非道則退是矣、

○福音或眞或假、　蓋福音道理乃眞實、或是虛假、有堅强之根基、或是荒謬之說、有拯救之權、或是懦弱無力、我應當稽查、若是無價之美珠、極嘉之產業、我應當尋覓、若有永福與久禍之關係、我應當明悉、若乃贖罪之眞法、我應當篤信而喜悅之、蓋福音聖教最要之理、乃獨一無二 神天地之主宰也、全聖全愛全能、而世人應當全心全

第七章基督爲奇妙之救主乃福音聖教之證

第八章福音眞道能勝異邦僞教

使徒爲所設立之見證者

第五段論虛假之異跡無確證

佛教之異跡　羅馬教之異跡

第六段基督居其中一切神跡均旋繞之

證據有六　門徒虔誠敬拜

第五章基督復活爲福音聖教之證

根本之道　大衞論之　主自預言　由死復活

至三日復活　合符其榮光　神使其子復活　兵卒作證

使徒作證　彼得論之　約翰論之　保羅作證

不信者之言　心思自見之謬說　復活之身如何　復活之作證者

始初有人起疑　守主日　復活與聖經要道聯合　榮光之理

第六章要據歸一

基督教由猶太而來　聖經由猶太而來　猶太民蒙保護

先知預言猶太人被散未滅　耶穌由猶太而出　從猶太必出救世主

當時猶太人望救主降生　及時滿足基督降生　升天之後教會興盛

第一段舊約所預言以色列國之事在舊約得應驗

第二段在舊約預言基督於新約得應驗

第三段基督之預言均得應驗

第四章論神跡爲福音聖教之證

三大時　行奇能者　神所遣

第一段在舊約摩西時所有之神跡

十災難　選民認主　十誡威嚴　後代敬畏　神

第二段耶穌所行之神跡

由罪惡之災殃拯救世人　憐恤疾病者　彰顯榮光與權能

第三段不信者詆排神跡之語

神永無改變　天然之理歷久不變　不曾見神跡

第四段論神跡之證據

與聖經之默示彼此聯絡　因設立教會而行

接續神跡在人前而行　當有官吏查攷奇事之眞僞

神跡詳述於經書足證其是眞實者　先知預言基督神跡

第三卷福音之證據

第七章儒教以萬物始初之五論

第六章論釋道兩教

第五段　神全能
無所不能　一命成全萬物　賴主被造　人力由　神來
水之力　風之力　火之力　雷電大力
均由主來
第六段　神乃愛
天父愛人　皮棉絲蔴爲衣　衆人有食　極樂世界
藥料　最大者遣其愛子

第十六章是有　神人心爲證

第一段知識之心爲證
人爲萬物之靈　記心爲證　可査賢愚
世學不使人心滿足
第二段是非之心爲證
良心　分別善惡　神降衷下民　孟子言語
仁　義　禮　智　信　忠　節　孝　良心指主
樂善惡惡　道學之本　主賜於人

天道講臺目錄

第一卷天道之確證

傳道之學生、尤宜細玩、以作後日宣傳福音之基礎、更冀中華士子、樂觀此論、知基督聖教、確而有據、其根最深、其道至要、其贖罪之法極善、降心承認主耶穌基督爲道路、爲眞理、爲生命、夫道路者何、引人至天城也、眞理者何、引人離黑暗也、生命者何、引人得永生也、每卷復分數章、每章又分數段、每段更分數論、可知其意義不一、其類不一其名、挨次排集、串貫而成、以明教世聖教的確由天而來也、此中論斷、分門別戶、如各種艷花、次第成畦、令觀者寓目快心、如不自已、然是書不過畧論端崖、在讀者細心玩索、逐類旁通、自有知新之樂焉、甚願讀是書者、知天地主宰、乃獨一至眞之　神、且知耶穌基督、爲　神獨生之愛子、其降世實爲萬民之救主也可、

杜步西自序

天道講臺序

周昭王時、猶太王大衛作歌曰、諸天彰明　神之榮光、穹蒼顯揚　神手所創造者、此日傳於彼日、此夜傳於彼夜、無言無語、亦無聲音可聽、而聲音流通全地、言語傳至地極也、蓋天上三光、地上萬物、水中鱗介、均足顯　神之智慧能力、惟人爲萬物之靈、神冠以尊榮、使其治理飛潛動植諸物、而世人之要務、專在知覺　神之全德、故觀其造化而知其能、考其權力而知其尊、察其善良而知其性、若是者、天道之大旨也、　神嘗以舊新兩約聖經、賜給世人、此六十六卷、足彰明天地主宰之公義、憐憫、慈悲、仁愛、及其拯救世人之妙恩、大衛之詩曰、　神之律法全備、可以甦醒人心、其證言誠實、可以使愚者有智慧、其法度正直、可以悅人之心、其誡命清潔、可以明人之目、蓋天道講臺一書、有如開路先鋒、引領有心人、考究聖經之要道、勤求福音之眞理、大衛之詩曰、　神歟、我心切慕爾、如渴鹿之慕溪水焉、我心渴慕　神、即永生　神也○是書共分三卷、取天地萬物、與世人敬神之心、覺悟之心、是非之心、以彰顯　神乃全智全能全善之主、一也、取福音聖經之眞理、與中華經書之要道、互相比較、兼采異端之妄論、二也、取舊新兩約聖經之預言與神跡、基督之奇妙行述、與榮光之復活、以爲福音聖教之證、三也○是書之著、合於大學堂高等學堂、一二班之學生誦讀之、至於聖經書院

Chapter 5. The Resurrection of Christ.

Chapter 6. Converging Lines of Evidence.

Chapter 7. Wonderful Character of Christ.

Chapter 8. Conquering Religion.

Section 6. *Natural History*:—Birds.—Eggs.—Flying in Air.—Beasts.—Polar and Tropical.—Elephant.—Camel.—Bees.—Ants.—Fish.—Laws of Adaptation.

CHAPTER 5. CREATION A WITNESS TO THE GLORY OF GOD.

Section 1. *There is a God*:—God is.—Self-existence.—Eternal.—Illustrations; Family, Store, Maker.—Whence the Grains?—Whence came Man? Illustrations; Kite, Loom, Human Body.—Fish Adapted to Water, Beasts to Land, Birds to Air.

Section 2. *Unity of God*:—One only.—Steamer (illustration).—Harmony in the Universe.—The Reign of Law.—Two Rulers.—Creation a Witness.—The Doctrine of Fitness.—All Point to Unity of God.

Section 3. *God a Spirit*:—Without Form.—False Religions.—Idols, Vanity.—Blasphemy.—Sin of Idolatry.—Gods Limited.—Spirituality of God a Basis for Spiritual Worship.—Spirit and Form.—All-powerful Spirit.—Omnipresence.—Second Commandment.

Section 4. *The Wisdom of God*:—Omniscient.—Past, Present and Future.—Psalm 139.—Man's Knowledge Limited.—Fountain of Wisdom.—Immutability.

Section 5. *Omnipotence*:—Almighty.—Creator.—All Things made by Him.—Man's Strength from God.—Power of Water, Wind, Fire, Electricity.—All from God.

Section 6. *God is Love*:—Loves Man.—Fur, Cotton, Silk, Hemp for Raiment.—Food for the Millions.—Happiness in the World.—Medicine for the Sick.—God sent His Son.

CHAPTER 6. ANTHROPOLOGICAL ARGUMENT.

Section 1. *Man's Intellectual Power*:—Made a little Lower than the Angels.—Memory.—Discerns Wisdom and Folly.—Learning does not satisfy the Soul.

Section 2. *The Conscience*:—Knowledge of Good and Evil.—"God Bestows the Moral Nature on Man."—Mencius.—Benevolence.—Righteousness.—Propriety.—Wisdom.—Faith.—Faithfulness.—Chastity.—Filial Piety.—Conscience Points to God.—Love the Good and Hate the Evil.—The Fountain of Ethics.—God's Gift.

TABLE OF CONTENTS.

Part I.

NATURAL AND EXPERIMENTAL THEOLOGY.

captured and harnessed to the Gospel chariot. History and Prophecy are called as the two witnesses who testify to God's faithfulness. It is the custom of some authors to preface their books with a list of the authorities consulted ; had Dr. DuBose followed this custom it would have required almost another volume to put all the names on record.

The work is in three parts—Natural Religion, Comparative Religion, and Christian Evidences. Than Dr. DuBose there is probably no man in China better able to expound the subjects handled in the first and last parts; there is certainly no man who approaches him in intimate knowledge of the "Three Religions," the subject of Part II. I remember a Chinese, who reckoned himself "far ben" in the mysteries of secret vegetarian societies, coming to me with one of the earlier books written by Dr. DuBose. He pointed to a certain Buddhist prayer and said: "How did the pastor get to know this? I passed several years of novitiate and spent a considerable sum of money before I was taught that prayer. Where did the foreign pastor learn it?"

The style of the book is easy Wên-li. It is safe to predict that before long "The Fundamental Evidences of Christianity" will be reckoned an indispensable part of the outfit of every native preacher in China.

JOHN DARROCH.

NATURAL AND APOLOGETIC THEOLOGY;

OR,

THE FUNDAMENTAL EVIDENCES OF CHRISTIANITY.

"The Fundamental Evidences of Christianity." What a magnificent name for a book! Could any man have a greater ambition than to write a worthy book on such a subject? That there is a peculiar need at this time for a treatise on "Natural and Apologetic Theology" we are all painfully aware. The trend of thought amongst educated Chinese is closely analogous to the views held by cultured Englishmen during the dark days in the history of the Church before the advent of Bishop Butler and the famous Paley. Then "it had come to be taken for granted by many persons that Christianity is not so much as a subject of inquiry, but that it is now at length discovered to be fictitious. And accordingly they treat it as if, in the present age, this were an agreed point among all people of discernment; and nothing remained but to set it up as a principal subject of mirth and ridicule, as it were, by way of reprisals for its having so long interrupted the pleasures of the world." This state of feeling in England was prolonged and aggravated by the writings of a number of able sceptics who attacked Christianity from various points and in different ways. The analogous literary assault on Christianity in China is too obvious to require to be pointed out.

That no better man could have been found to undertake this important work than Dr. DuBose will be readily conceded by all who have the slightest acquaintance with the author of this book or with his writings. The list of those given on the title-page of this volume amazes and shames us who are less versatile and industrious. That a busy city pastor should also be the author of such a considerable library of Chinese books is a fact of which his Church and Presbytery may well be proud.

A glance through the table of contents shows that the book is massive, comprehensive, exhaustive. All the sciences and ologies seem to have been

NATURAL AND APOLOGETIC THEOLOGY;

OR,

THE FUNDAMENTAL EVIDENCES OF CHRISTIANITY.

A Manual for Preachers; a Text-book for Colleges and Divinity Classes; a Reader for Student Missionaries; a Guide to Scholars seeking the Truth.

By Rev. Hampden C. DuBose, D.D.,

Author of the Street-chapel Pulpit, Illustrated Life of Christ, Rock of Our Salvation (translated), Catechism of the Three Religions, Gospel 1,000 Character Classic, the Street-chapel Series (12 sheet tracts), Introductions to Bible, Gospels, Acts and Genesis.

IN THE CONFERENCE COMMENTARY.

Luke, Acts, Romans, Ephesians, Philippians, Colossians, I. II. Thessalonians, I. II. III. John, Joshua, Judges, Ruth, I. II. Samuel, I. II. Kings, Psalms, Proverbs, Song of Solomon.

IN ENGLISH.—*Dragon, Image and Demon; Preaching in Sinim; Beautiful Soo, the Capital of Soochow; Life of Leighton Wilson.*

FIRST EDITION.

THE CHINESE TRACT SOCIETY

1906

PRINTED AND FOR SALE AT THE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毛

記



救主降世一千九百零六年

姑蘇杜步西撰

天道講臺

大清光緒三十二年歲次丙午

上海美華書館印

天道講臺



